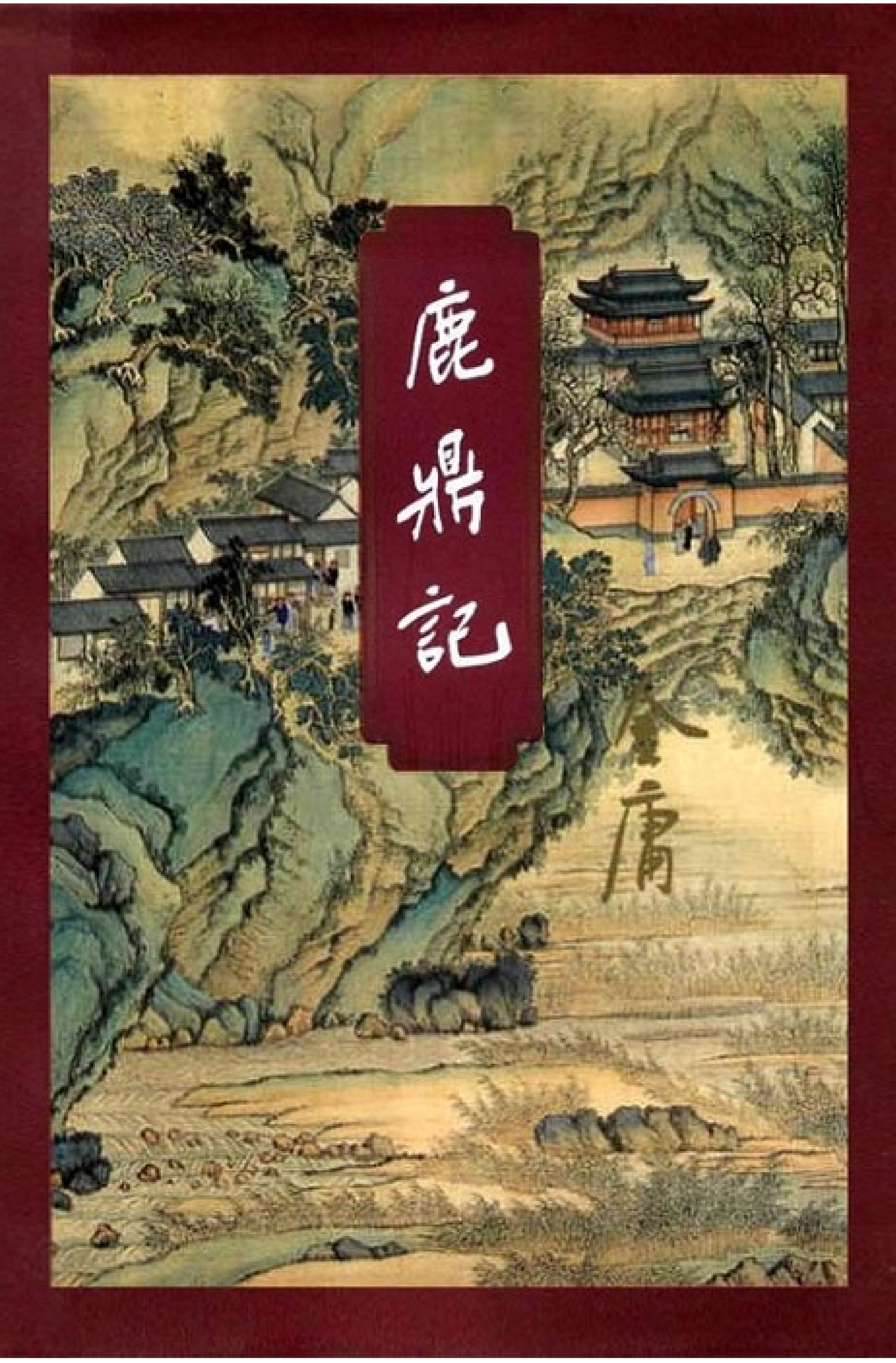

鹿鼎記
金庸

# 鹿鼎记（四）

## 金庸

**简介**

扬州妓女之子韦小宝从小听书听戏，更羡慕戏文中的英雄好汉，为了做英雄，他凭一时之勇搭救了一个落难的江湖好汉茅十八。茅十八感激小宝援手，更因他缠纠不休，将他带到了都城北京。在京城韦小宝被一老一小两个太监劫入进宫，他施展诡计将老太监海大富弄瞎，又将小太监名叫小桂子的害死，从此他便冒充小桂子在宫中做假太监。

一日韦小宝赌博归来遇到一个自称小玄子的华服少年正在练武，便与他交上了手，这少年正是康熙帝玄烨。顾命大臣鳌拜武艺高强、功高震主，为少年康熙所忌，为除掉鳌拜，康熙巧设计谋，让韦小宝率一群小太监以戏耍角力为名将鳌拜擒杀。韦小主智杀奸相鳌拜，大清皇帝固然龙颜大悦，反清帮会组织天地会也对他青眼相加，十三岁的韦小宝于一日之间竟成了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关门弟子和地位甚高的天地会青木堂香主。韦小宝奉陈近南之命回宫卧底，一次他撞破了与邪恶帮会神龙教勾结的皇太后的隐秘，并从她口中得到了康熙之父顺治在五台山出家的消息，为防皇太后对小玄子不利，他将此事连同自己是冒牌太监一事告诉康熙。康熙闻听父亲尚在人间，又惊又喜，立即派遣韦小宝到五台山寻访，韦小宝不辱使命历尽艰险后在五台山清凉寺寻访到了老皇爷顺治，但他自己却在回返途中被神龙教劫往辽东蛇岛。在蛇岛韦小宝乘神龙教内讧之际，施展拍马溜须绝技骗得了教主洪安通的信任，并当上了在教中职位甚高的白龙使。

韦小宝返回北京，向康熙报告了顺治出家一事，本望皇上重赏，谁知康熙在夸赞一番后竟命他赴少林寺出家，朝夕之间十几岁的韦小宝竟成了与年过八旬的少林寺方丈同辈的“晦明禅师”。“高僧”在寺中穷极无聊，便要生事，他纵酒狎妓，屡犯戒律，把一个千年古刹、佛门静地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苦心经营，势力渐大，康熙决定武力撤藩，起兵之前，为了麻痹吴三桂，康熙决定将其妹建宁公主嫁与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正好韦小宝“出家”期满，康熙使命他作了“赐婚使”。韦小宝率人护送建宁公主入滇，两人本就相识，路上日久生情，未到云南就发生私通，赐婚使变成了驸马爷。在昆明，正与韦小宝打得火热的建宁公主不肯与吴应熊成婚，蛮性发作之际竟将吴应熊阉割，韦小宝见事变猝起，只得将吴应熊挟持与建宁公主绕湖广返回京城，不久韦小宝又奉命去攻打与吴三桂和罗刹国勾结的神龙教，他率水陆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辽东，但未到蛇岛，自己这位统兵大将就成了洪安通的俘虏。韦小宝身临险境，不得已故技重演，一顿马屁将洪安通骗过，然后趁机逃出神龙教，洪安通发觉上当，怒不可遏，当即领人对韦小宝进行了追杀。

韦小宝慌不择路，一路向北来到鹿鼎山，误入了罗刹国军营，他害怕潜伏于营外的神龙教，便施展伶牙利齿将正在这里巡视的罗刹国公主苏菲娅骗倒，随她一同去了罗刹国。苏菲娅返回莫斯科，正赶上罗刹沙皇病死，韦小宝最善浑水摸鱼，便凭着从戏文中学得的“安邦定国”计谋，帮助苏菲娅发动了一次成功政变，苏菲娅当上了摄政女王，韦小宝则因策划有功被封为远东伯爵。他心念故国，不久即借故带着罗刹使臣回到北京，清朝与罗刹使臣签订了和约而消除了罗刹国这一腹背之患，韦小宝则因议和有功被康熙降旨封为一等忠勇伯。

吴三桂谋反在即，为了稳定天下，安抚民心，康熙命韦小宝赴扬州为史可法修建忠烈祠。韦小宝衣锦还乡，在扬州府衙宣读完圣旨，随即一人悄悄溜到丽春院去探望母亲，没想到在妓院却陷入了江湖人士的包围，他略施小计，以迷药将一干人迷倒，并将其中的六位美貌女子——洪教主夫人苏筌、沐王府的沐剑屏、方怡、陈圆圆的女儿阿珂、王屋派的曾柔以及自己的俏丫鬟双儿一网打尽，收为己有。韦小宝香艳难舍之际，吴三桂已在云南起兵反叛，小宝被迫从扬州返回京城。江湖奇人神拳无敌归辛树夫妇因误杀天地会主脑吴六奇，抱憾不已，为此他们与天地会群雄商议，决定舍身入宫行刺康熙。韦小宝不忍见小玄子遇难，设计掩护。归辛树行刺不成，却将天地会行址和韦小宝身份暴露，康熙以重兵将天地会首脑聚集的韦小宝爵府包围，并命韦小宝戴罪立功，亲自回府捉拿天地会群雄，韦小宝不忍加害师父陈近南和天地会兄弟，将他们尽数救出，自己则畏罪潜逃出京，并在临行之前将康熙之妹建宁公主带走。

韦小宝领着建宁公主等七个老婆逃到距蛇岛不远的“通吃岛”，一住数年，康熙顾念与韦小宝的少年友情，不仅没再派兵追杀，反而予以优惠照顾。罗刹国向东方的侵略渗透早已引起康熙的注意，平定西南、收复台湾的胜利使他坚定了向罗刹用兵，收复失地的决心，韦小宝去过莫斯科，粗通罗刹语言，又与罗刹摄政女王有露水姻缘，康熙便将他召回京城，册封他为鹿鼎公，抚远大将军，命他率兵向罗刹人作战。韦小宝见“小玄子”不再拿天地会一事与自己为难，欣然领命，亲率马、步、水三军，按照康熙的既定战略一路杀去，连连得手，最后“尿射鹿鼎山”，一举将罗刹军队击败，迫使罗刹使臣坐在谈判桌前签定了和约。韦小宝取得了军事和外交双重胜利，凯旋而归，封妻荫子，权势与荣华达到顶峰，但不久麻烦又起，康熙命他去剿灭反清的天地会，天地会众弟兄要他继承师父陈近南的遗志，担任总舵主，继续与满清作对为敌，韦小宝眼见忠义难以两全，只有弃官而逃，他打着回乡探母名义，领着七个老婆回到扬州，与母亲韦春芳会合，隐姓埋名，择地而居；康熙见韦小宝久不回京，着即派人四处查找，又亲自六下江南寻访。但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自此世上不复有奇人韦小宝矣。



第三十一回　罗甸一军深壁垒 滇池千顷沸波涛

韦小宝晚饭过后，又等了大半个时辰，才踱到建宁公主房中。

公主早等得心焦，怒道："怎么到这时候才来？"韦小宝气忿忿的道："你公公拉住了我说话，口出大逆不道的言语，我跟他争辩了半天。若不是牵记着你，我这时候还在跟他争呢。"公主道："他说甚么了？"韦小宝道："他说皇上老疑心他是奸臣，心里很不舒服。我说皇上若有疑心，怎会让公主下嫁你的儿子？他说皇上定是不喜欢你，有意坑害你。"

公主大怒，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喝道："这老乌龟胡说八道，我去扯下他的胡子来。你叫他快快来见我。"

韦小宝也是满脸怒容，骂道："他奶奶的，当时我就要跟他拚命。我说：皇上最喜欢公主不过。公主又貌美，又伶俐，你儿子哪一点儿配得上了？我又说：你胆敢说这等话，公主不嫁了，我们明天立刻回北京去。像公主这等人才，天下不知有多少人争着要娶她为妻。我心里有一句话没说出来。我实在想跟老乌龟说：我韦小宝巴不得想娶了公主呢。"

公主登时眉开眼笑，说道："对，对！你干么不跟他说？小宝，咱们明日就回北京去。我去跟皇帝哥哥说，非嫁了你不可。"

韦小宝摇头道："老乌龟见我发怒，登时软了下来，说他刚才胡言乱语，不过说笑，千万不可当真，更加不可传入公主的耳里。我说，我姓韦的对皇上和公主最是忠心不过，从来不敢有半句话瞒骗皇上和公主。"

公主搂住他脖子，在他脸上轻轻一吻，说道："我早知你对我十分忠心。"

韦小宝也吻她一下，说道："老乌龟慌了，险些儿跪下来求我，又送了两把罗刹人的火枪给我，要我一力为他遮掩。"

说着取出火枪，装了火药铁弹，让公主向花园中发射。

公主依法开枪，见这火枪一声巨响，便轰断了一根大树枝，伸了伸舌头，说道："好厉害！"

韦小宝道："你要一支，我要一支，两根火枪本来是一对儿。"公主叹道："两根火枪一雌一雄，并排睡在这木盒儿里，何等亲热？一分开，两个儿都孤零零的十分凄凉了。我不要，还是你一起收着罢。"说这话时，想到皇帝旨意毕竟不可更改，自己要嫁韦小宝，终究是一句虚话罢啦。

韦小宝搂住了她着意慰抚，在她耳边说些轻薄话儿。公主听到情浓处，不禁双颊晕红，吃吃而笑。韦小宝替她宽衣解带，拉过锦被盖住她赤裸的身子，心想："怎地大汉奸的手下还不放火？最好他们冲到这里来搜查，撞见了公主赤身裸体，公主便可翻脸发作。"

他坐在床沿，轻轻抚摸公主的脸蛋，竖起了耳朵倾听屋外动静。公主鼻中唔唔作声，昵声道："我……我这可要睡了。你……你……"

耳听得花园里已打初更，韦小宝正自等得不耐，突然间锣声镗镗响动，有十余人大叫："走水啦，走水啦！"公主一惊坐起，搂住韦小宝的脖子，颤声问道："走水？"韦小宝怒道："他妈的，定是老乌龟放火，要烧死你我二人灭口，免得泄漏了他今日的胡话。"公主更加惊慌，问道："那……那怎么办？"

韦小宝道："别怕。韦小宝赤胆忠心，就是性命不保，也要保卫我的亲亲好公主平安周全。"轻轻挣脱了她搂抱，走到房门口，如见有人冲来，自己可先得走出公主卧房。

但听得人声鼎沸，四下里呐喊声起："走水！走水！快去保护公主。"韦小宝往窗外张去，只见花园中十余人快步而来，心想："大汉奸这些手下人来得好快。他们早就进了安阜园，伏在隐蔽之处，一听得火警，便即现身。"回头对公主道："公主，没甚么大火，你不用怕。老

乌龟是来捉奸。”

公主颤声道：“捉……捉甚么？”韦小宝道：“他定是疑心你跟我好，想来捉奸。”说着打开了屋门，说道：“你躺在被窝里不用起身，我站在门外。倘若真有火头烧过来，我就背了你逃走。”公主大是感激，说道：“小宝，你……你待我真好。”

韦小宝在门外一站，大声道：“大家保护公主要紧。”呼喝声中，已有平西王府的家将卫士飞奔而至，叫道：“韦爵爷，园子中失火，世子已亲来保护公主。”只见东北角上两排灯笼，拥着一行人过来。片刻间来到跟前，当先一人正是吴应熊。

韦小宝心想：“为了搜查那蒙古大胡子，竟由小汉奸亲自出马带队，可见对大胡子十分看重，勾结蒙古、罗刹国造反之事，定然不假。”只听得吴应熊遥遥叫道：“公主殿下平安吗？”一名卫士叫道：“韦爵爷已在这里守卫。”吴应熊道：“那好极了！韦爵爷，这可辛苦你了，兄弟感激不尽。”韦小宝心道：“我辛苦甚么？我搂着公主亲热，好辛苦么？你为此而对我感激不尽吗？这倒不用客气。”

接着韦小宝所统带的御前侍卫、骁骑营佐领等也纷纷赶到。各人深夜从床上惊跳起身，都是衣衫不整，有的赤足、有的没穿上衣，模样十分狼狈，大家一听得火警，便想：“倘若烧死了公主，那是杀头的大罪。”是以忙不迭的赶来。

韦小宝吩咐众侍卫官兵分守四周。张康年一扯他衣袖，韦小宝走开了几步。张康年低声道：“韦副总管，这事有诈。”韦小宝道：“怎么？”张康年道：“火警一起，平西王府家将便四面八方跳墙进来，显是早就有备。他们口中大叫救火，却到各间房中搜查，咱们兄弟喝骂阻拦也是无用，已有好几人跟他们打了架。”韦小宝点头道：“吴三桂疑心我们打他的主意，我看他要造反！”张康年吃了一惊，向吴应熊瞧去，低声道：“当真？”韦小宝道：“让他们搜查好了，不用阻拦。”张康年点点头，悄悄向北京来的官兵传令。

这时园子西南角和东南角都隐隐见到火光，十几架水龙已在浇水，水头却是射向天空，一道道白晃晃的水柱，便似大喷泉一般。

韦小宝走到吴应熊身前，说道：“小王爷，你神机妙算，当真令人佩服，当年诸葛亮、刘伯温也不及你的能耐。”吴应熊一怔，道：“韦爵爷取笑了。”韦小宝道：“决非取笑。你定然屈指算到，今晚二更时分，安阜园中要起火，烧死了公主，那可不是玩的，因此预先穿得整整齐齐，守在园子之外，耐心等候。一待火起，一声令下，大伙儿便跳进来救火。哈哈，好本事，好本事。”

吴应熊脸上一红，说道：“倒不是事先料得到，这也是碰巧。今晚我姊夫夏国相请客，兄弟吃酒回来，带领了卫士家将路过此地，正好碰上了园中失火。”

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如此。我听说书先生说道：‘诸葛一生惟谨慎’。我说小王爷胜过了诸葛亮，那是一点也不错的。

小王爷到姊夫家里喝酒，随身也带了水龙队，果然大有好处，可不是在这儿用上了么？”

吴应熊知他瞧破了自己的布置，脸上又是一红，讪讪的道：“这时候风高物燥，容易起火，还是小心些好的，这叫做有备无患。”韦小宝道：“正是。只可惜小王爷还有一样没见到。”吴应熊道：“倒要请教。”韦小宝道：“下次小王爷去姊夫家喝酒，最好再带一队泥水木匠，挑备砖瓦、木材、石灰、铁钉。”吴应熊问道：“却不知为了何用？”韦小宝道：“万一你姊夫家里失火，水龙队只是朝天喷水，不肯救火，你姊夫家不免烧成了白地。小王爷就可立刻下令，叫泥水匠给你姊夫重起高楼。这叫做有备无患啊。”

吴应熊嘿嘿嘿的干笑几声，向身旁卫士道：“韦爵爷查到水龙队办事不力，你去将正副队长抓了起来，回头打断了他们狗腿子。”那卫士奉命而去。

韦小宝问道：“小王爷，你将水龙队正副队长的狗腿子打断之后，再升他们甚么官？”吴应熊一怔，道：“韦爵爷，这句话我可又不明白了。”韦小宝道：“我可也不明白了。我想，嘿，小王爷只好再起两座大监狱，派这两个给打断了腿的正副队长去当典狱官。”

吴应熊脸上变色，心想：“你这小子好厉害，卢一峰当黑坎子监狱典狱官，你竟也知道了。”当下假作不明其意，笑道：“韦爵爷真会说笑话，难怪皇上这么喜欢你。”打定主意：“回头就命人去杀了卢一峰，给这小子来个死无对证。”

不久平西王府家将卫士纷纷回报，火势并未延烧，已渐渐小了下来。韦小宝细听各人言语，并未察觉打何暗语，但见吴应熊每听一人回报，脸上总微有不愉之色，显是得知尚未查到罕帖摩，不知他们使何暗号。留神察看众家将的神情，亦无所见。忽见一名家将又奔来禀报，说道火头突然转大，似向这边延烧，最好请公主启驾，以防惊动。吴应熊点了点头。

韦小宝站在一旁，似是漫不在意，其实却在留神他的神色举止，只见吴应熊眼光下垂，射向那家将右腿。韦小宝顺着他眼光瞧去，见那家将右手拇指食指搭成一圈，贴于膝旁。

韦小宝登时恍然：“原来两根手指搭成一圈，便是说没找到罕帖摩。说话中却无暗号。”

吴应熊道：“韦爵爷，火头既向这边烧来，咱们还是请公主移驾罢，倘若惊吓了公主殿下，那可是罪该万死。”

韦小宝知道平西王府家将到处找不着罕帖摩，园中只剩下公主的卧房一处未搜，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连公主卧房也要搜上一搜，不由得心头火起，一时童心大盛，提起右手，拇指和食指扣成一圈，在吴应熊脸前晃了几晃。

这个记号一打，吴应熊固然大吃一惊，他手下众家将也都神色大变。吴应熊颤声问道：“韦……韦爵爷……，这……这是甚么意思？”韦小宝笑道：“难道这个记号的意思你也不懂？”吴应熊定了定神，说道：“这记号，这记号，嗯，我明白了，这是铜钱，韦爵爷是说要银子铜钱，公主才能移驾。”

韦小宝心道：“小汉奸的脑筋倒也动得好快。”当下笑笑不答。

吴应熊笑道：“铜钱银子的事，咱们是自己兄弟，自然一切好商量。”

韦小宝道：“小王爷如此慷慨大方，我这里代众位兄弟多谢了。小王爷，请公主移驾的事，你自己去办罢。”笑了笑道：“你们是夫妻，一切好商量。深更半夜的，小将可不便闯进公主房里去。”心想：“就让你自己去看个明白，那蒙古大胡子是不是躲在房里。”

吴应熊微一踌躇，点了点头，推开屋门，走进外堂，在房门外朗声道：“臣吴应熊在此督率人众救火，保护公主。现下火头向这边延烧，请公主移驾，以策万全。”隔了一会，只听得房内一个娇柔的声音“嗯”的一声。吴应熊心想：“你我虽未成婚，但我是额驸，名份早定，此刻事急，我进你房来，也不算越礼。这件事不查个明白，终究不妥。除我之外，旁人也不能进你房来。”当即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韦小宝和百余名御前侍卫、骁骑营将官、平西王府家将都候在屋畹。过了良久，始终不闻房中有何动静。

又过一会，众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边嘴角，均含笑意，大家心中所想的全是同一回事：“这对未婚夫妻从未见过面，忽然在公主闺房中相会，定是甚为香艳。不知两人要说些甚么话？小王爷会不会将公主搂在怀里，抱上一抱？亲上一亲？”只有韦小宝心中大有醋意，虽知吴应熊志在搜查罕帖摩，这当儿未必会有心情和公主亲热，但公主这骚货甚么事都做得出，是否自行去跟吴应熊亲热，那也难说得很。

突然之间，听得公主尖声叫道：“大胆无礼！你……你……不可这样，快出去。”屋外众人相顾而嘻，均想：“小王爷忍不住动手了。”只听得公主又叫：“你……你不能，不能脱我衣服，滚出去，啊哟，救命，救命！这人强奸我哪！他强奸我。救命，救命！”

众人忍不住好笑，均觉吴应熊太过猴急，忒也大胆，虽然公主终究是他妻子，怎可尚未成婚，便即胡来？有几名武将终于笑出声来。御前侍卫等都瞧着韦小宝，候他眼色行事，是否要保护公主，心中均想：“吴应熊这小子强奸公主，虽然无礼，但毕竟是他们夫妻间的私事。我们做奴才的妄加干预，定然自讨没趣。”

韦小宝心中却怦怦乱跳：“这小汉奸为人精明，怎地如此胡闹？难道他……他真想加害公主吗？”当即大声叫道：“小王爷，请你快快出来，不可得罪了公主。”

公主突然大叫：“救命！”声音凄厉之极。韦小宝大吃一惊，手一挥，叫道：“闹出大事来啦。”抢步入屋。几名御前侍卫和王府家将跟了进去。

只见寝室房门敞开，公主缩在床角，身上罩了锦被，一双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双臂裸露，显然全身未穿衣衫。吴应熊赤裸裸地躺在地下，一动不动，下身全是鲜血，手中握着一柄短刀。众人见了这等情状，都惊得呆了。王府家将忙去察看吴应熊的死活，一探鼻息，尚有呼

吸，心脏也尚在跳动，却是晕了过去。

公主哭叫：“这人……这人对我无礼……他是谁？韦爵爷，快快抓了他去杀了。”韦小宝道：“他便是额驸吴应熊。”公主叫道：“不是的，不是的。他剥光了我衣衫，自己又脱了衣衫，他强奸我……这恶徒，快把他杀了。”

一众御前侍卫均感愤怒，自己奉皇命差遣，保卫公主，公主是今上御妹，金枝玉叶的贵体，却受吴应熊这小子如此侮辱，每人都可说是有亏职守。王府家将却个个神色尴尬，内心有愧。其中数人精明能干，心想事已至此，倘能在公主房中查到罕帖摩，或能对公主反咬一口，至少也有些强辞夺理的余地，当下假装手忙脚乱的救护吴应熊，其实眼光四射，连床底也瞧到了，却哪里有罕帖摩的影踪？

突然之间，一名王府家将叫了起来：“世子……世子的下身……下身……”吴应熊下身鲜血淋漓，众人都已看到，初时还道是他对公主无礼之故，这时听那人一叫，都向他下身瞧去，只见鲜血还是在不住涌出，显是受了伤。众家将都惊慌起来，身边携有刀伤药的，忙取出给他敷上。

韦小宝喝道：“吴应熊对公主无礼，犯大不敬重罪，先扣押了起来，奏明皇上治罪。”众侍卫齐声答应，上前将他拉起。

王府家将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吴应熊确是对公主无礼，绝难抵赖，听韦小宝这样说，只有暗叫：“糟糕，糟糕！”谁也不敢稍有抗拒之心。一名家将躬身说道：“韦爵爷开恩。世子受了伤，请韦爵爷准许世子回府医治。我们王爷必感大德。

世子确是万分不是，还请公主宽宏大量，韦爵爷多多担代。”

韦小宝板起了脸，说道：“这等大罪，我们可不敢欺瞒皇上，有谁担待得起？有话到外面去说，大伙儿拥在公主卧房之中，算甚么样子？哪有这等规矩？”

众家将喏喏连声，扶着吴应熊退出，众侍卫也都退出，只剩下公主和韦小宝二人。

公主忽地微笑，向韦小宝招招手。韦小宝走到床前，公主搂住他肩头，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我阉割了他。”韦小宝大吃一惊，问道：“你……你甚么？”公主在他耳中吹了一口气，低声笑道：“我用火枪指住他，逼他脱光衣服，然后用枪柄在他脑袋上重击一记，打得他晕了过去，再割了他的讨厌东西。从今而后，他只能做我太监，不能做我丈夫了。”

韦小宝又是好笑，又是吃惊，说道：“你大胆胡闹，这祸可闯得不小。”

公主道：“闯甚么祸了？我这可是一心一意为着你。我就算嫁了他，也只是假夫妻，总而言之，不会让你戴绿帽做乌龟。”

韦小宝心下念头急转，只是这件事情实在太过出于意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公主又道：“强奸无礼甚么都是假的。不过我大叫大嚷，你们在外面都听见了，是不是？”韦小宝点点头。公主微笑道：“这样一来，咱们还怕他甚么？就算吴三桂生气，也知道是自己儿子不好。”韦小宝唉声叹气，道：“倘若他给你一刀割死了，那可如何是好？”公主道：“怎么会割死？咱们宫里几千名太监，哪一个给割死了？”

韦小宝道：“好，你一口咬定，是他强奸你，拿了刀子逼你。你拚命抗拒，伸手推他。他手里拿着刀子，又脱光了衣服，就这样一推一挥，自己割了去。”

公主埋首锦被，吃吃而笑，低声道：“对啦，就这样说，是他自己割了的。”

韦小宝回到房外，将吴应熊持刀强逼、公主竭力抗拒、挣扎之中吴应熊自行阉割之事，低声向众侍卫说了。众人无不失惊而笑，都说吴应熊色胆包天，自遭报应。有几名吴应熊的家将留着探听动静，在旁偷听到后，都是脸有愧色。

安阜园中闹了这等大事出来，王府家将迅即扑灭火头，飞报吴三桂，一面急传大夫，给吴应熊治伤。御前侍卫将吴应熊受伤的原因，立即传了开去，连王府家将也是众口一词，都说皆因世子对公主无礼而起。各人不免加油添酱，有的说听到世子如何强脱公主衣服；有的说世子如何手持短刀，强行威迫。至于世子如何惨遭阉割，各人更是说得活龙活现，世子怎么用刀子架在公主颈中，公主怎么挣扎阻挡，怎么推动世子手臂，一刀挥过，就此糟糕，种种情状，皆似亲眼目睹一般。说者口沫横飞，连说带比；听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

过得小半个时辰，吴三桂得到急报，飞骑到来，立即在公主屋外磕头谢罪，气急败坏的连称：“罪该万死！”

韦小宝站在一旁，愁形于色，说道：“王爷请起，小将给你进去探探公主的口气。”

吴三桂从怀中掏出一把翡翠珠玉，塞在他手里，说道：“韦兄弟，小王匆匆赶来，没带银票，这些珠宝，请你分赏给各位侍卫兄弟。公主面前，务请美言。”

韦小宝将珠宝塞还他手中，说道：“王爷望安，小将只要能出得到力气的，决计尽力而为，暂且不领王爷的赏赐。这件事实在太大，不知公主意思如何。唉，这位公主性子高傲，她是三贞九烈、娇生惯养的黄花闺女，便是太后和皇上也让她三分，世子实在……实在太大胆了些。”吴三桂道：“是，是。韦兄弟在公主跟前说得了话，千万拜托。”

韦小宝点点头，脸色郑重，走到公主屋门前，朗声说道：“启禀公主：平西王爷亲来谢罪，请公主念他是有功老臣，从宽发落。”

吴三桂低声道：“是，是！老臣在这里磕头，请公主从宽发落。”

过了半晌，公主房中并无应声，韦小宝又说了一遍，忽听得砰的一声，似是一张凳子倒地。韦小宝和吴三桂相顾惊疑。只听得一名宫女叫了起来：“公主，公主，你千万不可自寻短见！”

吴三桂吓得脸都白了，心想：“公主倘若自尽而死，虽然眼下诸事尚未齐备，也只有立刻举兵起事了。逼死公主的罪名，却如何担当得起？”

但听房中几名宫女哭声大作。一名宫女匆匆走出，哭道：“韦……韦爵爷，公主殿下悬梁自尽，你……你快来救……救……”

韦小宝踌躇道：“公主的寝殿，我们做奴才的可不便进去。”

吴三桂轻轻推他背心，说道：“事急从权，快救公主要紧。”

转头对家将道：“快传大夫。”说着又在韦小宝背上推了一把。

韦小宝抢步进房，只见公主躺在床上，七八名宫女围着哭叫。韦小宝道：“我有内功，救得活公主。”众宫女让在一旁。只见公主双目紧闭，呼吸低微，头颈里果然勒起了一条红印，梁上悬着一截绳索，另有一截放在床头，一张凳子翻倒在地，韦小宝心下暗笑：“做得好戏！这骚公主倒也不是一味胡闹的草包。”抢到床边，伸指在她上唇人中重重一捏。

公主嘤的一声，缓缓睁开眼来，有气没力的道：“我……我不想活了。”

韦小宝道：“公主，你是万金之体，一切看开些。平西王在外边磕头请罪。”公主哭道：“你……你叫他将这坏人快快杀了。”韦小宝以身子挡住了众宫女的眼光，伸手入被，在她腰里捏了一把。公主就想笑了出来，强行忍住，伸指甲在他手臂上狠狠一戳，大声哭道：“我不想活了，我……我今后怎么做人？”

吴三桂在屋外隐隐约约听得公主的哭叫之声，得悉她自杀未遂，不禁长长舒了一口气，又听她哭叫“今后怎么做人”，心想：“这事也真难怪她着恼。小两口子动枪动刀也罢了，别的地方甚么不好割，偏偏倒霉，一刀正好割中那里。应熊日后就算治好，公主一辈子也是守活寡了。眼前只有尽力掩护，别张扬出去。”

过了半晌，韦小宝从屋里出来，不住摇头。吴三桂忙抢上一步，低声问道：“公主怎么说？”韦小宝道：“人是救过来了。只是公主性子刚强，说甚么也劝不听，定要寻死觅活。我已吩咐宫女，务须好好侍候公主，半步不可离开。王爷，我担心她服毒。”吴三桂脸色一变，点头道：“是，是。这可须得小心提防。”

韦小宝低声道：“王爷，公主万一有甚么三长两短，小将是皇上差来保护公主的，这条小命那也是决计不保的了。到那时候，王爷你可得给我安排一条后路。”吴三桂一凛，问道：“甚么后路？”韦小宝道：“这句话现下不能说，只盼公主平安无事，大家都好。不过性命是她

的，她当真要死，阻得她三四天，阻不了十天半月。小将有一番私心，只盼公主早早嫁到你王府之中，小将就少了一大半干系啦。”

吴三桂心头一喜，说道：“那么咱们赶快办理喜事，这是小儿胡闹，闯出来的祸，韦兄弟一力维持，小王已是感激不尽，决不能再加重韦兄弟肩上的担子。”压低嗓子问道：“只不知公主还肯……还肯下嫁么？”心想：“我儿子已成废人，只盼公主年幼识浅，不明白男女之事，刚才这么一刀，她未必知道斩在何处，胡里胡涂的嫁了过来，木已成舟，已无话可说，说不定她还以为天下男子都是这样的。”

韦小宝低声道：“公主年幼，这种事情是不懂的，她是尊贵之人，也说不出口。”

吴三桂大喜，心想：“英雄所见略同。”随即转念：“他妈的，这小子是甚么英雄了，居然跟我相提并论？”说道：“是，是。咱们就是这么办。刚才的事，咱们也不是胆敢隐瞒皇上。不过万岁爷日理万机，忧心国事，已是忙碌之极，咱们做奴才的忠君爱国，可不能再多让皇上操心。太后和皇上钟爱公主，听到这种事情，只怕要不快活。韦兄弟，咱们做官的要诀，是报喜不报忧。”

韦小宝一拍胸膛，又弹了弹自己帽子，慨然道：“小将今后全仗王爷栽培提拔，这件事自当拚了小命，凭着王爷吩咐办理。”吴三桂连连称谢。韦小宝道：“不过今晚之事，见到的人多，倘若有旁人泄漏出去，可跟小将没有干系。”

吴三桂道：“这个自然。”心中已在筹划，怎地点一枝兵马，假扮强盗，到广西境内埋伏，待韦小宝等一行回京之时，一古脑儿的将他们都杀了。广西是孙延庆的辖地，他妻子孔四贞是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太后收了她为干女儿，封为和硕格格，朝廷甚是宠幸。治境不靖、盗贼戕官的罪名，就由孔四贞去担当罢。

韦小宝虽然机灵，究不及吴三桂老谋深算，见他心有所思，只道他还在担心此事泄漏于外，笑道：“王爷放心，小将尽力约束属下，命他们不得随口乱说。”

吴三桂道：“韦兄弟今日帮了我这个大忙，那不是金银珠宝酬谢得了的。不过韦兄弟统带的官兵不少，要塞住他们的嘴巴，总得让小王尽些心意，回头就差人送过来。”

韦小宝道：“这就多谢了。只不知世子伤势怎样，咱们去瞧瞧，只盼伤得不重才好。”

吴三桂和他同去探视。那大夫皱眉道：“世子性命是不碍的，不过……不过……”吴三桂点头道：“性命不碍就好。”生怕韦小宝要扣押儿子，吩咐家将立即送世子回府养伤，亲自绊住了韦小宝，防有变卦，直至吴应熊出了安阜园，这才告辞。

韦小宝心想：“小汉奸醒转之后，定要说明真相，但那有甚么用？谁信得过一位金枝玉叶的公主，平白无端的会将丈夫阉了？就是大汉奸自己，也决计不信，多半还会狠狠将儿子痛骂一顿。”又想：“公主这一嫁出，回北京之时，一路上可得向阿珂大下功夫了。”

回到住处，徐天川、玄贞等早已得讯，无不抚掌称快。韦小宝也不向他们说明实情，问起嫖院之事，群雄说道依计行事，一切顺利。韦小宝心想：今晚发生了这件大事，倘若立即派兵回京，大汉奸定疑心我是去向皇上禀告，还是待事定之后，再送这蒙古大胡子出去。

忙乱了一夜，群雄正要退出，忽然御前侍卫赵齐贤匆匆走到门外，说道：“启禀总管：平西王遇刺！”

韦小宝大吃一惊，忙问：“刺死了吗？刺客是谁？”他不想让赵齐贤见到天地会群雄深夜在他房中聚会，当即走到门外，又问：“大汉……大……平西王有没有死？”

赵齐贤道：“没有死，听说只受了点轻伤。刺客当场逮住，原来……原来是公主身边的宫女。”韦小宝又是一惊，连问：

“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哪一个宫女？为甚么要行刺平西王？”赵齐贤道：“详情不知。属下一得平西王遇刺的讯息，即刻赶来禀报。”韦小宝道：“快去查明回报。”

赵齐贤答应了，刚回身走出几步，只见张康年快步走来，说道：“启禀总管：行刺平西王的宫女，名叫王可儿。”韦小宝身子晃了一晃，颤声道：“她……她……为了甚么？”王可儿便是阿珂的化名，是将“珂”字拆开而成。

张康年道：“平西王已将她带回府中，说是要亲自审问，到底是何人指使。”韦小宝一听得心上人被逮，脑子中一片混乱，再也想不出主意。张康年道：“大家都说，又有谁主使她了？这王可儿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定是她忠于公主，眼见公主受辱自尽，心下不忿，因此要为公主出气报仇。”

韦小宝在一团漆黑之中，斗然见到一线光明，忙道：“对，对，定是如此。这样一个美貌小姑娘，跟平西王有甚么怨仇？咱们就是要行刺平西王，也决计不会派个小姑娘去。”

赵齐贤和张康提年互望一眼，均想：“韦副总管说话有些乱了，咱们怎会派人去行刺平西王？”张康年道：“想来平西王也不会疑心到别人头上。这件事张扬开来，谁都没好处。他多半派人悄悄将这宫女杀了，就此了事。”韦小宝颤声道：“杀不得，杀不得！他如杀了，老子跟他拚命，跟这老乌龟大汉奸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赵张二人又是对望一眼，心下起疑：“难道是韦副总管恼怒公主受辱，派这宫女行刺？”二人垂手站立，不敢接口。

韦小宝道：“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张康年见他犹如神不守舍，焦急万状，安慰他道：“韦副总管，这事当真闹将出来，告到皇上跟前，追究罪魁祸首，那也是吴三桂父子的不是。强奸公主，那还了得？何况吴三桂又没死，就算他查明了指使之人，咱们给他抵死不认，他也无可奈何。”

韦小宝摇头苦笑，说道：“的的确确，不是我指使她的。咱们自己兄弟，难道还用得相瞒？”赵齐贤和张康年登时放心，同时长长舒了口气。赵齐贤道：“那就好办了，咱们蒙头大睡，诈作不知，也就是了。”

韦小宝道：“不行。两位大哥，请你们辛苦一趟，拿我的名帖去见平西王，说道王可儿冲撞了王爷，十分不该，我很是恼怒，但这是公主的贴身宫女，请王爷将这妞儿交给你们带来，由我禀明公主，重重责打，给王爷出气。”赵张二人答应了自去，都觉未免多此一举，由吴三桂将这宫女悄悄杀了，神不知，鬼不觉，大家太平无事。

韦小宝匆匆来到九难房外，推门而进，见她在床上打坐，刚行功完毕，说道：“师父，你知道师姊……师姊的……的事吗？”九难问道：“甚么事？这样慌慌张张的。”韦个宝道：“师……师姊她……她去行刺大汉奸，却给……给逮住了。”九难眼中光芒一闪，问道：“可刺死了没有？”韦小宝道：“没有。可是……可是师姊给他捉去了。”

九难哼了一声，脸有失望之色，冷冷的道：“不中用的东西。”

韦小宝微觉奇怪，心想：“她是你徒儿，她给大汉奸捉了去，你却毫不在乎。”转念一想，登时明白，说道：“师父，你有搭救师姊的法子，是不是？”九难瞪了他一眼，摇头道：“没有。这不中用的东西！”韦小宝一路之上，眼见师父对这师姊冷冷淡淡的，并不如何疼爱，远不及待自己好，可是师父不喜欢她，我韦小宝却喜欢得要命，急道：“大汉奸要杀了她的，只怕现下已打得她死去活来，说是要……要查明指使之人。”

九难冷冷的道：“是我指使的。大汉奸有本事，让他来拿我便了。”

九难指使徒儿去行刺吴三桂，韦小宝听了倒毫不诧异。她是前明崇祯皇帝的公主，大明江山送在吴三桂手里，对此人自然恨之切骨，而她自己，也就曾在五台山上行刺过康熙。可是阿珂武功平平，吴三桂身边高手卫士极多，就算行刺得手，也是难以脱逃，师父指使她去办这件事，岂非明明要她去送命？韦小宝心中疑团甚多，却也不敢直言相询，说道：“师姊决不会招出师父来的。”九难道：“是吗？”说着闭上了眼。

韦小宝不敢再问，走出房外。料想赵张两人向吴三桂要人，不会这么快就能回来，在厅上踱来踱去，眼见天色渐明，接连差了三批侍卫去打探消息，一直不见回报。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点了一队骁骑营军士，亲自率领了，向平西王府行去，开到离王府三里处的法慧寺中扎下，又差侍卫飞马去探。

过了一顿饭时分，只听得蹄声急促，张康年快马驰来，向韦小宝禀报：“属下和赵齐贤奉副总管之命去见平西王。王爷一直没接见。赵齐

贤还在王府门房中相候。”韦小宝又急又怒，顿足骂道：“他妈的，吴三桂好大架子！”张康年道：“他是威镇一方的王爷，天下除了皇上，便是他大。他不见我们小小侍卫，那也是平常得紧。”韦小宝怒道：“我亲自去见他，你们都跟我来！”

韦小宝回头吩咐一名骁骑营的佐领：“把我们的队伍都调过来，在吴三桂这狗窝子外候命。”那佐领接令而去。

张康年等众人听了，均有惊惧之色，瞧韦小宝气急败坏的模样，简直便是要跟吴三桂火併；可是平西王麾下兵马众多，从北京护送公主来滇的只两千多官兵，若是动手，只怕不到半个时辰，就给杀得干干净净。张康年道：“韦副总管，你是钦差大臣，奉了皇上之命来到昆明，有甚么事跟他好好商量，平西王不能不卖你的面子。以属下之见，不妨慢慢的来。”

韦小宝怒道：“他妈的，吴三桂甚么东西？咱们倘若慢慢的来，他把我老……把那王可儿杀了，谁能救得活她？”

张康年见他疾言厉色，不敢再说，心想：“杀一个宫女，又有甚么大不了？她又不是你亲妹子，用得着这么大动阵仗？”

韦小宝连叫：“带马，带马！”翻身上马，纵马疾驰，来到平西王府前。

王府的门公侍卫见是钦差大臣，忙迎入大厅，快步入内禀报。

夏国相和马宝两名总兵双双出迎。夏国相是吴三桂的女婿，位居十总兵之首，向韦小宝行过礼后，说道：“韦爵爷，王爷被遇刺的讯息，想来你已得知了。王爷受伤不轻，不能亲自迎接，还请恕罪。”

韦小宝吃了一惊，道：“王爷受了伤？不是说没受伤吗？”

夏国相脸有忧色，低声道：“王爷胸口给刺客刺了一剑，伤口有三四寸深……”韦小宝失惊道：“啊哟，这可糟了。”夏国相皱起眉头，说道：“王爷这番能……能不能脱险，眼前还难说得很。我们怕动摇了人心，因此没泄漏，只说并没受伤。韦爵爷是自己人，自然不能相瞒。”韦小宝道：“我去探望王爷。”

夏马二人对望一眼。夏国相道：“小人带路。”

来到吴三桂的卧房，夏国相道：“岳父，韦爵爷探您老人家来啦。”听得吴三桂在帐中呻吟了几声，并不答应。夏国相揭起帐子，只见吴三桂皱眉咬牙，正自强忍痛苦，床褥被盖上都溅满了鲜血，胸口绑上了绷带，带中还在不断渗出血水。

床边站着两名大夫，都是愁眉深锁。

韦小宝没料到吴三桂受伤如此沉重，原来的满腔怒气，刹那间化为乌有，不由得大为耽心。吴三桂是死是活，他本也不放在心上，但此人倘若伤重而死，要救阿珂是更加难了，低声问道：“王爷，你伤口痛得厉害么？”

吴三桂“嗬嗬”的叫了几声，双目瞪视，全无光采。夏国相又道：“岳父，是韦爵爷来探望你老人家。”吴三桂“哎唷，哎唷”的叫将起来，说道：“我……我不成啦。你们……你们快去把应熊……应熊这小畜生杀了，都……都是他害……害死我的……”夏国相不敢答应，轻轻放下了帐子，和韦小宝走出房外。

夏国相一出房门，便双手遮面，哭道：“韦爵爷，王爷……王爷是不成的了。他老人家一生为国尽忠，却落得如此下场，当真……当真是皇天不佑善人了。”

韦小宝心道：“为国尽个屁忠！皇天不佑大汉奸，那是天经地义。”说道：“夏总兵，我看王爷虽然伤重，却一定死不了。”夏国相道：“谢天谢地，但愿如爵爷金口。却不知何以见得？”韦小宝道：“我会看相。王爷的相，贵不可言。他将来做的官儿，比今日还要大上百倍。这一次决不会死的。”

吴三桂贵为亲王，云贵两省军民政务全由他一人统辖，爵位已至顶峰，官职也已到了极点。韦小宝说他将来做的官儿比今日还要大上百倍，除了做皇帝之外，还有甚么官比平西王大上百倍？夏国相一听，脸色大变，说道：“皇恩浩荡，我们王爷的爵禄已到极顶，再升是不能升了。只盼如韦爵爷金口，他老人家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韦小宝见了他的神色，心想：“吴三桂要造反，你十九早已知道了，否则为甚么我一说他要高升百倍，你就吓成这个样子？我索性再吓他一吓。”说道：“夏总兵尽管放心，我看你的相，那也是贵不可言，日后还得请你多多提拔，多多栽培。”

夏国相请了个安，恭恭敬敬的道：“钦差大人言重了。大人奖勉有加，小将自当忠君报国，不敢负了钦差大人的期许。”

韦小宝笑道：“嘿嘿，好好的干！你们世子做了额驸，便官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就是当年岳飞岳爷爷，朱仙镇大破金兵，杀得金兀术屁滚尿流，也不过是官封少保。一做公主的丈夫，就能有这般好处。夏总兵，好好的干！”一面说，一面向外走出。

夏国相吓得手心中全是冷汗，心道：“听这小子的说话，竟是指明我岳父要做皇帝。难道……难道这事竟走漏了风声？还是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满口胡说八道？”

韦小宝走到回廊之中，站定了脚步，问道：“行刺王爷的刺客，可逮到了？到底是甚么人？是谁指使的？是前明余孽？还是沐王府的人？”

夏国相道：“刺客是个女子，名叫王可儿，有人胡说……说她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小将就是不信，多半是冒充。钦差大人明见，小将拜服之至，这人只怕是沐家派来的。”

韦小宝蓦地一惊，暗叫：“不好！他们不敢得罪公主，诬指阿珂是沐王府的人，便能胡乱处死了。这可糟糕之极。”说道：“王可儿？公主有个贴身宫女，就叫王可儿。公主喜欢她得紧，片刻不能离身。这女子可是十七八岁年纪，身材苗条，容貌十分美丽的？”

夏国相微一迟疑，说道：“小将一心挂念王爷的伤势，没去留意刺客。这女子若不是冒充宫女，便是名同人不同。钦差大人请想，这位姓王的宫女既然深得公主宠爱，平素受公主教导，定然知书识礼，温柔和顺，那有行刺王爷之理？这决计不是。”

他越是坚称刺客绝非公主的宫女，韦小宝越是心惊，颤声问道：“你们已……已杀了她么？”夏国相道：“那倒没有，要等王爷痊愈，亲自详加审问，查明背后指使之人。”韦小宝心中略宽，说道：“你带我去瞧瞧这个刺客，是真宫女还是假宫女，我一看便知。”夏国相道：“这可不敢劳动钦差大人的大驾。这刺客决计不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外面谣言很多，大人不必理会。”

韦小宝脸色一沉，道：“王爷遇刺，伤势很重，倘若有甚么三长两短，两短三长，那可谁也脱不了干系。本人回到北京，皇上自然要仔仔细细的问上一番，刺客是甚么人？何人指使？我如不亲眼瞧个清清楚楚，皇上问起来，又怎么往上回？难道你叫我胡说一通吗？这欺君之罪，我自然担当不起。

夏总兵，嘿嘿，只怕你也担当不起哪。”

他一抬出皇帝的大帽子来，夏国相再也不敢违抗，连声答应：“是，是。”却不移步。

韦小宝脸色不愉，说道：“夏总兵老是推三阻四，这中间到底有甚么古怪？你想要掉枪花，摆圈套，却也不妨拿出来瞧瞧，看我姓韦的是否对付得了。”他因心上人被擒，眼见凶多吉少，焦急之下，说话竟不留丝毫余地，官场中的虚伪面目，全都撕下来了。

夏国相急道：“小将怎敢向钦差大人掉枪花？不过……不过这中间实在有个难处。”韦小宝冷冷的道：“是吗？”夏国相道：“不瞒钦差大人说，我们王爷向来御下很严，小将是他老人家女婿，王爷对待小将加倍严厉，以防下属背后说他老人家不公。”

韦小宝微微一笑，说道：“你这女婿，是不好做得很了。

王爷的王妃听说叫做陈圆圆，乃是天下第一美人。我大清得这江山，跟陈王妃很有些关系。你丈母娘既有羞花闭月之貌，你老婆大人自然也有沉鱼落雁之容了。你这个女婿做得过，做得过之至，只要多见丈母娘几次，给丈人打几次屁股，那也稀松平常……”夏国相道：“小将的妻室……”韦小宝说得高兴，又道：“常言道得好，丈母看女婿，馋唾滴滴涕。我瞧你哪，丈母娘这么美貌，这句话要反过来说了。女婿看丈母，馋唾吞落肚。哈哈，哈哈。”

夏国相神色尴尬，心想：“这小子胡说八道，说话便似个市井流氓，哪里有半分大官的样子？”说道：“小将的妻室不是陈王妃所生。”

韦小宝叹道：“可惜，可惜，你运气不好。”脸色一沉，说道：“我要去审问刺客，你却尽来跟我东拉西扯，直扯到你丈母娘身上，嘿嘿，真是奇哉怪也。”

夏国相越来越怒，脸上仍是一副恭谨神色，说道：“钦差大人要去审问刺客，那是再好不过，钦差大人问一句，胜过我们问一百句、一千句。就只怕王爷……王爷……”韦小宝怒道：“王爷怎么了？他不许我审问刺客么？”夏国相忙道：“不是，不是。钦差大人不可误会。大人去瞧瞧刺客，查明这女子的来历，我们王爷只有感激，决无拦阻之理。小将斗胆，有一句话，请大人别见怪。”韦小宝顿足道：“唉，你这人说话吞吞吐吐，没半点大丈夫气概，定是平日在老婆床前跪得多了。快说，快说！”

夏国相心中骂道：“你姓韦的十八代祖宗，个个都是畜生。”说道：“就只怕那刺客万一就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大人一见之下，便提了去，王爷要起人来，小将交不出，那……那可糟糕之极了。”韦小宝心道：“你这家伙当真狡猾得紧。把话儿说在前头，要我答应不提刺客。你奶奶的，这刺客是我亲亲老婆，岂容你们欺侮？”笑道：“你说过刺客决非公主的宫女，那又何必担心？”夏国相道：“那是小将的揣测，究竟如何，实在也不明白。”韦小宝道：“你是不许我把刺客提走？”

夏国相道：“不敢。钦差大人请在厅上稍行宽坐，待小将去禀明王爷，以后的事，自有王爷跟钦差大人两位作主。就算王爷生气，也怪不到小将头上。”

韦小宝心道：“原来你是怕给岳父打屁股，不肯担干系。”

嘿嘿一笑，说道：“好，你去禀告罢。我跟你说，不管王爷是睡着还是醒着，你给我即刻回来。你王爷身子要紧，我们公主的死活，却也不是小事。公主殿下给你世子欺侮之后，这会儿不知怎样了，我可得赶着回去瞧瞧。”他生怕吴三桂昏迷未醒，夏国相就此守在床边，再也不出来了。

夏国相躬身道：“决计不敢误了钦差大人的事。”

韦小宝哼了一声，冷笑道：“这是你们的事，可不是我的事。”

夏国相进去之后，毕竟还是过了好一会这才出来，韦小宝已等得十分不耐，连连跺脚。夏国相道：“王爷仍未十分清醒。小将怕钦差大人等得心焦，匆匆禀告之后，来不及等候王爷的谕示，这就来侍候大人去审问刺客。钦差大人请。”

韦小宝点点头，跟着他走向内进，穿过了几条回廊，来到花园之中。只见园中数十名家将手执兵刃，来回巡逻，戒备森严。

夏国相引着他走到一座大假山前，向一名武官出示一支金批令箭，说道：“奉王爷谕，侍候钦差大人前来审讯刺客。”

那武官验了令箭，躬身道：“钦差大人请，总兵大人请。”侧身让在一旁。夏国相道：“小将带路。”从假山石洞中走了进去。

韦小宝跟着入内，走不几步，便见到一扇大铁门，门旁有两名家将把守。原来这假山是地牢的入口。一连过了三道铁门，渐行渐低，来到一间小室之前。室前装着粗大铁栅，栅后一个少女席地而坐，双手捧头，正在低声饮泣。墙上装有几盏油灯，发出淡淡黄光。

韦小宝快步而前，双手握住了铁栅，凝目注视着那少女。

夏国相喝道：“站起来，钦差大人有话问你。”

那少女回过头来，灯光照到她脸上。韦小宝和她四目交投，都是“啊”的一声惊呼。那少女立即站起，手脚上的铁链发出呛呛啷啷声响，说道：“怎……怎么你在这里？”两人都是惊奇之极。

韦小宝万万想不到，这少女并非阿珂，而是沐王府的小郡主沐剑屏。

他定了定神，转头问夏国相：“为甚么将她关在这里？”夏国相道：“大人识得刺客？她……她果然是服侍公主的宫女吗？”脸色之诧异，实不下于韦小宝与沐剑屏。韦小宝道：“她……她是行刺吴……行刺王爷的剑客？”夏国相道：“是啊，这女子胆大之极，干这等犯上作乱之事，到底是谁人主使，还请大人详加审问。”

韦小宝稍觉放心：“原来大家都误会了，行刺吴三桂的不是阿珂，却是沐家的小郡主。她父亲被吴三桂害死，她出手行刺，为父亲报仇，自然毫不希奇。”又问夏国相：“她自己说名叫王可儿？是公主身边的宫女？”

夏国相道：“我们抓到了之后，问她姓名来历，主使之人，她甚么也不肯说。但有人认得她是宫女王可儿。不知是也不是，要请大人见示。”

韦小宝思忖：“小郡主被擒，我自当设法相救。她也是我的老婆，做人不可偏心。”说道：“她自然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公主是十分喜欢她的。”说着向沐剑屏眨了眨眼睛，说道：“你干么来行刺平西王？不要小命了吗？到底是谁主使？快快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沐剑屏慨然道：“吴三桂这大汉奸，认贼作父，把大明江山奉送给了鞑子，凡是汉人，哪一个不想取他性命？我只可惜没能杀了这奸贼。”韦小宝假意怒道：“小小丫头，这等无法无天。你在宫里耽了这么久，竟一点规矩也不懂。胆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不怕杀头吗？”沐剑屏道：“你在宫里耽得比我久得多，你又知道甚么规矩？我怕杀头，也不来昆明杀吴三桂这大汉奸了。”韦小宝走上一步，喝道：“快快招来，到底是谁指使你来行刺？同党还有何人？”一面说，一面右手拇指向身后指了几指，要小郡主诬攀夏国相。他身子挡住了手指，夏国相站在他后面，见不到他手势和挤眉弄眼的神情。

沐剑屏会意，伸手指着夏国相，大声道：“我的同党就是他，是他指使我的。”夏国相大怒，喝道：“胡说八道！”沐剑屏道：“你还想赖？你叫我行刺吴三桂。你说吴三桂这人坏极了，大家都恨死了他。你说……你说刺死了吴三桂后，你就可以……可以……”她不知夏国相是甚么身份，又不善说谎，一时接不下去。

韦小宝道：“他就可以升官发财，从此没人打他骂他？”

沐剑屏大声道：“对啦，他说吴三桂常常打他骂他，待他很凶，他心里气得很，早就想亲手杀了吴三桂，就是……就是没胆子。”夏国相连声喝骂，沐剑屏全不理会。

韦小宝喝道：“你说话可得小心些。你知道这将军是谁？他是平西王的女婿夏国相夏总兵，平西王虽然有时打他骂他，那都是为了他好。”说着在胸前竖起大拇指，赞她说得好。

沐剑屏道：“这夏总兵对我说，一杀了吴三桂，他自己就可做平西王。他说不论行刺成不成功，他都会放我出去，不让我吃半点苦头。可是他却关了我在这里。夏总兵，我听你吩咐，干了大事，你甚么时候放我出去？”

夏国相怒极，心想：“你这臭丫头本来又不认得我，全是这小子说的。这混帐小子，为了要救你，拿老子来开玩笑。你二人原来相识，可真万万料想不到。”喝道：“你再胡言乱语，我打得你皮开肉绽，死去活来。”

沐剑屏一惊，便不敢再说，心想韦小宝倘若相救不得，这武官定会狠狠对付自己。

韦小宝道：“你心里有甚么话，不妨都说出来。这位夏总兵是我的好朋友，倘若真是他指使你行刺平西王，你老老实实跟我说，我也不会泄露出去。”说着又连使眼色。

沐剑屏道：“他……他要打死我的，我不敢说了。”

韦小宝道：“如此说来，这话是真的了。”说着叹了口气，退后几步，摇了摇头。

夏国相道：“大人明鉴，反贼诬攀长官，事所常有，自然是当不得真的。”

韦小宝沉吟道：“话是不错。不过平西王平时对夏总兵很严，夏总兵心下恼恨，想杀了岳父老头儿，这些话，只怕她一个小小女孩儿凭空也捏造不出。待平西王伤愈之后，我要好好劝他，免得你们丈人和女婿势成……势成那个水甚么，火甚么的。”

先前夏国相听得沐剑屏诬攀，虽然恼怒，倒也不怎么在意，自己一生功名富贵，全由平西王所赐，没人相信自己会有不轨图谋，但韦小宝若去跟平西王说及此事，岳父定然以为自己心中怀恨，竟对外人口出怨言；岳父近年来脾气暴躁，御下极严，一听了这番话，只怕立有不测之祸，忙道："王爷对待小将仁至义尽，便当是亲生儿子一般，小将心中感激万分。钦差大人千万不可跟王爷说这等话。"

韦小宝见他着急，微微一笑，说道："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恩将仇报的事情，世上原是有的。平西王待我不错，我定要劝他好好提防，免得遭了自己人的毒手。平西王兵强马壮，身边有无数武功高手防卫，外人要害他，如何能够成功？可是内贼难防，自己人下毒手，只怕就躲不过了。"

夏国相越听越是心惊，明知韦小宝的话无中生有，用意纯在搭救这少女，可是平西王疑心极重，对人人都有猜忌之心，前几日他亲兄弟吴三枚走入后堂，忘了除下佩刀，就给他亲手摘下刀来，痛骂了一顿。韦小宝倘若跟平西王去说甚么"外敌易御，内贼难防"的话，平西王就算不信，这番话在他心中生下了根，于自己前程必定大大有碍，当即低声道："钦差大人提拔栽培，小将永远不敢忘了您老的大恩大德，大人但有所命，小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便有天大的干系，小将也一力承担了。"

韦小宝笑道："我是为你着想啊。这丫头的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小丫头知，一共是三个人知道。本来嘛，你早早将她一刀杀了灭口，倒也干净利落。这时候言入我耳，你要再灭口，须得将我也一刀杀了。我手下的侍卫兵将，早就防了这着，几千人都候在王府之外，你要杀我，比较起来要难上这么一点儿。"

夏国相脸色一变，请了个安，道："小将万万不敢。"

韦小宝笑道："既然灭不了口，这番话迟早都要传入平西王耳中。夏总兵，你是十大总兵的头儿，又是平西王的女婿，其余九位总兵，还有王府中的文武百官，喝你醋的人恐怕不少。常言道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既然有人喝醋，加油添酱的事也就免不了啦。只要漏出了这么一点儿风声出去，平西王的耳根就不怎么清净了。人人在他老人家耳边说你坏话。加柴添草，煽风点火，平西王受了伤，病中脾气不会很好罢？这个……这个……唉！"说着连连摇头。

韦小宝只不过照常情推测，夏国相却想这小子于我王府的事倒知得清楚，妒忌我的人确然不少，说道："大人为小将着想，小将感激不尽，只不知如何才好？"

韦小宝道："这件事办起来，本来很有些为难，好罢，我就担些干系，交了你这朋友。你把这小丫头交给我带去，说是公主要亲自审问。"凑嘴到他耳边，低声道："今儿晚上，我把她杀了，传了消息出来，说她抵死不招，受刑不过，就此呜呼哀哉。那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干二净，一清二楚吗？"

夏国相早料到他要说这几句话，心道："他妈的混帐臭小子，你想救这小丫头，却还要我承你的情，是你臭小子帮了我一个大忙。只不过你怎会识得这小丫头，可真奇了。"问道："大人的确认清楚了，她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小将刚才盘问她之时，她对公主相貌年纪、宫里的情形，说得都不大对。"

韦小宝道："她不愿连累了公主，自然要故意说错了。这小丫头忠于公主，又不负你夏总兵的重托，很好，很好。"

夏国相听他话头一转，又套到了自己头上，忙道："大人妙计，果然高明。就请大人写个手谕，说将犯人提了去，好让小将向王爷交代。"

韦小宝笑骂："他妈的，老子瞎字不识，写甚么手谕脚谕了？"伸手入怀，摸出一柄短铳火枪，说道："这是你王爷送给我的礼物，你去拿给王爷瞧瞧，就说我奉公主之命，把犯人提去，这把火枪就是证物。"

夏国相双手接过，放入怀中，出去叫了两名武官进来，吩咐打开铁栅，除去沐剑屏的足镣，但仍是戴着手铐。夏国相手握手铐上连着的铁链，直送到王府门外，将铁链交在韦小宝手里，又将手铐的钥匙交给他，大声说道："钦差大人奉公主殿下谕示，将女犯一名提去审问，大伙儿小心看守，可别给犯人跑了。"

韦小宝笑道："你怕我提了犯人会抵赖么？这里人人都瞧见了，都听见了。我想要赖，也赖不了啦。"夏国相躬身道："大人取笑了，小将决无此意。"韦小宝道："你去跟王爷说，我挺惦念他老人家的身子，明日再来请安问候。"夏国相又躬身道："不敢当。"

韦小宝带着沐剑屏回到安阜园自己屋里，关上了房门，笑嘻嘻的问道："好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

沐剑屏小脸羞得通红，嗔道："一见面就不说好话。"手一抬，手铐上铁链叮叮当当发声，道："你先把这个除去了再说。"韦小宝笑道："我先得跟你亲热亲热，一除去手铐，你就不肯了。"说着伸手抱住她纤腰。沐剑屏大急，道："你……又来欺侮我。"

韦小宝笑道："好，我不欺侮你，那么你来欺侮我。"将自己面颊凑到她嘴唇上轻轻一触，取出夏国相交来的钥匙开了手铐，拉着她并肩坐在床边，这才问起行刺吴三桂的情由。

沐剑屏道："洪教主和夫人收到你送去的东西，很是喜欢，让我服了解药，解去身上的毒，派了赤龙副使带同我来见你，要你忠心办事。夫人说，教主和夫人知道你要想见我，所以……所以……"韦小宝握住她手，道："所以派你来给我做老婆？"沐剑屏急道："不，不是的。夫人说怕你心中牵记我，不能安心办事。她真的没说别的。"韦小宝道："夫人一定说了的，你自己瞒着不说就是了。"沐剑屏道："你如不信，见到夫人时问她好了。"

韦小宝见她急得泪珠在眼眶中滚动，怕逗得她哭了，便温言道："好，好。夫人没说。不过你自己，是不是也牵记我？也想见我？"沐剑屏转过脸去，轻轻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那赤龙副使呢？怎么你又去行刺吴三桂？"沐剑屏道："我们大前天来到昆明，就想来见你，不料在西门外遇见了我哥哥跟柳师父。"韦小宝道："啊，你哥哥和柳师父都到了昆明，我可不知道。"沐剑屏道："敖师哥、刘师哥他们也都来了，只吴师叔生了病没来。大家来到昆明，安排了个计策，要刺杀建宁公主。"

韦小宝吃了一惊，道："要刺杀公主，那为甚么？公主可没得罪你们沐王府啊。"

沐剑屏道："我哥哥说，我们要扳倒吴三桂这大汉奸，眼前正有个大好机会。鞑子皇帝将妹子嫁给吴三桂的儿子，我们如把公主杀了，皇帝一定怪吴三桂保护不周，下旨责罚，多半就会逼得吴三桂造反。"

韦小宝听到这里，手心中全是冷汗，暗想："这计策好毒。

我一心在图谋吴三桂，没想到如何好好保护公主，倘若给沐王府先下手为强，这可糟了。"问道："后来怎样？"

沐剑屏道："我哥哥叫我假扮宫女，混到公主身边行刺，他们在外接应，一等我得手，就救我出去。赤龙副使听到了他们的计策，对我说，白龙使负责保护公主，倘若杀了公主，只怕要连累了你。我想这话不错，想来跟你商量。不料给柳师父知道了，一刀就将赤龙副使杀了。"说到这里，身子微微发抖，显是想起当时情景，兀自心有余悸。

韦小宝紧紧握住沐剑屏手，安慰道："别怕，别怕。你都是为了我，多谢你得很。"沐剑屏泪水滚下面颊，抽抽噎噎的道："可是……可是你一见我，就来欺侮我，又……又不信我的话。"韦小宝拿起她手来，打了自己一记耳光，骂道："该死的混蛋，打死你这婊子儿子！"沐剑屏忙拉住他手，说道："不，我不要你打自己、骂自己。"韦小宝又拿起她手，轻轻在自己脸颊上打了一下，说道："总之是韦小宝该死，你的好老婆沐家亲亲小宝贝给吴三桂捉去了，怎么不早些去救？"

沐剑屏道："你这不是救了我出来吗？不过咱们可得赶快想法子，怎生去救哥哥和柳师父。"韦小宝微微一惊，问道："你哥哥和柳师父也都给捉去了？"

沐剑屏道："前天晚上，我们住的地方忽然给吴三桂手下的武士围住了。他们来的人很多，武功很高的人也有二十多个，我们寡不敌众，敖师哥当场给杀了。我哥哥、柳师父、还有我自己，都让他们捉了。"韦小宝叹道："敖师兄给大汉奸杀了，可惜，可惜。"又问："你给他

们拿住之后，怎么又能去行刺吴三桂？”沐剑屏道：“行刺吴三桂？我没有啊。我当然想杀了大汉奸，可是……可是这些坏人给我戴了脚镣手铐，我又怎能行刺？”

韦小宝越听越奇，问道：“你前天晚上就给捉住了？这两天在哪里？”沐剑屏道：“我一直给关在一间黑房里，今天他们带我去关在那地牢里，过得不久，你就来了。”韦小宝隐隐知道不妙，显已上了夏国相的大当，只是其中关窍，却想不出来，沉吟道：“今天吴三桂给人行刺，受伤很重，不是你刺的？”

沐剑屏道：“自然不是。我从来没见过吴三桂，他会死吗？”

韦小宝摇头道：“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身分来历，有没有跟他们说？”沐剑屏道：“没有。我甚么也不说，审问我的武官很生气，问我是不是哑巴。韦大哥，你从前也说过我是哑巴。”韦小宝在她脸上轻轻一吻，道：“你是我的亲亲小哑巴，我还说要在你脸上雕一只小乌龟呢。”沐剑屏又羞又喜，眼光中尽是柔情，却不敢转头去瞧他。

韦小宝心中却在大转念头：“夏国相为甚么要小郡主来冒充宫女？是了，他要试试我，跟沐王府的人是否相识。我这一救小郡主，显然便招承跟他们同是一伙。他是布了个陷阱，要我踏将下去。眼下老子不小心，已落入了他的圈套，这可糟了，大大的糟了。老子大大的糟了之后，下一步又是如何糟法？”

他虽机警狡狯，毕竟年幼，真正遇上了大事，可不是吴三桂、夏国相这些老奸巨猾之人的对手，心中一急，全身都是汗水，说道：“亲亲好老婆，你在这里待着，我得去跟人商量商量，怎生救你哥哥和柳师父。”

当下来到西厢房，召集天地会群雄，将这些情由跟众人说了。徐天川等一听，均觉其中大有蹊跷。玄贞道：“莫非咱们假装杀了罕帖摩的把戏，给吴三桂瞧出了破绽？”钱老本道：“吴三桂不知从何得到讯息，半夜里去擒拿沐王府的朋友？”韦小宝心念一动，道：“沐王府有个家伙，名叫刘一舟，此人跟我有梁子，为人又贪生怕死，多半是他通风报讯。”钱老本道：“想必如此。可是韦香主，你是鞑子皇帝宠信的钦差大臣，大汉奸说甚么也不会疑心你跟沐王府的人有甚么牵连。这中间……”皱起了眉头，苦苦思索。

祁清彪道：“依我推想，大汉奸决不是疑心韦香主跟沐王府的人本来相识，那只是误打误撞，事有巧合。”韦小宝忙问：

“怎地误打误撞，事有功合？”祁清彪道：“行刺大汉奸的，多半真是公主身边那宫女王可儿，大家都这么说，不能无中生有的捏造。”韦小宝道：“是，是，那王可儿确是失了踪，定是给大汉奸逮去了。”祁清彪道：“大汉奸自然料到公主会派韦香主去要人，碍着公主和钦差大人的面子，他不能不放人，却又不甘心就此放了刺客。恰好沐家小郡主给他们逮着，他们就说这是刺客。韦香主到牢里一看，自然认得她不是王可儿。这一来，韦香主便束手无策了。”

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对，对，究竟祁三哥是读书人，理路清楚。他们就算没逮到沐家小郡主，一般能随便找个姑娘来塞给我，说道：‘钦差大人，这是刺客，您老人家要不要？

要就提去，不必客气。她不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吗？那好极了！’他奶奶的，那时老子最多只能说公主走失了一个宫女，要他们在昆明城里用心找找，可不能硬要提人了。我居然认得沐家小郡主，一定大出他们意料之外。这件事大汉奸问起来，倒也不易搪塞。”

祁清彪道：“韦香主，事已如此，那只好跟吴三桂硬挺。

你跟他说，你是奉了皇帝的圣旨，才跟沐家结交的。”

韦小宝给他一语提醒，当即哈哈大笑，说道：“不错，不错。我放了吴立身这一干人，的的确确是……”说到这里，立即住嘴，心想：“皇上亲口下旨，要我释放吴立身等人，这话却不能说。”转口道：“我虽可说奉的是皇帝圣旨，就怕骗不过这大汉奸。”

钱老本道：“真要骗倒大汉奸，自然不易。不过韦香主只须一口咬定是皇帝的主意，大汉奸就算不信，那也无可奈何。总而言之，韦香主只要不跟他翻脸，一等离了云贵两省，就不怕他了。”徐天川点头道：“这计策甚高。大汉奸做了亏心事，不免疑神疑鬼，担心小皇帝会知道他造反的阴谋。”

韦小宝道：“沐王府的人明知我奉旨保护公主，却想来刺死她，太也不讲义气。要是吴立身吴二哥在这里，一定不会赞成。”祁清彪道：“他们知道韦香主身在曹营心在汉，也不是当真忠心给鞑子皇帝办事，因此没顾虑到此节。咱们天地会和沐王府虽然打赌争胜，但大家敌忾同仇，柳大洪等又是响当当的好汉子，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

说到如何拯救沐剑声、柳大洪等人，此事殊非容易，群雄都想不出善策。商议良久，韦小宝道：“这些法子恐怕都不管用，待我见了大汉奸后，再瞧有没有机会。”

群雄辞出后，韦小宝心想：“说不定我那阿珂老婆并没去行刺大汉奸，也没给逮了去，那是旁人误传。”

来到九难房中，不见阿珂，问道：“师父，师姊不在吗？”

九难一怔，道：“吴三桂放了她出来？他知……知道了么？”说这话时神色有异，声音也有些发颤。韦小宝奇道：“吴三桂知道甚么？”九难默然，隔了一会，问道：“这大汉奸伤势如何？”

韦小宝道：“伤得很重。弟子刚才见到了他，他昏迷不醒，只怕未必能活。”九难脸上喜色一现，随即又皱起了眉头，低声道：“须得让他知道。”

韦小宝想问让他知道甚么，但见师父神色郑重，不敢多问，退了出去。

他心中还存了万一的指望，去查问阿珂的所在。“王可儿”这宫女平日极少露面，她又化了妆，丽色尽掩，向来无人留意，安阜园中一众宫女、太监、侍卫，都说没见到。有的侍卫则说：“王可儿，那不是行刺平西王的宫女吗？平西王放了人吗？可没见到。”

他忙了一天一晚，实在倦得很了，回到房中，跟沐剑屏说得几句闲话，倒头便睡。

注：罗甸在贵州省中部，吴三桂驻有重兵。



第三十二回　歌喉欲断从弦续 舞袖能长听客夸

次日

韦小宝去探吴三桂的伤势。吴三桂的次子出来接待，说道多谢钦差大人前来，王爷伤势无甚变化，此刻已经安睡，不便惊动。韦小宝问起夏国相，说道正在带兵巡视弹压，以防人心浮动，城中有变，再问吴应熊的伤势，也无确切答复。

韦小宝隐隐觉得，平西王府已大起疑心，颇含敌意，这时候要救沐王府人，定难成功；要救阿珂更是难上加难，只怕激得王府立即动手，将自己一条小命送在昆明。

又过一日，他正在和钱老本、徐天川、祁清彪等人商议，高彦超走进室来，说道有一名老道姑求见。韦小宝奇道：“老道姑？找我干甚么？是化缘么？”高彦超道：“属下问她为了何事，她说是奉命送信来给钦差大人的。”说着呈上一个黄纸信封。

韦小宝皱眉道：“相烦高大哥拆开来瞧瞧，写着些甚么。”

高彦超拆开信封，取出一张黄纸，看了一眼，读道：“阿珂有难……”韦小宝一听到这四字，便跳了起来，急道：“甚么阿珂有难？”天地会群雄并不知九难和阿珂之事，都是茫然不解。

高彦超道：“信上这样写的。这信无头无尾，也没署名，只说请你随同送信之人，移驾前往，共商相救之策。”

韦小宝问道：“这道姑在外面么？”高彦超刚说得一句：

“就在外面。”韦小宝已直冲出去。来到大门侧的耳房，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道姑坐在板凳上相候。守门的侍卫大声叫道：“钦差大臣到。”那道姑站起身来，躬身行礼。

韦小宝问道：“是谁差你来的？”那道姑道：“请大人移步，到时自知。”韦小宝道：“到哪里去？”那道姑道：“请大人随同贫道前去，此刻不便说。”韦小宝道：“好，我就同你去。”

叫道：“套车，备马！”那道姑道：“请大人坐车前往，以免惊动了旁人。”韦小宝点点头，便和那道姑出得门外，同坐一车。

徐天川、钱老本等生怕是敌人布下陷阱，远远跟随在后。

那道姑指点路径，马车迳向西行，出了西城门。韦小宝见越行越荒凉，微觉担心，问道：“到底去哪里？”那道姑道：“不久就到了。”又行了三里多路，折而向北，道路狭窄，仅容一车，来到一小小庵堂之前。那道姑道：“到了。”

韦小宝跳下车来，见庵前匾上写着三字，第一字是个“三”字，其余两字就不识得了，回头一瞥，见高彦超等远远跟着，料想他们会四下守候，于是随着那道姑进庵。

但见四下里一尘不染，天井中种着几株茶花，一树紫荆，殿堂正中供着一位白衣观音。神像相貌极美，庄严宝相之中带着三分俏丽。韦小宝心道：“听说吴三桂的老婆之中，有一个外号四面观音，又有一个叫作八面观音。不知是不是真有观音菩萨这么好看。他妈的，大汉奸艳福不浅。”

那道姑引着他来到东边偏殿，献上茶来，韦小宝揭开碗盖，一阵清香扑鼻，碗中一片碧绿，竟是新出的龙井茶叶，微觉奇怪：“这龙井茶叶从江南运到这里，价钱可贵得紧哪，庵里的道姑还是尼姑，怎地如此阔绰？”那道姑又捧着一只建漆托盘，呈上八色细点，白磁碟中盛的是松子糖、小胡桃糕、核桃片、玫瑰糕、糖杏仁、绿豆糕、百合酥、桂花蜜饯杨梅，都是苏式点心，细巧异常。这等江南点心，韦小宝当年在扬

州妓院中倒也常见，嫖客光临，老鸨取出待客，他乘人不备，不免偷吃一片两粒，不料在云南一座小小庵堂中碰到老朋友，心下大乐：“老子可回到扬州丽春院啦。”

那道姑奉上点心后，便即退出。茶几上一只铜香炉中一缕青烟袅袅升起，烧的是名贵檀香，韦小宝是识货之人，每次到太后慈宁宫中，都闻到这等上等檀香的气息，突然心中一惊：“啊哟，不好，莫非老婊子在此？”当即站起身来。

只听得门外脚步之声细碎，走进一个女子，向韦小宝合十行礼，说道：“出家人寂静，参见韦大人。”语声清柔，说的是苏州口音。

这女子四十岁左右年纪，身穿淡黄道袍，眉目如画，清丽难言，韦小宝一生之中，从未见过这等美貌的女子。他手捧茶碗，张大了口竟然合不拢来，刹时间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那女子微笑道：“韦大人请坐。”

韦小宝茫然失措，道：“是，是。”双膝一软，跌坐入椅，手中茶水溅出，衣襟上登时湿了一大片。

天下男子一见了她便如此失魂落魄，这丽人生平见得多了，自是不以为意，但韦小宝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竟也为自己的绝世容光所镇慑。那丽人微微一笑，说道：“韦大人年少高才，听人说，从前甘罗十二岁做丞相，韦大人却也不输于他。”

韦小宝道：“不敢当。啊哟，甚么西施、杨贵妃，一定都不及你。”

那丽人伸起衣袖，遮住半边玉颊，嫣然一笑，登时百媚横生，随即庄容说道：“西施、杨贵妃，也都是苦命人。小女子只恨天生这副容貌，害苦了天下苍生，这才长伴清灯古佛，苦苦忏悔。唉，就算敲穿了木鱼，念烂了经卷，却也赎不了从前造孽的万一。”说到这里，眼圈一红，忍不住便要流下泪来。

韦小宝不明她话中所指，但见她微笑时神光离合，愁苦时楚楚动人，不由得满腔都是怜惜之意，也不知她是甚么来历，胸口热血上涌，只觉得就算为她粉身碎骨，也是甘之如饴，一拍胸膛，站起身来，慷慨激昂的道：“有谁欺侮了你，我这就去为你拚命。你有甚么为难的事儿，尽管交在我手里，倘若办不到，我韦小宝割下这颗脑袋来给你。”说着伸出右掌，在自己后颈中重重一斩。如此大丈夫气概，生平殊所罕见，这时却半点不是做作。

那丽人向他凝望半晌，呜咽道：“韦大人云天高义，小女子不知如何报答才是。”忽然双膝下跪，盈盈拜倒。

韦小宝叫道：“不对，不对。”也即跪倒，向着她冬冬冬的磕了几个响头，说道：“你是仙人下凡，观音菩萨转世，该当我向你磕头才是。”那丽人低声道：“这可折杀我了。”伸手托住他双臂，轻轻扶住。两人同时站起。

韦小宝见她脸颊上挂着几滴泪水，晶莹如珠，忙伸出衣袖，给她轻轻擦去，柔声安慰：“别哭，别哭，便有天大的事儿，咱们也非给办个妥妥当当不可。”以那丽人年纪，尽可做得他母亲，但她容色举止、言语神态之间，天生一股娇媚婉娈，令人不自禁的心生怜惜，韦小宝又问：“你到底为甚么难过？”

那丽人道：“韦大人见信之后，立即驾到，小女子实是感激……”

韦小宝“啊哟”一声，伸手在自己额头一击，说道：“胡涂透顶，那是为了阿珂……”双眼呆呆的瞪着那丽人，突然恍然大悟，大声道：“你是阿珂的妈妈！”

那丽人低声道：“韦大人好聪明，我本待不说，可是你自己猜到了。”

韦小宝道：“这容易猜。你两人相貌很像，不过……不过阿珂师姊不及……你美丽。”

那丽人脸上微微一红，光润白腻的肌肤上渗出一片娇红，便是如白玉上抹了一层胭脂，低声问道：“你叫阿珂做师姊？”

韦小宝道：“是，她是我师姊。”当下毫不隐瞒，将如何和阿珂初识、如何给她打脱了臂骨、如何拜九难为师、如何同来昆明的经过一一说了，自己对阿珂如何倾慕，而她对自己又如何丝毫不瞧在眼里，种种情由，也是坦然直陈。只是九难的身世，以及自己意欲不利于吴三桂的图谋，毕竟事关重大，略过不提。

那丽人静静的听着，待他说完，轻叹一声，低吟道：“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红颜祸水，眼前的事，再明白也没有了。韦大人前程远大……”

韦小宝摇头道：“不对，不对。‘红颜祸水’这句话，我倒也曾听说书先生说过，甚么妲己，甚么杨贵妃，说这些美女害了国家。其实呢，天下倘若没这些糟男人、糟皇帝，美女再美，也害不了国家。大家说平西王为了陈圆圆，这才投降清朝，依我瞧哪，要是吴三桂当真忠于明朝，便有十八个陈圆圆，他奶奶的吴三桂也不会投降大清啊。”

那丽人站起身来，盈盈下拜，说道：“多谢韦大人明见，为贱妾分辨千古不白之冤。”

韦小宝急忙回礼，奇道：“你……你……啊……啊哟，是了，我当真混蛋透顶，你若不是陈圆圆，天下哪……哪……有第二个这样的美人？不过，唉，我可越来越胡涂了，你不是平西王的王妃吗？怎么会在这里搞甚么带发修行？阿珂师姊怎么又……又是你的女儿？”

那丽人站起身来，说道：“贱妾正是陈圆圆。这中间的经过，说来话长。贱妾一来有求于韦大人，诸事不敢隐瞒；二来听得适才大人为贱妾辨冤的话，心里感激。这二十多年来，贱妾受尽天下人唾骂，把亡国的大罪名加在贱妾头上。当世只有两位大才子，才明白贱妾的冤屈。一位是大诗人吴梅村吴才子，另一位便是韦大人。”

其实韦小宝于国家大事，浑浑噩噩，胡里胡涂，那知道陈圆圆冤枉不冤枉，只是一见到她惊才绝艳的容色，大为倾倒，对吴三桂又十分痛恨，何况她又是阿珂的母亲，她便有千般不是，万般过错，这些不是与过错，也一古脑儿、半丝不剩的都派到了吴三桂头上。听她称自己为“大才子”，这件事他倒颇有自知之明，急忙摇手，说道：“我西瓜大的字识不上一担，你要称我为才子，不如在这称呼上再加上‘狗屁’两字。这叫做狗屁才子韦小宝。”

陈圆圆微微一笑，说道：“诗词文章做得好，不过是小才子。有见识、有担当，方是大才子。”

韦小宝听了这两句奉承，不禁全身骨头都酥了，心道：“这位天下第一美女，居然说我是大才子。哈哈，原来老子的才情还真不低。他妈的，老子自出娘胎，倒是第一次听见。”

陈圆圆站起身来，说道：“请大人移步，待小女子将此中情由，细细诉说。”

韦小宝道：“是。”跟着她走过一条碎石花径，来到一间小房之中。

房中不设桌椅，地下放着两个蒲团，墙上挂着一幅字，看上去密密麻麻的，字数也真不少，旁边却挂着一只琵琶。

陈圆圆道：“大人请坐。”待韦小宝在一个蒲团上坐下，走到墙边，将琵琶摘了下来，抱在手中，在另一个蒲团上坐了，指着墙上那幅字，轻轻说道：“这是吴梅村才子为贱妾所作的一首长诗，叫作《圆圆曲》。今日有缘，为大人弹奏一曲，只是有污清听。”

韦小宝大喜，说道：“妙极，妙极。不过你唱得几句，须得解释一番，我这狗屁才子，学问可平常得紧。”

陈圆圆微笑道：“大人过谦了。”当下一调弦索，丁丁冬冬的弹了几下，说道：“此调不弹已久，荒疏莫怪。”韦小宝道：“不用客气。就算弹错了，我也不知道。”

只听她轻拢慢捻，弹了几声，曼声唱道：“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唱了这四句，说道：“这是说当年崇祯天子归天，平西王和满清联兵，打败李自成，攻进北京，官兵都为皇帝戴孝。平西王所以出兵，却是为了我这不祥之人。”

韦小宝点头道：“你这样美貌，吴三桂为了你投降大清，倒也怪他不得。倘若是我韦小宝，那也是要投降的。”

陈圆圆眼波流转，心想：“你这个小娃娃，也跟我来调笑。”

但见他神色俨然，才知他言出由衷，不由得微生知遇之感，继续唱道："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说道："这里说的是王爷打败李自成的事。诗中说：李自成大事不成，是他自己不好，得了北京之后，行事荒唐。王爷见了这句话很不高兴。"韦小宝道："是啊，他怎么高兴得起来？曲里明明说打败李自成，并不是他的功劳。"

陈圆圆道："以后这段曲子，是讲贱妾的身世。"唱道："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曲调柔媚宛转，琵琶声缓缓荡漾，犹似微风起处，荷塘水波轻响。

陈圆圆低声道："这是将贱妾比作西施了，未免过誉。"韦小宝摇头道："比得不对，比得不对！"陈圆圆微微一怔。韦小宝道："西施哪里及得上你？"陈圆圆微现羞色，道："韦大人取笑了。"韦小宝道："决不是取笑。其中大有缘故。我听人说，西施是浙江绍兴府诸暨人，相貌虽美，绍兴人说话'娘个贼胎踏踏叫'，哪有你苏州人说话又嗲又糯。"陈圆圆巧笑嫣然，道："原来还有这个道理。想那吴王夫差也是苏州人，怎么会喜欢西施？"韦小宝搔头道："那吴王夫差耳朵不大灵光，也是有的。"陈圆圆掩口浅笑，脸现晕红，眼波盈盈，樱唇细颤，一时愁容尽去，满室皆是娇媚。韦小宝只觉暖洋洋地，醉醺醺地，浑不知身在何处。但听得她继续唱道："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

此时只有泪沾衣。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唱到这里，轻轻一叹，说道："贱妾出于风尘，原不必相瞒……"韦小宝道："甚么叫做出于风尘？你别跟我掉文，一掉文我就不懂。"陈圆圆道："小女子本来是苏州倡家的妓女……"韦小宝拍膝叫道："妙极！"陈圆圆微有愠色，低声道："那是贱妾命薄。"韦小宝兴高采烈，说道："我跟你志同道合，我也是出于风尘。"陈圆圆睁着一双明澈如水的凤眼，茫然不解，心想："他一定不懂出于风尘的意思。"

韦小宝道："你出身于妓院，我也出身于妓院，不过一个是苏州，一个是扬州。我妈妈是在扬州丽春院做妓女的。不过她相貌跟你相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陈圆圆大为奇怪，柔声问道："这话不是说笑？"韦小宝道："那有甚么好说笑的？唉，我事情太忙，早该派人去接了我妈妈来，不能让她做妓女了。不过我见她在丽春院嘻嘻哈哈的挺热闹，接到了北京，只怕反而不快活。"

陈圆圆道："英雄不怕出身低，韦大人光明磊落，毫不讳言，正是英雄本色。"韦小宝道："我只跟你一个儿说，对别人可决计不说，否则人家指着我骂婊子王八蛋，可吃不消。在阿珂面前，更加不能提起，她已经瞧我不起，再知道了这事，那是永远不会睬我了。"陈圆圆道："韦大人放心，贱妾自不会多口，其实阿珂她……她自己的妈妈，也并不是甚么名门淑女。"韦小宝道："总之你别跟她说起。她最恨妓女，说道这种女人坏得不得了。"

陈圆圆垂下头来，低声道："她……她说妓院里的女子，是坏得……坏得不得了的？"韦小宝忙道："你别难过，她决不是说你。"陈圆圆黯然道："她自然不会说我，阿珂不知道我是她妈妈。"韦小宝奇道："她怎会不知道？"

陈圆圆摇摇头，道："她不知道。"侧过了头，微微出神，过了一会，缓缓道："崇祯天子的皇后姓周，也是苏州人。崇祯天子宠爱田贵妃。皇后跟田贵妃斗得很厉害。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将我从妓院里买了出来，送入宫里，盼望分田贵妃的宠……"韦小宝道："这倒是一条妙计。田贵妃可就糟糕之极了。"陈圆圆道："却也没甚么糟糕。崇祯天子忧心国事，不喜女色，我在宫里没耽得多久，皇上就吩咐周皇后送我出宫。"

韦小宝大声道："奇怪，奇怪！我听人说崇祯皇帝有眼无珠，只相信奸臣，却把袁崇焕这样大大的忠臣杀了。原来他瞧男人没眼光，瞧女人更加没眼光，连你这样的人都不要，啧啧，啧啧。"连连摇头，只觉天下奇事，无过于此。

陈圆圆道："男人有的喜欢功名富贵，有的喜欢金银财宝，做皇帝的便只想到如何保住国家社稷，倒也不是个个都喜欢美貌女子的。"韦小宝道："我就功名富贵也要，金银财宝也要，美貌女子更加要，只是皇帝不想做，给了我做，也做不来。啊哈，这昆明城中，倒有一位仁兄，做了天下第一大官，成为天下第一大富翁，娶了天下第一美人，居然还想弄个皇帝来做做。"陈圆圆脸色微变，问道："你说的是平西王？"韦小宝道："我谁也没说，总而言之，既不是你陈圆圆，也不是我韦小宝。"

陈圆圆道："这曲子之中，以后便讲我怎生见到平西王。

他向嘉定伯将我要了去，自己去山海关镇守，把我留在他北京家里，不久闯……闯……李闯就攻进了京城。"唱道："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晰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唱到这里，琵琶声歇，怔怔的出神。

韦小宝只道曲已唱完，鼓掌喝采，道："完了吗？唱得好，唱得妙，唱得刮刮叫。"陈圆圆道："倘若我在那时候死了，曲子作到这里，自然也就完了。"韦小宝脸上一红，心道："他妈的，老子就是没学问。李闯进北京，我师公崇祯皇帝的曲子是唱完了，陈圆圆的曲子可没唱完。"

陈圆圆低声道："李闯把我夺了去，后来平西王又把我夺回来。我不是人，只是一件货色，谁力气大，谁就夺去了。"

唱道："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道，云鬓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日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技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她唱完"擅侯王"三字，又凝思出神，这次韦小宝却不敢问她唱完了没有，拿定了主意："除非她自己说唱完了，否则不可多问，以免出丑。"只听她幽幽的道："我跟着平西王打进四川，他封了王。消息传到苏州，旧日院子里的姊妹人人羡慕，说我运气好。她们年纪大了，却还在院子里做那种勾当。"

韦小宝道："我在丽春院时，曾听她们说甚么'洞房夜夜换新人'，新鲜热闹，也没甚么不好啊。"陈圆圆向他瞧了一眼，见他并无讥嘲之意，微喟道："大人，你还年少，不明白这中间的苦处。"弹起琵琶，唱道："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错怨狂风　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眼眶中泪珠涌现，停了琵琶，哽咽着说道："吴梅村才子知道我虽然名扬天下，心中却苦。世人骂我红颜祸水，误了大明的江山，吴才子却知我小小一个女子，又有甚么能为？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汉作的事。"韦小宝道："是啊，大清成千上万的兵马打进来，你这样娇滴滴的一个美人儿，能挡得住吗？"又想："她这样又弹又说，倒像是苏州说书先生的唱弹词。我跟她对答几句，帮腔几声，变成说书先生的下手了。咱二人倘若到扬州茶馆里去开档子，管教轰动了扬州全城，连茶馆也挤破了。我靠了她的牌头，自然也大出风头。"正想得得意，只听她唱道："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唱到这个"流"字，歌声曼长不绝，琵琶声调转高，渐渐淹没了曲声，过了一会，琵琶渐缓渐轻，似乎流水汩汩远去，终于寂然无声。

陈圆圆长叹一声，泪水簌簌而下，呜咽道："献丑了。"站起身来，将琵琶挂上墙壁，回到蒲团坐下，说道："曲子最后一段，说的是当年吴王夫差身死国亡的事。当年我很不明白，曲子说的是我的事，为甚么要提到吴宫？就算将我比作西施，上面也已提过了。吴宫，吴宫，难道是说平西王的王宫吗？近几年来我却懂了。王爷操兵练马，穷奢极欲，只怕……只怕将来……唉，我劝了他几次，却惹得他很是生气。我在这三圣庵出家，带发修行，忏悔自己一生的罪孽，只盼大家平平安安，了此一生，哪知道……哪知道阿珂……阿珂……"说到这里，呜咽不能

成声。

韦小宝听了半天曲子，只因歌者色丽，曲调动听，心旷神怡之下，竟把造访的来意置之脑后，一听她提起阿珂，当即站起，问道：“阿珂到底怎么了？她有没行刺平西王？她是你女儿，那么是王爷的郡主啊。啊哟，糟了，糟了。”陈圆圆惊道：“甚么事糟了？”

韦小宝神思不属，随口答道：“没……没甚么。”原来他突然想到，阿珂本来就瞧不起自己，她既是平西王的郡主，和自己这个妓女的儿子，更加天差地远。

陈圆圆道：“阿珂生下来两岁，半夜里忽然不见了。王爷派人搜遍了全城，全无影踪。我疑心……疑心……”忽然脸上一红，转过了脸。韦小宝问道：“疑心甚么？”陈圆圆道：“我疑心是王爷的仇人将这女孩儿偷了去，或者是要胁，要不然就是敲诈勒索。”

韦小宝道：“王府中有这么多高手卫士和家将，居然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将阿珂师姊偷了出去，那人的本事可够大的了。”陈圆圆道：“是啊。当时王爷大发脾气，把两名卫队首领都杀了，又撤了昆明城里提督和知府的差。查了几天查不到影踪，王爷又要杀人，总算是我把他劝住了。这十多年来，始终没阿珂的消息，我总道……总道她已经死了。”

韦小宝道：“怪不得阿珂说是姓陈，原来她是跟你的姓。”

陈圆圆身子一侧，颤声道：“她……她说姓陈？她怎么会知道？”

韦小宝心念一动：“老汉奸日日夜夜怕人行刺，戒备何等严密。要从王府中盗一个婴儿出去，说不定还难于刺杀了他，天下除了九难师父，只怕没有第二个了。”说道：“多半是偷了她去的那人跟她说的。”陈圆圆缓缓点头，道：“不错，不过……不过为甚么不跟她说姓……姓……”韦小宝道：“不说姓吴？哼，平西王的姓，不见得有甚么光彩。”

陈圆圆眼望窗外，呆呆出神，似乎没听到他的话。

韦小宝问道：“后来怎样？”陈圆圆道：“我常常惦念她，只盼天可怜见，她并没死，总有一日能再跟她相会。昨天下午，王府里传出讯息，说王爷遇刺，身受重伤。我忙去王府探伤。原来王爷遇刺是真，却没受伤。”

韦小宝吃了一惊，失声道：“他身受重伤，全是假装的？”

陈圆圆道：“王爷说，他假装受伤极重，好让对头轻举妄动，便可一网打尽。”韦小宝茫然失措，喃喃道：“果然是假的，我……我这大蠢蛋，早该想到了。”心想：“大汉奸果然已对我大起疑心。”

陈圆圆道：“我问起刺客是何等样人。王爷一言不发，领我到厢房去。床上坐着一个少女，手脚上都戴了铁铐。我不用瞧第二眼，就知道是我的女儿。她跟我年轻的时候生得一模一样。她一见我，呆了一阵，问道：‘你是我妈妈？’我点点头，指着王爷，道：‘你叫爹爹。’阿珂怒道：‘他是大汉奸，不是我爹爹。他害死了我爹爹，我要给爹爹报仇。’王爷问她：

‘你爹爹是谁？’阿珂说：‘我不知道。师父说，我见到妈后，妈自会对我说。’王爷问她师父是谁，她不肯说，后来终于露出口风，她是奉了师父之命，前来行刺王爷。”

韦小宝听到这里，于这件事的缘由已明白了七八成，料想九难师父恨极了吴三桂，单是杀了他还不足以泄愤，因此将他女儿盗去，教以武功，要她来行刺自己的父亲。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随即想到：“是了，师父一直不喜欢阿珂，虽教她武功招式，内功却半点不传，阿珂所会的招式固然高明，可是乱七八糟，各家各派都有，澄观老师侄这样渊博，也瞧不出她的门派。嗯，师父不肯让她算是铁剑门的，我韦小宝才是铁剑门的嫡派传人。”想到九难报仇的法子十分狠毒，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陈圆圆道：“她师父深谋远虑，恨极了王爷，安排下这个计策。倘若阿珂刺死了王爷，那么是报了大仇。如果行刺不成，王爷终于也会知道，来行刺他的是他亲生女儿，心里的难过，那也不用说了。”韦小宝道：“现下可甚么事都没有啊。

她没刺伤王爷，反而你们一家团圆，你向阿珂说明这中间的情由，岂不是大家都高兴么？”陈圆圆叹道：“倘使是这样，那倒谢天谢地了。”

韦小宝道：“阿珂是你亲生的女儿，凭谁都一眼就看了出来。不是你这样沉鱼落雁的母亲，也生不出那样羞花闭月的女儿。”他形容女子美丽，翻来复去也只有“沉鱼落雁，羞花闭月”八个字，再也说不出别的字眼，顿了一顿，又道：“王爷不肯放了阿珂，难道要责打她么？她两岁时给人盗了去，怎会知道自己身世？怎能因此怪她？

”陈圆圆道：“王爷说：‘你既不认我，你自然不是我的女儿。别说你不是我女儿，就真是我亲生之女，这等作乱犯上，无法无天，一样不能留在世上。’说着摸了摸鼻子。”韦小宝微笑道：“他爱摸自己的鼻子吗？”陈圆圆颤声道：“你不知道，这是王爷向来的习性，他一摸鼻子，便是要杀人，从来不例外。”韦小宝叫声“啊哟”，说道：“那可如何是好？他……他杀了阿珂没有？”陈圆圆道：“这会儿还没有。王爷他……他要查知背后指使的人是谁，阿珂的爹爹又究竟是谁？”

韦小宝笑道：“王爷就是疑心病重，实在有点傻里傻气。

我一见到你，就知你是阿珂的妈妈，他又怎会不是阿珂的爸爸？想来阿珂行刺他，他气得很了。”说到这里，脸色转为郑重，道：“咱们得快想法子相救阿珂才是。如果王爷再摸几下鼻子，那就大事不好了。”

陈圆圆道：“小女子大胆邀请大人过来，就为了商量这事。

我想大人是皇上派来的钦差大臣，王爷定要卖你面子，阿珂冒充公主身边宫女，只有请大人出面，说是公主向他要人，谅来王爷也不会推搪。”

韦小宝弯起右手食指，不住在自己额头敲击，说道：“笨蛋，笨蛋，上了他的大当。”说道：“你的计策我非但早已想到，而且已经使过。哪知道这大……大王爷棋高一着，小笨蛋缚手缚脚。我已向王爷要过人，王爷已经给了我，可是这人不是阿珂。”

于是将夏国相如何带自己到地牢认人，如何见到一个熟识的姑娘、如何以为讯息传错、刺客并非阿珂、如何冒认那姑娘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将她带了出来等情由，一一说了，又道：“夏国相这厮早有预谋，在王府之前当数百人大声嚷嚷，说道已将公主的宫女交了给我。我又怎么第二次向他要人？不用说，这厮定会大打官腔，说道：‘韦大人哪，你这可是跟小将开玩笑了。公主那宫女行刺王爷，小将冲着大人的面子，拚着头上这顶帽儿不要，拚着给王爷责打军棍，早已让大人带去了。王府前成千上百人都是见证。王爷吩咐，盼望大人将这宫女严加处分，查明指使之人。大人又来要人，这……这个玩笑可开得太大了。’”他学着夏国相的语气，倒是唯肖唯妙。

陈圆圆眉头深锁，说道：“大人说得不错，夏姑爷确是这样的人。原来……原来他们早安排了圈套，好塞住大人的口。”

韦小宝顿足骂道：“他奶奶个雄……”向陈圆圆瞧了一眼，道：“他们要是碰了阿珂的一根寒毛，老子非跟这大……大混蛋拚命不可。”

陈圆圆裣衽下拜，说道：“大人如此爱护小女，小女子先谢过了。只不过……”

韦小宝急忙还礼，说道：“我这就去带领兵马，冲进平西王府，杀他个落花流水。救不出阿珂，我跟大汉奸的姓，老子不姓韦，姓吴！他妈的，老子是吴小宝！”

陈圆圆见他神情激动，胡说八道，微感害怕，柔声道：“大人对阿珂的一番心意……”韦小宝道：“甚么大人小人，你如果当我自己人，就叫我小宝好了。我本该叫你一声伯母，不过想到那个他妈的伯伯，实在叫人着恼。”

陈圆圆走近身去，伸手轻轻按住他肩头，说道：“小宝，你如不嫌弃，就叫我阿姨。”

韦小宝大喜，说道：“我叫你阿姨，我在扬州丽春院里……”说到这里，急忙住口。

陈圆圆却也已明白，他在丽春院里，对每个妓女都叫阿姨。她通达世情，善解人意，说道：“我有了你这样个好侄儿，可真欢喜死了。小宝，我们可不能跟王爷硬来，昆明城里，他兵马众多，就算你打赢了，他把阿珂先一刀杀了，你我二人都要伤心一世。”

她说的是吴侬软语，先已动听，言语中又把韦小宝当作了自己人，只听得他满腔怒火，登时化为乌有，问道：“好阿姨，那你有甚么救阿珂的法子？”

陈圆圆凝思片刻，道：“我只有劝阿珂认了王爷作爹爹，他再忍心，也总不能害死自己的亲生女儿……”

忽听得门外一人大座喝道：“认贼作父，岂有此理！”

门帷掀处，大踏步走进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僧来，手持一根粗大镔铁禅杖，重重往地下一顿，杖上铁环当当乱响。这老僧一张方脸，颏下一部苍髯，目光炯炯如电，威猛已极。就这么一站，便如是一座小山移到了门口，但见他腰挺背直，如虎如狮，气势慑人。

韦小宝吃了一惊，退后三步，几乎便想躲到陈圆圆身后。

陈圆圆却喜容满脸，走到老僧身前，轻声道：“你来了！”

那老僧道：“我来了！”声音转低，目光转为柔和。两人四目交投，眼光中都流露出爱慕欢悦的神色。

韦小宝大奇：“这老和尚是谁？难道……难道是阿姨的姘头？是她从前做妓女时的嫖客？和尚嫖妓女，那也太不成话了。嗯。这也不奇，老子从前做和尚之时，就曾嫖过院。”

陈圆圆道：“你都听见了？”那老僧道：“听见了。”陈圆圆道：“谢天谢地，那孩儿还……还活着，我……”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入老僧怀里。那老僧伸左手轻轻抚摸她头发，安慰道：“咱们说甚么也要救她出来，你别着急。”雄壮的嗓音中充满了深情。陈圆圆伏在他怀里，低声啜泣。

韦小宝又是奇怪，又是害怕，一动也不敢动，心道：“你二人当我是死人，老子就扮死人好了。”

陈圆圆哭了一会，哽咽道：“你……你真能救得那孩儿吗？”那老僧森然道：“尽力而为。”陈圆圆站直身子，擦了擦眼泪，问道：“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那老僧皱眉道：“总而言之，不能让她叫这奸贼作爹爹。”陈圆圆道：“是，是，是我错了。我为了救这孩子，没为你着想。我……我对你不起。”

那老僧道：“我明白，我并不怪你。可是不能认他作父亲，不能，决计不能。”他话声不响，可是语气中自有一股凛然之威，似乎眼前便有千军万马，也会一齐俯首听令。

忽听得门外靴声橐橐，一人长笑而来，朗声道：“老朋友驾临昆明，小王的面子可大得紧哪！”正是吴三桂的声音。

韦小宝和陈圆圆立时脸色大变。那老僧却恍若不闻，只双目之中突然精光大盛。

蓦地里白光闪动，嗤嗤声响，但见两柄长剑剑刃晃动，割下了房门的门帷，现出吴三桂笑吟吟的站在门口。跟着砰蓬之声大作，泥尘木屑飞扬而起，四周墙壁和窗户同时被人以大铁锤锤破，每个破洞中都露出数名卫士，有的弯弓搭箭，有的手持长矛，箭头矛头都对准了室内。眼见吴三桂只须一声令下，房内三人身上矛箭丛集，顷刻间便都变得刺猬一般。

吴三桂喝道：“圆圆，你出来。”

陈圆圆微一踌躇，跨了一步，便又停住，摇头道：“我不出来。”转头轻推韦小宝肩后，说道：“小宝，这件事跟你不相干，你出去罢！”

韦小宝听到她话中对自己的回护之意甚是至诚，大为感动，大声道：“老子偏不出去。辣块妈妈，吴三桂，你有种，就连老子一起杀了。”

那老僧摇头道：“你二人都出去罢。老僧在廿多年前，早就已该死了。”

陈圆圆过去拉住他手，道：“不，我跟你一起死。”

韦小宝大声道：“阿姨有义气，韦小宝难道便贪生怕死？阿姨，我也跟你一起死。”

吴三桂举起右手，怒喝：“韦小宝，你跟反叛大逆图谋不轨，我杀了你，奏明皇上，有功无过。”向陈圆圆道：“圆圆，你怎么如此胡涂？还不出来？”陈圆圆摇了摇头。

韦小宝道：“甚么反叛大逆？我知你就会冤枉好人。”

吴三桂气极反笑，说道：“小娃娃，我瞧你还不知这老和尚是谁。他把你蒙在鼓里，你到了鬼门关，还不知为谁送命。”

那老僧厉声道：“老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奉天王姓李名自成的便是。”

韦小宝大吃一惊，道：“你……你便是李闯李自成？”

那老僧道：“不错。小兄弟，你出去罢！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当，李某身经百战，活了七十多岁，也不要你这小小的鞑子官儿陪我一起送命。”

蓦地里白影晃动，屋顶上有人跃下，向吴三桂头顶扑落。

吴三桂一声怒喝，他身后四名卫士四剑齐出，向白影刺去，那人袍袖一佛，一股劲风挥出，将四名卫士震得向后退开，跟着一掌拍在吴三桂背心。吴三桂立足不定，摔入房中。那人如影随形，跟着跃进，右手一掌斩落，正中吴三桂肩头。吴三桂哼了一声，坐倒在地。

那人将手掌按在吴三桂天灵盖上，向四周众卫士喝道：“快放箭！”

这一下变起俄顷，众卫士都惊得呆了，眼见王爷已落入敌手，谁敢稍动？

韦小宝喜叫：“师父！师父！”从屋顶跃下制住吴三桂的，正是九难。韦小宝来到三圣庵，她暗中跟随，一直躲在屋顶。

平西王府成千卫士团团围住了三圣庵，守在庵外的高彦超等人不敢贸然动手。九难以绝顶轻功，蜷缩在檐下，众卫士竟未发觉。

九难瞪眼凝视李自成，森然问道：“你当真便是李自成？”

李自成道：“不错。”九难道：“听说你在九宫山上给人打死了，原来还活到今日？”李自成点了点头。九难道：“阿珂是你跟她生的女儿？”李自成叹了口气，向陈圆圆瞧了一眼，又点了点头。

吴三桂怒道：“我早该知道了，只有你这逆贼才生得出这样……”

九难在他背后踢了一脚，骂道：“你两个逆贼，半斤八两，也不知是谁更加奸恶些。”

李自成提起禅杖在地下砰的一登，青砖登时碎裂数块，喝道：“你这贱尼是甚么人，胆敢如此胡说？”

韦小宝见师父来到，精神大振，李自成虽然威猛，他也已丝毫不惧，喝道：“你胆敢冲撞我师父，活得不耐烦了吗？

你本来就是逆贼，我师父他老人家的话，从来不会错的……”

忽听得呼呼声响，窗外飞进三柄长矛，疾向九难射去。九难略一回头，左手袍袖一拂，已卷住两柄长矛，反掷了出去，右手接住第三柄长矛。窗外“啊、啊”两声惨叫，两名卫士胸口中矛，立时毙命。第三柄长矛的矛头已抵住吴三桂后心。

吴三桂叫道：“不可轻举妄动，大家退后十步。”众卫士齐声答应，退开数步。

九难冷笑道：“今日倒也真巧，这小小禅房之中，聚会了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韦小宝道：“还有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美人，一位古往今来第一武功大高手。”九难冷峻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说道：“武功第一，如何敢当？你倒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小滑头。”

韦小宝哈哈大笑，陈圆圆也轻笑一声，吴三桂和李自成却绷紧了脸，念头急转，筹思脱身之计。这两人都是毕生统带大军、转战天下的大

枭雄，生平也不知已经历过了多少艰危凶险，但当此处境，竟然一筹莫展，脑中各自转过了十多条计策，却觉没一条管用。

李自成向九难厉声喝道："你待怎样？"

九难冷笑道："我待怎样？自然是要亲手杀你。"

陈圆圆道："这位师太，你是我女儿阿珂的师父，是吗？"

九难冷笑道："你女儿是我抱去的，我教她武功可不存好心，我要她亲手刺死这个大汉奸。"说着左手微微用力，长矛下沉，矛尖戳入吴三桂肉里半寸，他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陈圆圆道："这位师父，他……他跟你老人家可素不相识，无冤无仇。"

九难仰起头来，哈哈一笑，道："他……他跟我无冤无仇？

小宝，你跟她说我是谁，也好教大汉奸和大反贼两人死得明明白白。"

韦小宝道："我师父她老人家，便是大明崇祯皇帝的亲生公主，长平公主！"

吴三桂、李自成、陈圆圆三人都是"啊"的一声，齐感惊诧。

李自成哈哈大笑，说道："很好，很好。我当年逼死你爹爹，今日死在你手里，比死在这大汉奸手里胜过百倍。"说着走前两步，将禅杖往地下一插，杖尾入地尺许，双手抓住胸口衣服两下一分，嗤的一响，衣襟破裂，露出毛茸茸的胸膛，笑道："公主，你动手罢。李某没死在汉奸手里，没死在鞑子手里，却在大明公主的手下丧生，那好得很！"

九难一生痛恨李自成入骨，但只道他早已死在湖北九宫山头，难以手刃大仇，今日得悉他尚在人间，可说是意外之喜，然而此刻见他慷慨豪迈，坦然就死，竟无丝毫惧色，心底也不禁佩服，冷冷的道："阁下倒是条好汉子。我今日先杀你的仇人，再取你的性命，让你先见仇人授首，死也死得痛快。"

李自成大喜，拱手道："多谢公主，在下感激不尽。我毕生大愿，便是要亲眼见到这大汉奸死于非命。"

九难见吴三桂呻吟矛底，全无抗拒之力，倒不愿就此一矛刺死了他，对李自成道："索性成全你的心愿，你来杀他罢！"

李自成喜道："多谢了！"俯首向吴三桂道："奸贼，当年山海关一片石大战，你得辫子兵相助，我才不幸兵败。眼下你被公主擒住，我若就此杀你，捡这现成便宜，谅你死了也不心服。"抬起头来，对九难道："公主殿下，请你放了他，我跟这奸贼拚个死活。"

九难长矛一提，说道："且看是谁先杀了谁。"吴三桂伏在地下哼了几声，突然一跃而起，抢过禅杖，猛向九难腰间横扫。九难斥道："不知死活的东西！"左手长矛一转，已压住了禅杖，内力发出，吴三桂只觉手臂一阵酸麻，禅杖落地，长矛矛尖已指住他咽喉。吴三桂虽然武勇，但在九难这等内功深厚的大高手之前，却如婴儿一般，连一招也抵挡不住。他脸如死灰，不住倒退，矛尖始终抵住他喉头。

李自成俯身拾起禅杖。九难倒转长矛，交在吴三桂手里，说道："你两个公公平平的打一架罢。"吴三桂喝道："好！"挺矛向李自成便刺。李自成挥杖架开，还了一杖。两人便在这小小禅房之中恶斗起来。

九难一扯韦小宝，叫他躲在自己身后，以防长兵刃伤到了他。

陈圆圆退在房角，脸色惨白，闭住了眼睛，脑海中闪过了当年一幕幕情景：

"我在明朝的皇宫里，崇祯皇帝黄昏时临幸，赞叹我的美貌，第二天皇帝没上朝，一直在寝殿中陪伴着我，叫我唱曲子给他听，为我调脂抹粉，拿起眉笔来给我画眉毛。他答应要封我做贵妃，将来再封我做皇后。他说从今以后，皇宫里的妃嫔贵人，再也没一个瞧得上眼了。皇帝很年轻，笑得很欢畅的时候，突然间会怔怔的发愁。他是皇帝，但在我心里，他跟从前那些来嫖院的王孙公子也没甚么两样。三天之中，他日日夜夜，一步也没离开我。

"第四天早晨，我先醒了过来，见到身边枕头上一张没丝毫血色的脸，脸颊凹了进去，眉头皱得紧紧的，就是睡梦之中，他也在发愁。我想：'这就是皇帝么？他做了皇帝，为甚么还这样不快活？'"这天他去上朝了，中午回来，脸色更加白了，眉头皱得更加紧了。他忽然向我大发脾气，说我耽误了国事。他说，他是英明之主，不能沉迷女色，成为昏君。他要励精图治，于是命周皇后立刻将我送出宫去。他说我是误国的妖女，说我在宫里耽了三天，反贼李自成就攻破了三座城市。

"我也不伤心，男人都是这样的，甚么事不如意，就来埋怨女人。皇帝整天在发愁，心里怕得要死，他怕的是个名叫李自成的人。我那时心想：'李自成可了不起哪，他能叫皇帝害怕，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圆圆睁开眼来，只见李自成挥舞禅杖，一杖杖向吴三桂打去。吴三桂闪避迅捷，禅杖始终打不中他。陈圆圆心想：

"他身手还是挺快。这些年来，他天天还是在练武，因为……因为他想做皇帝，要带兵打到北京去。"

她想起从皇宫出来之后，回到周国丈府里。有一天，国丈府大宴宾客，叫她出来歌舞娱宾，就在那天晚上，吴三桂见到了她。此刻还是清清楚楚的记得，烛火下那满是情欲的火炽眼光，隔着酒席射过来。这种眼光她生平见得多了，随着这样的眼光，那野兽一般的男人就会扑将上来，紧紧的抱住她，撕去她的衣衫，只不过那时候是在大庭广众之间……

忽想："刚才那个娃娃大官见到我的时候，也露出过这样的眼光，当真好笑，这样一个小娃娃，也会对我色迷迷。唉！

男人都是这样的，老头子是这样，连小孩子也这样。"

她抬起头来，向韦小宝瞧了一眼，只见他脸上充满了兴奋之色，注视李吴二人搏斗，这时候吴三桂在反击了，长矛不断刺出。

"他向周国丈把我要了去。过不了几天，皇帝便命他去镇守山海关，以防备满洲兵打进来。可是李自成先攻破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死了。李自成的部下捉了我去，献了给他。这个粗豪的汉子，就是崇祯皇帝在睡梦中也在害怕的人吗？

"他攻破了北京，忙碌得很，明朝许许多多大官都给他杀了。他部下在北京城里奸淫掳掠，捉了许许多多人来拷打勒赎，许许多多无辜百姓也都给害死了。可是他每天晚上陪着我的时候，总是很开心，笑得很响。他鼻鼾声很大，常常半夜里吵得我醒了过来。他手臂上、大腿上、胸口的毛真长，真多。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吴三桂本来已经投降了他，可是一听说他把我抢了去，就去向满洲人借兵，引着清兵打进关来。唉，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了。李自成带了大军出去，在一片石跟吴三桂大战，满洲精兵突然出现，李自成的部下就溃败了。他们说，一片石战场上满地是鲜血，几十里路之间，躺满了死尸。他们说，这些人都是为我死的。是我害死了这十几万人。我身上当真负了这样大的罪孽吗？

"李自成败回北京，就登基做了皇帝，说是大顺国皇帝。

他带着我向西逃走，吴三桂一路跟着追来。李自成虽然打了败仗，还是笑得很爽朗。他手下的兵将一天天少了，局面越来越不利，他却不在乎。他说他本来甚么也没有，最多也不过仍旧甚么都没有，又有甚么希罕了？他说他生平做了三件得意事，第一是逼死了明朝皇帝，第二是自己做过皇帝，第三是睡过了天下第一美人。这人说话真粗俗，他说在三件事情之中，最得意的还是第三件。

"吴三桂一心一意的也想做皇帝，他从来没说过，可是我知道。只不过他心里害怕，老是在犹豫，又想动手，又是不敢。只要他今天不死，总有一天，他会做皇帝的；就算只在昆明城里做做也好，只做一天也好。永历皇帝逃到缅甸，吴三桂追去把他杀了。人家说，有三个皇帝断送在我手里，崇祯、永历，还有李自成这个大顺国皇帝。怎么崇祯皇帝的帐也算在我头上呢？今日吴三桂不知道会不会死？如果他将来做了皇帝，算我又多害死一个皇帝了。大明的江山，几十万兵将、几百万百姓的性命，还有四个皇帝，都是我陈圆圆害死的。

"可是我甚么坏事也没做，连一句害人的话也没说过。"

她耳中尽是乒乒乓乓的兵刃撞击之声，抬起头来，但见李自成和吴三桂窜高伏低，斗得极狠。二人年纪虽老，身手仍都十分矫捷。她生平最怕见的就是男人厮杀，脸上不自禁现出厌憎之色，又回忆起了往事：

“李自成打了个大败仗，手下兵马都散了。黑夜之中，他也跟我失散了。吴三桂的部下遇到了我，急忙送我去献给大帅。他自然喜欢得甚么似的。他说人家骂他是大汉奸，可是为了我，负上了这恶名也很值得。我很感激他的情意。他是大汉奸也好，是大忠臣也好，总之他是对我一片真情，为了我，甚么都不顾了。除他之外，谁也没这样做过。

“那时候我想，从今以后，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甚么一品夫人、二品夫人，我也不希罕，只盼再也不必在许多男人手里转来转去。

“可是……可是……在昆明住了几年，他封了亲王，亲王就得有福晋。他元配夫人早已去世。他的弟弟吴三枚来跟我说，王爷为了福晋的事，心下很是烦恼。按理说，应当让我当福晋，只是我的出身天下皆知，如把我名字报上去求皇上诰封，未免亵渎了朝廷。我自然明白，他做了亲王，嫌我是妓女出身的下贱女子，配不上受皇帝诰封。我不愿让他因我为难，不等吴三枚的话说完，就说这事好办，请王爷另选名门淑女作福晋，以免污了他的名头。他来向我道歉，说这件事很对我不起。

“哼，做不做福晋，那有甚么大不了？不过我终究明白，他对我的情意，也不过是这样罢了。我从王府里搬了出来，因为王爷要正式婚配，要立福晋。

“就在那时候，忽然李自成出现在我面前。他已做了和尚。

我吓了一跳。我只道他早已死了，也曾伤心了好几天，那想到他居然还活着。李自成说他改穿僧装，只是掩人耳目，同时也不愿薙头，穿鞑子的服色。他说他这几年来天天想念我，在昆明已住了三年多，总想等机会能见我一面，直等到今天。

唉，他对我的真情，比吴三桂要深得多罢？他天天晚上来陪我，直到我怀了孕，有了这女娃娃。我不能再见他了，须得立刻回王府去。我跟王爷说，我想念他得很，要他陪伴。王爷对他的福晋从来就没真心喜欢过，高高兴兴的接我回去。后来那女娃娃生了下来，也不知他有没疑心。

“这女孩儿在两岁多那一年，半夜里忽然不见了。我虽然舍不得，但想定是李自成派人来盗去了。这是他的孩子，他要，那也好。他一个人凄然寂寞，有个孩子陪在身边，也免得这么孤苦伶仃。那知道……唉，哪知道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突然之间，一点水滴溅上了她手背，提手一看，却是一滴血。她吃了一惊，看相斗的两人时，只见吴三桂满脸鲜血，兀自舞矛恶斗，这一滴血，自然是从他脸上溅出来的。

房外官兵大声呐喊，有人向李自成和九难威吓，但生怕伤了王爷，不敢进来助战。

吴三桂不住气喘，眼光中露出恐惧神色。蓦地里矛头一偏，挺矛向陈圆圆当胸刺来。

陈圆圆“啊”的一声惊呼，脑子中闪过一个念头：“他要杀我！”当的一声，这一矛给李自成架开了。吴三桂似乎发了疯，长矛急刺，一矛矛都刺向陈圆圆。李自成大声喝骂，拚命挡架，再也无法向吴三桂反击。

韦小宝躲在师父身后，大感奇怪：“大汉奸为甚么不刺和尚，却刺老婆？”随即明白：“啊，是了，他恼怒老婆偷和尚，要杀了她出气。”

九难却早看出了吴三桂的真意：“这恶人奸猾之至，他斗不过李自成，便行此毒计。”

果然李自成为了救援陈圆圆，心慌意乱之下，杖法立显破绽。吴三桂忽地矛头一偏，噗的一声，刺在李自成肩头。李自成右手无力，禅杖脱手。吴三桂乘势而上，矛尖指住了他胸口，狞笑道：“逆贼，还不跪下投降？”李自成道：“是，是。”

双膝缓缓屈下跪倒。

韦小宝心道：“我道李自成有甚么了不起，却也是个贪生……”念头甫转，忽见李自成一个打滚，避开了矛尖，跟着抢起地下禅杖，挥杖横扫，吴三桂小腿上早着。李自成跃起身来，一杖又击中了吴三桂肩头，第三杖更往他头顶击落。

韦小宝却不知道，当情势不利之时，投降以求喘息，俟机再举，原是李自成生平最擅长的策略。当年他举兵造反，崇祯七年七月间被困于陕西兴安县车箱峡绝地，官军四面围困，无路可出，兵无粮，马无草，转眼便要全军覆没，李自成便即投降，被收编为官军，待得一出栈道，立即又反。此时向吴三桂屈膝假降，只不过是故技重施而已。

九难心想：“这二人一般的凶险狡猾，难怪大明江山会丧在他二人手里。”

眼见李自成第三杖击落，吴三桂便要脑浆迸裂。陈圆圆忽然纵身扑在吴三桂身上，叫道：“你先杀了我！”

李自成大吃一惊，这一杖击落势道凌厉，他右肩受伤，无力收杖，当即左手向右一推，砰的一声大响，铁禅杖击在墙上，怒叫：“圆圆，你干甚么？”陈圆圆道：“我跟他做了二十多年夫妻，当年他……他曾真心对我好过。我不能让他为我而死。”

李自成喝道：“让开！我跟他有血海深仇。非杀了他不可。”

陈圆圆道：“你将我一起杀了便是。”李自成叹了口气，说道：“原来……原来你心中还是向着他。”

陈圆圆不答，心中却想：“如果他要杀你，我也会跟你同死。”

屋外众官兵见吴三桂倒地，又是大声呼叫，纷纷逼近。一名武将大声喝道：“快放了王爷，饶你们不死。”正是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又听他叫道：“你们的同伴都在这里，倘若伤了王爷一根寒毛，立即个个人头落地。”

韦小宝向外看去，只见沐剑声、柳大洪等沐王府人众，徐天川、高彦超、玄真道人等天地会人众，赵齐贤、张康年等御前侍卫，骁骑营的参领、佐领，都被反绑了双手，每人背后一名平西王府家将，执刀架在颈中。

韦小宝心想：“就算师父带得我逃出昆明，这些朋友不免个个死得干干净净，要杀吴三桂，也不忙在一时。”当下拔出匕首，指住吴三桂后心，说道：“王爷，大伙儿死在一起，也没甚么味道，不如咱们做个买卖。”

吴三桂哼了一声，问道：“甚么买卖？”

韦小宝道：“你答应让大伙儿离去，我师父就饶你一命。”

李自成道：“这奸贼是反复小人，说话作不得数。”九难眼见外面被绑人众，也觉今日已杀不得吴三桂，说道：“你下令放了众人。我就放你。”

韦小宝大声道：“阿珂呢？那女刺客呢？”夏国相喝道：“带刺客。”两名王府家将推着一个少女出来，正是阿珂。她双手反绑，颈中也架着明晃晃一柄钢刀。

陈圆圆道：“小宝，你……你总得救救我孩儿一命。”

韦小宝心道：“这倒奇了，你不求老公，不求姘头，却来求我。难道阿珂是我跟你生的？”但他一见了阿珂楚楚可怜的神情，早已打定了主意，就算自己性命不要，也要救她；再加上陈圆圆楚楚可怜的神情，更加不必多想，说道：“你们两个，”说着向李自成一指，道：“如果亲口答允，将阿珂许了给我做老婆，我自己的老婆，岂有不救之理？”

九难向他怒目瞪视，喝道：“这当儿还说这等轻薄言语！”

陈圆圆和韦小宝相处虽暂，但对他脾气心意，所知已远比九难为多，心想这小滑头若不在此时乘火打劫，混水摸鱼，他也不会小小年纪就做上了这样的大官，便道：“好，我答应了你就是。”韦小宝转头问李自成道：“你呢？”李自成脸有怒色，便欲喝骂，但见陈圆圆脸上显出求恳的神色，当下强忍怒气，哼了一声，道：“她说怎样，就怎样便了。”

韦小宝嘻嘻一笑，向吴三桂道：“王爷，我跟你本来河水不犯井水，何不两全其美？你做你的平西王，我做我的韦爵爷？”吴三桂道：“好啊，我跟韦爵爷又有甚么过不去了？”韦小宝道：“那么你下令把我的朋友一起都放了，我也求师父放了你，这好比推牌九，前一道别十，后一道至尊，不输不赢，不杀不赔。你别想大杀三方，我也不铲你的庄。有赌未为输，好过大伙儿一齐人头落地。”

吴三桂道："就是这么一句话。"说着慢慢站起。

韦小宝道："请你把世子叫来，再去接了公主。劳驾你王爷亲自送我们出昆明城，再请世子陪着公主，回北京去拜堂成亲。王爷，咱们话说在前头，我是放心不下，要把世子作个当头抵押。如果你忽然反悔，派兵来追，我们只好拿世子来开刀。吴应熊、韦小宝，还有建宁公主，大家唏哩呼噜，一块儿见阎王便了，阴世路上，倒也热闹好玩。"

吴三桂心想这小子甚是精明，单凭我一句话，自不能随便放我，眼前身处危地，早一刻脱身好一刻，他当机立断，说道："大家爽爽快快，就是这么办。"提高声音，叫道："夏总兵，快派人去接了公主和世子来这里。"夏国相道："得令。世子已得到讯息，正带了兵过来。"韦小宝赞道："好孝顺儿子，乖乖弄的东，韭菜炒大葱！"

不多时吴应熊率兵来到，他重伤未愈，坐在一顶软轿之中，八名亲随抬了，来到房外。

吴三桂道："世子来了，大家走罢。"又下令："把众位朋友都松了绑。"对韦小宝道："你跟师太两位，紧紧跟在我身后，让我送你们出门。倘若老夫言而无信，你们自然会在我背心截上几刀。师太武功高强，谅我也逃不出她如来佛的手掌心。"

韦小宝笑道："妙极，王爷做事爽快，输就输，赢就赢，反明就反明，降清就降清，当真是半点也不含糊的。"

吴三桂铁青着脸，手指李自成道："这个反贼，可不会是韦爵爷的朋友罢？"

韦小宝向九难瞧了一眼，还未回答，李自成大声道："我不是这鞑子小狗官的朋友。"

九难赞道："好，你这反贼，骨头倒硬！吴三桂，你让他跟我们在一起走。"

陈圆圆向九难瞧了一眼，目光中露出感激和恳求之情，说道："师太……"

九难转过了头，不和她目光相触。

吴三桂只求自己活命，杀不杀李自成，全不放在心上，走到窗口，大声道："世子护送公主，进京朝见圣上。恭送公主殿下启驾。"

平西王麾下军士吹起号角，列队相送。

韦小宝和吴三桂并肩出房，九难紧跟身后。韦小宝走到暖轿之前，说道："货色真假，查个明白。"掀起轿帘，向内一望，只见吴应熊脸上全无血色，斜倚在内，笑道："世子，你好。"吴应熊叫道："爹，你……你没事罢？"这话是向着吴三桂而说，韦小宝却应道："我很好，没事。"

到得三圣庵外，一眼望将出去，东南西北全是密密层层的兵马，不计其数。韦小宝赞道："王爷，你兵马可真不少啊，就是打到北京，我瞧也挺够了。"吴三桂沉着脸道："韦爵爷，你见了皇上，倘若胡说八道，我当然也会奏告你跟反贼云南沐家一伙、反贼李自成勾结之事。"韦小宝笑道："咦，这可奇了。李自成只爱勾结天下第一大美人，怎会勾结我这天下第一小滑头？"吴三桂大怒，握紧了拳头，便欲一拳往他鼻梁上打去。

韦小宝道："王爷不可生气。你老人家望安。千里为官只为财，我倘若去向皇上胡说八道，皇上就有甚么赏赐，总也不及你老人家年年送礼打赏，岁岁发饷出粮。咱哥儿俩做笔生意，我回京之后，只把你赞得忠心耿耿、天下无双。我又一心一意，保护世子周全。逢年过节，你就送点甚么金子银子来赐给小将。你说如何？"说着和吴三桂并肩而行。

吴三桂道："钱财是身外之物，韦爵爷要使，有何不可？不过你如真要跟我为难，老夫身在云南，手提重兵，也不来怕你。"

韦小宝道："这个自然，王爷手提一杖长矛，勇不可当，杀得天下反贼屁滚尿流。小将今日要告辞了，王爷以前答应我的花差花差，这就赏赐了罢。"

九难听他唠唠叨叨的，不断的在索取贿赂，越听越心烦，喝道："小宝，你说话恁地无耻！"韦小宝笑道："师父，你不知道，我手下人员不少，回京之后，朝中文武百官，宫里嫔妃太监，到处都得送礼。倘若礼数不周，人家都会怪在王爷头上。"九难哼了一声，便不再说。

其实韦小宝索贿为宾，逃生为主，他不住跟吴三桂谈论贿赂，旨在令吴三桂脑子没空，不致改变主意，又起杀人之念；再者，纳贿之后，就不会再跟人为难，乃是官场中的通例，韦小宝这番话，是要让吴三桂安心，九难自然不明白这中间的关窍。

果然吴三桂心想："他要银子，事情便容易办。"转头对夏国相道："夏总兵，快去提五十万两银子，犒赏韦爵爷带来的侍卫官兵，再给韦爵爷预备一份厚礼，请他带回京城，代咱们分送。"夏国相应了，转头吩咐亲信去办。

吴三桂和韦小宝都上了马，并骑而行，见九难也上了马，紧帖在后，知道这尼姑武功出神入化，休想逃得出她手下，又想："如此善罢，倒也是美事，否则我就算能杀了这尼姑和小滑头，杀了李自成和一众反贼，戕害钦差，罪名极大，非立即起兵不可。此时外援尚未商妥，手忙脚乱，事非万全。哼，日后打到北京，还怕这小滑头飞上了天去？"当下也不想反悔，和九难、韦小宝一同去安阜园迎接了公主，一直送出昆明城外。

众兵将虽均怀疑，但见王爷安然无恙，也就遵令行事，更无异动。

韦小宝检点手下兵马人众，阿珂固然随在身侧，其余天地会和沐王府人众，以及侍卫官兵，全无缺失，向吴三桂笑道："王爷远送出城，客气得紧。此番蒙王爷厚待，下次王爷来到北京，由小将还请罢。"吴三桂哈哈大笑，说道："那定是要来叨扰韦爵爷的。"两人拱手作别。

吴三桂走到公主轿前，请安告辞，然后探头到吴应熊的暖轿之中，密密嘱咐了一阵，这才带兵回城。

韦小宝见吴三桂部属虽无突击之意，终不放心，说道："这家伙说话不算数，咱们得快走，离开昆明越远越好。"当即拔队起行。行出十余里，见后无追兵，这才驻队稍歇。

李自成向九难道："公主，蒙你相救，使我不死于大汉奸手下，实是感激不尽。你这就请下手罢。"说着拔出佩刀，倒转刀柄，递了过去。

九难嘿的一声，脸有难色，心想："他是我杀父的大仇人，此仇岂可不报？但他束手待宰，我倒下不了手。"转头向阿珂望了一眼，沉吟道："原来她……她是你的女儿……"阿珂大声道："他不是我爹爹。"九难怒道："胡说，你妈妈亲口认了，难道还有假的？"

韦小宝忙道："他自然是你爹爹，他和你妈妈已将你许配给我做老婆啦，这叫做父母之命……"

阿珂满腔怨愤，一直无处发泄，突然纵起身来，劈脸便是一拳。韦小宝猝不及防，这一拳正中鼻梁，登时鲜血长流。

韦小宝"啊哟"一声，叫道："谋杀亲夫啦。"

九难怒道："两个都不成话！乱七八糟！"

阿珂退开数步，小脸胀得通红，指着李自成怒道："你不是我爹爹！那女人也不是我妈妈。"指着九难道："你……你不是我师父。你们……你们都是坏人，都欺侮我。我……我恨你们……"突然掩面大哭。

九难叹了口气，道："不错，我不是你师父，我将你从吴三桂身边盗来，原来不是安好心。你……你这就自己去罢。你亲生父母，却是不可不认。"阿珂顿足道："我不认，我不认。我没爹没娘，也没师父。"韦小宝道："你有我做老公！"

阿珂怒极，拾起一块石头，向他猛掷过去。韦小宝闪身避开。阿珂转过身来，沿着小路往西奔去。韦小宝道："喂，喂，你到哪里去？"阿珂停步转身，怒道："总有一天，教你死在我手里。"韦小宝不敢再追，眼睁睁的由她去了。

九难心情郁郁，向李自成一摆手，一言不发，纵马便行。

韦小宝道："岳父大人，我师父不杀你了，你这就快快去罢。"李自成心中也是说不出的不痛快，向着韦小宝怒目而视。

韦小宝给他瞧得周身发毛，心中害怕，退了两步。

李自成“呸”的一声，在地下吐了口唾沫，转身上了小路，大踏步而去。

韦小宝摇摇头，心想：“阿珂连父母都不认，我这老公自然更加不认了。”一回头，见徐天川和高彦超手执兵刃，站在身后。他二人怕李自成突然行凶，伤害了韦香主。

徐天川道：“这人当年翻天覆地，断送了大明的江山，到老来仍是这般英雄气概。”韦小宝伸伸舌头，道：“厉害得很。”

问道：“那罕帖摩带着么？”徐天川道：“这是要紧人物，不敢有失。”韦小宝道：“很好，两位务须小心在意，别让他中途逃了。”

一行人首途向北。韦小宝过去和沐剑声、柳大洪等寒暄。

沐剑声等心情也是十分不快，都想：“我们这一伙人的性命，都是给他救的，从今而后，沐王府怎么还能跟天地会争甚么雄长？”柳大洪说道：“韦香主，扳倒吴三桂甚么的，这事我们也不能再跟天地会比赛了。请你禀告陈总舵主，便说沐王府从此对天地会甘拜下风。韦香主的相救之德，只怕这一生一世，我们也报答不了啦。”

韦小宝道：“柳老爷子说哪里话来？大家死里逃生，这条性命，人人都是捡回来的。”柳大洪恨恨的道：“刘一舟这小贼，总有一日，将他千刀万剐。”韦小宝问道：“是他告的密？”

柳大洪道：“不是他还有谁？这家伙……这家伙……”说到这里，只气得白须飞扬。韦小宝道：“他留在吴三桂那里了吗？”

沐剑声道：“多半是这样。那天柳师父派他去打探消息，给吴三桂的手下捉了去。当天晚上，大队兵马就围住了我们住所。

我们住得十分隐秘，若不是这人说的，吴三桂决不能知道。”

说到这里，长长叹了口气，道：“只可惜敖大哥为国殉难。”向韦小宝抱拳道：“韦香主，天地会今后如有差遣，姓沐的自当效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这就别过了。”

韦小宝道：“这里还是大汉奸的地界，大伙儿在一起，人手多些。待得出了云南，咱们再各走各的罢。”沐剑声摇摇头，说道：“多谢韦香主好意，倘若再栽在大汉奸手里，我们也没脸再做人了。”心想：“沐王府已栽得到了家，再靠鞑子官兵保护，还成甚么话？”带领沐王府众人，告别而去。

沐剑屏走在最后，走出几步，回身说道：“我去了，你……

你好好保重。”韦小宝道：“是。你自己也保重。”低声道：“你跟着哥哥，别回神龙岛去了。我天天想着你。”沐剑屏点点头，小声道：“我也是……”韦小宝牵过自己坐骑，将缰绳交在她手里，说道：“我这匹马给你。”沐剑屏眼圈一红，接过了缰绳，跨上马背，追上沐剑声等人去了。



第三十三回　谁无痼疾难相笑 各有风流两不如

行了几日，离昆明已远，始终不见吴三桂派兵马追来，众人渐觉放心。

这天将到曲靖，傍晚时分，四骑马迎面奔来，一人翻身下马，对骁骑营的前锋说道，有紧急军情要禀报钦差大臣。韦小宝得报，当即接见，只见当先一人身材瘦小，面目黝黑，正要问他有何军情，站在他身后的钱老本忽道：“你不是邝兄吗？”那人躬身道：“兄弟邝天雄，钱大哥你好。”韦小宝向钱老本瞧去。钱老本点了点头，低声道：“是自己人。”韦小宝道：“很好，邝老兄辛苦了，咱们到后边坐。”

来到后堂，身后随侍的都是天地会兄弟。钱老本道：“邝兄弟，这位就是我们青木堂韦香主。”邝天雄抱拳躬身，说道：“天父地母，反清复明。赤火堂古香主属下邝天雄，参见韦香主和青木堂众位大哥。”韦小宝道：“原来是赤火堂邝大哥，幸会，幸会。”

钱老本跟这邝天雄当年在湖南曾见过数次，当下替他给李力世、祁清彪、风际中、徐天川、玄贞道人、高彦超等人引见了。邝天雄所带三人，也都是赤火堂的兄弟。众人知道赤火堂该管贵州，再行得数日，便到贵州省境，有本会兄弟前来先通消息，心下甚喜。

韦小宝道：“自和古香主在直隶分手，一直没再见面，古香主一切都顺利罢？”邝天雄道：“古香主好。他吩咐属下问候韦香主和青木堂众位大哥。我们得知韦香主和众位大哥近来干了许多大事出来，好生仰慕，今日拜见，实是三生有幸。”

韦小宝笑道：“大家自己兄弟，客气话不说了。我们过得几日，就到贵省，盼能和古香主叙叙。”邝天雄道：“古香主吩咐属下禀报韦香主，最好请各位改道向东，别经贵州。”韦小宝和群雄都是一愕。

邝天雄道：“古香主说．他很想跟韦香主和众位大哥相叙，但最好在广西境内会面。”韦小宝问道：“那为甚么？”邝天雄道：“我们得到消息，吴三桂派了兵马，散在宣威、虹桥镇、新天堡一带，想对韦香主和众位大哥不利。”

青木堂群雄都是“啊”的一声。韦小宝又惊又怒，骂道：“他奶奶的，这奸贼果然不肯就这样认输。他连儿子的性命也不要了。”

邝天雄道：“吴三桂十分阴毒，他派遣了不少好手，说要缠住韦香主身边一位武功极高的师太，然后将他儿子、鞑子公主、韦香主三人掳去，其余各人一概杀死灭口。眼下曲靖雨和沾益之间的松韶关已经封关，谁也不得通行。我们四人是从山间小路绕道来的，生怕韦香主得讯迟了，中了这大汉奸的算计，因此连日连夜的赶路。”

韦小宝见这四人眼睛通红，面颊凹入，显是疲劳已极，说道：“四位大哥辛苦了，实在感激得很。”邝天雄道：“总算及时把讯带到，没误了大事。”言下甚是喜慰。

韦小宝问属下诸人：“各位大哥以为怎样？”钱老本道：“邝大哥可知吴三桂埋伏的兵马，共有多少？”邝天雄道：“吴三桂来不及从昆明派兵，听说是飞鸽传书，调齐了滇北和黔南的兵马，共有三万多人。”众人齐声咒骂。韦小宝所带部属不过二千来人，还不到对方的一成，自是寡不敌众。

钱老本又问：“古香主要我们去广西何处相会？”邝天雄道：“古香主已派人知会广西家后堂马香主，韦香主倘若允准，三位香主便在广西潞城相会。从这里东去潞城，道路不大好走，路也远了，不过没吴三桂的兵马把守，家后堂兄弟沿途接应，该当不出乱子。”

韦小宝听得吴三桂派了三万多人拦截，心中早就寒了，待听得古香主已布置妥贴，马香主派人接应，登时精神大振，说道：“好，咱们就去潞城。吴三桂这老小子，他妈的，总有一天要他的好看。”当即下令改向东南。命邝天雄等四人坐在大车中休憩。

众军听说吴三桂派了兵在前截杀，无不惊恐，均知身在险地，当下加紧赶路，一路上不敢惊动官府，每晚均在荒郊扎营。

不一日来到潞城。天地会家后堂香主马超兴、赤火堂香主古至中，以及两堂属下的为首兄弟都已在潞城相候。三堂众兄弟相会，自有一番

亲热。当晚马超兴大张筵席，和韦小宝及青木堂群雄接风。

席上群雄说起沐王府从此对天地会甘拜下风，都是兴高采烈。

筵席散后，赤火堂哨探来报，吴三桂部属得知韦小宝改道入桂，提兵急追，到了广西边境，不敢再过来，已急报昆明请示，是否改扮盗贼，潜入广西境内行事。马超兴笑道："广西不归吴三桂管辖。这奸贼倘若带兵越境，那是公然造反了。他如派兵改扮盗贼，想把这笔帐推在广西孔四贞头上，匆匆忙忙的，那也来不及了。"

众人在潞城歇了一日。韦小宝终觉离云南太近，心中害怕，催着东行。第三天早晨和古至中及赤火堂众兄弟别过了，率队而东。马超兴和家后堂众兄弟一路随伴。眼见离云南越来越远，韦小宝也渐放心。

在途非止一日，到得桂中，一众侍卫官兵惊魂大定，故态复萌，才重新起始勒索州县，骚扰地方。这一日来到柳州，当地知府听得公主到来，竭力巴结供应，不在话下。一众御前侍卫和骁骑营官兵也是如鱼得水，在城中到处大吃大玩。

第三日傍晚，韦小宝在厢房与马超兴及天地会众兄弟闲谈，御前侍卫班领张康年匆匆进来，叫了声："韦副总管。"便不再说下去，神色甚是尴尬。韦小宝见他左脸上肿了一块，右眼乌黑，显是跟人打架吃了亏，心想："御前侍卫不去打人，人家已经偷笑了，有谁这样大胆，竟敢打了他？"他不愿御前侍卫在天地会兄弟前失了面子，向马超兴道："马大哥请宽坐，兄弟暂且失陪。"马超兴道："好说。韦爵爷请便。"

韦小宝走出厢房。张康年跟了出来，一到房外，便道："禀告副总管：赵二哥给人家扣住了。"他说的赵二哥，便是御前侍卫的另一个领班赵齐贤。韦小宝骂道："他妈的，谁有这般大胆，是柳州守备？还是知府衙门？犯了甚么事？杀了人么？"心想若不是犯了人命案子，当地官府决不敢扣押御前侍卫。

张康年神色忸怩，说道："不是官府扣的，是……是在赌场里。"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他奶奶的，柳州城的赌场胆敢扣押御前侍卫，当真是天大的新闻了。你们输了钱，是不是？"张康年点点头，苦笑道："我们七个兄弟去赌钱，赌的是大小。他妈的，这赌场有鬼，竟一连开了十三记大，我们七个已输了千多两银子。第十四记上，赵二哥和我都说，这一次非开小不可……"韦小宝摇头道："错了，错了，多半还是开大。"张康年道："可惜我们没请副总管带领去赌，否则也不会上这个当。我们七人把身边的银子银票都掏了出来，押了个小。唉！"韦小宝笑道："开了出来，又是个大。"

张康年双手一摊，作个无可奈何之状，说道："宝官要收银子，我们就不许，说道天下赌场，那有连开十四个大之理，定是作弊。赌场主人出来打圆场，说道这次不算，不吃也不赔。赵二哥说不行，这次本来是小，宝官做了手脚，我们已输了这么多钱，这次明明大赢，怎能不算？"

韦小宝笑骂："他妈的，你们这批家伙不要脸，明明输了，却去撒赖。别说连开十四记大，就是连开廿四记，我也见过。"

张康年道："那赌场主人也这么说。赵二哥说道，我们北京城里天子脚下，就没这个规矩。他一发脾气，我就拔了刀子出来。赌场主人吓得脸都白了，说道承蒙众位侍卫大人瞧得起，前来耍几手，我们怎敢赢众位大人的钱，众位大人输了多少钱，小人尽数奉还就是。赵二哥就说，好啦，我们没输，只是给你骗了三千一百五十三两银子，零头也不要了，算我们倒霉，你还我们三千两就是。"

韦小宝哈哈大笑，一路走入花园，问道："那不是发财了吗？他赔不赔？"

张康年道："这开赌场的倒也爽气，说道交朋友义气为先，捧了三千两银子，就交给赵二哥。赵二哥接了，也不多谢，说道你招子亮，总算你运气，下次如再作弊骗人，可放你不过。"

韦小宝皱眉道："这就是赵齐贤的不是了。人家给了你面子，再让你双手捧了白花花的银子走路，又有面子，又有夹里，还说这些话作甚？"张康年道："是啊，赵二哥倘若说几句漂亮话，谢他一声，也就没事了。可是，他拿了银子还说话损人……"韦小宝道："对啦！咱们在江湖上混饭吃，偷抢拐骗，甚么都不妨，可不能得罪了朋友。有道是：'光棍劈竹不伤笋。'"张康年应道："是，是。"心中却想："咱们明明在宫里当差，你官封钦差大臣，一等子爵，怎么叫作在江湖上混饭吃？"

韦小宝又问："怎么又打起来啦？那赌场主人武功很高吗？"

张康年道："那倒不是。我们七人拿了银子，正要走出赌场，赌客中忽然有个人骂道："他妈的，发财这么容易，我们还赌个屁？不如大伙儿都到皇宫里去伺候皇帝……皇帝……好啦。'副总管，这反贼说到皇上之时，口出大不敬的言语，我可不敢学着说。"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这家伙胆子不小哇。"

张康年道："可不是吗？我们一听，自然心头火起。赵二哥将银子往桌上一丢，拔出刀来，左手便去揪那人胸口。那人砰的一拳，就将赵二哥打得晕了过去。我们余下六人一齐动手。这反贼的武功可也真不低，我瞧也没瞧清，脸上已吃了一拳，直摔出赌场门外，登时昏天黑地，也不知道后来怎样了。等到醒来，只见赵二哥和五个兄弟都躺在地下。那人一只脚踹住了赵二哥的脑袋，说道："这里六只畜生，一千两银子一只。你快去拿银子来赎。老子只等你两个时辰，过得两个时辰不见银子，老子要宰来零卖了。十两银子一斤，要是生意不差，一头畜生也卖得千多两银子。

韦小宝又是好笑，又是吃惊，问道："这家伙是甚么路道，你瞧出来没有？"张康年道："这人个子很高大，拳头比饭碗还大，一脸花白络腮胡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就像是个老叫化。"韦小宝问道："他有多少同伴？"张康年道："这个……

这个……属下倒不大清楚。赌场里的赌客，那时候有十七八个，也不知是不是他一伙。"

韦小宝知他给打得昏天黑地，当时只求脱身，也不敢多瞧，寻思："这老叫化定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见到侍卫们赌得赖皮，忍不住出手，真要宰了他们来零卖，倒也不见得。我看也没甚么人肯出十两银子，去买赵齐贤的一斤肉。我如调动大队人马去打他一人，那不是好汉行径。"又想："这老叫化武功很好，倘若求师父去对付，自然手到擒来，可是师父怎肯去为宫里侍卫出力？这件事如让马香主他们知道了，定会笑我属下这些侍卫脓包得紧。"觉得就是派风际中、徐天川他们去也不妥当。

突然间想起两个人来，说道："不用着急，我这就亲自去瞧瞧。"张康年脸有喜色，道："是，是。我去叫人，带一百人去总也够了。"韦小宝摇头道："不用带这许多。"张康年道："副总管还是小心些为是。这老叫化手脚可着实了得。"

韦小宝笑道："不怕，都有我呢。"回入自己房中，取了一大叠银票，十几锭黄金，放在袋里，走到东边偏房外，敲了敲门，说道："两位在这里么？"

房门打开，陆高轩迎了出来，说道："请进。"韦小宝道："两位跟我来，咱们去办一件事。"陆高轩和胖头陀二人穿着骁骑营军士的服色，一直随伴着韦小宝，在昆明和一路来回，始终没出手办甚么事，生怕给人瞧破了形迹，整日价躲在屋里，早闷得慌了，听韦小宝有所差遣，兴兴头头的跟了出来。

张康年见韦小宝只带了两名骁骑营军士，心中大不以为然，说道："副总管，属下去叫些侍卫兄弟来侍候副总管。"韦小宝道："不用，人多反而麻烦。你叫一百个人，要是都给他拿住了，一千两银子一个，就得十万两，我可有点儿肉痛了。咱们这里四个人，只不过四千两，那是小事，不放在心上。"

张康年知他是说笑，但见他随便带了两名军士，就孤身犯险，实在太也托大，说道："是，是。不过那反贼武功当真是很高的。"韦小宝道："好，我就跟他比比，倘若输了，只要他不是切了我来零卖，也没甚么大不了。"

张康年皱起眉头，不敢再说。他可不知这两个骁骑营军士是武林中的第一流人物，赌场中一个无赖汉，不论武功高到怎样，神龙教的两大高手总不会拾夺不下。

当下张康年引着韦小宝来到赌场，刚到门口，听得场里有人大声吆喝："我这里七点一对，够大了罢？"另一人哈哈大笑，说道："对不

起之至，兄弟手里，刚好有一对八点。”跟着拍的一声，似是先一人将牌拍在桌上，大声咒骂。

韦小宝和张康年互瞧了一眼，心想：“怎么里面又赌起来了？”韦小宝迈步进去，张康年畏畏缩缩的跟在后面。陆高轩和胖头陀二人走到厅口，便站住了，以待韦小宝指示。

只见厅中一张大台，四个人分坐四角，正在赌钱。赵齐贤和五名侍卫仍是躺在地上。东边坐的是个络腮胡子，衣衫破烂，破洞中露出毛茸茸的黑肉来，自是那老叫化了。南边坐着个相貌英俊的青年书生。韦小宝一怔，认得这人是李西华，当日在北京城里曾经会过，他武功颇为了得，曾中过陈近南的一下“凝血神抓”，此后一直没再见面，不料竟会在柳州的赌场中重逢。西首坐的是个乡农般人物，五十岁左右年纪，神色愁苦，垂眉低目，显然已输得抬不起头来。北首那人形相极是奇特，又矮又胖，全身宛如个肉球，衣饰偏又十分华贵，长袍马褂都是锦缎，脸上五官挤在一起，倒似给人硬生生的搓成了一团模样。这矮胖子手里拿着两张骨牌，一双大眼眯成一线，全神贯注的在看牌。

韦小宝心想：“这李西华不知还认不认得我？隔了这许多时候，我今日穿了官服，多半不认得了，却不忙跟他招呼。”

笑道：“四位朋友好兴致，兄弟也来赌一手，成不成啊？”说着走近身去，只见台上堆着五六千两银子，倒是那乡下人面前最多。他是大赢家，却满脸大输家的凄凉神气，可有点儿奇怪。

那矮胖子伸着三根胖手指慢慢摸牌，突然间“啊哈”一声大叫，把韦小宝吓了一跳。

只听他哈哈大笑，说道：“妙极，妙极！这一次还不输到你跳？”拍的一声，将一张牌拍在桌上，是张十点“梅花”。韦小宝心想：“他手里的另一张牌，多半也是梅花，梅花一对，赢面极高。”那矮胖子笑容满面，拍的一声，又将一张牌拍在桌上。余人一看之下，都是一愣，随即纵声大笑，原来是张“四六”，也是十点，十点加十点，乃是个别十，牌九中小到无可再小。他又是闲家，就算庄家也是别十，别十吃别十，还是庄家赢。那乡农却仍是愁眉苦脸，半丝笑容也无。韦小宝一看他面前的牌，是一对九，他正在做庄，跟矮胖子的牌相差十万八千里，心想：“这人不动声色，是个最厉害的赌客。”

矮胖子问道：“有甚么好笑？”对那乡农说：“我一对十点，刚好赢你一对九点。一百两银子，快赔来。”那乡农摇摇头道：“你输了！”矮胖子大怒，叫道：“你讲不讲理？你数，这张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点，那张牌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点。还不是十点一对？”

韦小宝向张康年瞧了一眼，心道：“这矮胖子来当御前侍卫，倒也挺合适，赢了拿钱，输了便胡赖。”

那乡农仍旧摇摇头，道：“这是别十，你输了。”矮胖子怒不可遏，跳起身来，不料他这一跳起，反而矮了个头，原来他坐在凳上，双脚悬空，反比站在地下为高。他伸着胖手，指着乡农鼻子，喝道：“我是别十，你是别九，别十自然大过你的别九。”那乡农道：“我是一对九，你是别十，别十就是没点儿。”矮胖子道：“这不明明欺侮人吗？”

韦小宝再也忍耐不住，插口道：“老兄，你这个不是一对儿。”说着从乱牌中捡出一张梅花，一张四六，跟另外两张梅花、四六分别凑成了对子，说道：“这才是一对，你两张十点花样不同，梅花全黑，四六有红，不是对子。”矮胖子兀自不服，指着那一对九点，道：“你这两张九点难道花样同了？一张全黑，一张有红。大家都不同，还是十点大过九点。”韦小宝觉得这人强辞夺理，一时倒也说不明白，只得道：“这是牌九的规矩，向来就是这样的。”矮胖子道：“就算向来如此，那也不通。不通就不行，咱们讲不讲理？”

李西华和老叫化只是笑吟吟的坐着，并不插嘴。韦小宝笑道：“赌钱就得讲规矩，倘若没规矩，又怎样赌法？”那矮胖子道：“好，我问你这小娃娃：为甚么我这一对十点，就赢不了他一对九点？”说着拿起两张梅花，在前面一拍。韦小宝道：“咦，你刚才不是这两张牌。”矮胖子怒极，两边腮帮子高高胀起，喝道：“混帐小子，谁说我不是这两张牌？”拿起一对梅花，随手翻过，在身前桌上一拍，又翻了过来，说道：“刚才我就拍过一拍，留下了印子，你倒瞧瞧！”

只见桌面牌痕清晰，一对梅花的点子凸了起来，手劲实是了得。韦小宝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那乡农道：“对，对，是老兄赢。这里是一百两银子。”拿过一只银元宝，送到矮胖子身前，跟着便将三十二张牌翻转，搓洗了一阵，排了起来，八张一排，共分四排，摆得整整齐齐，轻轻将一叠牌推到桌子正中，跟着将身前的一大堆银子向前一推。

韦小宝眼尖，已见到桌上整整齐齐竟有三十二张牌的印子，虽然牌印远不及那对梅花之深，只淡淡的若有若无，但如此举重若轻的手法，看来武功不在那矮胖子之下。他将牌子一推，已将牌印大部分遮没。韦小宝一瞥之际，已看到一对对天牌、地牌、人牌全排在一起，知道那乡农在暗中弄鬼。

那矮胖子将二百两银子往天门上一押，叫道：“掷骰子，掷骰子！“又向李西华和老叫化道：“快押，这么慢吞吞的。”

李西华笑道：“老兄这么性急，还是你两个对赌罢。”矮胖子道：“很好。”转头问老叫化：“你押不押？”老叫化摇头道：“不押，别十赢别九，这样的牌九我可不会。”矮胖子怒道：“你说我不对？”老叫化道：“我说自己不会，可没说你不对。”

矮胖子气忿忿的骂道：“他妈的，都不是好东西。喂，你这小娃娃在这里叽哩咕噜，却又不赌？”这句是对着韦小宝而说。

韦小宝笑道：“我帮庄。这位大哥，我跟你合伙做庄行不行？”说着从怀里抓了八九个小金锭出来，放在桌上，金光灿烂的，少说也值得上千两银子。那乡农道：“好，你小兄弟福大命大，包赢。”矮胖子怒道：“你说我包输？”韦小宝笑道：“你如怕输，少押一些也成。”矮胖子大怒，说道：“再加二百两。”又拿两只元宝押在天门。

那乡农道：“小兄弟手气好，你来掷骰子罢。”韦小宝道：“好！”拿起骰子在手中一掂，便知是灌了铅的，不由得大喜，心想：“这里赌场的骰子，果然也有这调调儿。”他本来还怕久未练习，手法有些生疏了，但一拿到灌铅的骰子，登时放心，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第一灵，骰子小鬼抬元宝，一只一只抬进门！通杀！”口中一喝，手指转了一转，将骰子掷了出去，果然是个七点。天门拿第一副，庄家拿第三副。

韦小宝看了桌上牌印，早知矮胖子拿的是一张四六，一张虎头，只有一点，己方却是个地牌对，对那乡农道：“老兄，我掷骰子，你看牌，是输是赢，各安天命。”那乡农拿起牌来摸了摸，便合在桌上。

矮胖子“哈”的一声，翻出一张四六，说道：“十点，好极！”又是“哈”的一声，翻出一张虎头，说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点，好极。”伸手翻开庄家的牌，说道：“一二三四，一共四点，我是廿一点，吃你四点，赢了！”

韦小宝跟那乡农面面相觑。矮胖子道：“快赔来！”

韦小宝道：“点子多就赢，点子少就输，不管天杠、地杠，有对没对，是不是？”矮胖子道：“怎么不是？难道点子多的还输给少的？你这四点想赢我廿一点么？”韦小宝道：“很好，就是这个赌法。”赔了他四小锭金子，说：“每锭黄金，抵银一百两，你再押。”

矮胖子大乐，笑道：“仍是押四百两，押得多了，只怕你们输得发急。”

韦小宝看了桌上牌印，掷了个五点，庄家先拿牌，那是一对天牌。矮胖子一张长三，一张板凳，两张牌加起来也不及一张天牌点子多，口中喃喃咒骂，只好认输，当下又押了四百两银子，三副牌赌下来，矮胖子输得干干净净，面前一两银子也不剩了。

他满脸胀得通红，便如是个血球，两只短短的胖手在身边东摸西摸，再也摸不到甚么东西好押，忽然提起躺在地下的赵齐贤，说道：“这家伙总也值得几百两罢？我押他。”说着将赵齐贤横在桌上一放。赵齐贤给人点了穴道，早已丝毫动弹不得。

那老叫化忽道：“且慢，这几名御前侍卫，是在下拿住的，老兄怎么拿去跟人赌博？”矮胖子道：“借来使使，成不成？”

老叫化道：“倘若输了，如何归还？”矮胖子一怔，道：“不会输的。”老叫化道：“倘若老兄手气不好，又输了呢？”矮胖子道：“那也容易。这当儿柳州城里，御前侍卫着实不少，我去抓几名来赔还你便是。”老叫化点点头，说道：“这倒可以。”

矮胖子催韦小宝：“快掷骰子。”

这一方牌已经赌完，韦小宝向那乡农道：“请老兄洗牌叠牌，还是老样子。”那乡农一言不发，将三十二张骨牌在桌上搓来搓去，洗了一

会，叠成四方。韦小宝吃了一惊，桌上非但不见有新的牌印，连原来的牌印，也给他潜运内力一阵推搓，都已抹得干干净净，唯有纵横数十道印痕，再也分不清点子了。倘若矮胖子押的仍是金银，韦小宝大可不理，让这乡农跟他对赌，谁输谁赢，都不相干。但这时天门上押的是赵齐贤，这一庄却非推不可，既不知大牌叠在何处，骰子上作弊便无用处，说道："两人对赌，何必赌牌九？不如来掷骰子，谁的点子大，谁就赢了。"

矮胖子将一个圆头摇得博浪鼓般，说道："老子就是爱赌牌九。"韦小宝道："你不懂牌九，又赌甚么？"矮胖子大怒，一把捉住他胸口，提了起来，一阵摇晃，说道："你奶奶的，你说我不懂牌九？"

韦小宝给他这么一阵乱摇，全身骨骼格格作响。忽听得身后有人叫道："快放手，使不得！"正是胖头陀的声音。

那矮胖子右手将韦小宝高高举在空中，奇道："咦，你怎么来了？为甚么使不得？"只听陆高轩的声音道："这一位韦……韦大人，大有来头，千万得罪不得，快快放下。"矮胖子喜道："他……他是韦……韦……他妈的韦小宝？哈哈，妙极，妙极了！我正要找他，哈哈，这一下可找到了。"说着转身便向门外走去，右手仍是举着韦小宝。

胖头陀和陆高轩双双拦住。陆高轩道："瘦尊者，你既已知道这位韦大人来历，怎么仍如此无礼？快快放下。"矮胖子道："就是教主亲来，我也不放。除非拿解药来。"胖头陀道："快别胡闹，你又没服豹……那个丸药，要解药干甚么？"矮胖子道："哼，你懂得甚么？快让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

韦小宝身在半空，听着三人对答，心道："原来这矮胖子就是胖头陀的师兄瘦头陀，难怪胖得这等希奇，矮得如此滑稽。"那日在慈宁宫中，有个大肉球般的怪物躲在假太后被窝里，光着身子抱了她逃出宫去。韦小宝后来询问胖头陀和陆高轩，知道是胖头陀的师兄瘦头陀。只因那天他逃得太快，没看清楚相貌，以致跟他赌了半天还认他不出。

转念又想："胖头陀曾说，当年他跟师兄瘦头陀二人，奉教主之命赴海外办事，未能依期赶回，以致所服豹胎易筋丸的毒性发作，胖头陀变得又高又瘦，瘦头陀却成了个矮胖子。

现下他二人早已服了解药，原来的身形也已变不回了，这矮胖子又要解药来干甚么？啊，是了，假太后老婊子身上的豹胎易筋丸毒性未解，这瘦头陀跟她睡在一个被窝里，自然是老相好了。"大声道："你要豹胎易筋丸解药，还不快快将我放下？"

瘦头陀一听到"豹胎易筋丸"五字，全身肥肉登时一阵发颤，右臂一曲，放下韦小宝，伸出左手，叫道："快拿来。"

韦小宝道："你对我如此无礼，哼！哼！你刚才说甚么话？"瘦头陀突然一纵而前，左手按住了韦小宝后心，喝道："快取出解药来。"他这肥手所按之处，正是"大椎穴"，只须掌力一吐，韦小宝心脉立时震断。

胖头陀和陆高轩同时叫道："使不得！"叫声未歇，瘦头陀身上已同时多了三只手掌。老叫化的手掌按住了他头顶"百会穴"，李西华的手掌按在他后脑的"玉枕穴"，那乡农的手掌却按在他脸上，食中二指分别按在他眼皮之上。百会、玉枕二穴都是人身要穴，而那乡农的两根手指更是稍一用力便挖出了他眼珠。那瘦头陀实在生得太矮，比韦小宝还矮了半个头，以致三人同时出手，都招呼在他那圆圆的脑袋之上，连胸背要穴都按不到。

胖头陀和陆高轩见三人这一伸手，便知均是武学高手，三人倘若同时发劲，只怕立时便将瘦头陀一个肥头挤得稀烂，齐声又叫："使不得！"

老叫化道："矮胖子，快放开了手。"瘦头陀道："他给解药，我便放。"老叫化道："你不放开，我要发力了！"瘦头陀道："反正是死，那就同归于尽……"突然之间，胖头陀的右掌已搭在老叫化胁下，陆高轩一掌按住李西华后颈。胖陆二人站得甚近，身上穿的是骁骑营军士服色，老叫化和李西华虽从他二人语气之中知和瘦头陀相识，没料到这二人竟是武功高强之至，一招之间，便已受制。胖陆二人同时说道："大家都放手罢。"

那乡农突从瘦头陀脸上撤开手掌，双手分别按在胖陆二人后心，说道："还是你们二位先放手。"李西华笑道："哈哈，真是好笑，有趣，有趣！"一撤手掌，快如闪电般一缩一吐，已按上了那乡农的头顶。

这一来，韦小宝、瘦头陀、李西华、陆高轩、胖头陀、乡农、老叫化七人连环受制，每人身上的要害都处于旁人掌底。

霎时之间七人便如泥塑木雕一般，谁都不敢稍动，其中只有韦小宝是制于人而不能制人，至于制住自己要害之人到底是甚么来头，也只有韦小宝知道，其余六人却均莫名其妙。

韦小宝叫道："张康年！"这时赌场之中，除了缩在屋角的几名伙计，只张康年一人闲着，他应道："喳！"刷的一声，拔了腰刀。瘦头陀叫道："狗侍卫，你有种就过来。"张康年举起腰刀，生怕这矮胖子伤了韦小宝，竟不敢走近一步。

韦小宝身在垓心，只觉生平遭遇之奇，少有逾此，大叫：

"有趣，有趣！矮胖子，你一掌杀了我不打紧，你自己死了也不打紧，可是这豹胎易筋丸的解药，你就一辈子拿不到了。你那老姘头，全身一块块肉都要烂得掉下来，先烂成个秃头，然后……"瘦头陀喝道："不许再说！"韦小宝笑道："她脸上再烂出一个个窟窿……"

正说到这里，厅口有人说道："在这里！"又有一人说道："都拿下了！"众人一齐转头，向厅口看去，突见白光闪动，有人手提长剑，绕着众人转了个圈子。众人背心、胁下、腰间、肩头各处要穴微微一麻，已被点中了穴道，顷刻之间，一个个都软倒在地。

但见厅口站着三人，韦小宝大喜叫道："阿珂，你也来……"说到这个"来"字，心头一沉，便即住口，但见她身旁站着两人，左侧是李自成，右侧却是那个他生平最讨厌的郑克塽。东首一人已将长剑还入剑鞘，双手叉腰，微微冷笑，却是那"一剑无血"冯锡范。瘦头陀、老叫化、李西华、胖头陀、陆高轩、乡农等六名好手互相牵制，此亦不敢动，彼亦不敢动，突然又来了个高手，毫不费力的便将众人尽数点倒，连张康年也中了一剑。

瘦头陀坐倒在地，跟他站着之时相比，却也矮不了多少，怒喝："你是甚么东西，胆敢点了老子的阳关穴、神堂穴？"冯锡范冷笑道："你武功很不错啊，居然知道自己给点了甚么穴道。"瘦头陀怒道："快解开老子穴道，跟你斗上一斗。这般偷袭暗算，他妈的不是英雄好汉。"冯锡范笑道："你是英雄好汉！他妈的躺在地下，动也不能动的英雄好汉。"瘦头陀怒道："老子坐在地上，不是躺在地下，他妈的你不生眼睛么？"

冯锡范左足一抬，在他肩头轻轻一拨，瘦头陀仰天跌倒。

可是他臀上肥肉特多，是全身重量集中之处，摔倒之后，虽然身上使不出劲，却自然而然的又坐了起来。

郑克塽哈哈大笑，说道："珂妹，你瞧，这不倒翁好不好玩？"阿珂微笑道："古怪得很。"郑克塽道："你要找这小鬼报仇，终于心愿得偿，咱们捉了去慢慢治他呢，还是就此一剑杀了？"

韦小宝大吃一惊，心想："'小鬼'二字，只有用在我身上才合适，难道阿珂要找我报仇，我可没得罪她啊。"

阿珂咬牙说道："这人我多看一眼也是生气，一剑杀了干净。"说着刷的一声，拔剑出鞘，走到韦小宝面前。

瘦头陀、胖头陀、陆高轩、老叫化、李西华、张康年六人齐叫："杀不得！"

韦小宝道："师姊，我可没……"阿珂怒道："我已不是你师姊了！小鬼，你总是想法儿来害我、羞辱我！"提起剑来，向他胸口刺落。众人齐声惊呼，却见长剑反弹而出，原来韦小宝身上穿着护身宝衣，这一剑刺不进去。

阿珂一怔之间，郑克塽道："刺他眼睛！"阿珂道："对！"

提剑又即刺去。

屋角中突然窜出一人，扑在韦小宝身上，这一剑刺中那人肩头。那人抱住了韦小宝一个打滚，缩在屋角，随手抽出韦小宝身边匕首，拿在手中。这人穿的也是骁骑营军士的服色，身手敏捷，身材矮小，脸上都是泥污，瞧不清面貌。

众人见他甘愿替韦小宝挡了一剑，均想：“这人倒忠心。”

冯锡范抽出长剑，慢慢走过去，突然长剑一抖，散成数十朵剑花。忽听得叮的一声响，冯锡范手中长剑断成两截，那骁骑营军士的肩头血流如注。原来他以韦小宝的匕首削断了对方手中长剑，若不是匕首锋利无伦，只怕此时已送了性命。

再加上先前郑克塽那一剑，他肩头连受两处剑伤。冯锡范脸色铁青，哼了一声，将断剑掷在地上，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另行取剑，再施攻击。

韦小宝叫道：“哈哈，一剑无血冯锡范，你把我手下一个小兵刺出了这许多血，你的外号可得改一改啦，该叫作‘半剑有血’冯锡范。”

那骁骑营军士左手按住肩头伤口，右手在韦小宝胸口和后心穴道上一阵推拿，解开了他被封的穴道。

胖瘦二头陀、陆高轩、李西华等于互相牵制之际骤然受袭，以致中了暗算，人人心中都十分不忿，听得韦小宝这么说，都哈哈大笑。那老叫化大声道：“半剑有血冯锡范，好极，好极！天下无耻之徒，阁下算是第二。”李西华道：“他为甚么算是第二？倒要请教。”老叫化道：“比之吴三桂，这位半剑有血的道行似乎还差着一点儿。”众人齐声大笑。李西华道：“依我看来，相差也是有限之至。”

冯锡范于自己武功向来十分自负，听众人如此耻笑，不禁气得全身发抖，此时若再换剑又攻那骁骑营军士，要伤他自是易如反掌，但于自己身份可太也不称，向那军士瞪眼说道：“你叫甚么名字？今日暂且不取你性命，下次撞在我手里，叫你死得惨不堪言。”

那军士道：“我……我……”声音甚是娇嫩。

韦小宝又惊又喜，叫道：“啊，你是双儿。我的宝贝好双儿！”伸手除下她头上帽子，长发散开，披了下来。韦小宝左手搂住她腰，说道：“她是我的小丫头。半剑有血，你连我一个小丫头也打不过，还胡吹甚么大气？”

冯锡范怒极，左足一抬，砰嘭声响，将厅中赌台踢得飞了起来，连着台上的大批银两元宝，还有一个横卧在上的赵齐贤，激飞而上，撞向屋顶。银子、骨牌四散落下，摔向瘦头陀等人头上身上。各人纷纷大骂，冯锡范更不答话，转身走出。

只见大门中并肩走进两个人来，冯锡范喝道：“让开！”双手一推。那二人各出一掌，和他手掌一抵，三人同时闷哼。那二人倒退数步，背心都在墙上重重一撞。冯锡范身子晃了晃，深深吸一口气，大踏步走了出去。那二人哇的一声，同时喷出一大口鲜血，原来是风际中和玄贞道人。

韦小宝快步过去，扶住了风际中，问玄贞道人：“道长，不要紧么？”玄贞咳了两声，说道：“不要紧，韦……韦大人，你没事？”韦小宝道：“还好。”转头向风际中瞧去。风际中点点头，勉强笑了笑。他武功远比玄贞为高，但适才对掌，接的是冯锡范的右掌，所受掌力强劲得多，因此受伤也比玄贞为重。

李西华道：“韦兄弟，你骁骑营中的能人可真不少哪！”原来风际中和玄贞二人，穿的也是骁骑营军士的服色。韦小宝道：“惭愧，惭愧！”

只听得脚步声响，钱老本、徐天川、马彦超三人又走了进来。

阿珂眼见韦小宝的部属越来越多，向李自成和郑克塽使个眼色，便欲退走。

李自成走到韦小宝身前，手中禅杖在地下重重一顿，厉声道：“大丈夫恩怨分明，那日你师父没杀我，今日我也饶你一命。自今而后，你再向我女儿看上一眼、说一句话，我把你全身砸成了肉酱。”

韦小宝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那就怎样？那日在三圣庵里，你和你的姘头陈圆圆，已将阿珂许配我为妻，难道又想赖么？你不许我向自己老婆看上一眼，说一句话，天下哪有这样的岳父大人？”

阿珂气得满脸通红，道：“爹，咱们走，别理这小子胡说八道！他……他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有甚么好话说了？”

韦小宝道：“好啊，你终于认了他啦。这父母之命，你听是不听？”

李自成大怒，举起禅杖，厉声喝道：“小杂种，你还不住口？”

钱老本和徐天川同时纵上，双刀齐向李自成后心砍去。李自成回过禅杖，当的一声，架开了两柄钢刀。马彦超已拔刀横胸，挡在韦小宝身前，喝道：“李自成，在昆明城里，你父女的性命是谁救的？忘恩负义，好不要脸！”

李自成当年横行天下，开国称帝，举世无人不知。马彦超一喝出他姓名，厅中老叫化、瘦头陀等人都出声惊呼。

李西华大声道：“你……你便是李自成？你居然还没死？好，好，好！”语音之中充满愤激之情。李自成向他瞪了一眼，道：“怎样？你是谁？”李西华怒道：“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我只道你早已死了，老天爷有眼，好极。”

李自成哼了一声，冷笑道：“老子一生杀人如麻。天下不知有几十万、几百万人要杀我报仇，老子还不是好端端的活着？你想报仇，未必有这么容易。”

阿珂拉了他衣袖，低声道：“爹，咱们走罢。”

李自成将禅杖在地下一顿，转身出门。阿珂和郑克塽跟了出去。

李西华叫道：“李自成，明日此刻，我在这里相候，你如是英雄好汉，就来跟我单打独斗，拚个死活。你有没胆子？”

李自成回头望了他一眼，脸上尽是鄙夷之色，说道：“老子纵横天下之时，你这小子未出娘胎。李某是不是英雄好汉，用不着阁下定论。”禅杖一顿，走了出去。

众人相顾默然，均觉他这几句大是有理。李自成杀人如麻，世人毁多誉少，但他是个敢作敢为的英雄好汉，纵是对他恨之切骨的人，也难否认。此时他年纪已老，然顾盼之际仍是神威凛凛，厅人众人大都武功不弱，久历江湖，给他眼光一扫，仍不自禁的暗生惧意。

韦小宝骂道：“他妈的，你明明已把女儿许配了给我做老婆，这时又来抵赖，我偏偏说你是狗熊，英个屁雄。”见双儿撕下了衣襟，正在裹扎肩头伤口，便助她包扎，问道：“好双儿，你怎么来了？幸亏你凑巧来救了我，否则的话，我这老婆谋杀亲夫，已刺瞎了我的眼睛。”双儿低声道：“不是凑巧，我一直跟在相公身边，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韦小宝大奇，连问：“你一直在我身边？那怎么会？”

瘦头陀叫道：“喂，快把我穴道解开，快拿解药出来，否则的话，哼哼，老子立刻就把你脑袋砸个稀巴烂！”

突然之间，大厅中爆出一声哈哈、呵呵、嘿嘿、嘻嘻的笑声。韦小宝的部属不断到来，而这极矮奇胖的家伙穴道被封，动弹不得，居然还口出恐吓之言，人人都觉好笑。

瘦头陀怒道：“你们笑甚么？有甚么好笑？待会等我穴道解了，他如仍是不给解药，瞧我不砸他个稀巴烂。”

钱老本提起单刀，笑嘻嘻的走过去，说道：“此刻我如在你头上砍他妈的三刀，老兄的脑袋开不开花？”瘦头陀怒道：“那还用多问？自然开花！”钱老本笑道：“乘着你穴道还没解开，我先把你砸个稀巴烂，免得你待会穴道解开了，把我主人砸了个稀巴烂。”

众人一听，又都哄笑。

瘦头陀怒道：“我的穴道又不是你点的。你把我砸个稀巴烂，不算英雄。”

钱老本笑道：“不算就不算，我本来就不是英雄。”说着提起刀来。

胖头陀叫道：“韦……韦大人，我师哥无礼冒犯，请你原谅，属下代为陪罪。师哥，你快陪罪，韦大人也是你上司，难道你不知么？”他头颈不能转动，分别对韦小宝和瘦头陀说话，无法正视其人。瘦头陀道：“他如给我解药，别说陪罪，磕头也可以，给他做牛做马也可以。不给解药，就把他脑袋瓜儿砸个稀巴烂。”

韦小宝心想：“那老婊子有甚么好，你竟对她这般有恩有义？”正要说话，忽见那乡农双手一抖，从人丛中走了出来，说道：“各位，兄

弟失陪了。”

众人都吃了一惊，八人被冯锡范点中要穴，除了韦小宝已由双儿推拿解开，余下七人始终动弹不得。那冯锡范内力透过剑尖入穴，甚是厉害，武功再高之人，也至少有一两个时辰不能行动。这乡农模样之人宛如个乡下土老儿，虽然他适才推牌九之时，按牌入桌，印出牌痕，已显了一手高深内功，但在这短短一段时候之间竟能自解穴道，实是罕见罕闻。

只见他拖着鞋皮，踢跶踢跶的走了出去。

韦小宝对钱老本道：“解了自己兄弟的穴道，这位李……李先生，也是自己人。”说着向李西华一指。钱老本应道：“是。”还刀入鞘，正要替李西华解穴。那老叫化忽道：“明复清反，母地父天。”钱老本“啊”了一声。

徐天川抢上前去，在那老叫化后心穴道上推拿了几下，转到他面前，双手两根拇指对着他面前一弯。天地会兄弟人数众多，难以遍识，初会之人，常以“天父地母，反清复明”八字作为同会记认。但若有外人在旁，不愿泄漏了机密，往往便将这八字倒转来说，外人骤听之下，自是莫名其妙。徐天川向那老叫化屈指行礼，也是一项不让外人得知的礼节。钱徐二人跟着给李西华、胖头陀、陆高轩三人解开了穴道。

只余下瘦头陀一人坐在地下，满脸胀得通红，喝道：“师弟，还不给我解穴？他妈的，还等甚么？”胖头陀道：“解穴不难，你可不得再对韦大人无礼。”瘦头陀怒道：“谁教他不给解药？是他得罪我，又不是我得罪他！他给了解药，就算是向我赔罪，老子不咎既往，也就是了。”胖头陀踌躇道：“这个就为难得很了。”

老叫化喝道：“你这矮胖子罗唆个没完没了，别说韦兄弟不给解药，就算他要给，我也要劝他不给。”右手一指，嗤的一声，一股劲风向瘦头陀射去，跟着又是两指，嗤嗤连声，瘦头陀身上穴道登时解开。

突见一个大肉球从地下弹了起来，疾扑韦小宝。老叫化呼的一掌，击了出去，瘦头陀身在半空，还了一掌，身子弹起，他武功也当真了得，凌空下扑，双掌向老叫化头顶击落。

老叫化左足飞出，踢向他后腰。瘦头陀又即挥掌拍落，掌力与对方腿力相激，一个肥大的身子又飞了起来。他身在空中，宛似个大皮球，老叫化掌拍足踢，始终打不中他一招。别瞧这矮胖子模样苯拙可笑，出手竟灵活之极，足不着地，更加圆转如意。

李西华和天地会群雄都算见多识广，但瘦头陀这般古怪打法，却也是生平未见。胖头陀和陆高轩全神贯注，瞧着老叫化出手，眼见他每一招都是劲力凌厉，瘦头陀一个二百多斤的身躯，全凭借着老叫化的力道，才得在空中飞舞不落。

两人越斗越紧，拳风掌力逼得旁观众人都背靠墙壁。忽听得瘦头陀怪声大喝，一招“五丁开山”，左掌先发，右拳随下，向着老叫化头顶击落。老叫化喝道：“来得好！”蹲下身子，使一招“天王托塔”，迎击而上。两股巨力相撞，瘦头陀腾身而起，背脊冲上横梁，只听喀喇喇一阵响，屋顶上瓦片和泥尘乱落，大厅中灰沙飞扬，瘦头陀又已扑击而下，老叫化缩身避开。瘦头陀一扑落空，砰的一声，重重落在地下。

老叫化哈哈大笑，笑声未绝，瘦头陀又已弹起，迅捷无伦的将一个大脑袋当胸撞来。眼见他这一撞势道甚是威猛，老叫化侧身避过，右掌已落在他屁股上，内劲吐出，大喝一声。

瘦头陀的撞力本已十分厉害，再加上老叫化的内劲，两股力道并在一起，眼见瘦头陀急飞而出，脑袋撞向墙壁，势非脑浆迸裂不可。

众人惊叫声中，胖头陀抓起一名缩在一旁的赌场伙计，掷了出去，及时挡在墙上，波的一声，瘦头陀的头颅撞入他胸腹之间，一颗大脑袋钻入了那伙计的肚皮，嵌入墙壁，撞出了一个大洞。

他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一颗肥脑袋上一塌胡涂，沾满了那伙计的血肉。他双手在脸上一阵乱抹，怒骂：“他妈的，这是甚么玩意？”众人无不骇然。

老叫化喝道：“还打不打？”瘦头陀道：“当年我身材高大之时，你打我不赢。”老叫化道：“现今呢？”瘦头陀摇头道：“现今我打你不赢，罢了，罢了！”忽地跃起，向墙壁猛撞过去，轰隆一声响，墙上穿了个大洞，连着那伙计的尸身一齐穿了出去。

胖头陀叫道：“师哥，师哥！”飞跃出洞。陆高轩道：“韦大人，我去瞧瞧。”脚前头后，身子平飞，从洞中跃出，双手兀自抱拳向韦小宝行礼，姿式美妙。众人齐声喝采。

徐天川、钱老本等均想：“韦香主从哪里收了这两位部属来，武功竟如此了得？比之我们高出十倍。”

李西华拱手道：“少陪了。”从大门中快步走出。

韦小宝向老叫化拱手道：“这位兄台，让他们走了罢？”说着向赵齐贤等一指。

老叫化呵呵笑道：“多有得罪。”随手拉起赵齐贤等人，也不见他推宫解穴，只一抓之间，已解了几名侍卫的穴道。

韦小宝道：“多谢。”吩咐赵齐贤、张康年先行回去。

徐天川向双儿瞧了一眼，问道：“这姑娘是韦香主的心腹之人？”韦小宝道：“是，咱们甚么事都不必瞒她。”老叫化道：“这位姑娘年纪虽小，一副忠肝义胆，人所难及。刚才若不是她奋不顾身，忠心护主，韦兄弟的一双眼珠已不保了。”韦小宝拉着双儿的手，道：“对，对，幸亏是她救了我。”

双儿听两人当众称赞自己，羞得满脸通红，低下了头，不敢和众人目光相接。

徐天川走上一步，对老叫化朗声说道：“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

老叫化道：“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认团圆时。”

韦小宝初入天地会时，会中兄弟相认的各种仪节切口，已有人传授了他，念熟记住。这些句子甚是俚俗，文义似通非通，天地会兄弟多是江湖汉子，倒有一大半人和他一般目不识丁，切口句子若是深奥了，会众兄弟如何记得？这时听那老叫化念了相认的诗句，便接着念道：“初进洪门结义兄，当天明誓表真心。”

老叫化念道：“松柏二枝分左右，中节洪花结义亭。”韦小宝道：“忠义堂前兄弟在，城中点将百万兵。”老叫化道：“福德祠前来誓愿，反清复明我洪英。”韦小宝道：“兄弟韦小宝，现任青木堂香主，请问兄长高姓大名，身属何堂，担任何职。”

老叫化道：“兄弟吴六奇，现任洪顺堂红旗香主。今日和韦香主及众家兄弟相会，十分欢喜。”

众人听得这人竟然便是天下闻名的“铁丐”吴六奇，都是又惊又喜，一齐恭敬行礼。徐天川等各通姓名，说了许多仰慕的话。

吴六奇官居广东提督，手握一省重兵，当年受了查伊璜的劝导，心存反清复明之志，暗中入了天地会，任职洪顺堂红旗香主。天地会对这“洪”字甚是注重。一来明太祖的年号是“洪武”，二来这“洪”字是“汉”字少了个“土”字，意思说我汉人失了土地，为胡虏所占，会中兄弟自称“洪英”，意谓不忘前本、决心光复旧土。红旗香主并非正职香主，也不统率本堂兄弟，但位在正职香主之上，是会中十分尊崇的职份，仅次于总舵主而已。吴六奇是天地会中红旗香主一事，甚是隐秘，连徐天川、钱老本等人也均不知。

吴六奇拉着韦小宝的手，笑道：“韦香主，你去云南干事，对付大汉奸吴三桂。总舵主传下号令，命我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兄弟相机接应。我一接到号令，便派出了十名得力兄弟，到云南暗中相助。不过韦香主处置得当，青木堂众位兄弟才干了得，诸事化险为夷，我们洪顺堂帮不上甚么忙。前几天听说韦香主和众位兄弟来到广西，兄弟便化装前来，跟各位聚会。”

韦小宝喜道：“原来如此。我恩师他老人家如此照应，吴香主一番好意，做兄弟的实在感激不尽。吴香主大名，四海无不知闻，原来是会中兄弟，那真是刮刮叫，别别跳，乖乖不得了。”其实吴六奇的名字，他今日还是第一次听见，见徐天川等人肃然起敬，喜形于色，便顺口加上几句。

吴六奇笑道：“韦兄弟手刃大奸臣鳌拜，那才叫四海无不知闻呢。大伙儿是自己兄弟，客气话也不用说了。我得罪了韦兄弟属下的侍卫，才请得你到来，还请勿怪。”

韦小宝笑道："他奶奶的，这些家伙狗皮倒灶，输了钱就混赖。吴大哥给他们吃点儿苦头，教训教训，教他们以后赌起钱来规规矩矩。兄弟还得多谢你呢。"

吴六奇哈哈大笑。众人坐了下来，吴六奇问起云南之事，韦小宝简略说了。吴六奇听说已拿到吴三桂要造反的真凭实据，心中大喜，没口子的称赞，说道："这奸贼起兵造反，定要打到广东，这一次要跟他大干一场。待得打垮了这奸贼，咱们再回师北上，打上北京。"

说话之间，家后堂香主马超兴也已得讯赶到，和吴六奇相见，自有一番亲热。谈到刚才赌场中的种种情事，吴六奇破口大骂冯锡范，说他暗施偷袭，阴险卑鄙，定要跟他好好的打上一架。韦小宝说到冯锡范在北京要杀陈近南之事。吴六奇伸手在赌台上重重一拍，说道："如此说来，咱们便在这里干了他，一来给关夫子报仇，二来给总舵主除去一个心腹大患，三来也可一雪今日给他暗算的耻辱。"他一生罕遇敌手，这次竟给冯锡范制住了动弹不得，实是气愤无比。

马超兴道："李自成是害死崇祯天子的大反贼，既是到了柳州，咱们可也不能轻易放过了。"天地会忠于明室，崇祯为李自成所逼，吊死煤山，天地会自也以李自成为敌。

韦小宝道："台湾郑家打的是大明旗号，郑克塽这小子却去跟李自成做一路，那么他也成了反贼，咱们一不做，二不休，连他一起干了。更给总舵主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

众人面面相觑，均不接口。天地会是台湾郑氏的部属，不妨杀了冯锡范，却不能杀郑二公子。何况众人心下雪亮，韦小宝要杀郑克塽，九成九是假公济私。吴六奇岔开话头，问起胖瘦二头陀等人的来历，韦小宝含糊以应，只说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是江湖上的朋友，自己于二人有恩，因此二人对自己甚是忠心。吴六奇对那自行解穴的乡下老头甚是佩服，说道："兄弟生平极少服人，这位仁兄的武功高明之极，兄弟自愧不如。武林中有如此功夫的人寥寥可数，怎么想来想去，想不出是谁。"

众人议论了一会。马超兴派出本堂兄弟，去查访李自成、冯锡范等人落脚的所在，一面给风际中、玄贞、双儿三人治伤。

韦小宝问起双儿如何一路跟随着自己。原来她在五台山上和韦小宝失散后，到处寻找，后来向清凉寺的和尚打听到已回了北京，于是跟着来到北京，韦小宝派去向她传讯的人，自然便没遇上。那时韦小宝却又已南下，当即随后追来，未出河北省境便已追上。她小孩儿家心中另有念头，担心韦小宝做了鞑子的大官，不再要自己服侍了，不敢出来相认，偷了一套骁骑营军士的衣服穿了，混在骁骑营之中，一直随到云南、广西。直到赌场中遇险，阿珂要刺伤韦小宝眼睛，这才挺身相救。

韦小宝心中感激，搂住了他，往她脸颊上轻轻一吻，笑道："傻丫头，我怎会不要你服侍？我一辈子都要你服侍，除非你自己不愿意服侍我了，想去嫁人了。"

双儿又是欢喜，又是害羞，满脸通红，道："不，不，我……我不会去嫁人的。"

当晚马超兴在柳州一家妓院内排设筵席，替吴六奇接风。

饮酒之际，会中兄弟来报，说道已查到李自成一行人的踪迹，是在柳江中一所木排小屋之中。柳州盛产木材，柳州棺材，天下驰名。是以有"住在苏州，着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之谚。木材扎成木排，由柳江东下。柳江中木排不计其数，在排屋之中隐身，确是人所难知，若非天地会在当地人多势众，只怕也无法查到。

吴六奇拍案而起，说道："咱们快去，酒也不用喝了。"马超兴道："此刻天色尚早，两位且慢慢喝酒。待兄弟先布置一下，可莫让他们走了。"出去吩咐部属行事。

待到二更天时，马超兴领带众人来到柳江江畔，上了两艘小船。三位香主同坐一船。小船船夫不用吩咐，自行划出，随后有七八艘小船远远跟来，在江上划出约莫七八里地，小船便即停了。一名船夫钻进舱来，低声道："禀告三位香主：

点子就在对面木排上。"

韦小宝从船篷中望出去，只见木排上一间小屋，透出一星黄光，江面上东一艘、西一艘尽是小船，不下三四十艘。马超兴低声道："这些小船，都是我们的。"韦小宝大喜，心想一艘船中若有十人，便有三四百人，李自成和冯锡范再厉害，还能逃上了天去？

便在此时，忽听得有人沿着江岸，一边飞奔，一边呼叫：

"李自成……李自成……你缩头缩脑，躲在哪里……李自成，有没有胆子出来……李自成……"却是李西华的声音。

木排上小屋中有人大声喝道："谁在这里大呼小叫？"

江岸上一条黑影纵身飞跃，上了木排，手中长剑在冷月下发出闪闪光芒。

排上小屋中钻出一个人来，手持禅杖，正是李自成，冷冷的道："你活得不耐烦了，要老子送你小命，是不是？"

李西华道："今日取你性命，就怕你死了，也还是个胡涂鬼。你可知我是谁？"李自成道："李某杀人过百万，哪能一一问姓名。上来罢。"这"上来罢"三字，宛如半空中打个霹雳，在江上远远传了出去，呼喝一声，挥杖便向李西华打去。

李西华侧身避开，长剑贴住杖身，跃起身来，剑尖凌空下刺。

李自成挺杖向空戳去。李西华身在半空，无从闪避，左足在杖头一点，借力一个筋斗翻出，落下时单足踏在木排边上。

吴六奇道："划近去瞧个清楚。"船夫扳桨划前。马超兴道："有人来纠缠他一下，咱们正好行事。"向船头一名船夫道："发下号令。"那船夫道："是。"从舱中取一盏红色灯笼，挂在桅杆上，便见四处小船中都有人溜入江中。

韦小宝大喜，连叫："妙极，妙极！"他武功不成，于单打独斗无甚兴趣，这时以数百之众围攻对方两人，稳操胜券，正是投其所好，何况眼见己方会众精通水性，只须钻到木排底下，割断排上竹索，木排散开，对方还不手到擒来？一想到木排散开，忙道："马大哥，那边小屋中有个姑娘，是兄弟未过门的老婆，可不能让她在江里淹死了。"

马超兴笑道："韦兄弟放心，我已早有安排。下水的兄弟之中，有十个专管救你这位夫人。这十个兄弟一等一水性，便是一条活鱼也捉上来了，包管没岔子。"韦小宝喜道："那好极了。"心想："最好是淹死了那郑克塽。"但要马超兴下令不救郑克塽，这句话终究说不出口。

小船慢慢划近，只见木排上一团黑气、一道白光，盘旋飞舞，斗得甚紧。吴六奇摇头道："李自成没练过上乘武功，全仗膂力支持，不出三十招，便会死在这李西华剑下。想不到他一代枭雄，竟会毕命于柳江之上。"韦小宝看不清两人相斗的情形，只是见到李自成退了一步，又是一步。

忽听得小屋中阿珂说道："郑公子，快请冯师父帮我爹爹。"郑克塽道："好。师父，请你把这小子打发了罢！"小屋板门开处，冯锡范仗剑而出。

这时李自成已被逼得退到排边，只须再退一步，便踏入了江中。冯锡范喝道："喂，小子，我刺你背心'灵台穴'了。"

长剑缓缓刺出，果然是刺向李西华的"灵台穴"。李西华正要回剑挡架，突然间小屋顶上有人喝道："喂，小子，我刺你背心'灵台穴'了！"白光一闪，一人如飞鸟般扑将下来，手中兵刃疾刺冯锡范后心。

这一下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没想到在这小屋顶上另行伏得有人。冯锡范不及攻击李西华，侧身回剑，架开敌刃，当的一声，嗡嗡声不绝，来人手中持的是柄单刀。双刃相交，两人都退了一步，冯锡范喝问："甚么人？"那人笑道："我认得你是半剑有血冯锡范，你不认得我么？"韦小宝等这时都已看得清楚，那人身穿粗布衣裤，头缠白布，腰间围一条青布阔带，足登草鞋，正是日间在赌场中自解穴道的那个乡农。想是他遭了冯锡范的暗算，心中不忿，来报那一剑之辱。

冯锡范森然道："以阁下如此身手，谅非无名之辈，何以如此藏头露尾，躲躲闪闪？"那乡农道："就算是无名之辈，也胜于半剑有血。"冯锡范大怒，挺剑刺去。那乡农既不闪避，也不挡架，举刀向冯锡范当头砍落，骤看似是两败俱伤的拚命打法，其实这一刀后发先至，快得

异乎寻常。冯锡范长剑剑尖离对方尚有尺许，敌刃已及脑门，大骇之下，急忙向左窜出。那乡农挥刀横削，攻他腰胁。冯锡范立剑相挡，那乡农手中单刀突然轻飘飘的转了方向，劈向他左臂。冯锡范侧身避开，还了一剑，那乡农仍不挡架，挥刀攻他手腕。

两人拆了三招，那乡农竟是攻了三招，他容貌忠厚木讷，带着三分呆气，但刀法之凌厉狠辣，武林中实所罕见。吴六奇和马超兴都暗暗称奇。

冯锡范突然叫道：“且住！”跳开两步，说道：“原来尊驾是百胜……”那乡农喝道：“打便打，多说甚么？”纵身而前，呼呼呼三刀。冯锡范便无余暇说话，只得打起精神，见招拆招。冯锡范剑法上也真有高深造诣，这一凝神拒敌，那乡农便占不到上风。二人刀剑忽快忽慢，有时密如连珠般碰撞数十下，有时回旋转身，更不相交一招。

那边厢李自成和李西华仍是恶斗不休。郑克塽和阿珂各执兵刃，站在李自成之侧，俟机相助。李自成一条禅杖舞将开来，势道刚猛，李西华剑法虽精，一时却也欺不近身。斗到酣处，李西华忽地手足缩拢，一个打滚，直滚到敌人脚边，剑尖上斜，已指住李自成小腹，喝道：“你今日还活得成么？”

这一招“卧云翻”，相传是宋代梁山泊好汉浪子燕青所传下的绝招，小巧之技，迅捷无比，敌人防不胜防。

阿珂和郑克塽都吃了一惊，待得发觉，李自成已然受制，不及相救。

李自成突然瞋目大喝，人人都给震得耳中嗡嗡作响，这一喝之威，直如雷震。李西华一惊，长剑竟然脱手。李自成飞起左腿，踢了他一个筋斗，禅杖杖头已顶在他胸口，登时将他压在木排之下，再也动弹不得。这一下胜败易势，只顷刻之间，眼见李自成只须禅杖舂落，李西华胸口肋骨齐断，心肺碎裂，再也活不成了。

李自成喝道：“你如服了，便饶你一命。”李西华道：“快将我杀了，我不能报杀父大仇，有何面目活在人世之间？”李自成一声长笑，说道：“很好！”双臂正要运劲将禅杖插下，一片清冷的月光从他身后射来，照在李西华脸上，但见他脸色平和，微露笑容，竟是全无惧意。李自成心中一凛，喝道：“你是河南人姓李吗？”

李西华道：“可惜咱们姓李的，出了你这样一个心胸狭窄、成不得大事的懦夫。”李自成颤声问道：“李岩李公子是你甚么人？”李西华道：“你既知道了，那就很好。”说着微微一笑。

李自成提起禅杖，问道：“你是李兄弟……兄弟的儿子？”

李西华道：“亏你还有脸称我爹爹为兄弟。”李自成身子晃了几下，左手按住自己胸膛，喃喃的道：“李兄弟留下了后人？

你……你是红娘子生的罢？”李西华见他禅杖提起数尺，厉声道：“快下手罢！尽说这些干么？”

李自成退开两步，将禅杖拄在木排之上，缓缓的道：“我生平第一件大错事，便是害了你爹爹。你骂我心胸狭窄，是个成不得大事的懦夫，不错，一点不错！你要为你爹爹报仇，原是理所当然。李自成生平杀人，难以计数，从来不放在心上，可是杀你爹爹，我……我好生有愧。”突然间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李西华万料不到有此变故，跃起身来，拾回长剑，眼见他白须上尽是斑斑点点的鲜血，长剑便刺不进去，说道：“你既内心有愧，胜于一剑将你杀了。”飞身而起，左足在系排上的巨索上连点数下，已跃到岸上，几个起落，隐入了黑暗之中。

阿珂叫了声：“爹！”走到李自成身边，伸手欲扶。李自成摇摇手，走到木排之侧，左脚跨出，身子便沉入江中。阿珂惊叫：“爹！你……你别……”

众人见江面更无动静，只道他溺水自尽，无不骇异。过了一会，却见李自成的头顶从江面上探了出来，原来他竟是凝气在江底步行，铁禅杖十分沉重，身子便不浮起。

但见他脑袋和肩头渐渐从江面升起，踏着江边浅水，一步步走上了岸，拖着铁禅杖，脚步蹒跚，慢慢远去。

阿珂回过身来，说道：“郑公子，我爹爹……他……他去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奔过去扑在郑克塽怀中。郑克塽左手搂住了她，右手轻拍她背脊，安慰道：“你爹爹走了，有我呢！“一言未毕，突然间足下木材滚动。两人大叫：“啊哟！”摔入江中。

天地会家后堂精通水性的好手潜入江中，将缚住木排的竹索割断，木材登时散开。

冯锡范急跃而起，看准了一根大木材，轻轻落下。那乡农跟着追到，呼的一刀，迎头劈下。冯锡范挥剑格开。两人便在大木材上继续厮拚。这番相斗，比之适才在木材上过招，又难了几倍。木材不住在水中滚动，立足固然难稳，又无从借力。冯锡范和那乡农却都站得稳稳地，刀来剑往，丝毫不缓。圆木顺着江水流下，渐渐飘到江心。

吴六奇突然叫道：“啊哟！我想起来了。这位兄弟是百胜刀王胡逸之。他……他……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快追，划船过去！”

马超兴奇道：“胡逸之？那不是又有个外号叫作‘美刀王’的吗？此人风流英俊，当年说是武林中第一美男子，居然扮作了个傻里傻气的乡巴佬！”

韦小宝连问：“我的老婆救起来了没有？”

吴六奇脸有不悦之色，向他瞪了一眼，显然是说：“百胜刀王胡逸之遭逢强敌，水面凶险，我们怎不立即上前相助？你老是记挂着女子，重色轻友，非英雄所为。”

马超兴叫道：“快传下令去，多派人手，务须相救那个小姑娘。”

后梢船夫大声叫了出去。

忽见江中两人从水底下钻了上来，托起湿淋淋的阿珂，叫道：“女的拿住了。”跟着左首一人抓住郑克塽的衣领，提将起来，叫道：“男的也拿了。”众人哈哈大笑。

韦小宝登时放心，笑逐颜开，说道：“咱们快去瞧那百胜刀王，瞧他跟半剑有血打得怎样了。”坐船于吴六奇催促之下，早就在四桨齐划，迅速向胡冯二人相斗的那根大木驶去，越划越近。溶溶月色之下，见江面上白光闪烁，二人兀自斗得甚紧。

二人武功原也不分上下，但冯锡范日间和风际中、玄贞道人拚了两掌，风际中内力着实了得，当时已觉胸口气血不畅，此刻久斗之下，更觉右胸隐隐作痛。在这滚动不休的大木之上，除了前进后退一步半步之外，绝无回旋余地，百胜刀王胡逸之的刀法招招险、刀刀狠，只攻不守，每一刀似乎都是要拚个同归于尽。这等打法若在武艺平庸之人使来，本是使泼耍赖，但胡逸之刀法自成一家，虽险实安。他武功本已精奇，加上这一般凌厉无前的狠劲，冯锡范不由得心生怯意，又见一艘小船划将过来，船头站着数人，一瞥之下，赫然有日间在赌场中相遇的老化子在内。

胡逸之大喝一声，左一刀，右两刀，上一刀，下两刀，连攻六刀。冯锡范奋力抵住，百忙中仍还了两剑，门户守得严密异常。吴六奇赞道：“好刀法！好剑法！”胡逸之又是挥刀迎面直劈。冯锡范退了半步，身子后仰，避开了这刀，长剑晃动，挡住身前。这时他左足已踏在大木末端，脚后跟浸在水中，便半寸也退不得了。胡逸之再砍三刀，冯锡范还了三剑，竟分毫不退。胡逸之大喝一声，举刀直砍下来。冯锡范侧身让开，不料胡逸之这一刀竟不收手，向下直砍而落，嚓的一声，将大木砍为两段。

冯锡范立足之处是大木的末端，大木一断，他“啊”的一声，翻身入水。胡逸之钢刀脱手，向他身上掷出。冯锡范身在水中，闪避不灵，眼见钢刀掷到，急挥长剑掷出，刀剑铮的一声，空中相交，激出数星火光，远远荡了开去，落入江中。冯锡范潜入水中，就此不见。胡逸之暗暗心惊：“这人水性如此了得，刚才我如跟他一齐落水，非遭他毒手不可。”

吴六奇朗声说道：“百胜刀王，名不虚传！今日得见神技，令人大开眼界。请上船来共饮一杯如何？”

胡逸之道：“叨扰了！”一跃上船。船头只微微一沉，船身竟无丝毫晃动。韦小宝不明这一跃之难，吴六奇、马超兴等却均大为佩服。吴

六奇拱手说道："在下吴六奇。这位马超兴兄弟，这位韦小宝兄弟。我们都是天地会的香主。"

胡逸之大拇指一翘，说道："吴兄，你身在天地会，此事何等隐秘，倘若泄漏了风声，全家性命不保。今日初会，你居然对兄弟毫不隐瞒，如此豪气，好生令人佩服。"

吴六奇笑道："倘若信不过百胜刀王，兄弟岂不是成了卑鄙小人么？"

胡逸之大喜，紧紧握住他手，说道："这些年来兄弟隐居种菜，再也不问江湖之事，不料今日还能结交到铁丐吴六奇这样一位好朋友。"说着携手入舱。他对马超兴、韦小宝等只微一点头，并不如何理会。

韦小宝见他打败了郑克塽的师父，又是佩服，又是感谢，说道："胡大侠将冯锡范打入江中，江里的王八甲鱼定然咬得他全身是血。半剑有血变成了无剑有血，哈哈！"

胡逸之微微一笑，说道："韦香主，你掷骰子的本事，可不错啊。"

这句话本来略有讥嘲之意，笑他武功不行，只会掷骰子作弊骗羊牯。韦小宝却也不以为忤，反觉得意，笑道："胡大侠砌牌的本事，更是第一流高手。咱哥儿俩联手推庄，赢了那矮胖子不少银子，胡大侠要占一半，回头便分给你。"胡逸之笑道："韦香主下次推庄，兄弟还是帮庄。跟你对赌，非输不可。"韦小宝笑道："妙极，妙极！"

马超兴命人整治杯盘，在小船中饮酒。

胡逸之喝了几杯酒，说道："咱们今日既一见如故，兄弟的事，自也不敢相瞒。说来惭愧，兄弟二十余年来退出江湖，隐居昆明城郊，只不过为了一个女子。"

韦小宝道："那个陈圆圆唱歌，就有一句叫做英雄甚么是多情。既是英雄，自然是要多情的。"吴六奇眉头一皱，心想：

"小孩子便爱胡说八道，你懂得甚么？"

不料胡逸之脸色微微一变，叹了口气，缓缓道："英雄无奈是多情。吴梅村这一句诗，做得甚好，可是那吴三桂并不是甚么英雄，他也不是多情，只不过是个好色之徒罢了。"轻轻哼着《圆圆曲》中的两句："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对韦小宝道："韦香主，那日你在三圣庵中，听陈姑娘唱这首曲子，真是耳福不浅。我在她身边住了二十三年，断断续续的，这首曲子也只听过三遍，最后这一遍，还是托了你的福。"

韦小宝奇道："你在她身边住了二十三年？你……你也是陈圆圆的姘……么？"

胡逸之苦笑道："她……她……嘿嘿，她从来正眼也不瞧我一下。我在三圣庵中种菜扫地、打柴挑水，她只道我是个乡下田夫。"

吴六奇和马超兴对望一眼，都感骇异，料想这位"美刀王"必是迷恋陈圆圆的美色，以致甘为佣仆。此人武功之高，声望之隆，当年在武林中都算得是第一流人物，居然心甘情愿的去做此低三下四之人，实令人大惑不解。看胡逸之时，见他白发苍苍，胡子稀稀落落，也是白多黑少，满脸皱纹，皮肤黝黑，又哪里说得上一个"美"字？

韦小宝奇道："胡大侠，你武功这样了得，怎么不把陈圆圆一把抱了便走？"

胡逸之一听这话，脸上闪过一丝怒色，眼中精光暴盛。韦小宝吓了一跳，手一松。酒杯摔将下来，溅得满身都是酒水。

胡逸之低下头来，叹了口气，说道："那日我在四川成都，无意中见了陈姑娘一眼，唉，那也是前生冤孽，从此神魂颠倒，不能自拔。韦香主，胡某是个没出息、没志气的汉子。当年陈姑娘在平西王府中之时，我在王府里做园丁，给她种花拔草。她去了三圣庵，我便跟着去做火伕。我别无他求，只盼早上晚间偷偷见到她一眼，便已心满意足，怎……怎会有丝毫唐突佳人的举动？"

韦小宝道："那么你心中爱煞了她，这二十几年来，她竟始终不知道？"

胡逸之苦笑摇头，说道："我怕泄漏了身份，平日一天之中，难得说三句话，在她面前更是哑口无言。这二十三年之中，跟她也只说过三十九句话。她倒向我说过五十五句。"

韦小宝笑道："你倒记得真清楚。"

吴六奇和马超兴均感恻然，心想他连两人说过几句话，都数得这般清清楚楚，真是情痴已极。吴六奇生怕韦小宝胡言乱语，说话伤了他心，说道："胡大哥，咱们性情中人，有的学武成痴，有的爱喝酒，有的爱赌钱，陈圆圆是天下第一美人，你爱鉴赏美色，可是对她清清白白，实在难得之极。兄弟斗胆，有一句话相劝，不知能否采纳么？"

胡逸之道："吴兄请说。"吴六奇道："想那陈圆圆，当年自然美貌无比，但到了这时候，年纪大了，想来……"胡逸之连连摇头，不愿再听下去。说道："吴兄，人各有志。兄弟是个大傻瓜，你如瞧不起我，咱们就此别过。"说着站起身来。

韦小宝道："且慢！胡兄，陈圆圆的美貌，非人世间所有，真如天上仙女一般。幸好吴香主、马香主没见过，否则一见之后，多半也是甘心要给她种菜挑水，我天地会中就少了两位香主啦……"吴六奇心中暗骂："他妈的，小鬼头信口开河。"

韦小宝续道："……我这可是亲眼见过的。她的女儿阿珂，只有她一半美丽，不瞒你说，我是打定了主意，就是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非娶她做老婆不可。昨天在赌场之中，她要挖我眼睛，心狠手辣，老子也不在乎，这个，你老兄是亲眼所见，并无虚假。"

胡逸之一听，登时大兴同病相怜之感，叹道："我瞧那阿珂对韦兄弟，似乎有点流水无情。"韦小宝道："甚么流水无请？简直恨我入骨。他妈的……胡大哥，你别误会，我这是随口骂人，可不是骂她的妈陈圆圆……那阿珂不是在我胸口狠狠刺了一剑么？后来又刺我眼珠，若不是我运气好，她早已谋杀了亲夫。她……她……哼，瞧上了台湾那个郑公子，一心一意想跟他做夫妻，偏偏那姓郑的在江中又没淹死。"

胡逸之坐了下来，握住他手，说道："小兄弟，人世间情这个东西，不能强求，你能遇到阿珂，跟她又有师姊师弟的名份，那已是缘份，并不是非做夫妻不可的。你一生之中，已经看过她许多眼，跟她说过许多话。她骂过你，打过你，用刀子刺过你，那便是说她心中有了你这个人，这已经是天大的福份了。"

韦小宝点头道："你这话很对。她如对我不理不睬，只当世上没我这个人，这滋味就挺不好受。我宁可她打我骂我，用刀子杀我。只要我没给她杀死，也就是了。"

胡逸之叹道："就给她杀了，也很好啊。她杀了你，心里不免有点抱歉，夜晚做梦，说不定会梦见你；日间闲着无事，偶然也会想到你。这岂不是胜于心里从来没你这个人吗？"

吴六奇和马超兴相顾骇然，均想这人直是痴到了极处，若不是刚才亲眼见到他和冯锡范相斗，武功出神入化，真不信他便是当年名闻四海、风流倜傥的"美刀王"。

韦小宝却听得连连点头，说道："胡大哥，你这番话，真是说得再明白也没有，我以前就没想到。不过我喜欢了一个女子，却一定要她做老婆，我可没你这么耐心。阿珂当真要我种菜挑水，要我陪她一辈子，我自然也干。但那个郑公子倘若在她身边，老子却非给他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可。"

胡逸之道："小兄弟，这话可不大对了。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倘若她想嫁给郑公子，你就该千方百计的助她完成心愿。倘若有人要害郑公子，你为了心上人，就该全力保护郑公子，纵然送了自己性命，那也无伤大雅啊。"

韦小宝摇头道："这个可有伤大雅之至。赔本生意，兄弟是不干的。胡大哥，兄弟对你十分佩服，很想拜你为师。不是学你的刀法，而是学你对陈圆圆的一片痴情。这门功夫，兄弟可跟你差得远了。"

胡逸之大是高兴，说道："拜师是不必，咱哥儿俩切磋互勉，倒也不妨。"

吴六奇和马超兴对任何女子都不瞧在眼里，心想美貌女子，窑子里有的是，只要白花花的银子搬出去，要多少就有多少，看来这两个家伙

都是失心疯了。

胡韦二人一老一少，却越谈越觉情投意合，真有相见恨晚之感。其实韦小宝是要娶阿珂为妻，那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苦缠到底，和胡逸之的一片痴心完全不同，不过一个对陈圆圆一往情深，一个对陈圆圆之女志在必得，立心虽有高下之别，其中却也有共通之处。何况胡逸之将这番深情在心中藏了二十三年，从未向人一吐，此刻得能尽情倾诉，居然还有人在旁大为赞叹，击节不已，心中的痛快无可言喻。

马超兴见胡韦二人谈得投机，不便打断二人的兴致，初时还听上几句，后来越听越不入耳，和吴六奇二人暗皱眉头，均想："韦香主是小孩子，不明事理，那也罢了。你胡逸之却为老不尊，教坏了少年人。"不由得起了几分鄙视之意。

胡逸之忽道："小兄弟，你我一见如故，世上最难得的是知心人。常言道得好，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胡某人当年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今日有缘跟你相见，咱俩结为兄弟如何？"韦小宝大喜，说道："那好极了。"忽然踌躇道："只怕有一件事不妥。"胡逸之问道："甚么事？"韦小宝道："如果将来你我各如所愿，你娶了陈圆圆，我娶了阿珂，你变成我的丈人老头儿了。兄弟相称，可不大对头。"

吴六奇和马超兴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

胡逸之怫然变色，愠道："唉，你总是不明白我对陈姑娘的情意。我这一生一世，决计不会伸一根手指头儿碰到她一片衣角，若有虚言，便如此桌。"说着左手一伸，喀的一声，抓下舟中小几的一角，双手一搓，便成木屑，纷纷而落。吴六奇赞道："好功夫！"胡逸之向他白了一眼，心道："武功算得甚么？我这番深情，那才难得。可见你不是我的知己。"

韦小宝没本事学他这般抓木成粉，拔出匕首，轻轻切下小几的另一角，放在几上，提起匕首，随手几剁，将那几角剁成数块，说道："韦小宝倘若娶不到阿珂做老婆，有如这块茶几角儿，给人切个大八块，还不了手。"

旁人见匕首如此锋利，都感惊奇，但听他这般立誓，又觉好笑。

韦小宝道："胡大哥，这么说来，我一辈子也不会做你女婿啦，咱们就此结为兄弟。"

胡逸之哈哈大笑，拉着他手，来到船头，对着月亮一齐跪倒，说道："胡逸之今日和韦小宝结为兄弟。此后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若违此誓，教我淹死江中。"

韦小宝也依着说了，最后这句话却说成"教我淹死在这柳江之中"，心想："我决不会对不起胡大哥，不过万一有甚么错失，我从此不到广西来，总不能在这柳江之中淹死了。别的江河，那就不算。"

两人哈哈大笑，携手回入舱中，极是亲热。

吴六奇和马超兴向二人道喜，四人举杯共饮。吴六奇怕这对痴情金兰兄弟又说陈圆圆和阿珂之事，听来着实厌烦，说道："咱们回去罢。"胡逸之点头道："好。马兄，韦兄弟，我有一事相求，这位阿珂姑娘，我要带去昆明。"

马超兴并不在意。韦小宝却大吃一惊，忙问："带去昆明干甚么？"

胡逸之叹道："那日陈姑娘在三圣庵中和她女儿相认，当日晚上就病倒了，只是叫着：'阿珂，阿珂，你怎么不来瞧瞧你娘？'又说：'阿珂，娘只有你这心肝宝贝，娘想得你好苦。'我听得不忍，这才一路跟随前来。在路上我曾苦劝阿珂姑娘回去，陪伴她母亲，她说甚么也不肯。这等事情又不能用强，我束手无策，只有暗中跟随，只盼劝得她回心转意。现下她给你们拿住了，倘若马香主要她答应回去昆明见母，方能释放，只怕她不得不从。"

马超兴道："此事在下并无意见，全凭韦香主怎么说就是。"

胡逸之道："兄弟，你要娶她为妻，来日方长，但如陈姑娘一病不起，从此再也见不到她女儿。这……这可是终身之恨了。"说着语音已有些哽咽。

吴六奇暗暗摇头，心想："这人英雄豪气，尽已消磨，如此婆婆妈妈，为了吴三桂的一个爱妾，竟然这般神魂颠倒，岂是好汉子的气概？陈圆圆是断送大明江山的祸首之一，下次老子提兵打进昆明，先将她一刀杀了。"

韦小宝说道："大哥要带她去昆明，那也可以，不过……不过不瞒大哥你说，我跟她明媒正娶，早已拜过天地，做媒人的是沐王府的摇头狮子吴立身。偏偏我老婆不肯跟我成亲，要去改嫁给那郑公子。倘若她答应和我做夫妻，自然就可放她。"

吴六奇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再也忍耐不住，举掌在几上重重一拍，酒壶酒杯登时尽皆翻倒，大声道："胡大哥，韦兄弟，这小姑娘不肯去见娘，大大的不孝。她跟韦兄弟拜过了堂，已有夫妻名份，却又要去跟那郑公子，大大的不贞。这等不孝不贞的女子，留在世上何用？她相貌越美，人品越坏，我这就去把她的脖子喀喇一下扭断，他妈的，省得教人听着心烦，见了惹气。"厉声催促艄公："快划，快划。"

胡逸之、韦小宝、马超兴三人相顾失色，眼见他如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额头青筋涨了起来，气恼已极，哪敢相劝？

坐船渐渐划向岸边，吴六奇叫道："那一男一女在哪里？"

一艘小船上有人答道："在这里绑着。"吴六奇向艄公一挥手，坐船转头偏东，向那艘小船划去。吴六奇对韦小宝道："韦兄弟，你我会中兄弟，情如骨肉。做哥哥的不忍见你误于美色，葬送了一生，今日为你作个了断。"韦小宝颤声道："这件事……还得……还得仔细商量。"吴六奇厉声道："还商量甚么？"

眼见两船渐近，韦小宝忧心如焚，只得向马超兴求助：

"马大哥，你劝吴大哥一劝。"吴六奇道："天下好女子甚多，包在做哥哥的身上，给你找一房称心满意的好媳妇就是。又何必留恋这等下贱女子？"韦小宝愁眉苦脸，道："唉，这个……这个……"

突然间呼的一声，一人跃起身来，扑到了对面船头，正是胡逸之。

只见他一钻入船舱，跟着便从后艄钻出，手中已抱了一人，身法迅捷已极，随即跃到岸上，几个起落，已在数十丈外，声音远远传来："吴大哥、马大哥、韦兄弟，实在对不住之至，日后上门请罪，听凭责罚。"话声渐远，但中气充沛，仍是听得清清楚楚。

吴六奇又惊又怒，待要跃起追赶，眼见胡逸之已去得远了，转念一想，不禁捧腹大笑。

韦小宝鼓掌叫好，料想胡逸之抱了阿珂去，自然是将她送去和陈圆圆相会。



第三十四回　一纸兴亡看复鹿 千年灰劫付冥鸿

片刻间两船靠拢，天地会中兄弟将郑克塽推了过来。韦小宝骂道：“奶奶的，你杀害天地会中兄弟，又想害死天地会总舵主，非把你开膛剖肚不可。辣块妈妈，你明知阿珂是我老婆，又跟她勾勾搭搭。”说着走上前去，左右开弓，拍拍拍拍，打了他四个耳光。

郑克塽喝饱了江水，早已萎顿不堪，见到韦小宝凶神恶煞的模样，求道：“韦大人，求你瞧在我爹爹的份上，饶我一命。从今而后，我……再也不敢跟阿珂姑娘说一句话。”韦小宝道：“倘若她跟你说话呢？”

郑克塽道：“我也不答，否则……否则……”否则怎样，一时说不上来。韦小宝道：“你这人说话如同放屁。我先把你舌头割了，好教你便想跟阿珂说话，也说不上。”说着拔出匕首，喝道：“伸舌头出来！”郑克塽大惊，忙道：“我决不跟她说话便是，只要说一句话，便是混帐王八蛋。”

韦小宝生怕陈近南责罚，倒也不敢真的杀他，说道：“以后你再敢对天地会总舵主和兄弟们无礼，再敢跟我老婆不三不四，想弄顶绿帽给老子戴，老子一剑插在你这奸夫头里。”

提起匕首轻轻一掷，那匕首直入船头。郑上塽忙道：“不敢，不敢，再也不敢了。”

韦小宝转头对马超兴道：“马大哥，他是你家后堂拿住的，请你发落罢。”马超兴叹道：“国姓爷何等英雄，生的孙子却这么不成器。”吴六奇道：“这人回到台湾，必跟总舵主为难，不如一刀两段，永无后患。”郑克塽大惊，忙道：“不，不会的。我回去台湾，求爹爹封陈永华陈先生的官，封个大大的官。”马超兴道：“哼，总舵主希罕么？”低声对吴六奇道：“这人是郑王爷的公子，咱们倘若杀了，只怕陷得总舵主有‘弑主’之名。”

天地会是陈永华奉郑成功之命而创，陈永华是天地会首领，但仍是台湾延平郡王府的属官，会中兄弟若杀了延平王的儿子，陈永华虽不在场，却也脱不了干系。吴六奇一想不错，双手一扯，拉断了绑着郑克塽的绳索，将他提起，喝道：“滚你的罢！”一把掷向岸上。

郑克塽登时便如腾云驾雾般飞出，在空中哇哇大叫，料想这一摔难免筋折骨断，那知屁股着地，在一片草地上滑出，虽然震得全身疼痛，却未受伤，爬起身来，急急走了。

吴六奇和韦小宝哈哈大笑。马超兴道：“这家伙丢了国姓爷的脸。”吴六奇问道：“这家伙如何杀伤本会兄弟，陷害总舵主？”韦小宝道：“这事说来话长，咱们上得岸去，待兄弟跟大哥详说。”向天边瞧了一眼，说道：“那边尽是黑云，只怕大雨就来了，咱们快上岸罢。”一阵疾风刮来，只吹得各人衣衫飒飒作声，口鼻中都是风。

吴六奇道：“这场风雨只怕不小，咱们把船驶到江心，大风大雨中饮酒说话，倒有趣得紧。”韦小宝吃了一惊，忙道：“这艘小船吃不起风，要是翻了，岂不糟糕？”马超兴微笑道：“那倒不用担心。”转头向艄公吩咐了几句。艄公答应了，掉过船头，挂起了风帆。

此时风势已颇不小，布帆吃饱了风，小船箭也似的向江心驶去。江中浪头大起，小船忽高忽低，江水直溅入舱来。韦小宝枉自外号叫作“小白龙”，却不识水性，他年纪是小的，这时脸色也已吓得雪白，不过跟这个“龙”字，却似乎拉扯不上甚么干系了。

吴六奇笑道：“韦兄弟，我也不识水性。”韦小宝大奇道：“你不会游水？”吴六奇摇头道：“从来不会，我一见到水便头晕脑胀。”韦小宝道：“那……那你怎么叫船驶到江心来？”吴六奇笑道：“天下的事情，越是可怕，我越是要去碰它一碰。

最多是大浪打翻船，大家都做柳江中的水鬼，那也没甚么大不了。何况马大哥外号叫作‘西江神蛟’，水上功夫何等了得？

马大哥，咱们话说在前，待会若是翻船，你得先救韦兄弟，第二个再来救我。”马超兴笑道：“好，一言为定。”韦小宝稍觉放心。

这时风浪益发大了，小船随着浪头，蓦地里升高丈余，突然之间，便似从半空中掉将下来，要钻入江底一般。韦小宝被抛了上来，腾的一声，重重摔上舱板，尖声大叫：“乖乖不得了！”船篷上刹喇喇一片响亮，大雨洒将下来，跟着一阵狂风刮到，将船头、船尾的灯笼都卷了出去，船舱中的灯火也即熄灭。韦小宝又是大叫：“啊哟，不好了！”

从舱中望出去，但见江面白浪汹涌，风大雨大，气势惊人。马超兴道：“兄弟莫怕，这场风雨果然厉害，待我去把舵。”

走到后梢，叱喝船夫入舱。风势奇大，两名船夫刚到桅杆边，便险些给吹下江去，紧紧抱住了桅杆，不敢离手。大风浪中，那小船忽然倾侧。韦小宝向左边摔去，尖声大叫，心中痛骂：

“这老叫化出他妈的这古怪主意，你自己又不会游水，甚么地方不好玩，却到这大风大雨的江中来开玩笑？风大雨大，你妈妈的肚皮大。”

狂风挟着暴雨，一阵阵打进舱来，韦小宝早已全身湿透。

猛听得豁喇喇一声响，风帆落了下来，船身一侧，韦小宝向右撞去，砰的一声，脑袋撞在小几之上，忽想：“我又没对不起胡大哥，为甚么今日要淹死在这柳江之中？啊哟，是了，我起这誓，就是存心不良，打了有朝一日要欺骗他的主意。玉皇大帝，十殿阎王，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韦小宝诚心诚意，决计跟胡大哥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同享甚么福？他如娶了陈圆圆……难道我也……”

风雨声中，忽听得吴六奇放开喉咙唱起曲来：

“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悲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

曲声从江上远送出去，风雨之声虽响，却也压他不倒。马超兴在后梢喝采不迭，叫道：“好一个‘声逐海天远’！”韦小宝但听他唱得慷慨激昂，也不知曲文是甚么意思，心中骂道：“你有这副好嗓子，却不去戏台上做大花面？老叫化，放开了喉咙大叫：‘老爷太太，施舍些残羹冷饭’，倒也饿不死你。”

忽听得远处江中有人朗声叫道：“千古南朝作话传，伤心血泪洒山川。”那叫声相隔甚远，但在大风雨中清清楚楚的传来，足见那人内力深湛。

韦小宝一怔之际，只听得马超兴叫道：“是总舵主吗？兄弟马超兴在此。”那边答道：“正是，小宝在么？”果是陈近南的声音。韦小宝又惊又喜，叫道：“师父，我在这里。”但狂风之下，他的声音又怎传得出去？马超兴叫道：“韦香主在这里。还有洪顺堂红旗吴香主。”陈近南道：“好极了！难怪江上唱曲，高亢入云。”声音中流露出十分喜悦之情。吴六奇道：“属下吴六奇，参见总舵主。”陈近南道：“自己兄弟，不必客气。”声音渐近，他的坐船向着这边驶来。

风雨兀自未歇，韦小宝从舱中望出去，江上一片漆黑，一点火光缓缓在江面上移来，陈近南船上点得有灯。过了好一会，火光移到近处，船头微微一沉，陈近南已跳上船来。韦小宝心想：“师父到来，这次小命有救了。”忙迎到舱口，黑暗中看不见陈近南面貌，大声叫了声“师父”再说。

陈近南拉着他手，走入船舱，笑道：“这场大风雨，可当真了得。你吓着了么？”韦小宝道：“还好。”吴六奇和马超兴都走进舱来参见。

陈近南道：“我到了城里，知道你们在江上，便来寻找，想不到遇上这场大风雨。若不是吴大哥一曲高歌，也真还找不到。”吴六奇道：“属下一时兴起，倒教总舵主见笑了。”陈近南道：“大家兄弟相称罢。吴大哥唱的是《桃花扇》中《沉江》那一出戏吗？”吴六奇道：“正是。这首曲子写史阁部精忠抗敌，沉江殉难，兄弟平日最是爱听。此刻江上风雨大作，不禁唱了起来。”陈近南赞道：“唱得好，果然是好。”韦小宝心道：“原来这出戏叫作《沉江》。甚么戏不好唱，却唱这倒霉戏？你要沉江，小弟恕不奉陪。”

陈近南道：“那日在浙江嘉兴舟中，曾听黄宗羲先生、吕留良先生、查伊璜先生三位江南名士，说到吴兄的事迹，兄弟甚是佩服。你我虽是同会弟兄，只是兄弟事繁，一直未能到广东相见。吴兄身份不同，亦不能北来。不意今日在此聚会，大慰平生。”吴六奇道：“兄弟入了天地会后，无日不想参见总舵主。江湖上有言道：‘平生不见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从今天起，我才可称为英雄了，哈哈，哈哈。”陈近南道：“多承江湖上朋友抬举，好生惭愧。”两人惺惺相惜，意气相投，放言纵谈平生抱负，登时忘了舟外的风雨。

谈了一会，风雨渐渐小了。陈近南问起吴三桂之事，韦小宝一一说了，遇到惊险之处，自不免加油添酱一番，种种经过，连马超兴也是首次得闻。陈近南听说已拿到了蒙古使者罕帖摩，真凭实据，吴三桂非倒大霉不可，十分欢喜；又听说罗刹国要在北方响应吴三桂，夺取关外大片土地，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半晌不语。

韦小宝道：“师父，罗刹国人红毛绿眼睛，倒也不怕，最多不向他们脸上多瞧就是了。他们的火器可真厉害，一枪轰来，任你英雄好汉，也抵挡不住。”陈近南道：“我也正为此担心，吴三桂和鞑子拚个两败俱伤，正是天赐恢复我汉家山河的良机，可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赶走了鞑子，来个比鞑子还要凶恶的罗刹国，又来占我锦绣江山，那便如何是好？”

吴六奇道：“罗刹国的火器，当真没法子对付吗？”陈近南道：“有一个人，两位可以见见。”走到舱口，叫道：“兴珠，你过来。”那边小船中有人应道：“是。”跳上船来，走入舱中，向陈近南微微躬身，这人四十来岁年纪，身材瘦小，满脸英悍之色。陈近南道：“见过了吴大哥、马大哥。这是我的徒弟，姓韦。”那人抱拳行礼，吴六奇等都起身还礼。陈近南道：“这位林兴珠林兄弟，一直在台湾跟着我办事，很是得力。当年国姓爷打败红毛鬼，攻克台湾，林兄弟也是有功之人。”

韦小宝笑道：“林大哥跟红毛鬼交过手，那好极了。罗刹鬼有枪炮火器，红毛鬼也有枪炮火器，林大哥定有法子。”

吴六奇和马超兴同时鼓掌，齐道：“韦兄弟的脑筋真灵。”

吴六奇本来对韦小宝并不如何重视，料想他不过是总舵主的弟子，才做到青木堂香主那样高的职司，青木堂近年来虽建功不少，也不见得是因这小家伙之故，见他迷恋阿珂，更有几分鄙夷，这时却不由得有些佩服：“这小娃儿见事好快，倒也有些本事。”

陈近南微笑道：“当年国姓爷攻打台湾，红毛鬼炮火厉害，果然极难抵敌。我们当时便构筑土堤，把几千名红毛兵围在城里，断了城中水源，叫他们没水喝。红毛兵熬不住了，冲出来攻击，我们白天不战，只晚上跟他们近斗。兴珠，当时怎生打法，跟大家说说。”

林兴珠道：“那是军师的神机妙算……”陈近南为郑成功献策攻台，克成大功，军中都称他为“军师”。韦小宝道：“军师？”见林兴珠眼望陈近南，师父脸露微笑，已然明白，说道：“啊，原来师父你是诸葛亮。诸葛军师大破藤甲兵，陈军师大破红毛兵。”

林兴珠道：“国姓爷于永历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祭江，督率文武百官、亲军武卫，乘坐战舰，自科罗湾放洋，二十四日到澎湖。四月初一日到达台湾鹿耳门。门外有浅滩数十里，红毛兵又凿沉了船，阻塞港口。咱们的战舰开不进去。正在无法可施的当儿，忽然潮水大涨，众兵将欢声震天，诸舰涌进，在水寨港登岸。红毛兵就带了枪炮来打。国姓爷对大伙儿说，咱们倘若后退一步，给赶入大海，那就死无葬身之地。红毛鬼枪炮虽然厉害，大伙儿都须奋勇上前。众兵将齐奉号令，军师亲自领了我们冲锋。突然之间，我耳边好像打了几千百个霹雳，眼前烟雾瀰漫，前面的兄弟倒了一排。大家一慌乱，就逃了回来。”

韦小宝道：“我第一次听见开红毛枪，也吓得一塌胡涂。”

林兴珠道：“我正如没头苍蝇般乱了手脚，只听军师大声叫道：‘红毛鬼放了一枪，要上火药装铅子，大伙儿冲啊！’我忙领着众兄弟冲了上去，果然红毛鬼一时来不及放枪。可是刚冲到跟前，红毛鬼又放枪了，我立即滚在地下躲避，不少兄弟却给打死了，没有法子，只得退了下来。红毛鬼却也不敢追赶。这一仗阵亡了好几百兄弟，大家垂头丧气，一想到红毛鬼的枪炮就心惊肉跳。”

韦小宝道：“后来终于是军师想出了妙计？”

林兴珠叫道：“是啊。那天晚上，军师把我了去，问我：

‘林兄弟，你是武夷山地堂门的弟子，是不是？’我说是的。军师道：“日里红毛鬼一放枪，你立即滚倒在地，身法很敏捷啊。’我十分惭愧，说道：‘回军师的话：小将不敢贪生怕死，明日上阵，决计不敢再滚倒躲避，折了我大明官兵的威风。否则的话，你杀我头好了。”

韦小宝道：“林大哥，我猜军师不是怪你贪生怕死，是赞你滚地躲避的法子很好，要你传授给众兄弟。”

陈近南向他瞧了一眼，脸露微笑，颇有赞许之意。

林兴珠一拍大腿，大声道：“是啊，你是军师的徒弟，果然是明师出高徒……”

韦小宝笑道：“你是我师父的部下，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众人都笑了起来。

林兴珠道：“那天晚上军师当真是这般吩咐。他说‘你不可会错了意。我见你的燕青十八翻、松鼠草上飞的身法挺合用，可以滚到敌人身前，用单刀斫他们的腿。有一套地堂刀法，你练得怎样？’我听军师不是责骂我胆小怕死，这才放心，说道：‘回军师的话：地堂刀法小将是练过的，当年师父说道，倘若上阵打仗，可以滚过去斫敌人的马脚，不过红毛鬼不骑马，只怕无用。’军师道：‘红毛鬼虽没骑马，咱们斫他人脚，有何不可？’我一听之下，恍然大悟，连说：‘是，是，小将脑筋不灵，想不到这一点。’”

韦小宝微微一笑，心想：“你师父教你这刀法可斫马脚，你就以为不能斫人脚，老兄的脑筋，果然不大灵光。”

林兴珠道：“当时军师就命我演了一遍这刀法。他赞我练得还可以，说道：‘你的地堂门刀法身法，若没十多年的寒暑之功，练不到这地步，但咱们明天就要打仗，大伙儿要练，是来不及了。’我说：‘是。这地堂门刀法小将练得不好，不过的确已练了十几年。’军师说道：‘咱们赶筑土堤，用弓箭守住，你马上去教众兵将滚地上前、挥刀砍足的法子。只须教三四下招式，大伙儿熟练就可以了，地堂门中的深奥武功，一概不用教。’我接了军师将令，当晚先去教了本队士兵。第二天一早，红毛鬼冲来，给我们一阵弓箭射了回去。本队士兵把地堂刀法的基本五招练会了，转去传授别队的官兵。军师又吩咐大伙儿砍下树枝，扎成一面面盾牌，好挡红毛兵的铅弹。第四日早上，红毛兵又大举冲来，我们上去迎战，滚地前进，只杀得红毛鬼落花流水，战场上留下了几百条毛腿。赤嵌城守将红毛头的左腿也给砍了下来。这红毛头就此投降。后来再攻卫城，用的也是这法子。”

马超兴喜道：“日后跟罗刹鬼子交锋打仗，便可用地堂功夫对付。”

陈近南道：“然而情形有些不同。当年在台湾的红毛兵，不过三四千人，死一个，少一个。罗刹兵如来进犯，少说也有几万人，源源而来，杀不胜杀，再说，地堂刀法只能用于近战。罗刹兵如用大炮轰击，那也难以抵挡。”

吴六奇点头称是，道：“依军师之见，该当如何？”他听陈近南对林兴珠引见之时不称自己为“香主”，料想林兴珠不是天地会中人，便也不以“总舵主”相称。

陈近南道：“我中国地大人多，若无汉奸内应，外国人是极难打进来的。”众人都道：“正是。鞑子占我江山，全仗汉奸吴三桂带路。”陈近南道：“现今吴三桂又去跟罗刹国勾结，他起兵造反之时，咱们先一鼓作气的把他打垮，罗刹国没了内应，就不能贸然入侵。”马超兴道：“只是吴三桂倘若垮得太快，就不能跟鞑子打个两败俱伤。”陈近南道：“这也不错。

但利害相权，比较起来，罗刹人比鞑子更加可怕。”

韦小宝道：“是啊。鞑子也是黄皮肤，黑眼睛，扁鼻头，跟我们没甚么两样，说的话也是一般。外国鬼子红毛绿眼睛，说起话来叽哩咕噜，有谁懂得？”

众人谈了一会国家大事，天色渐明，风雨也已止歇。马超兴道：“大家衣衫都湿了，便请上岸去同饮一杯，以驱寒气。”

陈近南道：“甚好。”

这一场大风将小船吹出了三十余里，待得回到柳州，已近中午。众人在原来码头上岸。

只见一人飞奔过来，叫道：“相公，你……你回来了。”正是双儿。她全身湿淋淋的，脸上满是喜色。韦小宝问：“你怎么在这里？”双儿道：“昨晚大风大雨，你坐了船出去，我好生放心不下，只盼相公早些平安回来。”韦小宝奇道：“你一直等在这里？”

双儿道：“是。我……我……只担心……”韦小宝笑道：“担心我坐的船沉了？”双儿低声道：“我知道你福气大，船是一定不会沉的，不过……不过……”码头旁一个船夫笑道：“这位小总爷，昨晚半夜三更里风雨最大的时候，要雇我们的船出江，说是要寻人，先说给五十两银子，没人肯去，他又加到一百两。张老三贪钱，答应了，可是刚要开船，豁喇一声，大风吹断了桅杆。这么一来，可谁也不敢去了。他急得只是大哭。”韦小宝心下感动，握住双儿的手，说道：“双儿，你对我真好。”双儿胀红了脸，低下头去。

一行来到马超兴的下处，换过衣衫。陈近南吩咐马超兴派人去打听郑公子和冯锡范的下落。马超兴答应了，派人出去访查，跟着禀报家后堂的事务。

马超兴摆下筵席，请陈近南坐了首席，吴六奇坐了次席。

要请韦小宝坐第三席时，韦小宝道：“林大哥攻破台湾，地堂刀大砍红毛火腿，立下如此大功，兄弟就是站着陪他喝酒，也是心甘情愿。这样的英雄好汉，兄弟怎敢坐他上首？”拉着林兴珠坐了第三席。林兴珠大喜，心想军师这个徒弟年纪虽小，可着实够朋友。

筵席散后，天地会四人又在厢房议事。陈近南吩咐道：“小宝，你有大事在身，你我师徒这次仍不能多聚，明天你就北上罢。”韦小宝道：“是。只可惜这一次又不能多听师父教诲。我本来还想听吴大哥说说他的英雄事迹，也只好等打平吴三桂之后，再听他说了。”

吴六奇笑道：“你吴大哥没甚么英雄事迹，平生坏事倒是做了不少。若不是查伊璜先生一场教训，直到今日，我还是在为虎作伥、给鞑子卖命呢。”

韦小宝取出吴三桂所赠的那支洋枪，对吴六奇道：“吴大哥，你这么远路来看兄弟，实在感激不尽，这把罗刹国洋枪，请你留念。”吴三桂本来送他两支，另一支韦小宝在领出沐剑屏时，交了给夏国相作凭证，此后匆匆离滇，不及要回。

吴六奇谢了接过，依法装上火药铁弹，点火向着庭中施放一枪，火光一闪，砰的一声大响，庭中的青石板石屑纷飞，众人都吓了一跳。陈近南皱起眉头，心想：“罗刹国的火器竟然这等犀利，若是兴兵进犯，可真难以抵挡。”

韦小宝取出四张五千两银票，交给马超兴，笑道：“马大哥，烦你代为请贵堂众位兄弟喝一杯酒。”马超兴笑道：“二万两银子？可太多了，喝三年酒也喝不完。”谢过收了。

韦小宝跪下向陈近南磕头辞别。陈近南伸手扶起，拍拍他肩膀，笑道：“你很好，不枉了是我陈近南之徒。”韦小宝和他站得近了，看得分明，见他两鬓斑白，神色甚是憔悴，想是这些年来奔走江湖，大受风霜之苦，不由得心下难过，要想送些甚么东西给他，寻思：“师父是不要银子的，珠宝玩物，他也不爱。师父武功了得，也不希罕我的匕首和宝衣。”突然间一阵冲动，说道：“师父，有一件事要禀告你老人家。”

吴六奇和马超兴知他师徒俩有话说，便即退出。

韦小宝伸手到贴肉衣袋内，摸出一包物事，解开缚在包外的细绳，揭开一层油布，再揭开两层油纸，露出从八部《四十二章经》封皮中取出来的那些碎羊皮，说道：“师父，弟子没甚么东西孝敬你老人家，这包碎皮，请你收了。”

陈近南甚感奇怪，问道：“那是甚么？”

韦小宝于是说了碎皮的来历。陈近南越听脸色越郑重，听得太后、皇帝、鳌拜、西藏大喇嘛、独臂尼九难、神龙教主等等大有来头的人物，无不处心积虑的想得到这些碎皮，而其中竟隐藏着满清鞑子龙脉和大宝藏的秘密，当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之事。他细问经过情形，韦小宝一一说了，有些细节如神龙教教主教招、拜九难为师等情，自然略过不提。

陈近南沉吟半晌，说道：“这包东西实是非同小可。我师徒俩带领会中兄弟，去掘了鞑子的龙脉，取出宝藏，兴兵起义，自是不世奇功。

不过我即将回台，谒见王爷，这包东西带在身边，海道来回，或恐有失。此刻还是你收着。我回台之后，便来北京跟你相会，那时再共图大事。”韦小宝道：“好！那么请师父尽快到北京来。”陈近南道：“你放心，我片刻也不停留。小宝，你师父毕生奔波，为的就是图谋兴复明室，眼见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百姓对前朝渐渐淡忘，鞑子小皇帝施政又很妥善，兴复大业越来越渺茫。想不到吴三桂终于要起兵造反，而你又得了这份藏宝图，那真是天大的转机。”

说到这里，不由得喜溢眉梢。

他本来神情郁郁，显得满怀心事，这时精神大振，韦小宝瞧着十分欢喜。陈近南又问：“你身上中的毒怎样了？减轻些了么？”韦小宝道：“弟子服了神龙教洪教主给的解药，毒性是完全解去了。”陈近南喜道：“那好极了。你这一双肩头，挑着反清复明的万斤重担，务须自己保重。”说着双手按住他肩头。

韦小宝道：“是。弟子乱七八糟，甚么也不懂的。得到这些碎皮片，也不过碰上运气罢了。每一次都好比我做庄，吃了闲家的夹棍，天杠吃天杠，别十吃别十，吃得舒舒服服。”

陈近南微微一笑，道：“你回到北京之后，半夜里闩住了门窗，慢慢把这些皮片拼将起来，凑成一图，然后将图形牢牢记在心里，记得烂熟，再无错误之后，又将碎皮拆乱，包成七八包，藏在不同的所在。小宝，一个人运气有好有坏，不能老是一帆风顺。如此大事，咱们不能专靠好运道。”

韦小宝道：“师父说得不错。好比我赌牌九做庄，现今已赢了八铺，如果一记通赔，这包碎皮片给人抢去了，岂不是全军覆没，铲了我的庄？因此连赢八铺之后，就要下庄。”

陈近南心想，这孩子赌性真重，微笑道：“你懂得这道理就好。赌钱输赢，没甚么大不了。咱们图谋大事，就算把性命送了，那也是等闲之事。但这包东西，天下千千万万人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那可万万输不得。”韦小宝道：“是啊，我赢定之后，把银子捧回家去，埋在床底下，斩手指不赌了，那就永远输不出去。”

陈近南走到窗边，抬头望天，轻轻说道：“小宝，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就算立即死了，心里也欢喜得紧。”

韦小宝心想：“往日见到师父，他总是精神十足，为甚么这一次老是想到要死？”问道：“师父，你在延平郡王府办事，心里不大痛快，是不是？”陈近南转过身来，脸有诧异之色，问道：“你怎知道？”韦小宝道：“我见师父似乎不大开心。但想世上再为难的事情，你也不放在心上。江湖上英雄好汉，又个个对你十分敬重。我想你连皇帝也不怕，普天之下只郑王爷一人，能给你气受。”

陈近南叹了口气，隔了半晌，说道：“王爷对我一向礼敬有加，十分倚重。”韦小宝道：“嗯，定是郑二公子这家伙向你摆他妈的臭架子。”陈近南道：“当年国姓爷待我恩重如山，我早誓死相报，对他郑家的事，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郑二公子年纪轻，就有甚么言语不当，我也不放在心上。王爷的世子，英明爱众，不过乃是庶出。”韦小宝不懂，问道：“甚么庶出？”陈近南道：“庶出就是并非王妃所生。”韦小宝道：“啊，我明白了，是王爷的小老婆生的。”

陈近南觉他出言粗俗，但想他没读过书，也就不加理会，说道：“是了。当年国姓爷逝世，跟这件事也很有关连，因此王太妃很不喜欢世子，一再吩咐王爷，要废了世子，立二公子做世子。”韦小宝大摇其头，说道：“二公子胡涂没用，又怕死，不成的！这家伙是个混蛋，脓包，他妈的混帐王八蛋。那天他还想害死师父您老人家呢。”

陈近南脸色微微一沉，斥道：“小宝，嘴里放干净些！你这不是在骂王爷么？”

韦小宝“啊”的一声，按住了嘴，说道：“该死！王八蛋这三字可不能随便乱骂。”

陈近南道：“两位公子比较起来，二公子确是处处及不上他哥哥，只是相貌端正，嘴头又甜，很得祖母的欢心……”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是啊，妇道人家甚么也不懂，见了个会拍马屁的小白脸，就当是宝贝了。”陈近南不知他意指阿珂，摇了摇头，说道：“改立世子，王爷是不答应的，文武百官也都劝王爷不可改立。因此两位公子固然兄弟失和，太妃和王爷母子之间，也常常为此争执。太妃有时心中气恼，还叫了我们去训斥一顿。”

韦小宝道：“这老……”他“老婊子”三字险些出口，总算及时缩住，忙改口道：“老太太们年纪一大，这就胡涂了。师父，郑王爷的家事你既然理不了，又不能得罪他们，索性给他来个各人自扫门前雪，别管他家瓦上霜。”

陈近南叹道：“我这条命不是自己的了，早已卖给了国姓爷。人生于世，受恩当报。当年国姓爷以国士待我，我须当以国士相报。眼前王爷身边，人材日渐凋落，我决不能独善其身，舍他而去。唉！大业艰难，也不过做到如何便如何罢了。”说到这里，又有些意兴萧索起来。

韦小宝想说些话来宽慰，却一时无从说起，过了一会，说道：“昨天我们本来想把郑克塽这么……”说着举起手来，一掌斩落，“……一刀两断，倒也干净爽快。但马大哥说，这样一来，可教师父难以做人，负了个甚么‘撕主’的罪名。”

陈近南道：“是“弑主’。马兄弟这话说得很对，倘若你们杀了郑公子，我怎有面目去见王爷？他日九泉之下，也见不了国姓爷。”

韦小宝道：“师父，你几时带我去瞧瞧郑家这王太妃，对付这种老太太，弟子倒有几下散手。”心想自己把假太后这老婊子收拾得服服贴贴，连皇太后也对付得了，区区一个王太妃又何足道哉。陈近南微微一笑，说道：“胡闹！”拉着他手，走出房去。

注：台湾延平郡王郑经长子克是陈永华之婿，刚毅果断，郑经立为太子，出征时命其监国。克执法一秉至公，诸叔及诸弟多怨之，扬言其母假娠，克为屠夫李某之子。郑经及陈永华死后，克为董太妃及诸弟杀害。

当下韦小宝向师父、吴六奇、马超兴告辞。吴马二人送出门去。

吴六奇道：“韦兄弟，你这个小丫头双儿，我已跟她拜了把子，结成了兄妹。”韦小宝和马超兴都吃了一惊，转头看双儿时，只见她低下了头，红晕双颊，神色甚是忸怩。韦小宝笑道：“吴大哥好会说笑话。”吴六奇正色道：“不是说笑。我这个义妹忠肝义胆，胜于须眉，正是我辈中人。做哥哥的对她好生相敬。我见你跟‘百胜刀王’胡逸之拜把子，拜得挺有劲，我见样学样，于是要跟双儿拜把子。她可说甚么也不肯，说是高攀不上。我一个老叫化，有甚么高攀、低攀了？我非拜不可，她只好答应。”马超兴道：“刚才你两位在那边房中说话，原来是商量拜把子的事。”吴六奇道：“正是。双儿妹子叫我不可说出来，哈哈，结拜兄妹，光明正大，有甚么不能说的？”

韦小宝听他如此说，才知是真，看着吴六奇，又看看双儿，很是奇怪。

吴六奇道：“韦兄弟，从今而后，你对我这义妹可得另眼相看，倘若得罪了她，我可要跟你过不去。”双儿忙道：“不……不会的，相公他……他待我很好。”韦小宝笑道：“有你这样一位大哥撑腰，玉皇大帝、阎罗老子也不敢得罪她了。”

三人哈哈大笑，拱手而别。

韦小宝回到下处，问起拜把子的事，双儿很是害羞，说道：“这位吴……吴爷……”韦小宝道：“甚么吴爷？大哥就是大哥，拜了把子，难道能不算数么？”双儿道：“是。他说觉得我不错，定要跟我结成兄妹。”从怀里取出那把洋枪，说道：“他说身上没带甚么好东西，这把洋枪是相公送给他的，他转送给我，相公，还是你带着防身罢。”

韦小宝连连摇手，道：“是你大哥给你的，又怎可还我？”

想起吴六奇行事出人意表，不由得啧啧称奇，又想：“他名字都叫“六奇’，难怪，难怪！不知另外五奇是甚么？”

一行人一路缓缓回京。路上九难传了韦小宝一路拳法，叫他练习。但韦小宝浮动跳脱，说甚么也不肯专心学武。九难吩咐他试演，但见他徒具架式，却是半分真实功夫也没学到，叹道：“你我虽有师徒之名，但瞧你性子，实不是学武的材料。

这样罢，我铁剑门中有一项‘神行百变’功夫，是我恩师木桑道人所创，乃是天下轻功之首。这项轻功须以高深内功为根基，谅你也不能领会。你没一门傍身之技，日后遇到危难，如何得了？我只好教你一些逃跑的法门。”

韦小宝大喜，说道：“脚底能抹油，打架不用愁。师父教了我逃跑的法门，那定是谁也追不上的了。”九难微微摇头，说道：“‘神行百

变'，世间无双，当年威震武林，今日却让你用来脚底抹油，恩师地下有知，定是不肯认你这个没出息的徒孙。不过除此之外，我也没甚么你学得会的本事传给你。”

韦小宝笑道：“师父收了我这个没出息的徒儿，也算倒足了大霉。不过赌钱有输有赢，师父这次运气不好，收了我这徒儿，算是大输一场。老天爷有眼，保佑师父以后连赢八场，再收八个威震天下的好徒儿。”

九难嘿嘿一笑，拍拍他肩头，说道：“也不一定武功好就是人好。你性子不喜学武，这是天性使然，无可勉强。你除了油腔滑调之外，总也算是我的好徒儿。”

韦小宝大喜，心中一阵激动，便想将那些碎羊皮取出来交给九难，随即心想：“这些皮片我既已给了男师父，便不能再给女师父了。好在两位师父都是在想赶走鞑子，光复汉人江山，不论给谁都是一样。”

当下九难将“神行百变”中不需内功根基的一些身法步法，说给韦小宝听。说也奇怪，一般拳法掌法，他学时浅尝辄止，不肯用心钻研，这些逃跑的法门，他却大感兴趣，一路上学得津津有味，一空下来便即练习。有时还要轻功卓绝的徐天川在后追赶，自己东跑西窜的逃避。徐天川见他身法奇妙，好生佩服。初时几下子就追上了，但九难不断传授新的诀窍，到得直隶省境，徐天川说甚么也已追他不上了。

九难见他与“神行百变”这项轻功颇有缘份，倒也大出意料之外，说道：“看来你天生是个逃之夭夭的胚子。”

韦小宝笑道：“弟子练不成‘神行百变’，练成‘神行抹油’，总算不是一事无成。”

他冲了一碗新茶，捧到九难面前，问道：“师父，师祖木桑道长既已逝世，当今天下，自以你老人家武功第一了？”九难摇头道：“不是。‘天下武功第一’六字，何敢妄称？”眼望窗外，幽幽的道：“有一个人，称得上‘天下武功第一’。”韦小宝忙问：“那是谁？弟子定要拜见拜见。”九难道：“他……他……”突然间眼圈一红，默然不语。韦小宝道：“这位前辈是谁？弟子日后倘若有缘见到，好恭恭敬敬的向他磕几个头。”

九难挥挥手，叫他出去。韦小宝甚是奇怪，慢慢踱了出去，心想：“师父的神色好生古怪，难道这个天下武功第一之人，是她的老姘头么？”

九难这时心中所想的，正是那个远在万里海外的袁承志。

她对袁承志落花有意，袁承志却情有别钟。二十多年来这番情意深藏心底，这时却又给韦小宝撩拨了起来。

次日韦小宝去九难房中请安，却见她已不别而去，留下了一张字条。韦小宝拿去请徐天川一念，原来纸条上写着“好自为之”四个字。韦小宝心中一阵怅惘，又想：“昨天我问师父谁是天下武功第一，莫非这句话得罪了她？”

不一日，一行人来到北京。建宁公主和韦小宝同去谒见皇帝。

康熙早已接到奏章，已复旨准许吴应熊来京完婚，这时见到妹子和韦小宝，心下甚喜。

建宁公主扑上前去，抱住了康熙，放声大哭，说道：“吴应熊那小子欺侮我。”康熙笑道：“这小子如此大胆，待我打他的屁股。他怎么欺侮你了？”公主哭道：“你问小桂子好了。

他欺侮我，他欺侮我！皇帝哥哥，你非给我作主不可。”一面哭，一面连连顿足。康熙笑道：“好，你且回自己屋里去歇歇，我来问小桂子。”

建宁公主早就和韦小宝商议定当，见了康熙之后，如何奏报吴应熊无礼之事。一等公主退出，韦小宝便详细说来。

康熙皱了眉头，一言不发的听完，沉思半晌，说道：“小桂子，你好大胆！”韦小宝吓了一跳，忙道：“奴才不敢。”康熙道：“你跟公主串通了，胆敢骗我。”韦小宝道：“没有啊，奴才怎敢瞒骗皇上？”康熙道：“吴应熊对公主无礼，你自然并未亲见，怎能凭了公主一面之辞，就如此向我奏报？”

韦小宝心道：“乖乖不得了，小皇帝好厉害，瞧出了其中破绽。”忙跪下磕头，说道：“皇上明见万里。吴应熊对公主如何无礼，奴才果然没有亲见，不过当时许多人站在公主窗外，大家都是亲耳听见的。”康熙道：“那更加胡闹了。吴应熊这人我见过两次，他精明能干，是个人才。他又不很年轻了，房里还少得了美貌的姬妾？怎会大胆狂妄，对公主无礼。哼，公主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定是她跟吴应熊争吵起来，割了……割了他妈的卵蛋。”说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

韦小宝也笑了起来，站起身来，说道：“这种事情，公主是不便细说的，奴才自然也不敢多问。公主怎么说，奴才就怎么禀告。”康熙点点头，道：“那也说得是。吴应熊这小子受了委屈，你传下旨去，叫他们在京里择日完婚罢，满了月之后，再回云南。”韦小宝道：“皇上，完婚不打紧，吴三桂这老小子要造反，可不能让公主回云南去。”

康熙不动声色，点点头道：“吴三桂果然要反，你见到甚么？”韦小宝于是将吴三桂如何跟西藏、蒙古、罗刹国、神龙教诸方勾结的情形一一说了。康熙神色郑重，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才道：“这奸贼！竟勾结了这许多外援！”韦小宝也早知这事十分棘手，不敢作声。再过一会，康熙又问：“后来怎样？”

韦小宝说道已将蒙古王子的使者擒来，述说自己如何假装吴三桂的小儿子而骗出真相，吴应熊如何想夺回罕帖摩，在公主住处放火，反而惨遭阉割，自己又如何派遣部属化装为王府家将，在妓院中争风吃腊、假装杀死罕帖摩。

康熙听得悠然神往，说道：“这倒好玩得紧。”又道：“吴三桂这人，我没见过。那日宫中传出父王宾天的讯息，吴三桂带了重兵，来京祭拜。我原想见他一见，可是几名顾命大臣防他拥兵入京，忽然生变，要他在北京城外搭了孝棚拜祭，不许他进北京城。”

说到这里，站起身来，来回踱步，说道：“鳌拜这厮见事极不明白。如果担心吴三桂入京生变，只须下旨要他父子入京拜祭，大军驻扎在城外，他还能有甚么作为？他倘若不敢进城，那是他自己礼数缺了。不许他进城，那明明是跟他说：

‘我们怕了你的大军，怕你进京造反，你还是别进来罢！’嘿嘿，示弱之至！吴三桂知道朝廷对他疑忌，又怕了他，岂有不反之理？他的反谋，只怕就种因于此。”

韦小宝听康熙这么一剖析，打从心坎儿里佩服出来，说道：“当时倘若他见了皇上，皇上好好开导他一番，说不定他便不敢造反了。”康熙摇头道：“那时我年纪幼小，不懂军国大事，一见之后，没甚么厉害的话跟他说，他瞧我不起，只有反得更快。”当下详细询问吴三桂的形貌举止，又问：“他书房那张白老虎皮到底是怎样的？”

韦小宝大是奇怪，描述了那张白老虎皮的模样，说道：“皇上连这等小事也知道。”

康熙微笑不语，又问起吴三桂的兵马部署，左右用事之人及十大总兵的性情才干；问话之中，显得对吴三桂的情状所知甚详，手下大将哪一个贪钱，哪一个好色，哪一个勇敢，哪一个胡涂，无不了然。

韦小宝既惊且佩，说道：“皇上，你没去过云南，可是平西王府内府外的事情，知道得比奴才还多。”突然恍然大悟，道：“啊，是了，皇上在昆明派得有不少探子。”

康熙笑道：“这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他一心想要造反，难道咱们就毫不理会？小桂子，你这趟功劳很大，探明了吴三桂跟西藏、蒙古、罗刹国勾结。这桩大秘密，我那些探子就查不到。他们只能查小事，查不到大事。”

韦小宝全身骨头大轻，说道：“那全仗皇上洪福齐天。”康熙道：“把那罕帖摩带进宫来，让我亲自审问。”韦小宝答应了，率领十名御前侍卫，将罕帖摩送到上书房来。

康熙一见到，便以蒙古话相询。罕帖摩听到蒙古话，既感惊奇，又觉亲切，眼见到宫中的派势，再也不敢隐瞒，一五一十，都将实情说了。康熙一连问了两个多时辰，除蒙古和吴三桂勾结的详情外，又细问蒙古的兵力部署、钱粮物产、山川地势、风土人情、以及蒙古各旗王公谁精明，谁平庸，相互间谁跟谁有仇，谁跟谁有亲。

韦小宝在一旁侍候，听得二人叽哩咕噜的说个不休，罕帖摩一时显得十分佩服，一时又显得害怕，到最后却跪下来不住磕头，似是感恩之极。康熙命御前侍卫带下去监禁。

一名小太监送上一碗参汤。康熙接过来喝了，对小太监道：“你给韦副总管也斟一碗来。”韦小宝磕头谢恩，喝了参汤。

只听得书房外脚步响声，一名小太监道：“启禀皇上：南怀仁、汤若望侍候皇上。”康熙点点头。小太监传呼出去，进来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跪下向康熙磕头。

韦小宝大是奇怪，心想：“怎么有外国鬼子来到宫里，真是奇哉怪也。”

两个外国人叩拜后，从怀中各取出一本书卷，放在康熙桌上。那个年纪较轻、名叫南怀仁的外国人道：“皇上，今儿咱们再说大炮发射的道理。”韦小宝听他一口京片子，清脆流利，不由得“咦”的一声，惊奇之极，心道：“希奇希奇真希奇，鬼子不会放洋屁。”

康熙向他一笑，低头瞧桌上书卷。南怀仁站在康熙之侧，手指卷册，解释了起来。康熙听到不懂的所在，便即发问。南怀仁讲了半个时辰，另一个老年白胡子外国人汤若望接着讲天文历法，也讲了半个时辰，两人磕头退出。

康熙笑道：“外国人说咱们中国话，你听着很希奇，是不是？”

韦小宝道：“奴才本来很奇怪，后来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了。圣天子百神呵护。罗刹国图谋不轨，上天便降下两个会说中国话的洋鬼子来辅佐圣朝，制造枪炮火器，扫平罗刹。”

康熙道：“你心思倒也机灵。不过洋鬼子会说中国话，却不是天生的。那个老头儿，在前明天启年间就来到中国了，他是日耳曼人。那年轻的是比利时人，是顺治年间来的。他们都是耶稣会教士，来中国传教的。要传教，就得学说中国话。”

韦小宝道：“原来如此。奴才一直在担心罗刹的火器厉害。今天一听这外国人甚么大炮短铳，说得头头是道，这可就放心啦。”

康熙在书房中缓缓踱步，说道：“罗刹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能造枪炮，我们一样也能造，只不过我们一直不懂这法子罢了。当年我们跟明朝在辽东打仗，明兵有大炮，我们很吃了些苦头。太祖皇帝就为炮火所伤，龙驭宾天。可是明朝的天下，还不是给我们拿下来了？可见枪炮是要人来用的，用的人不争气，枪炮再厉害也是无用。”

韦小宝道：“原来明朝有大炮。不知这些大炮现下在哪里？咱们拿了去轰吴三桂那老小子，轰他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康熙微微一笑，说道：“明朝的大炮就只那么几尊，都是向澳门红毛人买的。单是买鬼子的枪炮，那可不管用。倘若跟鬼子打仗，他们不肯卖了，岂不糟糕？咱们得自己造，那才不怕别人制咱们死命。”

韦小宝道：“对极，对极。皇上还怕这些耶稣会教士造西贝货骗你，因此自己来弄明白这个道理。从今而后，任他鬼子说得天花乱坠，七荤八素，都骗不了你。”康熙道：“你明白我的心思。这些造枪炮的道理，也真繁难得紧，单是炼那上等精铁，就大大不易。”

韦小宝自告奋勇，说道：“皇上，我去给你把北京城里城外的铁匠，一古脑儿的都叫了来，大伙儿拉起风箱，呼扯，呼扯，炼他几百万斤上好精铁。”

康熙笑道：“你在云南之时，我们已炼成十几万斤精铁啦。

汤若望和南怀仁正在监造大炮，几时你跟我去瞧瞧。”韦小宝喜道：“那可太好了。”忽然想起一事，说道：“皇上，外国鬼子居心不良，咱们可得提防一二。那造炮的地方，又有火药，又有铁器，皇上自己别去，奴才给你去监督。”康熙道：“那倒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关涉到国家气运，我如不是亲眼瞧着，终不放心。南怀仁忠诚耿直。汤若望的老命是我救的，他感激得不得了。这二人决不会起甚么异心。”韦小宝道：“皇上居然救了外国老鬼子的老命，这可奇了。”

康熙微笑道：“康熙三年，汤若望说钦天监推算日食有误，和钦天监的汉官双方激辩。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辩不过，就找他的岔子，上了一道奏章，说道汤若望制定的那部《大清时宪历》，一共只推算了二百年，可是我大清得上天眷祐，圣祚无疆，万万年的江山。汤若望止进二百年历，那不是咒我大清只有二百年天下吗？”

韦小宝伸了伸舌头，说道：“厉害，厉害。这外国老鬼会算天文地理，却不会算做官之人的手段。”康熙道：“可不是么？那时候鳌拜当政，这家伙胡里胡涂，就说汤若望咒诅朝廷，该当凌迟处死。这道旨意送给我瞧，可给我看出了一个破绽。”韦小宝道：“康熙三年，那时你还只十岁啊，已经瞧出了其中有诈，当真是圣天子聪明智慧，自古少有。”

康熙笑道：“你马屁少拍。其实这道理说来也浅，我问鳌拜，这部大清时宪历是几时做好的。他说不知道，下去查了一查，回奏说道，是顺治十年做好的，当时先帝下旨嘉奖，赐了他一个‘通玄教师’的封号。我说：‘是啊，我六七岁时，就已在书房里见过这部《大清时宪历》了。这部历书已做成了十年，为甚么当时大家不说他不对？这时候争他不过，便来翻他的老帐？那可不公道啊。鳌拜想想倒也不错，便没杀他，将他关在牢里。这件事我后来也忘了，最近南怀仁说起，我才下旨放了他出来。”

韦小宝道：“奴才去叫他花些心思，做一部大清万年历出来。”

康熙笑了几声，随即正色道：“我读前朝史书，凡是爱惜百姓的，必定享国长久，否则尽说些吉祥话儿，又有何用？自古以来，人人都叫皇帝作万岁，其实别说万岁，享寿一百岁的皇帝也没有啊。甚么‘万寿无疆’，都是骗人的鬼话。父皇谆谆叮嘱，要我遵行‘永不加赋’的训谕，我细细想来，只要遵守这四个字，我们的江山就是铁打的。甚么洋人的大炮，吴三桂的兵马，全都不用担心。

韦小宝不明白这些治国的大道理，只是喏喏连声，取出从吴三桂那里盗来的那部正蓝旗《四十二章经》，双手献上，说道：“皇上，这部经书，果然让吴三桂这老小子给吞没了，奴才在他书房中见到，便给他来个顺手牵羊，物归原主。”

康熙大喜，说道：“很好，很好。太后老是挂念着这件事。

我去献给她老人家，拿去太庙焚化了，不管其中有甚么秘密，从此再也没人知道。”

韦小宝心道：“你烧了最好！这叫做毁尸灭迹。我盗了经中碎皮片儿的事，就永远不会发觉了。”

他回到了自己子爵府，天黑之后，闩上了门，取出那包碎皮片，叫了双儿过来，说道：“有一桩水磨功夫，你给我做做。”吩咐她将几千片碎皮片拼凑还原。双儿伏在案上，慢慢对着剪痕，一片片的拼凑。但数千片碎皮片乱成一团，要凑成原状，当真谈何容易？韦小宝初时还坐在桌边，出些主意，东拿一片，西拿一片，帮着拼凑，但搞了半天，连两块相连的皮片也找不出来，意兴索然，径自去睡了。

次日醒来，只见外边房中兀自点着蜡烛，双儿手里拿着一片碎皮，正怔怔的凝思。韦小宝走到她身后，“哇”的一声大叫。双儿吃了一惊，跳起身来，笑道：“你醒了？”韦小宝道：“这些碎皮片儿可磨人得紧，我又没赶着要，你怎地一晚不睡？快去睡罢！”双儿道：“好，我先收拾起来。”

韦小宝见桌上一张大白纸上已用绣花针钉了十一二块皮片，拼在一起，全然吻合，喜道：“你已找到了好几片啦。”双儿道：“就是开头最难，现下我已明白了一些道理，以后就会拼得快些。”将碎皮片细心包在油布包裹里，连同那张大白纸，锁在一只金漆箱中。

韦小宝道：“这些皮片很是有用，可千万不能让人偷了去。”双儿道：“我整日守在这里，不离开半步便是。就是怕睡着出了事。”韦小宝道：“不妨，我去调一小队骁骑营军士来，守在屋外，给你保驾。”双儿微笑道：“那就放心得多了。”

韦小宝见她一双妙目中微有红丝，足见昨晚甚是劳瘁，心生怜惜，说道：“快睡罢，我抱你上床去。”双儿羞得满脸通红，连连摇手，道：“不，不，不好。”韦小宝笑道：“有甚么好不好的？你帮我做事，辛苦了一晚，我抱你上床，有甚么打紧？”说着伸手便抱。双儿咭的一声笑，从他手臂下钻了过去。

韦小宝连抱了几次，都抱了个空，自知轻身功夫远不及她，心头微感沮丧，叹了口气，坐倒在椅上。双儿笑吟吟的走近，说道：“先服侍你盥洗，吃了早点，我再去睡。”韦小宝摇头不语。双儿见他不快，心感不安，低声道：“相公，你……你生气了吗？”

韦小宝道：“不是生气，我的轻功太差，师父教了许多好法门，我总是学不会。连你这样一个小姑娘也捉不到，有甚么屁用？”双儿微笑道：“你要抱我，我自然要拚命的逃。”韦小宝突然一纵而起，叫道：“我非捉到你不可。”张开双手，向她扑去。双儿格格一笑，侧身避开。韦小宝假意向左方一扑，待她逃向右方，一伸手扭住了她衫角。双儿“啊”的一声呼叫，生怕给他扯烂了衫子，不敢用力挣脱。

韦小宝双臂拦腰将她抱住。双儿只是嘻笑。韦小宝右手抄到她腿弯里，将她横着抱起，放到自己床上。双儿满脸通红，叫道：“相公，你……你……”

韦小宝笑道：“我甚么？”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俯身在她脸上轻轻一吻，笑道：“快合上眼，睡罢。”转身出房，带上了门，心道：“这丫头怕我着恼，故意让我抱住的。”来到厅上，吩咐亲兵传下令去，调一队骁骑营军士来自己房外守卫。

这几天之中，他将云南带来的金银礼物分送宫中妃嫔、王公大臣、侍卫、太监；心中盘算：“若说是吴三桂送的，倒让人领了这老小子的情，不如让老子自己来做好人。”于是吴三桂几十万两金银，都成了钦差大臣、骁骑营都统韦小宝的礼物。收礼之人自是好评潮涌。宫中朝中，都说皇上当真圣明，所提拔的这个少年都统精明干练，居官得体。

这些日子中，双儿每日都在拼凑破碎羊皮，一找到吻合无误的皮片，便用绣花针钉住。韦小宝每晚观看，见拼成的图形越来越大，图中所绘果然都是山川地形，图上注着弯弯曲曲的文字。双儿道：“这些都是外国字，我可一个也不识。”

韦小宝在宫中住得久了，却知写的是满洲字，反正连汉字他也不识，图中所写不论是甚么文字，也都不放在心上。

到得第十八天晚上，韦小宝回到屋里，只见双儿满脸喜容。他伸手摸了摸她下巴，问道：“甚么事这样开心？”双儿微笑道：“相公，你倒猜猜看。”

昨晚临睡之时，韦小宝见只余下二三百片碎皮尚未拼起。

这门拼凑功夫，每拼起一片，余下来的少了一片，就容易了一分。最初一两天最是艰难，一个时辰之中，未必能找到两片相吻合的碎皮，到得后来便进展迅速了。他料想双儿已将全图拼起，是以喜溢眉梢，笑道：“让我猜猜看。嘿，你定是裹了几只湖州粽子给我吃。”双儿摇头道：“不是。”

韦小宝道：“你在地下捡到了一件宝贝？”双儿道：“不是。”

韦小宝道：“你义兄从广东带了好东西来送给你？”双儿道：“不是，路这么远，怎会送东西来啊。”韦小宝道：“庄家三少奶捎了信来？”双儿摇摇头，眉头微蹙，轻声道：“没有。庄家三少奶她们不知好不好，我常常想着。”韦小宝叫道：“我知道了，今天是你生日。”双儿微笑道：“不是的，我生日不是今天。”韦小宝道：“是哪一天？”双儿道：“是九月十……”忽然脸上一红，道：“我忘记了。”韦小宝道：“你骗人，自己生日怎会忘记了？对了，对了。一定是这个，你在少林寺的那个老和尚朋友瞧你来啦。”双儿噗哧一笑，连连摇头，说道：“相公说话真是好笑，我有甚么少林寺的老和尚朋友？你才有啦。”

韦小宝搔搔头皮，沉吟道：“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可难猜了。我本来想猜，是不是你已拼好了图样呢？不过昨晚见到还有二三百片没拼起，最快也总得再有五六天时光。”双儿双眼中闪耀着喜悦的光芒，微笑道：“倘若偏偏是今天拼起了呢？”韦小宝摇头道：“你骗人，我才不信。”双儿道：“相公，你来瞧瞧，这是甚么？”

韦小宝跟着她走到桌边，只见桌上大白布上钉满了几千枚绣花针，几千块碎片已拼成一幅完整无缺的大地图，难得的是几千片碎皮拼在一起，既没多出一片，也没少了一片。

韦小宝大叫一声，反手将双儿一把抱住，叫道：“大功告成，亲个嘴儿。”说着向她嘴上吻去。双儿羞得满脸通红，头一侧，韦小宝的嘴吻到了她耳垂上。双儿只觉全身酸软，惊叫：“不，不要！”

韦小宝笑着放开了她，拉着她手，和她并肩看那图形，不住口的啧啧称赞，说道：“双儿，若不是你帮我办这件事，要是我自己来干哪，就算拼上三年零六个月，也不知拼不拼得成。”双儿道：“你有多少大事要办，那有时光做这种笨功夫？”

韦小宝道：“啊哟，这是笨功夫么？这是天下最聪明的功夫了。”

双儿听他称赞，甚是开心。

韦小宝指着图形，说道：“这是高山，这是大河。”指着一条大河转弯处聚在一起的八个颜色小圈，说道：“全幅地图都是墨笔画的，这八个小圈却有红、有白、有黄、有蓝，还有黄圈镶红边儿的。啊，是了，这是满洲人的八旗。这八个小圈的所在，定是大有古怪。只不知山是甚么山，河是甚么河。”

双儿取出一叠薄棉纸来，一共三十几张，每一张上都写了弯弯曲曲的满洲文字，交给韦小宝。韦小宝道：“这是甚么？

是谁写的？”双儿道：“是我写的。”韦小宝又惊又喜，道：“原来你识得满洲字，前几天还骗我呢。”说着张开双臂，作势要抱。双儿急忙逃开，笑道：“没骗你，我不识满洲字，这是将薄纸印在图上，一笔一划印着写的。”

韦小宝喜道：“妙计，妙计。我拿去叫满洲师爷认了出来，注上咱们的中国字，就知道图中写的是甚么了。好双儿，宝贝双儿，你真细心，知道这图关系重大，把满洲字分成几十张纸来写。我去分别问人，就不会泄漏了机密。”

双儿微笑道：“好相公，聪明相公，你一见就猜到我的用意。”

韦小宝笑道：“大功告成，亲个嘴儿。”双儿一听。反身一跃，逃出了房外。

韦小宝来到厅上，吩咐亲兵去叫了骁骑营中的一名满洲笔帖式来，取出一张棉纸，问他那几个满洲字是甚么意思。

那笔帖式道：“回都统大人：这‘额尔古纳河’、‘精奇里江’、‘呼玛尔窝集山’，都是咱们关外满洲的地名。”韦小宝道：“甚么叽哩咕噜江，呼你妈的山，这样难听。”那笔帖式道：“回都统大人：额尔古纳河、精奇里江、呼玛尔窝集山，都是咱们满洲的大山大江。”韦小宝问：“那在甚么地方？”那笔帖式道：“回都统大人：是在关外极北之地。”

韦小宝心下暗喜：“是了，这果然是满洲人藏宝的所在。他们把金银珠宝搬到关外，定然要藏得越远越好。”说道：“你把这些唏哩呼噜江、呼你妈的山的名字，都用汉字写了出来。”那笔帖式依言写了。

韦小宝又取出一张棉纸，问道：“这又是甚么江、甚么山了？”那笔帖式道：“回都统大人：这是西里木的河，阿穆尔山、阿穆尔河。”韦小宝道：“他妈的，越来越奇啦！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好好的名字不取，甚么希你妈的河，甚么阿妈儿、阿爸儿的。”

那笔帖式满脸惶恐，请了个安，说道：“卑职不敢胡说八道，在满洲话里，那是另有意思的。”韦小宝道：“好，你把阿妈儿、阿爸儿，还有希你妈的河，都用汉字注在这纸上。回头我还得去问问旁人，瞧你是不是瞎说。”那笔帖式道：“是，是。卑职便有天大胆子，也不敢跟都统大人胡说。”韦小宝道：“哈，你有天大胆子么？”那笔帖式道：“不，不，卑职胆小如鼠。”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来人哪，拿五十两银子，赏给这个胆小如鼠的朋友。喂，这些希你妈的河，希你爸的山，你要是出去跟人说了，给我一知道，立即追还你五十两银子，连本带利，一共是一百五十两银子。”

那笔帖式大喜过望，他一个月饷银，也不过十二两银子，都统大人这一赏就是五十两，忙请安道谢，连称：“卑职决不敢乱说。”心想：“本钱五十两，利息却要一百两。我的妈啊，好重的利息，杀了头我也还不起。”

数日之间，韦小宝已问明了七八十个地名，拿去复在图上一看，原来那八个四色小圈，是在黑龙江之北，正当阿穆尔河和黑龙江合流之处，在呼玛尔窝集山正北，阿穆尔山西北。八个小圈之间写着两个黄色满洲字，译成汉字，乃是“鹿鼎山”三字。

韦小宝把图形和地名牢记在心，要双儿也帮着记住，心想这些碎皮片要是给人抢了去，不免泄露秘密，于是投入火炉，一把烧了。见到火光熊熊升起，心头说不出的愉悦。寻思：“师父要我分成数包，分别埋在不同的地方，说不定仍会给人盗了去。现下藏在我心里，就算把我的心挖了去，也找不到这幅地图啦。不过这颗心，自然是挖不得的。”

一转头，见火光照在双儿脸上，红扑扑的甚是娇艳，心下大赞："我的小双儿可美得紧哪。"双儿给他瞧得有些害羞，低下了头。韦小宝道："好双儿，咱们图儿也拼起啦，地名也查到啦，甚么希你妈的河，希你爸的山，也都记在心中了，那算不算是大功告成了呢？"双儿忙跳起身来，笑道："不，不，没……没有。"韦小宝道："怎么还没有？"双儿笑着夺门而出，说道："我不知道。"

韦小宝追出去，笑道："你不知道，我可知道。"忽见一名亲兵匆匆进来，说道："启禀都统：皇上传召，要你快去。"

韦小宝向双儿做个鬼脸，出门来到宫中。

只见宫门口已排了卤簿，康熙的车驾正从宫中出来。韦小宝绕到仪仗之后，跪在道旁磕头。康熙见到了他，微笑道："小桂子，跟我看外国人试炮去。"韦小宝喜道："好极了，这大炮可造得挺快哪。"

一行人来到左安门内的龙潭炮厂，南怀仁和汤若望已远远跪在道旁迎驾。康熙道："起来，起来，大炮在哪里？"南怀仁道："回圣上：大炮便在城外。恭请圣上移驾御览。"康熙道："好！"从车中出来，侍卫前后拥护，出了左安门，只见三尊大炮并排而列。

康熙走近前去，见三门大炮闪闪发出青光，炮身粗大，炮轮、承轴等等无不造得极是结实，心下甚喜，说道："很好，咱们就试放几炮。"南怀仁亲自在炮筒里倒入火药，用铁条桩实，拿起一枚炮弹，装入炮筒，转身道："回皇上：这一炮可以射到一里半，靶子已安在那边。"康熙顺着他手指望去，见远处约莫一里半以外，有十个土墩并列，点头道："好，你放罢。"南怀仁道："恭请皇上移驾十丈以外，以策万全。"康熙微微一笑，退了开去。

韦小宝自告奋勇，道："这第一炮，让奴才来放罢。"康熙点点头。韦小宝走到大炮之旁，向南怀仁道："外国老兄，你来瞄准，我来点火。"南怀仁已校准了炮口高低，这时再核校一次。韦小宝接过火把，点燃炮上药线，急忙跳开，丢开火把，双手紧紧塞住耳朵。

只见火光一闪，轰的一声大响，黑烟祐漫，跟着远处一个土墩炸了开来，一个火柱升天而起。原来那土墩中藏了大量硫磺，炮弹落下，立时燃烧，更显得威势惊人。

众军士齐声欢呼，向着康熙大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三尊大炮轮流施放，一共开了十炮，打中了七个土墩，只三个土墩偏了少些没打中。

康熙十分喜欢，对南怀仁和汤若望大加奖勉，当即升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原为太常寺卿加通政使，号"通玄教师"，在鳌拜手中被革，康熙下旨恢复原官，改号"通微教师"。康熙名叫玄烨，"玄"字为了避讳不能再用。三门大炮赐名为"神武大炮"。

回到宫中，康熙把韦小宝叫进书房，笑吟吟的道："小桂子，咱们日夜开工，造他几百门神武大炮，一字排开，对准了吴三桂这老小子轰他妈的，你说他还造不造得成反？"

韦小宝笑道："皇上神机妙算，本来就算没神武大炮，吴三桂这老小子也是手到擒来。只不过有了神武大炮，那是更加如……如……如龙添翼了。"他本要说"如虎添翼"，但转念一想，以皇帝比作老虎，可不大恭敬。康熙笑道："你这句话太没学问。飞龙在天，又用得着甚么翼？"韦小宝笑道："是，是。可见就算没有大炮，皇上也不怕吴三桂。"

康熙笑道："你总有得说的。"眉头一皱，道："说到这里，我可想到一件事来。吴三桂跟蒙古、西藏、罗刹国勾结，还有一个神龙教。那个大逆不道的老婊子假太后，就是神龙教派来秽乱宫禁的，是不是？"韦小宝道："正是。"康熙道："这叛逆若不擒来千刀万剐，如何得报母后被害之恨、太后被囚之辱？"说到这里，咬牙切齿，甚是气愤。

韦小宝心想："皇帝这话，是要我去捉拿老婊子了。那老婊子跟那又矮又胖的瘦头陀在一起，这时候不知是在哪里，要捉此人，可大大的不容易。"心下踌躇，不敢接口。

康熙果然说道："小桂子，这件事万分机密，除了派你去办之外，可不能派别人。"

韦小宝道："是。就不知老婊子逃到了哪里？她那个奸夫一团肉球，看来会使妖法。"

康熙道："老婊子如果躲到了荒山野岭之中，要找她果然不易。不过也有线索可寻。你带领人马，先去将神龙邪教剿灭了，把那些邪教的党羽抓来，一一拷问，多半便会查得出老婊子的下落。"见韦小宝有为难之色，说道："我也知道这件事犹如大海捞针，很不易办。不过你一来能干，二来是员大大的福将，别人办来十分棘手之事，到了你手里，往往便马到成功。我也不限你时日，先派你到关外去办几件事。你到了关外，在奉天调动人马，俟机去破神龙岛。"

韦小宝心想："皇帝在拍我马屁了。这件事不答应也不成了。"说道："奴才的福气，都是皇上赐的。皇上对我特别多加恩典，我的福份自然大了。只盼这次又托赖皇上洪福，把老婊子擒来。"

康熙听他肯去，心中甚喜，拍拍他肩头，说道："报仇雪恨虽是大事，但比之国家社稷的安危，又是小了。能捉到老婊子固然最好，第一要务，还是攻破神龙岛。小桂子，关外是我大清龙兴发祥之地，神龙教在旁虎视眈眈，倘若跟罗刹人联手，占了关外，大清便没了根本。你破得神龙岛，好比是斩断了罗刹国人伸出来的五根手指。"

韦小宝笑道："正是。"突然提高声音叫道："啊罗呜！古噜呼！"提起右手，不住乱甩。康熙笑问："干甚么？"韦小宝道："罗刹国断了五根手指，自然痛得大叫罗刹话。"

康熙哈哈大笑，说道："我升你为一等子爵，再赏你个'巴图鲁'的称号，调动奉天驻防兵马，扑灭神龙岛反叛。"

韦小宝跪下谢恩，说道："奴才的官儿做得越大，福份越大。"

康熙道："这件事不可大张旗鼓，以防吴三桂、尚可喜他们得知讯息，心不自安，提早造反。须得神不知、鬼不觉，突然之间将神龙教灭了。这样罢，我明儿派你为钦差大臣，去长白山祭天。长白山是我爱新觉罗家远祖降生的圣地，我派你去祭祀，谁也不会疑心。"

韦小宝道："皇上神机妙算，神龙教教主寿与虫齐。"康熙问道："甚么寿与虫齐？"韦小宝道："那教主的寿命不过跟小虫儿一般，再也活不多久了。"

他在康熙跟前，硬着头皮应承了这件事，可是想到神龙教洪教主武功卓绝，教中高手如云，自己带一批只会抡刀射箭的兵马去攻打神龙岛，韦小宝多半是"寿与虫齐"。

出得宫来，闷闷不乐，忽然转念："神龙岛老子是决计不去的，小玄子待我再好，也犯不着为他去枉送性命。我这官儿做到尽头啦，不如到了关外之后，乘机到黑龙江北的鹿鼎山去，掘了宝藏，发他一笔大财，再悄悄到云南去，把阿珂娶到了手，从此躲将起来，每天赌钱听戏，岂不逍遥快乐？"

言念及此，烦恼稍减，心想："临阵脱逃，虽然说来脸上无光，有负小玄子重托，可是性命交关之事，岂是开得玩笑的？掘了宝藏之后，不再挖断满洲人的龙脉，也就很对得住小玄子了。"

次日上朝，康熙颁下旨意，升了韦小宝的官，又派他去长白山祭天。

散朝之后，王公大臣纷纷道贺。索额图与他交情与众不同，特到子爵府叙话，见他有些意兴阑珊，说道："兄弟，去长白山祭天，当然不是怎么的肥缺，比之到云南去敲平西王府的竹杠，那是天差地远了，也难怪你没甚么兴致。"

韦小宝道："不瞒大哥说，兄弟是南方人，一向就最怕冷，一想到关外冰天雪地，这会儿已经冷得发抖，今儿晚非烧旺了火炉，好好来烤一下不可。"

索额图哈哈大笑，安慰道："那倒不用担心，我回头送一件火貂大氅来，给兄弟御寒。暖轿之中加几只炭盆，就不怎么冷了。兄弟，派差到关外，生发还是有的。"

韦小宝道："原来这辽东冻脱了人鼻子的地方，也能发财，倒要向大哥请教。"索额图道："我们辽东地方，有三件宝贝……"韦小宝

道："好啊，有三件宝贝，取得一件来，也就花差花差了。"索额图笑道："我们辽东有一句话，兄弟听见过没有？那叫做'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韦小宝道："这倒没听见过。人参和貂皮，都是贵重的物事。那乌拉草，又是甚么宝贝了？"索额图道："那乌拉草是苦哈哈的宝贝。关东一到冬季，天寒地冻，穷人穿不起貂皮，坐不起暖轿，倘若冻掉了一双脚，有谁给韦兄弟来抬轿子啊？乌拉草关东遍地都是，只要拉得一把来晒干了，捣得稀烂，塞在鞋子里，那就暖和得紧。"

韦小宝道："原来如此。乌拉草这一宝，咱们是用不着的。

人参却不妨挑他几十担，貂皮也提他几千张回来，至爱亲朋，也可分分。"索额图哈哈大笑。

正说话间，亲兵来报，说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来拜。韦小宝登时想起那日郑克塽说过的话来，说他是武夷派的高手，曾教过郑克塽武功，后来投降了大清的，不禁脸上变色，心想这姓施的莫非受郑克塽之托，来跟自己为难，冯锡范如此凶悍厉害，这姓施的也决非甚么好相与，对亲兵道："他来干甚么？我不要见。"那亲兵答应了，出去辞客。韦小宝兀自不放心，向另一名亲兵道："快传阿三、阿六两人来。"阿三、阿六是胖头陀和陆高轩的假名。

索额图笑道："施靖海跟韦兄弟的交情怎样？"韦小宝心神不定，问道："施……施靖甚么？"索额图道："施提督爵封靖海将军，韦兄弟跟他不熟吗？"韦小宝摇头道："从来没见过。"

说话间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到来，站在身后。韦小宝有这两大高手相护，略觉放心。

亲兵回进内厅，捧着一只盘子，说道："施将军送给子爵大人的礼物。"韦小宝见盘中放着一只开了盖的锦盒，盒里是一只白玉碗，碗中刻着几行字。玉碗纯净温润，玉质极佳，刻工也甚精致，心想："他送礼给我，那么不是来对付我了，但也不可不防。"

索额图笑道："这份礼可不轻哪，老施花的心血也真不小。"韦小宝问道："怎么？"索额图道："玉碗中刻了你老弟的名讳，还有'加官晋爵'四字，下面刻着'眷晚生施琅敬赠'。"韦小宝沉吟道："这人跟我素不相识，如此客气，定是不怀好意。"

索额图笑道："老施的用意，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他一心一意要打台湾，为父母妻儿报仇。这些年来，老是缠着我们，要我们向皇上进言，为了这件事，花的银子没二十万，也有十五万了。他知道兄弟是皇上驾前的第一位大红人，自然要来钻这门路。"

韦小宝心中一宽，说道："原来如此。他为甚么非打台湾不可？"索额图道："老施本来是郑成功部下大将，后来郑成功疑心他要反，要拿他，却给他逃走了，郑成功气不过，将他的父母妻儿都……"说着右掌向左挥动，作个杀头的姿势，又道："这人打水战是有一手的，降了大清之后，曾跟郑成功打过一仗，居然将郑成功打败了。"

韦小宝伸伸舌头，说道："连郑成功这样的英雄豪杰，也在他手下吃过败仗，这人倒不可不见。"对亲兵道："施将军倘若没走，跟他说，我这就出去。"向索额图道："大哥，咱们一起去见他罢。"他虽有胖陆二人保护，对这施琅总是心存畏惧。索额图是朝中一品大臣，有他在旁，谅来施琅不敢贸然动粗。索额图笑着点头，两人携手走进大厅。

施琅坐在最下首一张椅上，听到靴声，便即站起，见两人从内堂出来，当即抢上几步，请下安去，朗声道："索大人，韦大人，卑职施琅参见。"韦小宝拱手还礼，笑道："不敢当。

你是将军，我只是个小小都统，怎地行起这个礼来？请坐，请坐，大家别客气。"施琅恭恭敬敬的道："韦大人如此谦下，令人好生佩服。韦大人是一等子爵，爵位比卑职高得多，何况韦大人少年早发，封公封侯，那是指日之间的事，不出十年，韦大人必定封王。""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倘若真有这一日，那要多谢你的金口了。"

索额图笑道："老施，在北京这几年，可学会了油嘴滑舌啦，再不像初来北京之时，动不动就得罪人。"施琅道："卑职是粗鲁武夫，不懂规矩，全仗各位大人大量包涵，现下卑职已痛改前非。"索额图笑道："你甚么都学乖了，居然知道韦大人是皇上驾前第一位红官儿，走他的门路，可胜于去求恳十位百位王公大臣。"

施琅恭恭敬敬的向两人请了个安，说道："全仗二位大人栽培，卑职永感恩德。"

韦小宝打量施琅，见他五十左右年纪，筋骨结实，目光炯炯，甚是英悍，但容颜憔悴，颇有风尘之色，说道："施将军给我那只玉碗，可名贵得很了，就只一桩不好。"施琅颇为惶恐，站起身来，说道："卑职胡涂，不知那只玉碗中有甚么岔子，请大人指点。"韦小宝笑道："岔子是没有，就是太过名贵，吃饭的时候捧在手里，有些战战兢兢，生怕一个不小心，打碎了饭碗，哈哈，哈哈。"索额图哈哈大笑。施琅陪着干笑了几声。

韦小宝问道："施将军几时来北京的？"施琅道："卑职到北京来，已整整三年了。"韦小宝奇道："施将军是福建水师提督，不去福建带兵，却在北京玩儿，那为甚么？啊，我知道啦，施将军定是在北京堂子里有了相好的姐儿，不舍得回去了。"

施琅道："韦大人取笑了。皇上召卑职来京，垂询平台湾的方略，卑职说话胡涂，应对失旨，皇上一直没吩咐下来。卑职在京，是恭候皇上旨意。"

韦小宝心想："小皇帝十分精明，他心中所想的大事，除了削平三藩，就是如何攻取台湾。你说话就算不中听，只要当真有办法，皇上必可原谅，此中一定另有原因。"想到索额图先前的说话，又想："这人立过不少功劳，想是十分骄傲，皇上召他来京，他就甚么都不卖帐，一定得罪了不少权要，以致许多人故意跟他为难。"笑道："皇上英明之极，要施将军在京候旨，定有深意。你也不用心急，时辰未到，着急也是无用。"

施琅站起身来，说道："今日得蒙韦大人指点，茅塞顿开。

卑职这三年来，一直心中惶恐，只怕是忤犯了皇上，原来皇上另有深意，卑职这就安心得多了。韦大人这番开导，真是恩德无量。卑职今日回去，饭也吃得下了，觉也睡得着了。"

韦小宝善于拍马，对别人的谄谀也不会当真，但听人奉承，毕竟开心，说道："皇上曾说，一个人太骄傲了，就不中用，须得挫折一下他的骄气。别说皇上没降你的官，就算充你的军，将你打入天牢，那也是栽培你的一番美意啊。"施琅连声称是，不禁掌心出汗。

索额图捋了捋胡子，说道："是啊，韦爵爷说得再对也没有了。玉不琢，不成器，你这只玉碗若不是又车又磨，只是一块粗糙石头，有甚么用？"施琅应道："是，是。"

韦小宝道："施将军，请坐。听说你从前在郑成功部下，为了甚么事跟他闹翻的啊？"施琅道："回大人的话：卑职本来是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部下，后来拨归郑成功统属。郑成功称兵造反，卑职见事不明，胡里胡涂的，也就跟着统帅办事。"韦小宝道："嗯，你反清复……"他本想说"你反清复明，原也是应当的"，他平时跟天地会的弟兄们在一起，说顺了口，险些儿漏了出来，幸好及时缩住，忙道："后来怎样？"

施琅道："那一年郑成功在福建打仗，他的根本之地是在厦门，大清兵忽施奇袭，攻克厦门。郑成功进退无路，十分狼狈。卑职罪该万死，不明白该当效忠王师，竟带兵又将厦门从大清兵手中夺了过去。"韦小宝道："你这可给郑成功立了一件大功啊。"施琅道："当时郑成功也升了卑职的官，赏赐了不少东西，可是后来为了一件小事，却闹翻了。"韦小宝问道："那是甚么事？"

施琅道："卑职属下有一名小校，卑职派他去打探军情。

不料这人又怕死又偷懒，出去在荒山里睡了几天，就回来胡说八道一番。我听他说得不大对头，仔细一问，查明了真相，就吩咐关了起来，第二天斩首。不料这小校狡猾得紧，半夜里逃了出去，逃到郑成功府中，向郑成功的夫人董夫人哭诉，说我冤枉了他。董夫人心肠软，派人向我说情，要我饶了这小校，说甚么用人之际，不可擅杀部属，以免士卒寒心。"

韦小宝听他说到董夫人，想起陈近南的话来，这董夫人喜欢次孙克塽，几次三番要改立他为世子，不由得怒气勃发，骂道："这老婊子，军中之事，她妇道人家懂得甚么？他奶奶的，天下大事，就败在这种老婊子手里。部将犯了军法倘若不斩，人人都犯军法了，那还能带兵打仗

么？这老婊子胡涂透顶，就知道喜欢小白脸。”

施琅万料不到他听到这件事会如此愤慨，登时大起知己之感，一拍大腿，说道：“韦大人说得再对也没有了。您也是带惯兵的，知道军法如山，克敌制胜，全仗着号令严明。”韦小宝道：“老婊子的话，你不用理，那个甚么小校老校，抓过来喀嚓一刀就是。”施琅道：“卑职当时的想法，跟韦大人一模一样。我对董夫人派来的人说，姓施的是国姓爷的部将，只奉国姓爷的将令。我意思是说，我不是董夫人的部将，可不奉夫人的将令。”韦小宝气忿忿的道：“是极，谁做了老婊子的部将，那可倒足大霉了。”

索额图和施琅听他大骂董夫人为“老婊子”，都觉好笑，又怎想得到他另有一番私心。

施琅道：“那老……那董夫人恼了卑职的话，竟派了那小校做府中亲兵，还叫人传话来说，有本事就把那小校抓来杀了。也是卑职一时忍不下这口气，亲自去把那小校一把抓住，一刀砍了他的脑袋。”

韦小宝鼓掌大赞：“杀得好，杀得妙！杀得干净利落，大快人心。”

施琅道：“卑职杀了这小校，自知闯了祸，便去向郑成功谢罪。我想我立过大功，部属犯了军法，杀他并没有错。可是郑成功听了妇人之言，说我犯上不敬，当即将我扣押起来。

我想国姓爷英雄慷慨，一时之气，关了我几天，也就算了。哪知过了多时，我爹爹和弟弟，以及我的妻子，都给拿了，送到牢里来。这一来我才知大事不妙，郑成功要杀我的头，乘着监守之人疏忽，逃了出来。过不多时，就得到讯息，郑成功将我全家杀得一个不留。”

韦小宝摇头叹息，连称：“都是董夫人那老婊子不好。”

施琅咬牙切齿的道：“郑家和我仇深似海，只可惜郑成功死得早了，此仇难以得报。卑职立下重誓，总有一天，也要把郑家全家一个个杀得干干净净。”

韦小宝早知郑成功海外为王，是个大大的英雄，但听得施琅要杀郑氏全家，那自然包括他的大对头郑克塽在内，益觉志同道合，连连点头，说道：“该杀，该杀！你不报此仇，不是英雄好汉。”

施琅自从给康熙召来北京之后，只见到皇帝一次，从此便在北京投闲置散，做的官仍是福建水师提督，爵位仍是靖海将军，但在北京领一份干饷，无职无权，比之顺天府衙门中一个小小公差的威势尚不如，以他如此雄心勃勃的汉子，自然是坐困愁城，犹似热锅上蚂蚁一般。这三年之中，他过不了几天便到兵部去打个转。送礼运动，钱是花得不少，历年来宦囊所积，都已填在北京官场这无底洞里，但皇帝既不再召见，回任福建的上谕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拿得到手。到得后来，兵部衙门一听到施琅的名字就头痛，他手头已紧，没钱送礼，谁也不再理他。此刻听得韦小宝言语和他十分投机，登觉回任福建有望，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索额图道：“施将军，郑成功杀你全家，确是不该。不过你也由此而因祸得福，弃暗投明。若不是如此，只怕你此刻还在台湾抗拒王师，做那叛逆造反之事了。”

施琅道：“索大人说得是。”

韦小宝问道：“郑成功杀了你全家，你一怒之下，就向大清投诚了？”

施琅道：“是。先帝恩重如山，卑职起义投诚，先帝派我在福建办事。卑职感恩图报，奋不顾身，立了些微功，升为福建同安副将。恰好郑成功率兵来攻，卑职跟他拚命，仗着先帝洪福，大获全胜。先帝大恩，升我为同安总兵。后来攻克了厦门、金门和梧屿，又联合一批红毛兵，坐了夹板船，用了洋枪洋炮，把郑成功打得落海而逃，先帝升卑职为福建水师提督，又加了靖海将军的头衔。其实卑职功劳是半分也没有的，一来是我大清皇上福份大，二来是朝中诸位大人指示得宜。”

韦小宝微笑道：“你从前在郑成功军中，又在福建跟他打了几场硬仗，台湾的情形自然是很明白的。皇上召你来问攻台的方略，你怎么说了？”

施琅道：“卑职启奏皇上：台湾孤悬海外，易守难攻。台湾将士，又都是当年跟随郑成功的百战精兵。如要攻台，统兵官须得事权统一，内无掣肘，便宜行事，方得成功。”韦小宝道：“你说要独当一面，让你一个人来发号施令？”施琅道：“卑职不敢如此狂妄。不过攻打台湾，须得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京师与福建相去数千里，遇有攻台良机，上奏请示，待得朝中批示下来，说不定时机已失。台湾诸将别人也就罢了，有一个陈永华足智多谋，又有一个刘国轩骁勇善战，实是大大的劲敌，倘若贸然出兵，难有必胜把握。”

韦小宝点头道：“那也说得是。皇上英明之极，不会怪你这些话说得不对。你又说了些甚么？”施琅道：“皇上又垂询攻台方略。卑职回奏说：台湾虽然兵精，毕竟为数不多。大清攻台，该当双管齐下。第一步是用间，使得他们内部不和。

最好是散布谣言，说道陈永华有废主自立之心，要和刘国轩两人阴谋篡位。郑经疑心一起，说不定就此杀了陈刘二人；就算不杀，也必不肯重用，削了二人的权柄。陈刘二人，一相一将，那是台湾的两根柱子，能够二人齐去，当然最好，就算只去一人，余下一个也是独木难支大厦了。”

韦小宝暗暗心惊：“他妈的，你想害我师父。”问道：“还有个‘一剑无血’冯锡范呢？”

施琅大为惊奇，说道：“韦大人居然连冯锡范也知道。”韦小宝道：“我是听皇上闲谈时说起过的。皇上于台湾的内情可清楚啦！皇上说，董夫人喜欢小白脸孙子郑克塽，不喜欢世子郑克塽，要儿子改立世子，可是郑经不肯。可有这件事？”

施琅又惊又佩，说道：“圣天子聪明智慧，旷古少有，居于深宫之中，明见万里之外。皇上这话，半点不错。”

韦小宝道：“你说攻打台湾，有两条法子，一条是用计害死陈永华和刘国轩，另一条是甚么啊？”施琅道：“另一条就是水师进攻了。单攻一路，不易成功，须得三路齐攻。北攻鸡笼港，中攻台湾府，南攻打狗港，只要有一路成功，上陆而立定了脚根，台湾人心一乱，那就势如破竹了。”

韦小宝道：“统带水师，海上打仗，你倒内行得很。”施琅道：“卑职一生都在水师，熟识海战。”韦小宝心念一动，寻思：“这人要去杀姓郑的一家，干掉了郑克塽这小子，倒也不错。不过郑成功是个大大的英雄好汉，杀了他全家，可说不过去。何况他攻台湾，就是要害我师父，那可不行。此人善打海战，派他去干这件事，倒是一举两得。”转头问索额图：

“大哥，你以为这件事该当怎么办？”

索额图道：“皇上英明，高瞻远瞩，算无遗策，咱们做奴才的，一切听皇上吩咐办事就是了。”韦小宝心想：“你倒滑头得很，不肯担干系。”端起茶碗。侍候的长随高声叫道：“送客！”施琅起身行礼，辞了出去。索额图说了会闲话，也即辞去。

韦小宝进宫去见皇帝，禀告施琅欲攻台湾之事。康熙道：“先除三藩，再平台湾，这是根本的先后次序。施琅这人才具是有的，我怕放他回福建之后，这人急于立功报仇，轻举妄动，反而让台湾有了戒备，因此一直留着他在北京。”

韦小宝登时恍然大悟，说道：“对，对！施琅一到福建，定要打造战船，操演兵马，搞了个打草惊蛇。咱们攻台湾，定要神不知，鬼不觉，人人以为不打，却忽然打了，打那姓郑的小子一个手忙脚乱。”

康熙微笑道：“用兵虚实之道，正该如此。再说，遣将不如激将，我留施琅在京，让他全身力气没处使，闷他个半死，等到一派出去，那就奋力效命，不敢偷懒了。”

韦小宝道：“皇上这条计策，诸葛亮也不过如此。奴才看过一出《定军山》的戏，诸葛亮激得老黄忠拚命狠打，就此一刀斩了那个春夏秋冬甚么的大花面。”康熙微笑道：“夏侯渊。”韦小宝道：“是，是。皇上记性真好，看过了戏，连大花面的名字也记得。”康熙笑道：“这大花面的名字，书上写得有的。施琅送了甚么礼物给你？”

韦小宝奇道：“皇上甚么都知道。那施琅送了我一只玉碗，我可不大喜欢。”康熙问道：“玉碗有甚么不好？”韦小宝道：“玉碗虽然珍贵，可是一打就烂。奴才跟着皇上办事，双手捧的是一只千年打不烂、万年不生锈的金饭碗，那是大大的不同。”康熙哈哈大笑。

韦小宝道："皇上，奴才忽然想到一个主意，请皇上瞧着，能不能办？"康熙道："甚么主意？"韦小宝道："那施琅说道他统带水师，很会打海战……"康熙左手在桌上一拍，道："好主意，好主意。小桂子，你聪明得很，你就带他去辽东，派他去打神龙岛。"

韦小宝心下骇然，瞪视着康熙，过了半晌，说道："皇上定是神仙下凡，怎么奴才心中想的主意还没说出口，皇上就知道了。"

康熙微笑道："马屁拍得够了。小桂子，这法子大妙。我本在担心，你去攻打神龙岛，不知能不能成功。这施琅是个打海战的人才，叫他先去神龙岛操练操练，不过事先可不能泄漏了风声。"韦小宝忙道："是，是。"

康熙当即派人去传了施琅来，对他说道："朕派韦小宝去长白山祭天，他一力举荐，说你办事能干，要带你同去。朕将就听着，也不怎么相信。"

韦小宝暗暗好笑："诸葛亮在激老黄忠了。"

施琅连连磕头，说道："臣跟着韦都统去办事，一定尽忠效命，奋不顾身，以报皇上天恩。"康熙道："这一次是先试你一试，倘若果然可用，将来再派你去办别的事。"施琅大喜，磕头道："皇上天恩浩荡。"康熙道："此事机密，除了韦小宝一人之外，朝中无人得知。你一切遵从韦小宝的差遣便是，这就下去罢。"

施琅磕了头，正要退出，康熙微笑道："韦都统待你不错，你打一只大大的金饭碗送他罢。"施琅答应了，心中大惑不解，不明皇上用意，眼见天颜甚喜，料想决计不是坏事。

韦小宝回到子爵府时，见施琅已等在门口，说了不少感恩提拔的话。韦小宝笑道："施将军，这一次只好委屈你一下，请你在我营中，做一个小小参领，以防外人知觉。"施琅大喜，说道："一切遵从都统大人吩咐。"他知韦小宝派他的职司越小，越加当他是自己人，将来飞黄腾达的机会越多，如果派他当个亲兵，那是更加妙了；又道："皇上吩咐卑职打造一只金饭碗奉呈都统。不知都统大人喜欢甚么款式，卑职好监督高手匠人连夜赶着打造。"韦小宝笑道："那是皇上的恩典，不论甚么款式，咱们做奴才的双手捧着金饭碗吃饭，心中都感激皇恩浩荡。"施琅连声称是。

韦小宝心想："老子本想逃之夭夭，辞官不干了。现下找到了你这替死鬼，最好你去跟洪教主拚个同归于尽，哥儿俩寿与虫齐。"

施琅去后，韦小宝去把李力士、风际中、徐天川、玄贞道人等天地会兄弟叫来，将经过情形详细说了。李力士道："这姓施的贼子反叛国姓爷，又要攻打台湾，陷害总舵主，天幸教他撞在韦香主手里，咱们怎生摆布他才好？"韦小宝道："神龙教勾结吴三桂和罗刹国，现下皇帝派我领施琅去剿神龙教，让这姓施的跟神龙教打个昏天黑地，两败俱伤，咱们再来个渔翁得利。"众人齐声赞好。

韦小宝道："这姓施的精明能干，我要靠他打神龙岛，可不能先将他杀了。众位哥哥须得小心，别让他瞧出破绽来。"

高彦超道："我们都扮作骁骑营的鞑子，平日少跟他见面，就算见到，谅他也不敢得罪鞑子。"

次日下午，施琅捧着一只锦盒，到子爵府来求见。韦小宝打开锦盒，果然是一只大大的金饭碗，怕不有六七两重。施琅道："卑职本该再打造得大些，就怕……就怕都统大人用起来不方便。"韦小宝左手将金饭碗在手里掂了掂，笑道："已够重了。施将军，这许多字写的是甚么哪？"施琅道："中间四个大字，是'公忠体国'。上面这行小字是：'钦赐领内侍卫副大臣、兼骁骑营正黄旗都统、赐穿黄马褂、巴鲁图勇号、一等子爵韦小宝。'下面更小的字是：'臣靖海将军施琅奉旨监造'。"韦小宝甚喜，笑道："这可当真多谢了。"心道："是啊，我的金饭碗是皇上赐的，你能给我甚么金饭碗了？这老施倒也不是笨蛋。"

过得两日，康熙颁下上谕，命韦小宝带同十门神武大炮，自大沽出海，渡辽东湾北上，先祭辽海，再登陆辽东，到长白山放炮祭天。

韦小宝接了上谕，心想这次是去攻打神龙教，胖头陀和陆高轩可不能带，命他二人留在北京，带了双儿和天地会兄弟，率领骁骑营人马，来到天津。

文武百官迎接钦差大臣，或恭谨逾恒，马屁十足；或奉承得体，恰到好处，惟有一个大胡子武官却神色傲慢，行礼之时显是敷衍了事，浑不将韦小宝瞧在眼里。韦小宝大怒，立时便要发作，转念一想："皇上吩咐了的，这次一切要办得十分隐秘，不可多生事端，惹人谈论。你瞧不起我，难道老子就瞧得起你这大胡子了？咱哥儿俩来比比，谁做的官大些？"

跟着有个官儿大赞他手刃鳌拜的英雄事迹，韦小宝洋洋自得，便不去理那大胡子了。

当晚韦小宝将天津水师营总兵请来，取出康熙密旨。那水师营总兵叫黄甫，见密旨中吩咐他带领水师营官兵船只，听由钦差大臣指挥，干办军情要务，接旨后躬身听训。韦小宝问了水师营的官兵人数，船只多少，便传施琅到来，要他和黄甫计议出海之事，自到后营，去和众兵将推牌九赌钱去了。

在天津停留三日，水师营办了粮食、清水、弹药、弓箭等物上船。韦小宝率领水师营及骁骑营官兵，大战船十艘，二号战船三十八艘，出海扬帆而去。

离了大沽，来到海上，韦小宝才宣示圣旨，此行是去剿灭神龙岛，上下官兵务须用命，成功之后，各有升赏。众官兵眼见己方人多势众，钦差大臣又带有十门西洋大炮，那神龙岛不过是一群海盗盘踞之地，大炮轰得几炮，海盗还不打个精光，这次立功升官是一定的了。当下人人欢呼，精神百倍。

韦小宝坐在主舰之中，想起上次去神龙岛是给方怡骗去的，这姑娘虽然狡猾，但那几日在海上共处的温柔滋味，此时追忆，大是神往，寻思："一到岛边，倘若大炮乱轰，将神龙教的教众先轰死大半，几千官兵一涌而上，洪教主武功再高，那也抵敌不住。只不过这样一来，说不定把我那方怡小娘皮一炮轰死了，这可大大的不妙。就算不死，轰掉了一条手臂甚么的，也可惜得很。"他本来害怕洪教主，只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但此刻有施琅主持，几十艘大战船在海上扬帆而前，又有新造的十门神武大炮，这一仗有胜无败，但想怎生既能保得方怡无恙，又须灭了神龙教，那才两全其美。于是把施琅叫来，问他攻岛之计。

施琅打开手中带着的卷宗，取出一张大地图来，摊在桌上，指着海中的一个小岛，说道："这是神龙岛。"

韦小宝见神龙岛上已画了个红圈，三个红色的箭头分从北、东、南三方指向红圈，大为佩服，说道："原来你早已想好了攻打神龙岛的计策。我是离了大沽之后，才颁示皇上的密旨，你怎地早就预备好了海图？"施琅道："卑职听说大人是要从大沽经海道前赴辽东，是以预备了这一带的海图。卑职一向喜欢海上生涯，海图是看惯了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看来咱们这一战定是旗开得胜，船到成功。"

施琅道："那是托赖皇上的圣德，韦大人的威望。依卑职的浅见，咱们分兵三路，从岛北、岛东、岛南三路进攻，留下了岛西一路不攻，轰了一阵大炮之后，岛上匪徒抵挡不住，多半会从岛西落海而逃，咱们在岛西三十里外这个小岛背后，埋伏了二十艘船。一等匪徒逃来，这二十艘战船拥出来拦住去路，大炮一响，北、东、南三路战船围将上来，将海盗的船只围在垓心。那时一网打尽，没一个海盗能逃得性命。"

韦小宝鼓掌叫好，连称妙计。

施琅道："请大人率领中军，在这无名小岛上坐镇督战，务请不要上船出战。中军之地必须稳若泰山。统帅的旗舰若有稍微损伤，给大风吹坏了桅杆甚么的，不免动摇军心。卑职统率战船，三路进攻。黄总兵统率伏兵拦截。十艘小艇来往报告军情，如何行动，请大人随时发号施令，以便卑职和黄总兵遵行。"

韦小宝大喜，心想："你这人倒乖觉得很，明知我怕死，便让我在这三十里外的小岛上坐镇，当真万无一失。就算你们全军覆没，老子也还来得及赶上快船，溜之乎也，妙计，妙计。"当下大赞了他一番。

施琅道："卑职久仰韦大人的威名，得知韦大人当年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把满汉第一勇士的名号抢了过来，因此钦赐'巴鲁图'勇号，武勇天下扬名。卑职只担心一件事，就怕大人要报上天恩，打仗之时奋不顾身，倘若给炮火损伤了大人一个小指头儿，皇上必定大大怪罪。卑职这一生的前程就此毁了，倒不打紧，却辜负了大人提拔重用的知遇大恩，卑职万死莫赎。因此务请大人体谅，保重万金之体。"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坐船打仗，那是挺有趣的玩意儿。我本想亲自冲锋，将那神龙教的教主揪了过来。你既这么说，那只好让你去干了。

”施琅道：“是，是。大人体谅下情，卑职感激不尽。”

韦小宝心想：“你在北京熬了三年，已精通做官的法门，老子本想干了你，瞧你如此精乖，倒有些不忍了。‘满汉第一勇士’这个头衔，今日倒是第一次听见，亏你想得出。”说道：“那神龙岛上，有几百名小姑娘，其中有几个是从宫里逃出去的，皇上吩咐了，务须生擒活捉。攻岛之时须可小心在意，大炮不可乱轰，倘若轰死了那几名宫女，皇上必定怪罪，你功劳再大，也是功不抵过。这是第一件大事。”

施琅吃了一惊，说道：“若不是大人关照，卑职险些闯了大祸出来。这次攻岛，只要是女的，就只能活捉，不能杀伤，尽数拿来，由大人发落便是。”韦小宝道：“这就是了。这几名宫女，我是见过的，一见就认得出。不过这种皇宫里的事，嗯，你知道啦。”施琅道：“是。大人望安，卑职守口如瓶。宫里的事情，谁敢随口乱说？”

众战船向东北进发，恰逢逆风，舟行甚慢。这日神龙岛已经不远，施琅指着左舷前方的一座小岛，说道：“那便是都统大人的大营驻扎之地。这座小岛向无名称，请大人赐名。”

韦小宝搔了搔头皮，说道：“要我想名字，可要了我的老命啦。

嗯，这次我做庄，你是我庄家手下的拆角，咱们推牌九，总得把神龙岛吃个一干二净不可。这小岛，就叫做‘通吃岛’罢。”

施琅笑道：“妙极，妙极！韦大人坐镇通吃岛，那是大吉大利，不论敌军多么顽强厉害，总是吃他个精光。大人前关天牌宝一对，那是大人自己，后关至尊宝，那自然是皇上。这两副牌摊出去，怎不通吃？”

韦小宝哈哈大笑，喝道：“众将官，兵发通吃岛去者！”这句话是他在看戏时学来的，此时呼喝出来，当真威风凛凛，意气风发之至。

数十艘战船前后拥卫主帅旗舰，缓缓向通吃岛驶去。忽然一艘小船上的兵士呼叫起来，不久小船驶近禀报，说是海中发见一具浮尸。

韦小宝眉头一皱，心想：“出师不利，撞见浮尸！莫非这一庄要通赔？”

施琅道：“恭喜大人旗开得胜，还没开炮放箭，敌人已先死了一名，真是大大的吉兆。卑职过去瞧瞧。”说着跳下小船。

过了一会，施琅回上旗舰，说道：“启禀都统大人：这具浮尸手足反绑，似乎是海盗谋财害命，推人落海。”刚说到这里，小船上又叫喊起来，说道又发见了两具浮尸。

韦小宝脸色甚是难看，这时施琅也说不出吉利话了，又再跳落小船察看，回上主舰时却是喜容满脸，说道：“回大人：

这三具浮尸，看来是神龙岛上的。”韦小宝问道：“你怎知道？”

施琅道：“第一具尸首还看不出甚么，后面两具显然都是海盗，身子壮健，定是身有武功之人。”韦小宝道：“难道是神龙岛起了内哄？”施琅道：“风从神龙岛吹来，这三具浮尸，多半是顺风飘来的。倘若敌人起了内哄，韦大人推这一庄就像是吃红烧豆腐，咬都不用咬，一口通吃。”

韦小宝举目向远处望去，但见海上水气蒸腾，白雾迷漫，瞧不见神龙岛，忽觉海面上有个皮球般之物，载浮载沉，渐渐飘近，问道：“那是甚么？”

施琅凝视了一会，道：“这东西倒有点儿奇怪。”传令下去，吩咐小船驶过去捞来。

一艘小船依令驶去捞起，船上军官大声叫道：“又是一具浮尸，是个矮胖子。”

韦小宝心中一动：“难道是他？”说道：“抬上来让我瞧瞧。”

三名水兵将那浮尸抬上旗舰，放在甲板上。这矮胖浮尸手足都给牛皮绑住了，韦小宝一见，果然便是瘦头陀。他本已极肥，这时喝足了水，肚子高高鼓起，宛然便是个大皮球。只见海水从他口中汩汩流出，过了一会，胖肚子一起一伏，呼吸起来。众官兵叫道：“浮尸活转了。”施琅提起瘦头陀，将他后腰放在船头的链墩上，头一低，口中海水流得更加快了。

过了一会，瘦头陀突然一弹而起，骂道：“你奶奶的！”跌下来时坐在船头。众官兵吓了一跳，随即哈哈大笑。

瘦头陀双手一挣，牛皮索浸湿了水，更加坚韧，却哪里挣得断？他摇了摇头，双目中尽是迷茫之色，说道：“他妈的，这是龙宫，还是阴世？”

韦小宝笑道：“这里是龙宫，我是海龙王。”众官兵又都笑了起来。瘦头陀睁大了一对细眼，凝视着韦小宝，道：“你……你……你怎么在这里？”韦小宝生怕他泄漏自己隐私，说道：“这汉子奇形怪状，说不定知道神龙岛的底细，快提到我舱中审问。”两名亲兵将瘦头陀提入韦小宝的坐舱。韦小宝吩咐：“你们在外侍候，不听呼唤，不必进来。”

待亲兵关上了舱门，韦小宝问道：“瘦头陀，你武功高得很哪，怎么会给人绑住了，投入大海？”瘦头陀道：“老子又不是武功天下第一，怎么不会给人绑住了投入大海？”韦小宝一怔，笑道：“啊，你打不过教主。”瘦头陀道：“那又有甚么好笑？又有谁能打得过教主？”韦小宝问道：“你怎地得罪教主了？”瘦头陀道：“谁敢得罪教主他老人家？夫人说毛东珠在宫里办事不力，瞒骗教主，要将她送入神龙窟喂龙，我……我……我……”说到这里凸睛露齿，一张肥脸上神情甚是愤激。

韦小宝登时恍然，那晚在慈宁宫中，假太后老婊子对他师父九难说，她是明朝大将毛甚么龙的女儿，名叫毛东珠，笑道：“你在皇宫里跟毛东珠睡一个被窝，可快活得很哪。”

瘦头陀脸有得色，说道：“可不是吗？”

韦小宝道：“你这条性命是我救的，是不是？”瘦头陀道：“就算是罢。”韦小宝道：“怎么算不算的？你如说我没救你性命，那也容易得很。”瘦头陀问：“怎么容易得很？”韦小宝道：“我再将你推入海中，就算没救过你性命，也就是了。”瘦头陀大叫：“不行，不行！你淹死我不打紧，我那东珠妹子可也活不成了。”韦小宝道：“她活不成就活不成，反正你也死了。”

瘦头陀大叫：“不行，不行！”

韦小宝问：“如果我放了你，你待怎样？”瘦头陀道：“那我多谢你啦，我还得再上神龙岛去救我那东珠妹子。”韦小宝大拇指一翘，赞道：“你有情有义！”寻思：“皇上要捉老婊子，我正发愁没地方找她，现下从这矮胖子身上着落，老婊子是一定可以找得到了。但这人武功高强，一放了他，那是放老虎容易捉老虎难。说不定啊嗬一下，反咬我一口。”

瘦头陀道：“好在神龙岛上正打得天翻地覆，再去救人，可方便得多了。”

韦小宝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忙问：“神龙岛上怎么打得天翻地复？”瘦头陀道：“五龙门你打我，我打你，已打了十多天啦。谁让对方捉到了，便给绑住手脚，投在大海里喂海龙。”韦小宝问：“为甚么打起来的？”

瘦头陀侧过了一个胖胖的头颅，斜眼看着韦小宝，说道：“东珠妹子说，你是本教白龙使，执掌五龙令，怎么会不知道？”

韦小宝道：“我奉教主之命，赴中原办事，岛上的事情就不清楚了。”瘦头陀突然大声怪叫。韦小宝吓了一跳，退开两步。

门外四名亲兵听得怪声，生怕这矮胖子伤了都统大人，手执佩刀，一齐冲进，见矮胖子手足被绑，好端端的坐在地上，这才放心。韦小宝挥手道：“你们出去好了，没事。”众亲兵退了出去。

韦小宝道：“你怪叫些甚么？”瘦头陀道：“糟糕！你是教主和夫人的心腹，我却把甚么事都对你说了。”韦小宝笑道：“那也没甚么糟糕。你就当作我没救你起来，你还在大海里飘啊飘的，骨嘟骨嘟的喝海水好啦。”瘦头陀道：“他奶奶的，这咸水真不好喝。”韦小宝道：“你不想喝咸水，就老老实实跟我说，五龙门为甚么自己打了起来？”

瘦头陀道：“我和东珠妹子回到神龙岛时，他们已经打了好几天啦。我一问人，原来青龙使许雪亭一天晚上忽然给人杀死了，房里地下有一柄血刀。后来查到，这把血刀，是赤龙使无根道人的大弟子何盛的。”

韦小宝听到许雪亭为人所杀，微微一惊，立即便想：“多半是洪教主派人杀的。”只听瘦头陀又道：“教主大为震怒，问何盛为甚么暗算

青龙使，何盛抵死不招，说没杀青龙使。后来青龙门的门下为掌门使报仇，把何盛杀了。赤龙门和青龙门就打了起来。”韦小宝道：“那只是赤龙跟青龙两门的事啊，怎么你说五龙门打得一塌胡涂？”瘦头陀道：“也不知怎的，黑龙门去帮青龙门，黄龙门又帮赤龙门，你杀我，我杀你，打得不亦乐乎。”韦小宝道：“那我的白龙门呢？”瘦头陀瞪眼道：“你是白龙使，怎么自己门中的事也不知道？”韦小宝道：“我对你说过，我不在岛上，自然不知。”瘦头陀道：“你门下分成了两派，老兄弟是一派，帮青龙门；少年弟子又是一派，帮赤龙门。”韦小宝皱眉道：“五龙门打大架，教主难道不理么？”

瘦头陀道：“大伙儿打发了兴，教主也镇压不了。”

正说到这里，忽觉船已停驶，船上水手吆喝，铁链声响，抛锚入海，已到了通吃岛。

韦小宝走上船头，只见岛上树木茂盛，山丘起伏，倒是好个所在，对施琅道：“神龙岛上到处都是毒蛇，你派人先上去探探，通吃岛上有没有蛇。”施琅应令下去，便有十艘小艇向岛上划去。

众水兵上陆后入林搜索，不久举火传讯，岛上平静无事，并无敌踪，也无毒蛇。

当下先锋队上陆，搭起中军营帐。一面绣着斗大“韦”字的帅字旗在营前升起。韦小宝这才下艇，施琅和黄总兵左右护卫，登陆通吃岛。号角和鞭炮齐响，众军躬身行礼。

韦小宝昂然进中军营坐定，吩咐亲兵将瘦头陀囚在帐后，拿些酒肉给他吃，却不可解了他手脚上的皮索，还得再加上几条铁链绑住，以策万全。随即传下将令，命施琅率领三十艘战船，分从神龙岛东、北、南三面进攻；又命黄总兵率领其余战船，藏在通吃岛西侧，一听施琅发出号炮，就驶出截拦。哪一艘战船居前，哪一艘战船接应，何队冲锋，何队侧击，尽皆分派得井井有条，指示周详。

黄总兵及水师营中的副将、参将、守备、骁骑营的参领、佐领等大小军官，见都统大人小小年纪，居然深谙水战策略，计谋精妙，指挥合宜，无不深为叹服，却不知尽是出于施琅的策划，这位都统大人只不过在台前依样葫芦，唱一出双簧而已。

当晚众军饱餐战饭。傍晚时分，一艘艘战船驶了出去，约定次晨卯时，三面进攻。

到第二日清晨，韦小宝登上军士赶搭的瞭望台，向东瞭望，隐隐听得远处炮响，火花闪动，海面卷起一团团浓烟，知道施琅已在发炮进攻，不由得担心方怡的安危，但想施琅行事谨慎，自己一再嘱咐，不可伤了岛上女子，料想他必定加意小心。

他在瞭望台上站了一会，脚酸起来，回进中军帐，取得六粒骰子，心道：“这一次倘若大获全胜，就掷个满堂红。”一把掷将出去，不料尽是黑色，连一粒红也没有。

他出口骂道：“他妈的，你跟我捣蛋！”使起作弊手法，将六粒骰子都是三点朝上，运手劲轻轻一转，这次果然有五粒骰子是红色的四点，却仍有一粒黑色的五点。他明知自己作弊，算不得是好口采，却也高兴了些。

双儿端上一碗茶来，说道：“相公，你放心好啦，这一次一定打个大胜仗。”韦小宝问道：“你怎知道？”双儿道：“咱们这许多大炮开了起来，人家怎抵敌得住？”韦小宝道：“来，双儿，我跟你掷骰子，你赢了，我给你打手心。我赢了，就算是大功告成。”双儿脸上一红，忙道：“我不来，我不来。”

韦小宝笑道：“那么咱们来赌钱。我赢了，你输一钱银子，你赢了，我输一两银子给你。这样你总占便宜了罢？”双儿笑道：“我没银子输给你。”韦小宝道：“你要银子，那还不容易。”掏出一把银票来塞给她。双儿笑道：“我要银子没用。”

韦小宝道：“唉，你没赌性，不如去放了那矮胖子出来，我跟他赌钱。”正说到这里，忽听得号炮连响。韦小宝跳起身来，一把搂住了双儿，说道：“大功告成，亲个嘴儿。”双儿忙笑着低头。韦小宝在她后颈中吻了两下，笑道：“你的头颈真白！”

只听得号角呜嘟嘟吹起，他奔出中军帐，上了瞭望台，但见远处神龙岛上升起三个大火柱，直冲云霄，全岛已裹在黑烟之中，料想神龙岛已轰成一片焦土；又见一艘艘战船向东驶去，心想：“施琅这家伙算得是一个半臭皮匠，料事如神是说不上，料事如鬼，也就马马虎虎了。”

海上战船来往，甚是缓慢，他在瞭望台上站了半天，也没见神龙岛上有船只逃出来，更见不到施琅和黄总兵如何东西夹击，于是又回进中军帐休息。

等了两个多时辰，亲兵来报，适才见到烟花讯号，两路战船都向都统大人报捷。

韦小宝大喜，心想：“老子稳坐中军帐，眼见捷报至，耳听好消息。这一场大战，胜来不费吹灰之力。但盼方怡这小娘皮，头发也没给炮火烧焦了一根。”



第三十五回　曾随东西南北路 独结冰霜雨雪缘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天色向晚，亲兵来报，有数艘小船押了俘虏，正向通吃岛而来。韦小宝大喜，跳起身来，奔到海边，果见五艘小船驶近岛来。韦小宝命亲兵喝问：“拿到了些甚么人？”

小船上喊话过来：“这一批都是娘们，男的在后面。”

韦小宝大喜：“施琅果然办事稳当。”凝目眺望，只盼见到方怡的倩影。当然最好还能活捉到老婊子，如再将那千娇百媚的洪夫人拿到，在船上每天瞧她几眼，更是妙不可言。

等了良久，五艘船才靠岸，骁骑营官兵大声吆喝，押上来二百多名女子。韦小宝一个个瞧去，只见都是赤龙门下的少女，人人垂头丧气，有的衣服破烂，有的身上带伤，直瞧到最后，始终不见方怡，韦小宝好生失望，问道：“还有女的没有？”一名佐领道：“禀报都统大人：后面还有，正有三队人在岛上搜索，就是毒蛇太多，搜起来就慢了些。”韦小宝道：“那神龙教的教主捉到了没有？这场仗是怎样打的？”

那佐领道：“启禀都统大人：今儿一清早，三十艘战船就逼近岸边，一齐发炮。大家遵从大人的吩咐，发三炮，停一停，打的只是岛上空地。等到岛上有人出来抵敌，那就排炮轰了出去。都统大人料事如神，用这法子只轰得三次，就轰死了教匪四五百余人。后来有一大队少年不怕死的冲锋，口中大叫甚么‘洪教主百战百胜，寿比南山’……”韦小宝摇头道：“错了。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那佐领道：“是，是。都统大人原来对教匪早就了如指掌，无怪大军一出，势如破竹。教匪所叫的，的确是‘寿与天齐’，卑职说错了。”

韦小宝微笑道：“后来怎样？”那佐领道：“这些少年好像疯子一样，冲到海边，上了小船，想上我们大船夺炮。我们也不理会，等几十艘小船一齐驶到了海中，这才发炮，砰嘭砰嘭，三十几艘小船一只只沉在海中，三千多名孩儿教匪个个葬身大海之中。这些小匪临死之时，还在大叫洪教主寿与天齐。”

韦小宝心想：“你也来谎报军情了。神龙的少年教徒，最多也不过八九百人，那有三千多名之理？好在杀敌越多，功劳越大。就算报他四千、五千，又有何妨？”

那佐领道：“孩儿教匪打光之后，就有一大群人奔到岛西，上船逃走。咱们各战船遵照都统大人的方策，随后追去。卑职率队上岛搜索，男的女的，一共已捉了三四百人。施大人吩咐，先将这批女教匪送到通吃岛来，好让都统大人盘查。”

韦小宝点了点头，这一仗虽然打胜了，但见不到方怡，总是极不放心，不知轰炮之时会不会轰死了她，转过身来，再去看那批女子。

突然之间，见到一个圆圆脸蛋的少女，登时想起，那日教主集众聚会，这少女曾说自己是胖头陀的私生儿子，又曾在自己脸颊上捏了一把，屁股上踢了一脚，一想到这事，恶作剧之心登起，走到她身边，伸手在她脸上重重捏了一把。那姑娘尖声大叫起来，骂道：“狗鞑子，你……你……”韦小宝笑嘻嘻的道：“妈，你不记得儿子了吗？”那姑娘大奇，瞪眼瞧他，依稀觉得有些面善，但说甚么也想不起这清兵大官，就是本教的白龙使。韦小宝问道：“你叫甚么名字？”那姑娘道：“快杀了我。你要问甚么，我一句也不答。”

韦小宝道：“好，你不答，来人哪！”数十名亲兵一齐答应：“喳！”韦小宝道：“把这小妞儿带下去，全身衣裳裤子剥得干干净净，打她一百板屁股。”众亲兵又是齐声应道：“喳！”上来便要拖拉。

那少女吓得脸无人色，忙道：“不，不要！我说。”韦小宝挥手止住众亲兵，微笑道：“那你叫甚么名字？”那少女惊惶已极，这时才流下泪来，说道：“我……我叫云素梅。”韦小宝道：“你是赤龙门门下的，是不是？”云素梅点点头，低声道：“是。”韦小宝道：“你赤龙门中，有个方怡方姑娘，后来调去了白龙门，你认不认得？”云素梅道：“认得。她到了白龙门后，已升作了小队长。”韦小宝道：“好啊，

升了官啦。

她在哪里？”云素梅道：“今天上午，你们……你们开炮的时候，我还见到过方姊姊的，后来……后来一乱，就没再见到了。”

韦小宝听说方怡今日还在岛上，稍觉放心，心想那日你在我屁股上踢过一脚，这一脚，今日你的私生子可要踢还了，走到她身后，提起脚来，正要往她臀部踢去，帐外亲兵报道：“启禀都统大人：又捉了一批俘虏来啦。”

韦小宝心中一喜，这一脚就不踢了，奔到海边，果见有艘小战船扬帆而来。命亲兵喊话过去：“俘虏是女的，还是男的？”

初时相距尚远，对方听不到。过了一会，战船驶近。船头一名军官叫道：“有男的，也有女的。”

又过一会，韦小宝看清楚船头站着三四名女子，其中一人依稀便是方怡。他大喜之下，直奔下海滩，海水直浸至膝弯，凝目望去，那战船又驶近了数丈，果然这女子便是方怡。

他这一下欢喜，当真非同小可，叫道：“快，快，快驶过来。”

忽然之间，那艘战船晃了几晃，竟打了个圈子，船上几名水手大叫起来：“啊哟，撞到了浅滩，搁浅啦。”

忽听得方怡的声音叫道：“小宝，小宝，是你吗？”

韦小宝这时哪里还顾得甚么都统大人的身份，叫道：“好姊姊，是我，小宝在这里。”方怡叫道：“小宝，你快来救我。

他们绑住了我，小宝，小宝，你快来！”韦小宝道：“不用担心，我来救你。”纵身跳上一艘传递军情的小艇，吩咐水手：

“快划，快划过去。”

小艇上的四名水手提起桨来，便即划动。

忽然岸上一人纵身一跃，上了小艇，正是双儿，说道：“相公，我跟你过去瞧瞧。”韦小宝心花怒放，说道：“双儿，你道那人是谁？”双儿微笑道：“我知道。你说是你的少奶奶，那日我‘少奶奶’也叫过啦。不过……不过这位少奶奶不肯答应。”韦小宝笑道：“她那时怕羞。这次你再叫，非要她答应不可。”

那战船仍在缓缓打转，小艇迅速划近。方怡叫道：“小宝，果真是你。”声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韦小宝叫道：“是我。”

向她身旁的军官喝道：“快松了这位姑娘的绑。”那军官道：“是。”俯身解开了方怡手上的绳索。方怡张开手臂，等候韦小宝过去。两船靠近，战船上的军官说道：“都统大人小心。”

韦小宝跃起身来，那军官伸手扯了他一把。

韦小宝一上船头，便扑在方怡的怀里，说道：“好姊姊，可想死我啦。”两人紧紧的搂在一起。

韦小宝抱着方怡柔软的身子，闻到她身上的芬芳的气息，已浑不知身在何处。上次他随方怡来神龙岛，其时情窦初开，还不大明白男女之事，其后在前赴云南道上，和建宁公主胡天胡帝，这次再将方怡抱在怀里，不禁面红耳赤。

突然之间，忽然船身晃动，韦小宝也不暇细想，只是抱住了方怡，便想去吻她嘴唇，忽觉后颈一紧，被人一把揪住。

一个娇媚异常的声音说道：“白龙使，你好啊，这次你带人攻破神龙岛，功劳当真不小啊。”

韦小宝一听得是洪夫人的声音，不由得魂飞天外，知道大事不妙，用力挣扎，却被方怡抱住了动弹不得，跟着腰间一痛，已给人点住了穴道。

这变故猝然而来，韦小宝一时之间如在梦中，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糟糕，糟糕，方怡这小婊子又骗了我。”张嘴大叫：“来人哪，来人哪，快来救我！”方怡轻轻放开了他，退在一旁。韦小宝穴道被点，站立不定，颓然坐倒。但见坐船扯起了风帆，正在向北疾驶，自己坐来的那艘小艇已在十余丈之外，隐隐听得岸上官兵在大声呼叫喝问。

他暗暗祷祝：“谢天谢地，施琅和黄总兵快快派船截拦，不过千万不可开炮。”但听得通吃岛上众官兵的呼叫声渐渐远去，终于再也听不到了。放眼四望，大海茫茫，竟无一艘船只。他所统带的战船虽多，但都派了出去攻打神龙岛，有的则在通吃岛和神龙岛之间截拦，别说这时不知主帅已经被俘，就算得知，海上相隔数十里之遥，又怎追得赶上？

他坐在舱板，缓缓抬起头来，只见几名骁骑营军官向着他冷笑。他头脑中一阵晕眩，定了定神，这才一个个的看清楚，一张丑陋的胖圆脸是瘦头陀，一张清癯的瘦脸是陆高轩，一张拉得极长的马脸是胖头陀。他心中一团迷惘：“矮东瓜给绑在中军帐后，定是给陆高轩和胖头陀救了出来，可是这两人明明是在北京，怎地到了这里？”再转过头去，一张秀丽娇美的脸蛋，那便是洪夫人了。

她笑吟吟瞧着韦小宝，伸手在他脸颊上捏了一把，笑道：“都统大人，你小小年纪，可厉害得很哪。”

韦小宝道：“教主与夫人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属下这次办事不妥，没甚么功劳。”

洪夫人笑道：“妥当得很啊，没甚么不妥。教主他老人家大大的称赞你哪，说你带领清兵，炮轰神龙岛，轰得岛上的树木房屋，尽成灰烬。他老人家向来料事如神，这一次却料错了，他佩服你得很呢。”

韦小宝到此地步，料知命悬人手，哀求也是无用，眼前只有胡诌，再随机应变，笑道：“教主他老人家福体安康，我真想念他得紧。属下这些日子来，时时想起夫人，日日祷祝你越来越年轻美貌，好让教主他老人家伴着你时，仙福永享！”

洪夫人格格而笑，说道：“你这小猴子，到这时候还是不知死活，仍在跟我油嘴滑舌。你说我是不是越来越年轻美丽呢？”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夫人，你骗得我好苦。”洪夫人笑问：“我甚么事骗你了？”韦小宝道：“刚才清兵捉来了一批岛上的姊妹，都是赤龙门的年轻姑娘，后来说又有一船姊妹到来。我站在海边张望，见到了夫人，一时认不出来，心中只说：‘啊哟，赤龙门中几时新来了一个这样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哪？是教主夫人的小妹子罢？这样的美人儿，可得快些过去瞧瞧。’夫人，我心慌意乱，抢上船来瞧瞧这美貌小妞儿，哪知道竟便是夫人你自己。”

洪夫人听得直笑，身子乱颤。她虽穿着骁骑营军官的服色，仍掩不住身段的风流婀娜。

瘦头陀不耐烦了，喝道：“你这好色的小鬼，在夫人之前也胆敢这么胡说八道，瞧我不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韦小宝道：“你这人胡涂透顶，我也不想跟你多说废话。”

瘦头陀怒道：“我怎地胡涂了？你自己才胡涂透顶。我浮在海里假装浮尸，你也瞧不出来，居然把我救了上来，打听神龙岛的事情。我遵照教主吩咐，跟你胡说八道一番，你却句句信以为真。”

韦小宝肚里暗骂：“胡涂，胡涂！韦小宝你这家伙，当真该死，怎不想到瘦头陀内功深湛，要假装浮尸，那是容易得紧，我居然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以为神龙岛上当真起了内哄，一切再也不防。”说道：“我中了教主和夫人的计，那不是我胡涂。”

瘦头陀道：“哼，你不胡涂，难道你还聪明了？”

韦小宝道：“我自然十分聪明。不过我跟你说，就算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只要在教主和夫人手下，也就谁都讨不了好去。这是教主和夫人神机妙算，算无遗策，势如破竹，大功告成……”他一说到“大功告成”四字，不禁向洪夫人红如樱桃、微微颤动的小嘴望了一眼。

洪夫人又是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细齿，说道：“白龙使，你毕竟比瘦头陀高明得多，他是说不过你的。你怎么说他胡涂了？”

韦小宝道：“夫人，这瘦头陀已见过了夫人这样仙女一般的小姑娘，本来嘛，不论是谁只要见上了夫人一眼，那里还会再去看第二个女人？我说他胡涂，因为我知道他心中念念不忘，还记挂着第二个女子。瘦头陀，这女人是谁，要不要我说出来？”

瘦头陀一声大吼，喝道：“不能说！”韦小宝笑道：“不说就不说。你师弟就比你高明得多。他自从见了夫人之后，就说从今而后，再也没兴致瞧第二个女子了。”

胖头陀一张马脸一红，低声道："胡说，哪有此事？"韦小宝奇道："没有？难道你见了夫人之后，还想再看第二个女人？"胖头陀低下头，说道："老衲是出家人，六根清净，四大皆空，心中早已无男女之事。"韦小宝道："啧啧啧！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师哥跟你一般，也是头陀，又怎么天天想着他的相好？"心中不住思索："我明明吩咐他跟陆先生留在北京等我，怎地他二人会跟夫人在一起，当真奇哉怪也。"

胖头陀道："师哥是师哥，我是我，二人不能一概而论。"

韦小宝道："我瞧你二人也差不多。你师哥为人虽然胡涂，可比你还老实些。不过你师兄弟二人，都坏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实在罪大恶极。"

胖瘦二头陀齐声道："胡说！我们怎地坏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

韦小宝冷笑不答。他在一时之间，也说不出一番话来诬赖二人，不过先伏下一个因头，待得明白胖陆二人如何从北京来到神龙岛，再来捏造些言语，好让洪夫人起疑。他回头向海上望去，大海茫茫，竟无一艘船追来，偶尔隐隐听到远处几下炮声，想是施琅和黄总兵兀自率领战船，在围歼神龙教的逃船。

陆高轩见他目光闪烁，说道："夫人，这人是本教大罪人，咱们禀告教主，就将他投入海中，喂了海龙罢。"韦小宝大吃一惊，心想："我这小白龙是西贝货，假白龙入海，那可没命了。"洪夫人道："教主还有话问他。"陆高轩应道："是。"在韦小宝背上一推，道："参见教主去！"

韦小宝暗暗叫苦："在夫人前面还可花言巧语，哄得她喜欢。原来教主也在船中，今日小白龙倘若不入龙宫，真正伤天害理之至了。"侧头向方怡瞧了她一眼，只见她神色木然，全无喜怒之色，心中大骂："臭婊子，小娘皮！"说道："方姑娘，恭喜你啊。"方怡道："恭喜我甚么？"韦小宝笑道："你为本教立了大功，教主还不升你的职么？"方怡哼了一声，并不答话。

洪夫人道："大家都进来。"陆高轩抓住韦小宝后领，将他提入船舱。

只见洪教主赫然坐在舱中。韦小宝身在半空，便抢着道："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属下白龙使参见教主和夫人。"

陆高轩将他放下，方怡等一齐躬身，说道："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他们虽然也想讨好洪夫人，但这一句话向来说惯了的，毕竟老不起脸皮，加上"和夫人"三字。

韦小宝见洪教主双眼望着舱外大海，恍若不闻，又见他身旁站着四人，却是赤龙使无根道人、黄龙使殷锦、青龙使许雪亭、黑龙使张淡月。

韦小宝心念一动，转头对瘦头陀喝道："你这家伙瞎造谣言，说甚么教主和夫人身遭危难。我不顾一切，赶来救驾，那知教主和夫人一点没事，几位掌门使又那里造反了？"

洪教主冷冷的道："你说甚么？"韦小宝道："属下奉教主和夫人之命，混进皇宫，得了两部经书，后来到云南吴三桂平西王府，又得了三部经书。"洪教主双眉微微一扬，问道："你得了五部？经书呢？"韦小宝道："皇宫中所得那两部，属下已派陆高轩呈上教主和夫人了，教主和夫人说属下办事稳当，叫陆高轩赐了仙药。"洪教主点了点头。韦小宝道："云南所得的那三部，属下放在北京一个十分稳妥的所在，命胖头陀和陆高轩看守……"

胖头陀和陆高轩登时脸色大变，忙道："没……没有，哪有此事？教主你老人家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

韦小宝道："经书一共有八部，属下得到了线索，另外三部多半也能拿得到手，预备取到之后，一并呈上神龙岛来。已经得到了那三部经书，属下惟恐给人偷去，因此砌在墙里。我吩咐陆高轩和胖头陀寸步不离。陆高轩、胖头陀，我叫你们在屋里看守，不可外出，怎么你二人到这里来了？要是失了宝经，误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这干系谁来担当？"

胖陆二人面面相觑，无言可对。过了一会，陆高轩才道："你又没说墙里砌有宝经，我们怎么知道？"

韦小宝道："教主和夫人吩咐下来的事，越是机密越好，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泄漏的危险。我对你们两个，老实说也不怎么信任。我每天早晨起身，一定要大声念诵：'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每次吃饭，每天睡觉，又必念上一遍。可是你二人离了神龙岛之后，没称赞过教主一句神通广大，鸟生鱼汤。"他不知"尧舜禹汤"只有对皇帝歌功颂德才用得着，这时说了出来，众人也不知"鸟生鱼汤"是甚么意思。

陆高轩和胖头陀两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暗暗吃惊，离了神龙岛之后，他二人的确没念过"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话，没料想给这小子抓住了把柄，可是这小子几时又念过了？陆高轩道："你自已犯了滔天大罪，这时花言巧语，想讨好教主和夫人，饶你一命。哼，咱们岛上老少兄弟这次伤亡惨重，教主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基业，尽数毁在你手里，你想活命，真是休想。"

韦小宝道："你这话大大错了。我们投在教主和夫人属下，这条性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教主和夫人差我们去办甚么事，人人应该忠字当头，万死不辞。教主和夫人要我们死，大家就死；要我们活，大家就活。你想自己作主，那就是对教主和夫人不够死心塌地，不够尽忠报国。"

洪教主听他这么说，伸手捋捋胡子，缓缓点头，对胖陆二人道："你们说白龙使统率水师，要对本教不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陆高轩听教主言语中略有不悦之意，忙道："启禀教主：

我二人奉命监视白龙使，对他的一举一动，时时留神，不敢有一刻疏忽。这天皇帝升了他官职，水师提督施琅前来拜访，属下二人将他们的说话听得仔细，已启禀了教主。过不多天，白龙使便带了施琅出差，却要他扮成骁骑营的一名小官儿，又不许属下和胖头陀随行，属下心中就极为犯疑。"

韦小宝心道："好啊，原来教主派了你二人来监视我的。"

又听陆高轩禀报："早得几日，属下搜查白龙使房里字纸篓中倒出来的物事，发现了许多碎纸片，一经拼凑，原来是用满汉文字写的辽东地名。白龙使又不识字，更加不识满文，这些地名，自然是皇帝写给他的了。后来又打听到，他这次出行，还带了许多门大炮。属下二人商议，都想白龙使奉了皇帝之命，前来辽东一带，既有水师将领，又有大炮，自然是意欲不利于本教。因此一等白龙使离京，属下二人便骑了快马，日夜不休的赶回神龙岛来禀报。夫人还说白龙使耿耿忠心，决不会这样的。哪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白龙使狼心狗肺，辜负了教主的信任。"

韦小宝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陆先生，你自以为聪明能干，却哪里及得了教主和夫人的万一？我跟你说，你错了，只有教主和夫人才永远是对的。"

陆高轩怒道："你胡……"这两字一出口，登时知道不妙，虽然立即把下面的话煞住，但人人都知，"你胡"二字之下，定然跟的是个"说"字。

韦小宝道："你说我胡说？我说你错了，只有教主和夫人才永远是对的，你不服气？难道教主和夫人永远不对，只有你陆先生才永远是对的？"

陆高轩涨红了脸道："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你说的，我可没说过。"

韦小宝道："教主和夫人说我白龙使忠心耿耿，决不会叛变。他二位老人家料事如神，怎会有错？我跟你说，皇帝派我带了水师大炮，前赴辽东，说的是去长白山祭天，其实……其实是……哼，你又知道甚么？"心中乱转念头："该说皇帝派我去干甚么？"

洪教主道："你且说来，皇帝派你去干甚么。"

韦小宝道："这件事本来万分机密，无论是如何不能说的，一有泄漏，皇帝定要杀我的头。不过教主既然问起，在属下心中，教主和夫人

比之皇帝高出百倍，他是万岁，你是百万岁。他是万万岁，你是百万万岁。教主要我说，自然不能隐瞒。”寻思：“怎样说法，才骗得教主和夫人相信？”

洪教主听韦小宝谀词潮涌，丝毫不以为嫌，捻须微笑，怡然自得，缓缓点头。

韦小宝道：“启禀教主和夫人得知：皇帝身边，有两个红毛外国人，这两人一个叫汤若望，一个叫南怀仁，封了钦天监监正的官。”洪教主道：“汤若望此人的名字，我倒也听见过，听说他懂得天文地理、阴阳历数之学。”韦小宝赞道：“啧，啧，啧！教主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汤若望算来算去，算到北方有个罗刹国，要对大清不利。”

洪教主双眉一轩，问道：“那便如何？”

韦小宝曾听那大胡子蒙古人罕帖摩说过，吴三桂与罗刹国、神龙教勾结。吴三桂远在云南，拉扯不到他身上，罗刹国却便在辽东之侧，果然一提“罗刹国”三字，洪教主当即神情有异。韦小宝知道这话题对上了榫头，心中大喜，说道：“小皇帝一听之下，便小心眼儿发愁，就问汤若望计将安出，快快献来。汤若望奏道：‘待臣回去夜观天文，日算阴阳，仔细推算。’过得几天，他向皇帝奏道，罗刹国的龙脉，是在辽东，有座叫做甚么呼他妈的山，有条叫做甚么阿妈儿的河。”

洪安通久在辽东，于当地山川甚是熟悉，听韦小宝这么说，向洪夫人笑道：“夫人，你听这孩子说得岂不可笑？将呼玛尔窝集山说成了呼他妈的山，把阿穆尔河又说成阿妈儿的河，哈哈，哈哈！”洪夫人也是格格娇笑。

韦小宝道：“是，是，教主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属下真是佩服得紧。那外国红毛鬼说了好几遍，属下总是记不住，小皇帝便用满汉文字写了下来，交了给我。可是属下不识字，这呼他妈的甚么山，阿妈儿的甚么河，总是记不住。”

洪教主呵呵大笑，转过头来，向陆高轩横了一眼，目光极是严厉。

陆高轩和胖头陀心中不住叫苦。

韦小宝道：“那汤若望说道，须得赶造十门红毛大炮，从海道运往辽东，对准了这些甚么山、甚么河连轰两百炮，打坏了罗刹国的龙脉，今后二百年大清国就太平无事，叫做一炮保一年平安。小皇帝说道：“那么连轰一千炮，岂不是保得千年平安？汤若望道：轰得太多，反而不灵，又说甚么天机不可泄漏，黄道黑道，叽哩咕噜说了半天，属下半句也不懂，听得好生气闷。”

洪教主点头道：“这汤若望编得有部《大清时宪历》，确是只有二百年。看来满清的气运，最多也不过二百年而已。”

韦小宝说谎有个诀窍，一切细节不厌求详，而且全部真实无误。只有在重要关头却胡说一番，这是他从妓院里学来的法门。恰好洪安通甚是渊博，知道汤若望这部《大清时宪历》的内容，韦小宝这番谎话，竟是全然合缝合榫。

洪夫人道：“这样说来，是小皇帝派你去辽东开大炮么？”

韦小宝假作惊异道：“咦，夫人你怎么又知道了？”洪夫人笑道：“我瞧你这番话还是不尽不实。小皇帝派你去辽东，你怎么又上神龙岛来了？”韦小宝道：“那外国人说道：罗刹人的龙脉，是条海龙，因此这十门大炮要从海上运去，对准了那条龙的龙口，算好了时辰，等它正要向海中取水之时，立即轰炮，这条龙身受重伤，那就动不了啦。若是从陆地上炮轰，这条龙吃得一炮，立刻就飞天腾走了。一炮只保得一年平安，明年又要来轰过，实是麻烦之极。他说，我们的大炮从海上运去，还得远兜圈子，免得惊动了龙脉。”

自来风水堪舆之说，“龙脉”原是十分注重的，但只说地形似龙，并非真的有一条龙，甚么龙脉会惊动了逃走云云，全是韦小宝的胡说八道。洪安通听在耳里，不由得有些将信将疑。

韦小宝鉴貌辨色，知他不大相信，忙道：“那外国鬼子是会说中国话的，他画了好几张图画给小皇帝看，用了几把尺量来量去，这里画一个圈，那里画一条线，说明白为甚么这条龙脉会逃。属下太苯，半点儿也不懂，小皇帝倒听得津津有味。”

洪安通点了点头，心想外国人看风水，必定另有一套本事，自比中国风水更加厉害。

韦小宝见他认可了此节，心中一宽，寻思：“这关一过，以后的法螺便是呜嘟嘟，不会破了！”说道：“那一天小皇帝叫钦天监选了个黄道吉日，下圣旨派我去长白山祭天。有一个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是从台湾投降过来的，说郑成功也曾在他手下吃过败仗，这人善于在船上开炮，小皇帝派他跟我同去。千万叮嘱，务须严守机密，如果泄漏了，这件大事可就坏了，说不定罗刹国会派海船阻拦。我们去到天津出海，远兜圈子，要悄悄上辽东去。哪知昨天下午，在海里见到了许多浮尸，其中有真有假，假的一具，就是这瘦头陀了。我好心把他救了起来。他说乖乖不得了，神龙岛上打得天翻地覆，洪教主派人杀了青龙使许雪亭。”

瘦头陀大叫：“假的！我没有说教主杀了青龙使！”洪夫人妙目向他瞪了一眼，说道：“瘦头陀，在教主跟前，不得大呼小叫。”瘦头陀道：“是。”

韦小宝道：“你说青龙使给人杀了，是不是？”瘦头陀说：

“是，是教主吩咐要我这般骗你的。”韦小宝道：“教主叫你跟我开个玩笑，也是有的。可是你说教主为了报仇，杀了青龙使和赤龙使。教主大公无私，大仁大义，决不会对属下记恨！”

他说一句，瘦头陀便叫一句“假的！”韦小宝道：“你说教主为了报仇，杀了青龙使和赤龙使！”瘦陀头道：“假的，我没说。”韦小宝道：“教主大公无私。”瘦头陀道：“假的！”韦小宝道：“大仁大义！”瘦头陀叫道：“假的！”韦小宝道：“决不会对属下记恨报仇。”瘦头陀道：“假的！”

陆高轩知道瘦头陀暴躁老实，早已踏进了韦小宝的圈套，他不住大叫“假的”，每多叫一句，教主的脸色便难看了一分。

陆高轩只怕瘦头陀再叫下去，教主一发脾气，那就不可收拾，于是扯了扯瘦头陀的衣袖，说道：“听他启禀教主，别打断他话头。”瘦头陀道：“这小子满口胡柴，难道也由得他说个不休？”陆高轩道：“教主聪明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用你着急，教主自然明白。”瘦头陀道：“哼！只怕未必……”这一出口，突然张大了嘴，更无声息，满脸惶恐之色。

韦小宝双目瞪视着他，突然扮个鬼脸。两人身材都矮，瘦头陀更矮，韦小宝低下头扮鬼脸，旁人瞧不到，瘦头陀却看得清清楚楚，当时便欲发作，却生怕激怒了教主，只有强自忍住，神色尴尬。一时之间，船舱中寂静无声，只听得瘦头陀呼呼喘气。

过了好一会，洪教主问韦小宝道：“他又说了些甚么？”

韦小宝道：“启禀教主：他又说教主播弄是非，挑拨赤龙门去打青龙门……”

瘦头陀叫道：“我没说。”

洪教主向他怒目而视，喝道：“给我闭上了鸟嘴，你再怪叫一声，我把你这矮冬瓜劈成了他妈的两段。”

瘦头陀满脸紫胀，陆高轩和胖头陀也是骇然失色。众人均知洪教主城府甚深，平日喜怒不形于色，极少如此出言粗鲁，大发脾气，这般喝骂瘦头陀，定是愤怒已极。

韦小宝大喜，心想瘦头陀既不能开口说话，自己不管如何瞎说，他总是难以反驳，便道：“请教主息怒。这瘦头陀倒也没说甚么侮辱教主的言语，只是说教主为人小气。上次大家谋反不成，给属下一个小孩子坏了大事，人人心中气愤，教主却要乘机报仇。他说教主派了一个名叫何盛的去干事，这人是无根道人的大弟子，弟子却不知本教有没有这个人。”

洪夫人道：“何盛是有的，那又怎样？”

韦小宝心念一动：“这何盛是无根道人的弟子，必是个年轻小伙子。”说道：“瘦头陀说，这何盛见到夫人美貌，这几年来跟夫人一直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

弟子大怒，恼他背后对夫人不敬，命人打他的嘴巴。那时他还给牛皮索绑住了，反抗不得，打了十几下，他才不敢说了。”

洪夫人气得脸色铁青，恨恨的道："怎地将我拉扯上了？"

瘦头陀道："我……我没有说。"韦小宝道："教主不许你开口，你就不要说话。我问你，你说过有个叫做何盛的人没有？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瘦头陀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是啊，你说何盛跟许雪亭争风喝醋，争着要讨好夫人，于是这何盛就把许雪亭杀了，夫人很是喜欢，又说教主给蒙在鼓里，甚么也不知道。你说青龙使给何盛杀了，房里地下有一把刀，那把刀是何盛的，是不是？你说过没有？"

瘦头陀点了点头，道："不过前面……"韦小宝道："你既已说过，也就是了。"其实瘦头陀说过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却是韦小宝加上去的。瘦头陀这一点头，倒似整篇话都是他说的了。

韦小宝道："你说青龙门、赤龙门、黄龙门、黑龙门，还有我的白龙门，大家打得一塌胡涂，教主已然失了权柄，毫无办法镇压，是不是？"瘦头陀点点头。

韦小宝道："你说神龙岛上众人造反，教主和夫人给捉了起来，夫人全身衣服给脱得精光，在岛上游行示众。教主的胡子给人拔光了，给倒吊着挂在树上，已有三天三夜没喝水，没吃饭。这些说话，你现今当然不肯认了，是不是？"

对这句问话，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瘦头陀满脸通红，皮肤中如要渗出血来。韦小宝道："现下你当然要赖，不肯承认说过这些话，是不是？"瘦头陀怒道："我没说过。"韦小宝道："你说你跟教主动上了手，你踢了教主两脚，打了教主三下耳光，不过教主武功比你高，你打不过，于是给教主绑起来投入大海，是不是？你说本教已闹得天翻地覆，一塌胡涂。一大半人都已给教主绑了投入大海。余下的你杀我，我杀你。教主和夫人已经糟糕之极，就算眼下还没死，那也活不长久了，是不是？"

瘦头陀道："我……我……我……"他给韦小宝弄得头晕脑胀，不知如何回答才是。他确是说过他打不过教主，给教主绑起来投入大海，也说过神龙岛上五龙门自相残杀，一塌胡涂，但跟韦小宝的话却又颇不相同。

韦小宝道："启禀教主：属下本要率领水师船只，前赴辽东，去轰罗刹国的龙脉，不过船只驶到这里，属下记挂着教主和夫人，还有那个方姑娘，属下本想……本想娶她为妻的，也想瞧瞧她，最好能求得教主和夫人准我将她带了去。于是吩咐海船缓缓驶近，就算远远向岛上望上几眼，也是好的。要是能见到教主和夫人一眼……"洪夫人微笑道："还有那个方姑娘。"韦小宝道："是，这是属下存了自私之心，没有一心一意对教主和夫人尽忠，实在该死。"洪教主点了点头，道："你再说下去。"

韦小宝道："哪知道在海中救起了瘦头陀，不知他存了甚么心眼，竟满口咒诅教主和夫人。属下也是胡涂得紧，一听之下，登时慌了手脚，恨不得插翅飞上神龙岛来，站在教主和夫人身畔，和众叛徒一决死战。属下当时破口大骂，说道当日教主郑重吩咐过的，过去的事不能再算倒帐，连提也不能再提，怎可怀恨在心，又来反叛教主？属下只记挂着教主和夫人的危险，心想教主给叛徒倒吊了起来，夫人给他们脱光了衣衫，那是一刻也挨不得的。我真胡涂该死，全没想教主神通广大，若是有人犯上作乱，教主伸出几根手指，就把他们像蚂蚁一般捏死了，哪有会给叛徒欺辱之理？不过属下心中焦急，立即命所有战船一起出海，攻打神龙岛。我吩咐他们说：岛上的好人都已给坏人拿住了，如果有人出来抵抗，你们开炮轰击便是。一上了岸，快快查看，有没有一位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又像玉皇大帝、又像神仙菩萨的一位老人家，那就是神龙教洪教主，大家要听他指挥。属下又说，岛上所有女子，一概不可得罪，尤其那位如花似玉、相貌美丽、好像天仙下凡的年轻姑娘，那是洪夫人，大家更须恭恭敬敬。"

洪夫人格格一笑，说道："照你说来，你派兵攻打神龙岛，倒全是对教主的一番忠心？你不但无过，反而有功？"

韦小宝道："属下功劳是一点也没有的，只不过见到教主和夫人平平安安的，几个掌门使仍是忠心耿耿，好好的服侍教主和夫人，心中就高兴得很。属下第一盼望的，是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第二件事是要本教人人尽忠报国，教主说甚么，大家就去干甚么。第三件……第三件……"洪夫人笑道："第三件是要方姑娘给你做老婆。"

韦小宝道："这是一件小事，属下心中早就打定了主意，只要尽力办事，讨得教主和夫人的欢心，教主和夫人自然也不会亏待部下。"

洪安通点点头，说道："你这张嘴确是能说会道，可是你说挂念我和夫人，为甚么自己却不带兵上神龙岛来？为甚么只派人开炮乱轰，自己却远远的躲在后面？"

这一句话却问中了要害，韦小宝张口结舌，一时无话回答，知道这句话只要答得不尽不实，洪教主一起疑心，先前的大篇谎话固然全部拆穿，连小命也必不保，情急之下，只得说道："属下罪该万死，实在是对教主和夫人不够忠心。我听瘦头陀说起岛上众人如何凶狠，连教主和夫人也捉了，属下害怕得很。上次……上次他们背叛教主，都是属下坏了他们的大事，倘若给他们再拿到，非抽我的筋，剥我的皮不可。属下怕死，因此远远躲在后面，只是差了手下的兵将来救教主和夫人，这个……这个……实在是该死之至。"

洪教主和夫人对望了一眼，缓缓点头，均想这孩子自承怕死，可见说话非虚。洪教主道："你这番话是真是假，我要慢慢查问。倘若得知你是说谎，哼哼，你自己明白。"

韦小宝道："是！教主和夫人要如何处罚，属下心甘情愿，可是千万不能将属下交在胖头陀、瘦头陀、陆高轩他们手里。

这一次……这一次他们安排巧计，骗得清兵炮轰神龙岛，害死了不少兄弟姊妹，定有重大阴谋。属下看来，这陆高轩定是想做陆教主。他在云南时说：我也不要甚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只要享他五十年福，也就够得很了……"

陆高轩怒叫："你，你……"挥掌便向韦小宝后心拍来。

无根道人抢上一步，伸掌拍出，砰的一声，陆高轩被震得退后两步。无根道人却只身子一晃，喝道："陆高轩，你在教主座前，怎敢行凶伤人？"陆高轩脸色惨白，躬身道："教主恕罪，属下听这小子捏造谎言，按捺不住，多有失礼。"

洪教主哼了一声，对韦小宝道："你且下去。"对无根道人道："你亲自看管他，不许旁人伤害，可也不能让他到处乱走。你别跟他说话。这小孩儿鬼计多端，须得加意留神。"无根道人躬身答应。

此后数日，韦小宝日夜都和无根道人住在一间舱房，眼见每天早晨太阳从右舷伸起，晚间在左舷落下，坐船迳向北行。起初一两天，他还盼望施琅和黄甫的水师能赶了上来，搭救自己，到得后来，也不存这指望了，心想："我一番胡说八道，教主和夫人已信了九成，只不过我带兵把神龙岛轰得一塌胡涂，就算出于好心，总也不免有罪。幸亏那矮冬瓜扮了浮尸来骗我，是教主自己想出来的计策，否则他一怒之下，多半会将矮冬瓜和我两个一起杀了，煮他一锅小宝冬瓜汤。"又想："这船向北驶去，难道是往辽东么？"

向无根道人问了几次，无报道人总是答道："不知道。"韦小宝逗他说话，无根道人道："教主吩咐，不可跟你说话。"又不许他走出舱房一步。

韦小宝好生无聊，又想："方怡这死妞明明在这船里，却又不来陪伴老子散心解闷。"想起这次被神龙教擒获，又是为方怡所诱，心道："老子这次若能脱险，以后再向方怡这小娘皮瞧上一眼，老子就不姓韦。上过两次当，怎么再上第三次当？"但想到方怡容颜娇艳，神态柔媚，心头不禁怦然而动，转念便想："不姓韦就不姓韦，老子的爹爹是谁也不知道，又知道我姓甚么？"

战船不停北驶，天气越来越冷。无根道人内力深厚，倒不觉得怎样，韦小宝却冷得不住发抖，牙齿相击，格格作响。

又行几日，北风怒号，天空阴沉沉地，忽然下起大雪来。

韦小宝叫道："这一下可冻死我也。"心想："索额图大哥送了我一件貂皮袍子，可惜留在大营，没带出来。唉，早知方怡这小娘皮要骗我上当，我就该着了貂皮袍子去抱她，也免得冻死在船中。冰冻白龙使，乖乖不得了。"

船行到半夜，忽听得叮咚声不绝，韦小宝仔细听去，才知是海中碎冰相撞，大吃一惊，叫道："啊哟，不好！这只船要是冻在大海之中，岂不糟糕？"无根道人道："大海里海水不会结冰，咱们这就要靠岸了。"韦小宝道："到了辽东么？"

无根道人哼了一声，不再答话。

次日清晨，推开船舱窗子向外张望，只见白茫茫地，满海都是浮冰，冰上积了白雪，远远已可望到陆地。这天晚上，战船驶到了岸边抛锚，看来第二日一早便要乘小艇登陆。

这一晚韦小宝思潮起伏，洪教主到底要如何处置自己，实在不易猜想，他似乎信了自己的说话，似乎又是不信，来到这冰天雪地，又不知甚么用意。想了一会，也就睡着了。

睡梦中忽见方怡坐在自己身边，他伸出手去，一把搂住，迷迷糊糊间只听得她说：“别胡闹！”韦小宝道：“死老婆，我偏要胡闹。”只觉方怡在怀中扭了几扭，他似睡似醒，听得怀中那人低声道：“相公，咱们快走！”似乎是双儿的声音。

韦小宝吃了一惊，登时清醒，觉得怀中确是抱着一个柔软的身子，黑暗之中，却瞧不见是谁，心想：“是方怡？是洪夫人？”这战船之上，便只两个女子，心想：“管他是方怡还是洪夫人，亲个嘴再说，先落得便宜！”将怀中人儿板过身来，往她嘴上吻去。

那人轻轻一笑，转头避开。这一下笑声虽轻，却听得明明白白，正是双儿。

韦小宝又惊又喜，在她耳边低声问道：“双儿，你怎么来了？”双儿道：“咱们快走，慢慢再跟你说。”韦小宝笑道：“我冻得要死，你快钻进我被窝来，热呼热呼。”双儿道：“唉，好相公，你就是爱闹，也不想想这是甚么时候。”

韦小宝紧紧搂住了她，问道：“逃到哪里去？”双儿道：“咱们溜到船尾，划了小艇上岸，他们就算发觉了，也追不上。”

韦小宝大喜，低声叫道：“妙计，妙计！啊哟，那个道士呢？”

双儿道：“我偷偷摸进船舱，已点了他穴道。”

两人悄悄溜出船舱。一阵冷风扑面，韦小宝全身几要冻僵，忙转身入舱，剥下无根道人身上道袍，裹在自己身上。其时铅云满天，星月无光，大雪仍下个不止。两人溜到后梢，耳听得四下无声，船已下锚，连掌舵的舵手也都入舱睡了。

双儿拉着韦小宝的手，一步步走到船尾，低声道：“我先跳下去，你再下来！”提一口气，轻轻跃入系在船尾的小艇。

韦小宝向下一望，黑沉沉地有些害怕，当即闭住眼睛，涌身跳下。双儿提起双掌，托住他背心后臀，在艇中转了个圈子，卸去了落下的力道，这才将他放下。

忽听得船舱中有人喝问：“甚么人？”正是洪教主的声音。

韦小宝和双儿都大吃一惊，伏在艇底，不敢作声。忽听得嗒的一声，舱房窗子中透出了火光，双儿知道洪教主已听见声息，点火来查，忙提起艇中木桨，入水扳动。只扳得两下，洪教主已在大声呼喝：“是谁？不许动！”跟着小艇一晃，却不前进，原来心慌意乱之下，竟忘了解开系艇的绳索。

韦小宝急忙伸手去解，触手冰冷，却是一条铁链系着小艇，只听大船中好几人都叫了起来：“白龙使不见了！”“这小子逃走了！”“逃到哪里去了？快追，快追！”韦小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用力挥去，刷的一声，斩断铁链，小艇登时冲了出去。

这一声响过，洪教主、洪夫人、胖瘦二头陀、陆高轩等先后奔向船尾。冰雪光芒反映之下，见到小艇离大船已有数丈。

洪教主一伸手，在船边上抓下一块木头，使劲向小艇掷去。他内力虽强，但木头终究太轻，飞到离小艇两尺之处，拍的一声，掉入了海中。初时陆高轩、胖头陀等不知教主用意，不敢擅发暗器，只怕伤了白龙使，反而受责，待见教主随手抓下船舷上的木块掷击，才明白他心思，身边带有暗器的便即取出发射。只是这么缓得片刻，小艇又向前划了两丈，寻常细小暗器都难以及远，遍生弓箭、钢镖、飞蝗石等物又不就手，众人发出的袖箭、毒针等物，纷纷都跌入了海中。

瘦头陀说道：“这小子狡猾得紧，我早知他不是好人，早就该一刀杀了。留着他自找麻烦。”洪教主本已怒极，瘦头陀这几句风凉话，显是讥刺自己见事不明，左手伸出，抓住他后颈，叫道：“快去给我捉他回来。”左手一举，将瘦头陀提在空中，右手抓住了他后臀，喝道：“快去！”双臂一缩，全身内力都运到了臂上，往前送出。

瘦头陀一个肉球般的身子飞了出去，直向小艇冲来。

双儿拚力划桨。韦小宝大叫：“啊哟，不好！人肉炮弹打来了！”叫声未毕，扑通一声，瘦头陀已掉入海中。

他落海之处与小艇只相差数尺，瘦头陀一涌身，左手已抓住了艇边。双儿举起木桨，用力击下，正中他脑袋。瘦头陀忍痛，哼了一声，右手又已抓住艇边。双儿大急，用力再击了下去，拍的一声大响，木桨断为两截，小艇登时在海中打横。瘦头陀头脑一阵昏晕，摇了摇头。韦小宝匕首划出，瘦头陀右手四根手指齐断，剧痛之下，再也支持不住，右手松开，身子在海中一探一沉，大叫大骂。

双儿拿起剩下的一柄桨，用力扳动，小艇又向岸边驶去。

驶得一会，离大船已远，眼见是追不上了。大船上只有一艘小艇，洪教主等人武功再高，在这寒冷彻骨的天时，却也不敢跳入水中游水追来，何况人在水中游泳，再快也追不上船艇。

韦小宝拿起艇底一块木板帮着划水，隐隐听得大船上众人怒声叫骂，又过一会，北风终于掩没了众人的声息。韦小宝吁了口气，说道：“谢天谢地，终于逃出来了。”

两人划了小半个时辰，这才靠岸。

双儿跳入水中，海水只浸到膝盖，拉住艇头的半截铁链，将小艇扯到岸旁，说道：“行了！”韦小宝涌身一跳，便上了岸，叫道：“大功告成！”双儿嘻嘻一笑，退开几步，笑道：“相公，你别胡闹。咱们可得快走，别让洪教主他们追了上来。”

韦小宝吃了一惊，皱起眉头，问道：“这是甚么鬼地方？”

四下张望，但见白雪皑皑的平原无边无际，黑夜之中，也瞧不见别的东西。

双儿道：“真不知这是甚么地方，相公。你说咱们逃去哪里才好？”韦小宝冷得只索索发抖，脑子似乎也冻僵了，竟想不出半条计策，骂道：“他奶奶的，都是方怡这死小娘皮不好，害得我们冻死在这雪地里。”双儿道：“咱们走罢，走动一会，身子便暖和些。”

两人携着手，便向雪地中走去。雪已积了一尺来厚，一步踏下去，整条小腿都淹没了，拔脚跨步，甚是艰难。

韦小宝走得虽然辛苦，但想洪教主神通广大，定有法子追上岸来。这雪地中脚印如此之深，又逃得到哪里去？就算逃出了几天，多半还是会给追到，因此上片刻也不敢停留，不住赶路，随即问起双儿怎么会在船里。

原来那日韦小宝一见到方怡，便失魂落魄的赶过去叙话，双儿跟随在艇中。待得他失手遭擒，人人都注目于他，双儿十分机警，立即在后梢躲了起来。这艘战船是洪教主等从清兵手里夺过来的，舵师水手都是清兵，她穿的本是骁骑营官兵服色，混在官兵之中，谁也没发觉。直到战船驶到岸边，她才半夜里出来相救。

韦小宝大赞她聪明机灵，说道：“方怡这死妞老是骗我、害我，双儿这乖宝贝总是救我的命。我不要她做老婆了，要你做老婆。”双儿忙放开了手，躲开几步，说道：“我是你的小丫头，自然一心一意服侍你。”韦小宝道：“我有了你这个小丫头，定是前世敲穿了四七二十八个大木鱼，翻烂了三七二十一部四十二章经，今生才有这样好福气。”双儿格格娇笑，说道：“相公总是有话说的。”

走到天明，离海边已远，回头一望，雪地里两排清清楚楚的脚印，远远伸展出去。再向前望，平原似乎无穷无尽。洪教主等人虽没追来，看来也不过是迟早之间而已。

韦小宝心中发愁，说道：“咱们就算再走十天十晚，还是会给他们追上了。”双儿指着右侧，说道：“那边好像有些树林，咱们走进了林中，洪教主他们就不易找了。”韦小宝道：“如果是树林就好了，不过看起来不大像。”

两人对准了那一团高起的雪丘，奋力快步走去，走了一个时辰，已经看得清楚，只不过是大平原上高起的一座小丘，并非树林。韦小宝道：“到了小丘之后瞧瞧，或许有地方可以躲藏。”他走到这时，已气喘吁吁，十分吃力。

又走了半个时辰，来到小丘之后，只见仍是白茫茫的一片，就如是白雪铺成的大海，更无可以躲藏之处。韦小宝又疲又饿，在雪地上躺倒，说道："好双儿，你如不给我抱抱，亲个嘴儿，我再也没力气走路了。"双儿红了脸，欲待答应，又觉此事十分不妥，正迟疑间，忽听得身后忽喇一响。

两人回过头来，见七八只大鹿从小丘后面转将出来。韦小宝喜道："肚子饿死啦！你有没法子捉只鹿来，杀了烤鹿肉吃？"双儿道："我试试看。"突然飞身扑出，向几头大鹿冲去。

那知梅花鹿四腿极长，奔跃如飞，一转身便奔出了数十丈，再也追赶不上。双儿摇了摇头，说道："追不上的。"

这些梅花鹿却并不畏人，见双儿止步，又回过头来。韦小宝道："咱们躺在地下装死，瞧鹿儿过不过来。"双儿笑道："好，我就试试看。"说着便横身躺在雪地里。韦小宝道："我已经死了，我的老婆好双儿也已经死了。我们两个都已经埋在坟里，再也动不了啦。我跟好双儿生了八个儿子，九个女儿。他们都在坟前大哭，大叫我的爹啊，我的妈啊……"双儿噗哧一笑，一张小脸羞得飞红，说道："谁跟你生这么多儿子女儿！"韦小宝道："好！八个儿子、九个女儿太多，那么各生三个罢！"双儿笑道："不……"

几头梅花鹿慢慢走到两人身边，似乎十分好奇。动物之中，鹿的智慧甚低，远不及犬马狐狸，因此成语中有"蠢如鹿豕"的话。几头梅花鹿低下头来，到韦小宝和双儿的脸上擦擦嗅嗅，叫了几声。韦小宝叫道："翻身上马，狄青降龙！"

弹身跃起，坐上了鹿背，举手紧紧抓住鹿角。双儿轻轻巧巧的也跃上了一头梅花鹿之背。

群鹿受惊，撒蹄奔跃。双儿叫道："你用匕首杀鹿啊。"韦小宝道："不忙杀，骑鹿逃命，洪教主便追不上了。"双儿道："是，对极。不过可别失散了。"她担心两头鹿一往东窜，一向西奔，那可糟糕。

幸好梅花鹿性喜合群，八头大鹿聚在一起奔跑，奔得一会，又有七八头大鹿过来合在一起。梅花鹿身高腿长，奔跑起来不输于骏马，只是骑在鹿背，颠簸极烈。

群鹿向着西北一口气冲出数里，这才缓了下来，背上骑了人的两头鹿用力跳跃，想将二人抛下，但韦小宝和双儿紧紧抓住了鹿角，说甚么也抛不下来。韦小宝叫道："一下鹿背，再上去可就难了，咱们逃得越远越好。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活鹿难追。"

这一日两人虽然饿得头晕眼花，仍是紧紧抱住鹿颈，抓住鹿角，任由鹿群在茫茫无际的雪原中奔驰。两人知道鹿群多奔得一刻，便离洪教主等远了一些，同时雪地中也没了二人的足印。傍晚时分，鹿群奔进了一座森林。

韦小宝道："好啦，下来罢！"拔出匕首，割断了胯下雄鹿的喉头。那头鹿奔得几步，摔倒在地。双儿道："一头鹿够吃的了。饶了我那头鹿罢。"从鹿背上跃了下来。

韦小宝筋疲力尽，全身骨骼便如要尽数散开，躺在地下只是喘气，过了一会，爬在雄鹿颈边，嘴巴对住了创口，骨嘟骨嘟的喝了十几口热血，叫道："双儿，你来喝。"大量鹿血入肚，精神为之一振，身上也慢慢感到了暖意。

双儿喝过鹿血，用匕首割了一条鹿腿，拾了些枯枝，生火烧烤，说道："鹿啊鹿，你救了我们性命，我们反而将你杀来吃了，实在对不住得很。"

两人吃过烤鹿腿，更是兴高采烈。韦小宝道："好双儿，我跟你在这树林中做一对猎人公、猎人婆，再也不回北京去啦。"双儿低下了头，说道："相公到哪里，我总是跟着服侍你。你回到北京做大官也好，在这里做猎人也好，我总是你的小丫头。"韦小宝眼见火光照射在她脸上，红扑扑地娇艳可爱，笑道："那么咱们是不是大功告成了呢？"双儿"啊"的一声，一跃上了头顶松树，笑道："没有，没有。"

两人蜷缩在火堆之旁，睡了一夜。次日醒来，双儿又烧烤鹿肉，两人饱餐一顿。韦小宝的帽子昨日骑在鹿背上奔驰之时掉了，双儿剥下鹿皮，给他做了一顶。

韦小宝道："昨日奔了一天，洪教主他们不容易寻到我们了，不过还是有些危险。最好骑了梅花鹿再向北奔得三四天，那么我韦教主跟你双儿夫人就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了。"双儿笑道："甚么双儿夫人的，可多难听？再要骑鹿，那也不难，这不是鹿群过来了吗？"

果然见到二十余头大鹿小鹿自东边踏雪而来，伸高头颈，嚼吃树上的嫩叶。这森林中人迹罕至，群鹿见了二人竟毫不害怕。双儿道："鹿儿和善得很，最好别多伤他们性命。昨天这头大鹿，已够我们吃得十几天了。"在死鹿身上斩下几大块鹿肉，用鹿皮索儿绑了起来，与韦小宝分别负在背上，慢慢向群鹿走去。韦小宝伸手抚摸一头大鹿，那鹿转过头来，舐舐他脸，毫无惊惶之意。韦小宝叫道："啊哟，这鹿儿跟我大功告成。"双儿格的一笑，说道："你先骑上去罢。"两人纵身上了鹿背，两头鹿才吃惊纵跳，向前疾奔。

群鹿始终在森林之中奔跑。两人抓住鹿角，控制方向，只须向北而行，便和洪教主越离越远。韦小宝这时已知骑鹿不难，骑了两个多时辰，便和双儿跳下地来，任由群鹿自去。

如此接连十余日在密林中骑鹿而行。有时遇不上鹿群，便缓缓步行，饿了便吃烤鹿肉。两人身上原来的衣衫，早在林中给荆棘勾得破烂不堪，都已换上了双儿新做的鹿皮衣裤，连鞋子也是鹿皮做的。

这一日出了大树林，忽听得水声轰隆，走了一会，便到了一条大江之畔，只见江中水势汹涌，流得甚急。两人在密林中耽了十几日，陡然见到这条大江，胸襟为之大爽。

沿江向北走了几个时辰，忽然见到三名身穿兽皮的汉子，手持锄头铁叉，看模样似是猎人。韦小宝好久没见生人，心中大喜，忙迎上去，问道："三位大哥，你们上哪里去？"

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道："我们去牡丹江赶集，你们又去哪里？"口音甚是怪异。韦小宝道："啊哟，牡丹江是向那边去吗？我们走错了，跟着三位大哥去，那再好不过了。"当下和三人并排而行，有一搭没一搭的撩他们说话。原来三人是通古斯人，以打猎挖参为生，常到牡丹江赶集，跟汉人做生意，因此会说一些汉话。

到得牡丹江，却是好大一个市集。韦小宝身边那大叠银票一直带着不失，邀那三个通古斯人去酒铺喝酒。正饮之间，忽听得邻桌有人说道："你这条棒槌儿，当然也是好得很了，上个月有人从呼玛尔窝集山那边下来……"韦小宝和双儿听到"呼玛尔窝集山"，心中都是一凛，对望了一眼，齐向说话之人瞧去，见是两个老汉，正在把玩一条带叶的新挖人参。

韦小宝取出一锭银子，交给酒保，吩咐多取酒肉，再切一大盘熟牛肉，打两斤白酒，送去邻桌。两名老参客大为奇怪，不知这小猎人何以如此好客，当下连声道谢。韦小宝过去敬了几杯酒，以他口才，三言两语之间，便打听到了呼玛尔窝集山的所在，原来此去向北，尚有两三千里，那两个参客也从来没去过。韦小宝把双儿叫过去，要她说了些地图上其余山川的名字。两名老参客一一指点，方位远近，果与地图上所载丝毫无错。

酒醉饭饱之后，与通古斯人及参客别过，韦小宝寻思：

"那鹿鼎山原来离此地还有好几千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妨就去将宝贝掘了来。"其实掘不掘宝，他倒并不怎么在乎，内心深处，实在是害怕跟洪教主、瘦头陀一伙人遇上。洪教主等人在南，倘若再往北两三千里，洪教主是无论如何找不到自己了，又想："我跟双儿在荒山野岭里等他十年八年，洪教主非死不可，难道他真的还能他妈的寿与天齐？"

当下去皮铺买了两件上好的貂皮袄，和双儿分别穿了，生怕给洪教主追上，貂皮袄外仍是罩上粗陋鹿皮衣，用煤灰涂黑了脸，就算追上了，也盼望他认不出来。雇了一辆大车，一路向北。在大车之中，跟双儿谈谈说说，偶尔"大功告成"，其乐融融。

坐了二十余日大车，越是向北，越加寒冷，道上冰封雪积，大车已不能通行。两人改乘马匹，到得后来，连马也不能走了，便在密林雪原中徒步而行。好在韦小宝寻宝为名，避难是实，眼见穷山恶水，四野无人，心中越觉平安。双儿记心甚好，依循地图上所绘方位，慢慢向北寻去，遇到猎人参客，便打听地名，与图上所载印证。

地图上有八个四色小圈，便是鹿鼎山的所在，地当两条大江合流之处，这一日算来相距该已不远。两人在一座大松林中正携手而行，突然

间东北角上砰的一声大响，却是火器射击之声。韦小宝惊道："啊哟，不好，洪教主追来了。"忙拉着双儿，躲入树后长草丛中，接着听得十余人呼喝号叫，奔将过来，跟着又有马蹄声音。

韦小宝所怕的只是洪教主追来，将他擒住，抽筋剥皮，这时听声音似与洪教主无关，稍觉放心，从草丛中向外望去，只见十余名通古斯猎人狂呼急奔。忽听得砰砰砰之声不绝，数名猎人摔倒在地，滚了几滚，便即死去，身上渗出鲜血。韦小宝握住双儿的手，心想："这是外国鬼子的火枪。"马蹄声响，七八骑马冲将过来，马上所乘果然都是黄须碧眼的外国官兵，一个个身材魁梧，神情凶恶，有的拿着火枪，有的提了弯刀乱砍，片刻之间，便将余下的通古斯猎人尽数砍死。外国官兵哈哈大笑，跳下马来，搜检猎人身上的物事，取去了几张貂皮、六七只银狐，叽哩咕噜的说了一阵，上马而去。

韦小宝和双儿耳听得马蹄声远去，才慢慢从草丛中出来，看众猎人时，已没一个活口。两人面面相觑，从对方眼睛之中，都看到了恐惧之极的神色。韦小宝低声道："这些外国鬼子是强盗。"双儿道："比强盗还凶狠，抢了东西，还杀人。"

韦小宝突然想起一事，说道："怎么会有外国强盗？难道吴三桂已经造反了吗？"他知吴三桂和罗刹国有约，云南一发兵，罗刹国就从北进攻，此刻突然见到许多外国兵，莫非数十日来不闻外事，吴三桂已经动手了？想到吴三桂手下兵马众多，不禁为小玄子担忧，望着地下一具具尸体，只是发愁。

双儿叹道："这些猎人真可怜，他们家里的父母妻子，这时候正在等他们回去呢。"韦小宝唔了一声，突然道："我要见小皇帝去。"双儿大为奇怪，问道："见小皇帝？"韦小宝道："不错。吴三桂起兵造反，小皇帝定有许多话要跟我商量，就算我想不出甚么主意，跟他说话解解闷也是好的。咱们这就回北京去。"双儿道："鹿鼎山不去了？"

韦小宝道："这次不去了，下次再去。"他虽贪财，但积下的金银财宝说甚么也已花不完，想到鹿鼎山与小玄子的龙脉有关，实在不想去真的发掘，只怕一掘之下，就此害了小玄子的性命。他找出八部四十二章经中的碎羊皮，将之拼凑成图，查知图上山川的名字，一直很是热心，但真的来到鹿鼎山，忽然害怕起来，只盼找个甚么借口，离得越远越好。若说全是为了顾全对康熙的义气，却也未必，只是"鹿鼎山掘宝"这件事实在太大，他身边只双儿一人，事到临头，不免胆怯，倘若带着数千名骁骑营官兵，说不定已经大叫："他奶奶的，兵发鹿鼎山去者！"

双儿没甚么主意，自然唯命是从。韦小宝道："咱们回北京，可别跟外国强盗撞上了，还是沿着江边走，瞧有没有船。"

当下穿出树林，折向东行。

走到下午，到了一条大江之畔，远远望见有座城寨。韦小宝大喜，心想："到了城中，雇船也好，乘马也好，有钱就行。"当下快步走去。

行出数里，又见到一条大江，自西北蜿蜒而来，与这条波涛汹涌的大江会合。双儿忽道："相公，这便是阿穆尔河跟黑龙江了，那……那……那里便是鹿鼎山啊。"说着伸手指着那座城寨。

韦小宝道："你没记错么？这可巧得很了。"双儿道："地图上的的确确是这样画的，不过图上只是八个颜色圈儿，却没说有座城寨。"韦小宝道："鹿鼎山上有座城寨，真是古怪得紧。我看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咱们还是别去。"双儿道："甚么不大靠得住？"韦小宝道："你瞧，城头上有朵妖云，看来城中有个大大的妖怪。"双儿吓了一跳，忙道："啊哟！我是最怕妖怪的了，相公，咱们快走。"

便在此时，只听得马蹄声响，数十骑马沿着大江，自南而来。四周都是平原，无处可以躲藏，韦小宝一拉双儿，两人从江岸滚了下去，缩在江边的大石之后，过不多时，便见一队马队疾驰而过，骑在马上的都是外国官兵。

韦小宝伸了伸舌头，眼望着这队外国兵走进城寨去了，说道："可不是吗？我说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果然不错。原来这不是妖云，是外国番云。"

双儿道："咱们好容易找到了鹿鼎山，哪知道这座山却教外国强盗占了。"

韦小宝"啊哟"一声，跳起身来，叫道："糟糕，糟糕！"

双儿见他脸色大变，忙问："怎么？"韦小宝道："外国强盗一定知道了地图中的秘密，否则怎么会找到这里？这批宝藏和龙脉可都不保了。"

双儿从没听他说过宝藏和龙脉之事，但那幅地图砌得如此艰难，也早想到鹿鼎山必定事关重大，眼见他眉头深皱，劝道："相公，既然给外国兵先找到了，那也没法子啦。外国强盗有火器，凶恶得紧，咱两个斗他们不过的。"

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这可奇怪了，咱们的地图拼成之后，过不了几天就烧了，怎会泄漏了机密？这些外国强盗是不是已掘了宝藏，破了小皇帝的龙脉，非得查个明明白白不可。"

想到适才外国兵在树林中杀人的凶狠残忍模样，不由得打个寒噤，沉吟道："我想去鹿鼎山探查清楚，就是太过危险，得想个法儿才好。好双儿，咱们等到天黑才去，那就不容易给鬼子发觉。"



第三十六回　犵鸟蛮花天万里 朔云边雪路千盘

两人吃了些鹿肉干，便躺在江岸边休息，等到二更时分，悄悄走向城寨。四下里寂静无声，这一晚月色甚好，望见那城寨是用大木材和大石块建成，方圆着实不小，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韦小宝心想："这城寨早就建在这里了，并非有人偷看了我地图，告知了罗刹人，再到这里来建城。"眼见自己和双儿的影子映在地下，不禁栗栗危惧，暗想城头若有罗刹兵守着，几枪打来，韦小宝变成韦死宝了。当下扯了扯双儿，伏低身子，察看动静。只见城寨东南角上有座小木屋，窗子中透出火光，看来是守兵所住。韦小宝在双儿耳边低声道："咱们到那边瞧瞧。"两人慢慢向那木屋爬去。

刚到窗外，忽听得屋内传出几下女子的笑声，笑得甚为淫荡。韦小宝和双儿对望一眼，均感奇怪："怎么有女人？"韦小宝伸眼到窗缝上张望。当地天寒风大，窗缝塞得密密的，甚么都瞧不见，屋内却不断传出人声，一男一女，又说又笑，叽哩咕噜的一句也不懂。

韦小宝知道这双罗刹男女在不干好事，心中一动，伸臂将双儿搂在怀里，双儿听到屋内的声音，似懂非懂，隐隐知道不妥，给韦小宝搂住后，生怕给屋内之人发觉，不敢稍动。

韦小宝得其所哉，左臂更搂得紧了些，右手轻轻抚摸她脸蛋。

双儿身子一软，靠在他怀里。不料地下结满了冰，韦小宝得趣忘形，足下一滑，站立不定，砰的一响，脑袋重重撞在木窗之上，忍不住"啊哟"一声，叫了出来。

屋内声音顿歇，过了一会，一个男子声音喝问起来。韦小宝和双儿伏在地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听得门闩拔下，木门推开，一人手提灯笼，向门外照看。韦小宝轻跃而起，挺匕首戳入了他胸膛。那人哼也没哼，便即软软的瘫了下去。

双儿抢先入屋，只见房中空空荡荡地不见有人，奇道："咦，那女人呢？"韦小宝跟着进来，见房中有一张炕，一张木桌，一只木箱，桌上点了一枝熊脂蜡烛，那女人却已不知去向，说道："快找，别让她去报讯。"眼见房中除了大门之外，别无出路。他将死人拉了进来，关上大门。见那死人是个外国兵士，下身赤裸，没穿裤子。

韦小宝抬头向梁上一望，不见有何异状，说道："一定是在这里。"抢到箱边，揭开箱盖，跟着身子向旁一闪，以防那罗刹女人在箱里开枪。过了一会，不见动静。双儿道："箱子里也没有，这可真奇了。"

韦小宝走近看时，见箱中放满了皮毛，伸手一掏，下面也都是皮毛。忽然间闻到一阵浓香，显是女子的脂粉香气，说道："这里有点儿靠不住。"将皮毛抓出来抛在地下，箱子底下赫然是个大洞，喜道："在这里了！"

双儿道："原来这里有地道。"韦小宝道："赶快得截住那罗刹女子。她一去报信，大队外国强盗涌来，可乖乖不得了。"

迅速脱下身上臃肿的皮衣，手持匕首，便从洞口钻了进去。他对外国兵是很怕的，外国女人却不放在心上。

那地道斜而向下，只能爬行，他瘦小灵活，在地道中爬行特别迅捷，爬出十余丈，便听得前面有声。他手足加劲，爬得更加快了，前面声音已隔得甚近，左手前探，用力去抓，碰到一条光溜溜的小腿。那女子一声低叫，忙向前逃。

韦小宝大喜，心想："我如一剑刺死了你，不算英雄好汉。

好男不与女斗，中国好男不与罗刹鬼婆斗。外国男鬼见得多了，外国女鬼是甚么模样，倒要好好瞧上一瞧。"将匕首插回剑鞘，冲前丈余，两手抓住了那女子小腿。

那女子在地道中不能转身，拚命向前爬行。这女子力气着实不小，韦小宝竟拉她不住，反而给她拖得向前移了丈许。

韦小宝双足撑开，抵住了地道两边土壁，才不再给她拉前。突然之间，那女子用力一挣，韦小宝手上一滑，竟然给她挣脱。

那女子迅即向前，韦小宝扑了上去，一把抱住她腰，突然头顶空了，却是到了一处较为宽敞的所在。那女子两声低笑，转过头来，向他吻去，黑暗之中，却吻在他鼻子上。

韦小宝只觉满鼻子都是浓香，怀中抱着的那女子全身光溜溜地，竟然一丝不挂，又觉那女子反手过来，抱住了自己，心中一阵迷迷糊糊，听得双儿低声问道："相公，怎么了？"韦小宝唔唔几声，待要答话，怀中那女子伸嘴吻住了他嘴巴，登时说不出话来。

忽听得头顶有人说道："我们得知总督来到雅克萨，因此赶来相会。"

这句话钻入耳中，宛似一桶冰水当头淋将下来，说话之人，竟然便是神龙教洪教主。

怎么洪教主会在头顶？自己怀中抱着的这个罗刹女子，怎么又如此风骚亲热？他生平所逢奇事着实不少，但今晚在这地道中的遭遇，却是从所未有，匪夷所思。怀中抱的是温香软玉，心中想的是洪教主要抽筋剥皮。他胆战心惊之下，急忙放开怀中女子，便欲转身逃走，那知这女子竟紧紧搂住了他，不肯松手。韦小宝大急，在她耳边说道："叽哩咕噜，唏哩花拉，胡里胡涂。"这几句杜撰罗刹话，只盼她听得懂。

那女子轻笑两声，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料想必是正宗罗刹话，跟着伸手过来，在他腮帮子上重重扭了一把。

便在这时，听得头顶一个男人叽哩咕噜的说了一连串外国话。他声音一停，另一人道："总督大人说：神龙教教主大驾光临，他欢迎得很，没有过来迎接，很是失礼，请洪教主原谅。总督大人祝贺洪教主长命百岁，多福多寿，事事如意，盼望跟洪教主做好朋友，同心协力，共图大事。"

韦小宝心道："这传话的人没学问，把'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传成了长命百岁，多福多寿。"

只听洪教主道："敝人祝贺罗刹国皇上万寿无疆，祝贺总督大人福寿康宁，指日高升。敝人竭诚竭力，和罗刹国同心协力，共图大事。从此有福共享，有难共当，双方永远不会背盟。"那传话的人说了，罗刹国总督跟着又叽哩咕噜的说之不休。

韦小宝在那女子身边低声问道："你是谁？为甚么不穿衣服？"那女子低声笑道："你是谁？为甚么，衣服穿？"说着便来解韦小宝的内衣。韦小宝在这当口，哪有心情干这风流快活勾当？他听过汤若望、南怀仁说中国话，这时听这罗刹女子会说中国话，倒也不奇，忙道："这里危险得很，咱们快出去。"那女子低声道："不动，不动！动了，就听见了。"她说的虽是中国话，但语气生硬，听来十分别扭。

韦小宝当下不敢稍动，耳听得洪教主和那罗刹国总督商议，如何吴三桂在云南一起兵，双方就夹攻满清，所定方略，果然和那蒙古人大胡子罕帖摩所说全然一样。说到后来，洪教主又献一计，说道罗刹国若从辽东进攻，路程既远，沿途清兵防守又严，不如从海道在天津登陆，以火器大炮直攻北京，当可比吴三桂先取北京。那总督大喜，连称妙计，说洪教主如此忠心，将来一定划出中国几省，立他为王。洪教主没口子的称谢。韦小宝又惊又怒，心想："洪教主这家伙也是大汉奸，跟吴三桂没半点分别。他这计策倒毒辣得很，我得去禀告小皇帝，在天津海口多装大炮，罗刹国兵船来攻，就砰嘭，砰嘭，轰他妈的。"

只听洪教主说道："总督大人远道来到中国，我们没甚么好东西孝敬，这里是大东珠一百颗，貂皮一百张，人参一百斤，送给总督大人，另外还有贡品，呈给罗刹国皇上。"

韦小宝听到这里，心道："这老狗居然备了这许多礼物，倒也神通广大。"突然觉得脸上一热，那女子将脸颊贴了过来，跟着又觉她伸手来自己身上摸索。韦小宝低声道："你摸我，我也不客气了。"伸手向她胸口摸去。那女子突然格的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下笑声颇为不轻，洪教主登时听见了，但想总督大人房中藏了个女子，事属寻常，当下诈作没有听见，说了几句客套话，说道明天再行详谈，便告辞了出去。

韦小宝突然听得头顶拍的一声，眼前耀眼生光，原来自己和那女子搂抱着缩在一只大木箱中，箱盖刚给人掀开。

那女子嘻嘻娇笑，跳出木箱，取一件衣衫披在身上，对韦小宝笑道："出来，出来！"

韦小宝慢慢从木箱中跨了出来。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外国军官手按佩剑，站在箱旁。那女子笑道："还有一个！"

双儿本想躲在箱中，韦小宝倘若遇险，便可设法相救，听她这么说，也只得跃出。

韦小宝见那女子一头黄金也似的头发，直披到肩头，一双眼珠碧绿，骨溜溜地转动，皮色雪白，容貌甚是美丽，只是鼻子却未免太高了一点，身材也比他高了半个头。韦小宝从来没见过外国女子，瞧不出她有多大年纪，料想不过二十来岁。她笑吟吟的瞧着韦小宝，说道："你，小孩子，摸我，坏蛋，嘻嘻！"

那总督沉着脸，叽哩咕噜的说了一会。那女子也是叽哩咕噜的一套。那总督神态恭敬，鞠了几个躬。那女子又说起话来，跟着手指韦小宝。那总督打开门，又将那中国人传译叫了进来，一男一女不住口的说话。

韦小宝见屋中陈设了不少毛皮，榻上放了好几件金光闪闪的女子衣服，看那女子露出雪白的一半酥胸，两条小腿，肤光晶莹，心想："刚才把这女人抱在怀里，怎地只这么马马虎虎的摸得几下，就此算了？抓到一副好牌，却忘了吃注。我可给洪教主吓胡涂了。"

忽听那传译说道："公主跟总督问你，你是甚么人？"韦小宝奇道："她是公主吗？"那传译者道："这位是罗刹国皇帝的御姊，苏菲亚公主殿下，这位是高里津总督阁下，快快跪下行礼。"

韦小宝心想："公主殿下，那有这般乱七八糟的？"但随即想到，康熙御妹建宁公主的乱七八糟，实不在这位罗刹公主之下，凡皇帝御姊御妹，必定美丽而乱七八糟，那么这公主必是真货了，于是笑嘻嘻的请了个安，说道："公主殿下，你好，你真美貌之极，好像是天上仙女下凡。我们中国，从来没有你这样的美女。"

苏菲亚会说一些最粗浅的中国话，听了韦小宝的说话，知是称赞自己美丽，登时心花怒放，说道："小孩子，很好，有赏。"走到桌边，拉着抽屉，取了十几枚金币，放在韦小宝手里。韦小宝道："多谢。"伸手过来，烛光之下，见到公主五根手指真如玉葱一般，忍不住伸手抓住，放在嘴边吻了一吻。

那传译大惊，喝道："不得无礼！"那知道吻手之礼，在西洋外国甚是通行，原是对高贵妇女十分尊敬的表示，韦小宝误打误撞，竟然行得对了。只不过吻手礼吻的是女子手背，他却捉住了苏菲亚公主的手掌，乱吮手指，显得颇为急色。苏菲亚格格娇笑，竟不把手抽回。

苏菲亚笑问："小孩子，干甚么的？"韦小宝道："小孩子，打猎的。"

突然门外一人朗声说道："这小孩子是中国皇帝手下的大臣，不可给他瞒过了。"正是洪教主的声音。

韦小宝只吓得魂飞天外，一扯双儿的衣袖，便即向门外冲出。一推开门，只见洪教主双手张开，拦在门口。双儿跳起身来，迎面一拳。洪教主左手格开，右手一指已点在她腰里，双儿嗯的一声，摔在地下。

韦小宝笑道："洪教主，你老人家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夫人呢，她也来了吗？"

洪教主不答，左手抓住了他后领，提进房来，说道："启禀公主殿下，总督大人：这人叫做韦小宝，是中国皇帝最亲信的大臣，是皇帝的侍卫副总管、亲兵都统、钦差大臣、封的是一等子爵。"那传译将这几句话译了。

苏菲亚公主和总督脸上都现出不信的神色。苏菲亚笑道："小孩子，不是大臣。大臣，假的。"

洪教主道："敝人有证据。"回头吩咐："把这小子的衣服取来。"

只见陆高轩提了一个包袱进来，一打开，赫然是韦小宝原来的衣帽服饰。

韦小宝大为惊奇："这些衣服怎地都到了他手里？洪教主当真神通广大。"

洪教主吩咐陆高轩："给他穿上了。"陆高轩答应了，抖开衣服，便给韦小宝穿上。这些衣衫连同黄马褂，都在树林中给荆棘扯破了，但穿在身上，显然十分合身，戴上帽子和花翎，果然是个清廷大官。这些衣帽若不是韦小宝自己的，世上难有这等小号的大官服色。

韦小宝笑嘻嘻的道："洪教主，你本事不小，我沿路丢掉衣衫，你就沿路的拾。"

洪教主吩咐陆高轩："搜他身上，看有甚么东西。"

韦小宝道："不用你搜，我拿出来便是。"从怀里掏出一大叠银票，数额甚巨。

那总督在辽东已久，识得银票，随手翻了几下，大为惊奇，对公主叽哩咕噜，似乎是说："这小孩果然很有些来历，身边带了这许多银子。"

洪教主道："这小鬼狡狯得很，搜他的身。"陆高轩将韦小宝身边所有物事尽数搜了出来，其中有一道康熙亲笔所写的密谕，着令："钦差大臣、领内侍卫副大臣、兼骁骑营正黄旗满洲都统、钦赐巴图鲁勇号、赐穿黄马褂、一等子爵韦小宝前赴辽东一带公干，沿途文武百官，听候调遣。"这道谕旨上盖了御宝。

那传译用罗刹话读了出来，苏菲亚公主和高里津总督听了，都啧啧称奇。

洪教主道："启禀公主：中国皇帝，是个小孩子，喜欢用小孩做大官。这个小孩，跟中国小皇帝游戏玩耍，会拍马屁，会吹牛皮，小皇帝喜欢他。"

苏菲亚不懂"拍马屁、吹牛皮"是甚么意思，问了传译之后，嘻嘻笑道："我也喜欢人家拍马屁，吹牛皮，"韦小宝登时大喜。洪教主的脸色却十分难看。

苏菲亚又问："中国小皇帝，几岁？"韦小宝道："中国大皇帝，十七岁。"苏菲亚笑道："罗刹大沙皇，是我弟弟，也是小孩，二十岁，不是头老子。"韦小宝一怔："甚么头老子？啊，她说错了，把老头子说成头老子。"便指指她，说道："罗刹美丽公主，不是头老子，很好。"指指自己，道："中国大官，不是头老子，很好！"指指洪教主，道："中国坏蛋，是头老子，不好！不好！"

苏菲亚笑得弯下腰来。那罗刹国总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大声笑了起来。洪教主却铁青了脸，恨不得举掌便将韦小宝杀了。

苏菲亚问道："中国小孩子大官，到这里来，甚么做？"韦小宝道："中国皇帝听说罗刹国的大人来到辽东，派我来瞧瞧。

皇上知道罗刹国皇帝也不是头老子，知道罗刹公主是仙女下凡，派小人前来送礼，送给公主和总督大人大东珠两百颗，人参两百斤。不料路上遇到这个大强盗，把礼物抢了去……"

韦小宝话没说完，洪教主已怒不可遏，提起右掌，便向韦小宝头顶劈落。韦小宝先前在箱子中听到洪教主送了不少珍贵礼物给总督，于是拿来加上一倍，说成是皇帝送的。他口中述说之时，全神贯注瞧着洪教主，一见他提起手掌，当即使开九难所授"神行百变"轻功，溜到了苏菲亚公主身后。

只听得豁喇一声大响，一张木椅给洪教主掌力击得倒塌下来。

高里津吃了一惊，拔出短铳，将铳口指住洪教主，喝令不得乱动。

刚才韦小宝那番话说得太长，公主听不懂，命传译传话，听完后向洪教主笑道："你的礼物，抢他的，自己要一半，不好！"

洪教主急道："不是。这小子最会胡说，公主千万不可信他的。"他见罗刹总督以短铳指着自己，虽然西洋火器厉害，但以他武功，也自不惧，只是正当图谋大事之际，要倚仗罗刹国大力支撑，不能因一时之忿而得罪了总督，当下慢慢退到门边，并不反抗。

高里津收起了短铳，说了几句。传译道："总督大人请洪教主不必气恼，他知道这小孩子胡说。苏菲亚公主秘密来到东方，中国皇帝决不会知道。中国皇帝也不会送礼给罗刹国总督。"洪教主怒气顿息，微笑道："总督大人英明，见事明白，果然不会受这小子蒙骗。"

高里津问起韦小宝的来历。洪教主将他如何杀了大臣鳌拜、如何送御妹到云南去完婚、如何吹牛拍马、作恶多端、以致深得康熙宠幸等情加油添酱的说了，最后说道："这小子是小皇帝的左右手，咱们杀了这小子，小皇帝一定大大不快活。

咱们起兵干事，成功起来也快得多。"他一面说，传译不停的译成罗刹语。

苏菲亚公主笑吟吟的瞧着韦小宝，大感兴味，似乎洪教主说得韦小宝越是十恶不赦，她听来越开心。

高里津沉吟半晌，问道："中国皇帝很喜欢这小孩？"洪教主道："不错。否则他小小年纪，怎会做这样的大官？"高里津道："这小孩不能杀，送信给中国皇帝，叫他拿大批金银珠宝，来换他回去。"苏菲亚大喜，在高里津左颊上轻轻一吻，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那传译不译出来，想来是赞他聪明。韦小宝心下暗喜："只要不杀我就好，要小皇帝拿些金银珠宝来赎，那容易得很。"洪教主神色不愉，却也无可奈何。

韦小宝将那叠银票分成了三叠，一叠送给苏菲亚公主，另一叠送给高里津，从第三叠中抽了两张一百两的出来，送给那传译，其余的揣入了自己怀中。

苏菲亚、高里津、和那传译都很喜欢。苏菲亚要那传译数过，一共是多少银两，命他设法派人去关内兑换银子。一数之下竟是十万两有余，无意之间发了一笔大财，不由得心花怒放，抱住韦小宝，在他两边面颊上连连亲吻，说道："银子够多啦，放了这孩子回去罢！"

韦小宝心想此刻放了自己，非给洪教主抽筋剥皮不可，忙道："这样美丽的公主，我从来没见过，想多看几天。"苏菲亚格格娇笑，说道："我们，明天，回莫斯科去了。"韦小宝哪知莫斯科在甚么地方，说道："美丽公主，去莫斯科，小孩子大官，也去莫斯科。美丽公主，去天上月亮，小孩子大官，也去天上月亮。"

苏菲亚见他说话伶俐，讨人欢喜，点头道："好，我带你去莫斯科。"

高里津眉头微皱，待要阻止，随即微笑点头，说道："很好，我们带你去莫斯科。"向洪教主挥了挥手。

洪教主只得告辞，出门时向韦小宝怒目而视。韦小宝向他伸伸舌头，扮个鬼脸，说道："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洪教主怒极，带了陆高轩等人，迳自去了。

罗刹国皇帝称为沙皇，今年二十岁，名叫西奥图三世，苏菲亚是他姊姊。这位西奥图三世生有残疾，行动不便，国家大事，经常在卧榻之上处理裁决。

罗刹风俗与中华礼义之邦大异，男女之防，向来随便。苏菲亚生性放纵，又生得美貌，朝中王公将军颇多是她情人。高里津总督英俊倜傥，很得公主欢心。他奉派来到东方，在尼布楚、雅克萨两地筑城，企图进窥中国的蒙古、辽东等地。雅克萨城所在之处，便是满洲八旗的藏宝地。此处地当两条大江合流的要冲，满洲人和罗刹人竟不约而同的都选中了。公主天性好动贪玩，听说东方神秘古怪，加之思念情人，竟万里迢迢的从莫斯科追了来。

苏菲亚虽然喜欢高里津，却做梦也没想过甚么坚贞专一。

这日在高里津卧房中发现了一个地道，好奇心起，下去探察。

这地道通到雅克萨城外，与哨岗联络，本是总督生怕城中有变，以备逃脱之用。苏菲亚见到那守兵，出言挑逗，便跟他胡天胡地起来。这时她听韦小宝说要跟去莫斯科，觉得倒也有趣，便带了他和双儿同行。

苏菲亚有一队二百名哥萨克兵护卫，有时乘马，有时坐雪橇，在无边无际的大雪原中日日向西。

如此行得二十余日，离雅克萨城已然极远，洪教主再也不会追来，韦小宝一问去莫斯科竟然尚有四个多月，不由得大吃一惊，说道："那不是到了天边吗？再走四个多月，中国小孩变成外国头老子了。"苏菲亚道："那你想回北京去吗？你看厌我了？"韦小宝道："美丽公主就是看一千年、一万年，也看不厌。不过去得这样远，我害怕起来了。"

苏菲亚这二十几日中跟他说话解闷，多学了许多中国话。

韦小宝聪明伶俐，也学了不少罗刹话。两人旅途寂寥，一个本非贞女，一个也不是君子；一个既不会守身如玉，另一个也不肯坐怀不乱，自不免结下些雾水姻缘。这时苏菲亚听说他要回北京去，不由得有些恋恋不舍，说道："我不许你走。

你送我到莫斯科，陪我一年，然后让你回去。"

韦小宝暗暗叫苦，这些日子相处下来，已知公主性格刚毅，倘若不听她话，硬是要走，她多半会命哥萨克兵杀了自己，当下满脸笑容，连称十分欢喜。

到得傍晚，悄悄去和双儿商量，是否有脱身的机会。双儿道："相公要怎么办，我听你吩咐便是。"韦小宝眼望茫茫雪原，长叹一声，摇了摇头，知道两人倘若逃走，如不带足粮食，就算苏菲亚不派人来追，在这大雪原中也非冻死饿死不可。以前在辽东森林雪原之中，虽然荒僻寒冷，还可打猎寻食，这时却连雀鸟也极少，有时整整行走一日，雪地中见不到一只野兽的足迹，更不用说梅花鹿了。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伴随苏菲亚西去。

韦小宝初时还记挂小皇帝怎样了，吴三桂有没有造反，阿珂那美貌小妞不知是不是在昆明，洪教主和方怡又不知在哪里。在大雪原中又行得一个多月，连这些念头也不想了，在这冰天雪地之中，似乎脑子也结成了冰。好在他生性快活，无忧无虑，有时和苏菲亚说些不三不四的罗刹笑话，有时对双儿胡诌些信口开河的故事，却也颇不寂寞。

这一日终于到了莫斯科城外。那时已是四月天时，气候渐暖，冰雪也消融了。

但见那莫斯科城城墙虽坚厚巨大，却建造得十分粗糙，远望城中房屋，也是污秽简陋，别说不能跟北京、扬州这些大城相比，较之中土的中小城市，也远为不及。只几座圆顶尖塔的大教堂倒还宏伟。韦小宝一见之下，登时瞧不起罗刹国：

"狗屁罗刹国，甚么了不起？拿到我们中国来，这种地方是养牛养猪的。亏这公主一路上还大吹莫斯科的繁华呢。"

离莫斯科数十里时，公主的卫队便已飞马进城禀报。只听得号角声响，城中一队火枪兵骑马出来。罗刹人性喜侵占兼并，是以国土广大，自东至西，达数万里之遥，人种复杂。

国中精锐的军队一是哥萨克骑兵，东征西战，攻城掠地，压服各族人民；另一是火枪营，火器犀利，是拱卫京师的沙皇亲兵。

火枪手驰到近处，苏菲亚吃了一惊，只见众官兵头上都插了黑色羽毛，火枪上悬了一条条黑布，那是国有大丧的标记，忙纵马上前，高声问道："发生了甚么事？"

火枪营队长翻身下马，上前躬身说道："启禀公主：皇上蒙上帝召唤，已离开了国家人民，上天堂去了。"苏菲亚心中悲痛，流下泪来，问道："那是甚么时候的事？"那队长道："公主倘若早到四天，就可跟皇上诀别了。"苏菲亚虽然早知沙皇兄弟身子衰弱，命不长久，但乍闻凶耗，仍是不胜伤感，伏在鞍上大哭起来。

韦小宝见公主忽然大哭，一问传译，才知是罗刹国皇帝死了，心头一喜："罗刹国皇帝仙福不享，国里总要乱一阵子子，要派兵去打中国，就没这么容易。"

苏菲亚等一行随着那队长进城，便要进宫。那队长道："皇太后吩咐，请公主到城外猎宫休息。"苏菲亚又惊又怒，喝道："甚么皇太后？那个皇太后管得着我？"那队长左手一挥，火枪手提起火枪，对住了随从公主的卫队，缴下了他们的刀枪，吩咐众卫士下马。

公主怒道："你们想造反吗？"那队长道："皇太后怕公主回京之后，不奉新皇谕旨，因此命小将保护公主。"苏菲亚胀红了脸，怒道："新皇？新皇是谁？"那队长道："新皇是彼得一世陛下。"苏菲亚仰天大笑，说道："彼得？彼得是个十岁小孩子，他会做甚么沙皇？你说的甚么皇太后，就是娜达丽亚了？"那队长道："正是。"

苏菲亚的父亲阿莱克修斯·米海洛维支沙皇娶过两位皇后。第一位皇后子女甚多，前皇西奥图三世和苏菲亚公主都是她所生，另有个小儿子叫做伊凡。第二位皇后娜达丽亚年轻得多，只生了一个儿子，便是彼得。

苏菲亚道："你领我进宫，我见娜达丽亚评道理去。我弟弟伊凡年纪比彼得大，为甚么不立他做沙皇？朝里的大臣怎样了？大家都不讲理么？"

那队长道："小将只奉皇太后和沙皇的命令，请公主别见怪。"说着拉了苏菲亚坐骑的马缰，折而向东。

苏菲亚怒不可遏，她一生之中，有谁敢对她这样无礼过，提起马鞭，夹头夹脑的向那队长头上抽去。那队长微微一笑，闪身避开，翻身上了马背，带领队伍，拥着公主，连同韦小宝和双儿，一起送入了城外猎宫。火枪队在宫外布防守卫，谁也不许出来。

苏菲亚公主大怒若狂，将寝室中的家具物件砸得稀烂。猎宫的厨子按时送来酒水食物，也都给苏菲亚劈面摔去。

如此过得数日，眼见猎宫外的守御丝毫不见松懈，苏菲亚把队长叫来，问他要把自己关到甚么时候。那队长道："皇太后吩咐，请公主在这里休息，等到彼得一世陛下庆祝登基五十周年，就放公主出去，参加庆典。"苏菲亚大怒，说道："你说甚么？彼得庆祝登基五十周年，岂不是要把我在这里关上五十年？"那队长微笑道："小将今年四十岁了，相信不能再侍候公主五十年。过得十年、十五年，定有更年轻的队长来接替。"

苏菲亚想到要在这里给关上五十年，登时不寒而栗，强笑道："你过来，队长，我瞧你可生得挺英俊哪。"想以美色相诱，让这队长拜倒石榴裙下，胡里胡涂的放了自己出去。

那队长深深鞠了一躬，反而退后一步，说道："公主请原谅。皇太后有旨：火枪营的官兵之中，倘若有人碰到了公主的一根手指，立刻就要斩首。杀了队长，副队长升上；杀了副队长，第一小队的小队长升上。大家想升官，监视得紧紧的。"原来皇太后素知苏菲亚美貌风流，若无这项规定，只怕关她不住。

那队长退出后，苏菲亚无计可施，只有伏床痛哭，不住口的大骂皇太后。

韦小宝在猎宫中给关了多日，眼见公主每日里只是大发脾气，监守的火枪手也十分粗暴无礼，心想鬼子的地方果然鬼里鬼气，和双儿商量了几次，总觉逃出猎宫当可办到，要回中土去，却是难上加难。倘若无人带领，定会在大草原中迷失。别说要乘车骑马走上四五个月方回得到北京，多半只走得四五天，就已晕头转向、不辨东西南北了。两人无计可施，韦小宝只好满口胡柴，博得双儿一笑，聊以遣怀。

这日正在说唐僧带了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到西天取经。韦小宝道："我跟你打赌，唐僧到的西天，一定没莫斯科远。所以哪，我比唐僧还厉害。你如不信，跟你赌甚么？"双儿毫无赌兴，说道："相公说比唐僧还厉害，就比唐僧厉害好了，我不跟你赌。我可没猪八戒厉害。"说着抿嘴一笑。忽听得那边公主房中，又是一阵摔物、擂床、顿足、哭泣之声。

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我去劝劝，老是哭闹，有甚么用？"走到公主房中，说道："公主，你别哭，我说个笑话给你听。"苏菲亚俯伏在床，双足反过来乱踢，哭道："我不听，我不听。我要沙里扎进地狱去，要沙里扎娜达丽亚进地狱去。

韦小宝不懂"沙里扎"是甚么意思，一问原来是"沙皇的妈妈"，登时大为高兴，说道："我道沙里扎是甚么恶人，原来就是皇太后。我跟你说，中国的沙里扎，叫做老婊子，也是个大大的恶人，后来我想了个法子，将她赶出皇宫去了。皇帝十分开心，就封我做中国大官。"苏菲亚大喜，翻身坐起，问道："你用甚么法子？"

韦小宝心想："我赶走老婊子，只因她是假太后。你这罗刹老婊子，却是货真价实的沙里扎，我那法子自然不管用。"

说道："我这法子是串通了小皇帝，对付中国沙里扎。"

苏菲亚皱眉道："彼得很爱他妈妈，不会听我的话去反对沙里扎。除非……除非……"摇摇头，从床上起来，赤了一双脚，在地毡走来走去，咬紧了牙思索。

韦小宝道："我们中国有过一个女皇帝，叫做武则天。这女皇帝娶了许许多多男皇后、男老婆，快活得很。公主哪，我瞧你跟她倒差不多，不如自己来做女沙皇。"

苏菲亚心中一动，这件事她可从来没想到过，罗刹国从来没女沙皇，她一直认为女子是不能做沙皇的。中国既有女皇帝，罗刹国为甚么不能有女沙皇？

她自被囚在猎宫中之后，惊惧愤怒，脑中所不停盘旋的，只是如何逃出宫去，就算再到东方雅克萨，去跟高里津总督在一起，也比给皇太后监禁着好得多，这时忽然听到韦小宝说起"女沙皇"，眼前陡然间出现了一个新天地。她转过身来，眼中放出光彩，双手按住韦小宝肩头，在他左颊上轻轻一吻，微笑道："我如做了女沙皇，就封你为皇后。"

韦小宝吓了一跳，心想："这可万万使不得。"忙道："我，中国人，做不得罗刹国男皇后，你封我做大官罢。"

苏菲亚道："你又做皇后，又做大官。"韦小宝心想："眼前不知性命是不是能保，却在穷快活，又封我做皇后，又做大官。"苏菲亚道："你快给我想个法子，怎么让我做女沙皇。"

韦小宝皱起眉头，说到军国大事，他的见识实在平庸得很，和康熙固然天差地远，也远远及不上陈近南、索额图、吴三桂等人，说道："公主，这种事难得很，我可不会想了。我即刻回去北京，请问我们的小皇帝，让他给出个主意，然后我带一批大本事的人回来，捉住那沙里扎罗刹老婊子，又捉住彼得小沙皇，这就大功告成了。"他说到"大功告成"四字，忍不住搂住苏菲亚，吻了她一下。

苏菲亚"唔"了一声，说道："不成，不成！你回去北京，再来莫斯科，一年也不够，我，已经死了，上天堂了。"韦小宝心想这话倒也不错，叹了口气，说道："美丽公主，上天堂，中国小孩子大官，也跟着上天堂了。"苏菲亚轻轻将他一推，说道："中国小孩，就会说话骗人，哄人欢喜，没用，拍……

拍牛屁，吹马皮。"

韦小宝听她把"拍马屁、吹牛皮"说成了相反，不由得哈哈大笑，随即见她脸有鄙夷之色，显是瞧不起自己，暗暗恼怒，寻思："有甚么法子让她做女沙皇？武则天那女皇帝不知是怎么做成的？咱们不妨在罗刹国也来个印板，就可惜离北京太远，没法子问小皇帝或是索大哥。"韦小宝的学问，一是来自听说书，二是来自看戏，自从做了大官之后，说书是不大听了，戏却看了不少，但武则天怎生做上了女皇帝，这故事偏偏没听过、看过。

他眼望窗外，怔怔的出神，心中闪过许多说书和戏文中的故事："女皇帝不知道，男皇帝是怎么做成的？朱元璋是打出来的天下，手下有大将徐达、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这是评话"大明英烈传"中的故事；又想："李自成带兵打到北京，我师父的爸爸崇祯皇帝就上吊死了，李自成自己做了皇帝。清兵兵打走李自成，顺治老皇爷就做上了皇帝。

吴三桂想做皇帝，就得起兵造反。看来不论是谁要做皇帝，都得带了兵大战一场，只杀得沙尘滚滚，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一想到打仗，登时便觉害怕。又想："我们给关在这里，又有甚么兵？打甚么仗了？如果不打仗，做不做得成皇帝呢？"

他对中国历史的知识有限之极，只知道不打仗而做皇帝的，只是康熙小皇帝一人，那是老皇爷出家而让位给他的。这法子当然不能学样。再想：看过的许多戏文之中，有一出《斩黄袍》，宋朝皇帝赵匡胤杀了大将郑恩，他妻子起兵为夫报仇。赵匡胤打不过，只好苦苦哀求，脱下黄袍来让她一刀斩为两截，算是皇帝的替身，好让郑夫人出气，皇帝大大出丑。有一出《鹿台恨》，纣王无道，姜太公帮周武王起兵，逼得纣王在鹿台上烧死，周武王做了皇帝。（韦小宝自然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有皇帝。）曹操这大白脸奸臣是怎么做了皇帝的呢？有一出戏文《逍遥津》，曹操带兵逼死了汉甚么帝，自己就做了皇帝，他手下大将有个张甚么、许甚么，都是很厉害的。（韦小宝记错了，曹操没有做皇帝。）刘备怎么做皇帝的？

不知道，一定是关公、张飞、赵云给他打出来的。

总而言之，要做皇帝，非打不行。就算做了皇帝，如果打不过人家，皇帝还是会给人家抢去做，就算不抢去，也会出丑倒霉。说书先生说《水浒传》，"林教头火併王伦"，晁盖要做强盗头子，串通林冲，杀了梁山泊上原来的大头子王伦。

可见就算做强盗头子，也是要打。

苏菲亚见他咬牙切齿，捏紧了拳头，虚打作势，笑问：

"你干甚么？"韦小宝一怔，从沉思中醒觉过来，说道："要做皇帝，一定得打。"苏菲亚一呆，问道："打？跟谁打？"韦小宝道："自然跟罗刹老婊子打。"

苏菲亚听他说过几次"罗刹老婊子"，不懂"老婊子"三字是甚么意思，正要询问，忽然房门推开，那火枪营队长走进房来，一把抓住韦小宝胸口，叽哩咕噜说了一阵子话，将他抓了出去，又存他屁股上重重踢了一脚。

那队长哈哈大笑，第二脚又向他踢去。韦小宝大怒，忽然纵起，一个筋斗翻了过来，已骑在那队长颈中，正是当日洪教主所授的救命三招之一"狄青降龙"。这一招他并未练熟，倘若用以对付武学高手，差得还远，但这罗刹队长怎会中土武功？韦小宝虽然毛手毛脚的一翻一跃，居然还是得手，双手食指压上他两眼，喝道："不许动！眼睛，死了！"他不知罗刹话如何说"不许动，否则挖出你的眼珠。"只好说："眼睛，死了！"

那队长悟性倒还不低，居然懂得，大惊之下，当即不动。

韦小宝右手拉扯他右耳，叫道："走！"便如骑马一样，骑着他走回公主房中，叫道："关门！火枪，拿。"

苏菲亚又惊又喜，忙关上了门，从队长身边抽出短枪，抵住他背心。韦小宝从他肩头跃下，解下他腰带来绑了双足，再解下他裤带，反绑了他双手。那队长裤带一去，裤子登时跌落，露出光光的下身。苏菲亚和韦小宝哈哈大笑。那队长胀红了脸，咬牙切齿，愤怒之极。

房门轻轻推开，双儿探头进来，问道："相公，没事吗？"

韦小宝招手叫她进来，又关上了房门。双儿见到那队长狼狈的情状，又是好笑，又是奇怪。

苏菲亚问韦小宝："捉住队长，有甚么用？"

韦小宝捉住这队长，只是出于一时气愤，没想到有甚么用，听苏菲亚问及，灵机一动，说道："叫他带兵造反。"他不会说罗刹话的"造反"，用中国话说了。又道："叫他杀沙里扎，杀沙皇，你，做女沙皇。"

苏菲亚不懂中国话"造反"是甚么意思，但"杀沙里扎，杀沙皇，你，做女沙皇"的话却是懂的，一怔之下，随即大喜，向那队长叽哩咕噜的说了起来。

韦小宝听着两人大说罗刹话，不知所云，只见那队长不住摇头，料想他不肯答应，叫道："他不听话，杀了。"从靴筒中拔出匕首，在那队长左颊上一刮，嗤的一声响，登时刮下了一大片胡子。苏菲亚笑道："好锋利的短剑。"那队长吓得面如土色，心想："这小蛮子原来有把短剑藏在皮靴里，真是古怪，当时没搜了出来。"

苏菲亚问他："到底肯不肯投降？拥我为女沙皇？"

那队长道："不是我不肯拥戴公主，我部下决计不会听令的。莫斯科有二十营火枪队，我们只有一营，就算造反，也打不过其余的十九营。"

苏菲亚一听，这话倒也有理，但要对韦小宝解释，一时却也说不明白，只得大打手势，说到二十营火枪队时，十根手指不够用，只好除下鞋子，连十根脚趾也用上了，这才凑足二十营之数。

韦小宝好容易明白了，心想这件事倒好生为难，坐在椅上，苦苦思索："这队长不肯造反，杀了他也是无用。"对苏菲亚道："队长不

肯，叫副队长来造反。”苏菲亚道：“副队长？”

韦小宝道：“对，叫副队长来。”

苏菲亚把队长推到门边，用火枪指住他后心，说道：“叫副队长来！你如警告了他，我立刻就开枪。”那队长无奈，只得大声呼喝，叫副队长进来。

过了一会，副队长推门进来。双儿早已躲在门后，副队长一进门，双儿伸指在他背心戳了几下，登时点中了他穴道，动弹不得。双儿喜道：“相公，外国鬼子的穴道倒是一样的，我还怕鬼子的穴道不同。”

韦小宝笑道：“外国鬼子一样的有眼睛，有鼻子，有手有脚，自然也有穴道。”从副队长腰间拔出佩刀，对苏菲亚道：“你叫他，杀队长造反，他不肯，叫小队长来杀他。”

苏菲亚心想此计甚妙，对副队长道：“你杀了队长，带领火枪营，做队长，听我命令。你不肯杀队长，我叫小队长来杀了你和队长，由小队长做队长。你杀不杀？”

韦小宝道：“双儿，你解开他身上穴道，腿上的穴道可解不得。”

双儿依言解了他上身穴道，将佩刀交在他手里。

苏菲亚又问了一次。那队长破口大骂，连声恐吓。副队长平时和队长素有嫌 ，要他起兵造反，本是不敢，但听队长骂得恶毒，又想：“我若不杀你，那第一小队的小队长想做队长，也必杀你，反而连我也杀了。”当即提起佩刀，擦的一刀，砍下了那队长的脑袋。

这一刀砍下，苏菲亚、韦小宝、双儿三人齐声叫好。不过苏菲亚叫的是罗刹话“赫拉笑！”韦小宝和双儿叫的自然是中国话了。

苏菲亚拉住了副队长的手，连声称赞他英勇忠义，立即升他为火枪营队长，说道：“你坐下，咱们仔细商量。”

副队长皱起了眉头，指着韦小宝和双儿道：“这两个外国小孩子，使了魔术，我下身动不了。”苏菲亚对韦小宝道：“请你，魔法，去了！”

双儿微微一笑，解开了副队长下身穴道。

苏菲亚吩咐副队长：“你去传三个小队的小队长和副小队长进来，我要中国小孩子使魔法，每个人手动脚不动。”又跟韦小宝和双儿说了。

副队长应命而去。过不多时，六名正副小队长排队站在门外。副队长一个个叫进房来，双儿逐个点了六人腰间的“志舍穴”和大腿的“环跳穴”。

苏菲亚道：“副队长决心拥我为女沙皇，我们要出兵去杀了沙里扎，你们服不服从？”

六名正副小队长眼见队长尸横就地，早知大事不妙，听苏菲亚这么说，更是心惊肉跳，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开口。

韦小宝心想：“满清来中国抢江山，鞑子兵搞‘扬州十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老皇爷就此做成了皇帝。他妈的，我叫他们搞‘莫斯科十日’，搞得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若不如此，怎抢得到皇帝做？”对苏菲亚道：“你叫大家进莫斯科城打仗，杀人、放火，答应他们做将军大官，有很多很多金子银子，大家抢美女做老婆！”

苏菲亚一想不错，对副队长道：“你去召集全体火枪手。

我来跟他们说话。”

六百多名火枪手集合在猎宫广场。副队长派了十二名火枪手进来，将给点了穴道的六名正副小队长抬到广场。

苏菲亚站在阶石上，大声说道：“火枪手们，你们都是罗刹国的勇士，为国家立过很大功劳。可是你们的饷银太少了，你们没有美丽的女人，没有钱花，酒也喝不够，住的屋子太小，太不舒服。莫斯科城里有很多有钱人，他们有好大的屋子，有很多仆人，有很多美丽的女人，你们没有。这公平不公平啊？”

众火枪手一听，齐声叫道：“不公平！不公平！”

苏菲亚道：“那些有钱人又肥又蠢，吃得好像一头头肥猪，如果跟你们比武，打得过你们么？这些富翁的枪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的刀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为国家、为沙皇立过功劳么？”她问一句，众火枪手就大声回答：“年特！”

韦小宝只听众人一声“年特”又是一声“年特”，他知道在罗刹话中，这是“不”的意思，他不懂苏菲亚的话，还道公主劝火枪手造反，大家不肯听从，不禁担忧。

苏菲亚又道：“你们都应当做将军，做富翁！你们个个应当升官发财。”众火枪手大声欢呼。有的问道：“苏菲亚公主，你有甚么法子让我们升官发财？”苏菲亚道：“你们想不想做将军？”众火枪手叫道：“要做啊。”苏菲亚道：“你们想不想有很多很多钱？”众火枪手道：“当然要啊！”苏菲亚又问：

“你们想不想美丽的女人？”众火枪手都轰笑起来，叫道：“要！

要！要！”

苏菲亚道：“好！你们大家去莫斯科城里，跟其他十九营的火枪手说，是我苏菲亚公主下的命令，我是女沙皇，全罗刹国都听我的话。我准许你们，每一个火枪手，可以挑一家有钱人家，跟那个肥猪大富翁比武，谁杀得了他，那个富翁的大房子，他的金子银子，他的美丽女人、马车、骏马、衣服、仆人、婢女、美酒，甚么都是这个勇敢火枪手的。你们有没有勇气？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敢不敢去杀人、抢钱、抢女人？”

众火枪手齐声大叫：“敢，敢，敢！杀人、抢钱、抢女人，有甚么不敢？”

苏菲亚大喜，叫道：“那好得很，我还怕你们是胆小鬼，不敢去干大事！快拿伏特加酒来！喂，你们到地窖里去，把最好的伏特加酒都拿来。”

这沙皇猎宫的地窖之中，藏有数十年的陈酒，名贵之极，原是专供沙皇、皇后、公主、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享用，这些火枪手本来哪能尝上一口？苏菲亚这命令一下，众兵士轰然大乐，登时便有数十人奔去取酒。

片刻间，众兵在广场之上，将一瓶瓶伏特加酒敲去瓶颈，抢了痛饮，欢声大叫：“苏菲亚，女沙皇，乌拉，乌拉，乌拉！

苏菲亚，女沙皇，乌拉，乌拉，乌拉！”

罗刹话中，“乌拉”即是“万岁”之意，韦小宝虽然不懂，但见众兵欢呼畅饮，不住大叫“苏菲亚，女沙皇，乌拉”，料想是热诚拥戴。他拉拉苏菲亚的衣袖，说道：“叫他们，十二个小队长，杀了，不会退回来。”

苏菲亚连连点头，朗声叫道：“罗刹国英俊强壮的勇士们，大家听了：我吩咐你们去杀富翁，抢钱、抢女人，可是沙里扎不许，派了这些坏蛋来，要治你们的罪！”说着向六名正副小队长一指。

当下便有十余名火枪手抽出佩刀，大叫：“杀了坏蛋！”十几把长刀砍将下来，立时将六名正副小队长砍死。罗刹人本来暴烈粗野，喝了伏特加酒后，全身发烧，眼见得六名小队长血肉横飞，更是不可抑制，大叫：“杀坏蛋去，抢钱、抢女人去！”

苏菲亚道：“你们去向莫斯科城中十九营的火枪手说，大家一起干，哪一个队长不许，立刻杀了。哪一个贵族、将军、大臣不许，立刻杀了，把他家里的金子银子、美丽的妻子女儿，通统拿来分了。那些坏蛋的房子，放火烧了。”

众兵大声欢呼，纷纷抽出长刀，背负火枪，牵过坐骑，翻身上马。过了一会，便听得蹄声急促，群向莫斯科城奔去。

苏菲亚对副队长道："你也去抢啊，有甚么客气？最要紧的，不可跟别的火枪营冲突，大家一起抢。你带人冲进克里姆林宫，把沙里扎和彼得捉了起来。宫里的金银珠宝，美丽宫女，叫大家尽量抢好了，都是我赐给你们的。"副队长大喜，应命上马而去。

苏菲亚叹了口气，只觉全身无力，坐倒在阶石上，说道："好累！"韦小宝道："我扶你进去歇歇。"苏菲亚摇摇头，过了一会，说道："咱们上碉楼去瞧瞧。"

这猎宫全以粗麻石砌成，碉楼高逾八九丈，原为瞭望敌情之用。罗刹国立国之前，本是莫斯科的一个大公国，莫斯科大公爵翦平群雄，自立为沙皇。前朝沙皇生怕在出猎之时仇敌乘机偷袭，因此在莫斯科城外造了这座猎宫，以备仓卒遇敌之时守御待援。

苏菲亚带了韦小宝和双儿登上碉楼，向西望去，隐隐见到莫斯科城中灯火点点，黑夜之中，十分宁静。苏菲亚担忧起来，说道："怎么不打？他们，怕了？"韦小宝不明罗刹兵的性格，不知会不会上阵退缩，只得安慰她道："不怕，不怕。"

苏菲亚又问："你怎知道叫兵士杀人、抢钱、抢女人，就可以，杀沙里扎，杀彼得？"

韦小宝微笑道："中国人，向来这样。"他想到了当年在扬州城中，听得老年人所说满清兵攻城的情形。

清兵入关之后，在江苏等地遇到汉人猛烈抵抗，扬州尤其坚守不下。清军将帅就允许士兵破城之后，可以奸淫掳掠，一共十天。这"扬州十日"，实是惨酷无比。韦小宝自幼生长扬州，清兵如何攻城不克，主帅如何允许部卒抢钱抢女人，清兵如何奋勇进攻，这些故事从小听得多了。后来在北京，又听人说起当年李自成的部下如何在北京城里抢钱抢女人，张献忠又如何总是先答应部下，城破之后，大抢三天。看来要造反成功，便须搞得天下大乱，要天下大乱，便须让兵士抢钱抢女人。因此眼见火枪营士兵不敢造反，他自然而然的将"抢钱抢女人"五字真言说了出来。果然罗刹兵和中国兵一般无异，这五字秘诀，应验如神。

等了良久，黑暗中忽见莫斯科城里升起一团火焰。

苏菲亚大喜，叫道："动手了！"搂住韦小宝又吻又跳。

韦小宝喜道："他们放火了，这就行啦。杀人放火，定要连在一起干的。"

过不多时，但见莫斯科城中火头四起，东边一股黑烟，西边一片火光。苏菲亚拍手大叫："大家在杀人放火了。小宝，你真正聪明，想的计策真妙。"

韦小宝微微一笑，心想："说到杀人放火，造反作乱，我们中国人的本事，比你们罗刹鬼子可大上一百倍了。这些计策有甚么稀奇？我们向来就是这样的。"

苏菲亚道："你叫大家杀了正队长，杀了小队长，大家只好一直干下去了，再想回头也不行了。小孩子，真聪明，中国大官，了不起。"韦小宝道："这叫做投名状。"苏菲亚道："甚么，丢命上？"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是，丢了性命，拚命上啊。"心中暗骂罗刹人没学问。

中国人绿林为盗，入伙之时，盗魁必命新兄弟去做件案子，杀一个人。这人犯了杀人大罪之后，从此不会去出首告密。《水浒传》中林冲上梁山泊入伙，王伦叫他去杀人做案，缴一个"投名状"。韦小宝听说书听得多了，熟知这门规矩，心想："我们中国人的法子，罗刹鬼子一窍也不通，看来这些罗刹人虽然凶狠横蛮，倒也不难对付。"

苏菲亚眼见莫斯科城中火头越来越旺，四处蔓延，又担忧起来，不知火枪营官兵乱抢乱杀之后，变成怎生一番光景，问韦小宝："杀人放火，抢钱抢女人，以后，怎样？"

韦小宝一怔，他只知道要造反就得纵容士兵杀人放火、抢钱抢女人，以后怎么，可不懂了，只得说道："这个？抢够了，不抢了。杀够了，不杀了。"

苏菲亚皱起眉头，心想这可不是办法，一时之间却也无计可施。

三人瞧了一会，回入寝宫，静候消息。

次日一早，那火枪营副队长带了一小队人马，来到猎宫向苏菲亚报告：二十营火枪队昨晚遵奉女沙皇之命，抢了一夜，金银美女，抢了不计其数，已把沙里扎娜达丽亚杀了。

苏菲亚大喜，跳起身来，叫道："娜达丽亚杀死了？彼得呢？"副队长道："小彼得已抓了起来，关在克里姆林宫的酒窖里。"苏菲亚大叫："赫拉笑！赫拉笑！"

只听得马蹄声响，又有大队人马疾驰而来。苏菲亚脸上变色，惊问："甚么人？"副队长道："莫斯科城里的王公、大臣、将军们，齐来请陛下登位，做罗刹国女沙皇。"

苏菲亚心花怒放，一把搂住韦小宝，在他左右颊上连吻数下，叫道："中国小孩，好计策！"

耳听得马蹄声在猎宫外停歇，跟着皮靴击地声响，一群人走进宫来。当先一人是大臣波多尼兹亲王。他走到苏菲亚面前，躬身说道："王公贵族、大臣将军一致议决，请苏菲亚公主回宫主持大局，平服动乱，恢复和平。"

苏菲亚满脸笑容，点头接纳，问道："叛党首领娜达丽亚，是不是已经杀了？"波多尼兹亲王回禀："娜达丽亚扰乱国家，杀害忠良，自私擅权，包藏祸心，已经遵奉上帝旨意，正法处决，大快人心。"苏菲亚道："很好，咱们去克里姆林宫。"

众大臣和火枪营蜂拥着苏菲亚，向莫斯科城而去，顷刻之间，猎宫中冷清清地只剩下韦小宝和双儿两人。

韦小宝心下气愤，骂道："他妈的，这罗刹公主过桥抽板，新人上了床，媒人丢过墙。她做了女沙皇，可不要我们啦。"

双儿微笑道："你想女沙皇封你做男皇后，是不是？"韦小宝道："啊，你取笑我？瞧我不捉住你？"说着向双儿扑去。双儿嗤的一笑，闪身避过。

其时方当初夏，天气和暖。猎宫中繁花如锦，百鸟争鸣，只是罗刹国花卉虫鸟和中土大异，花色丽而不香，鸟声怪而不和，韦小宝乃市井鄙夫，于这等分别毫不理会，和双儿在猎宫中到处游荡，无人前来打扰，倒也自得其乐。

如此过得七八日，苏菲亚忽然派了一小队兵来，接二人进宫。

韦小宝走进苏菲亚的寝宫，只见她头发散乱，伸足狠踢家具，只踢得砰嘭大响，正在大发脾气。她见韦小宝到来，登时脸有喜色，叫道："中国小孩快来，出主意，想法子。"

韦小宝心道："你如不是遇上了难题，原也不会想到我。

这一次可得敲笔竹杠，不能这么容易便帮你想计策了。"问道："女沙皇陛下，你有甚么难题？"

苏菲亚不住摇头，说道："我女沙皇，不是，他们，不肯，我，女沙皇，做的。"

说了半天，韦小宝这才明白，原来罗刹国向来规矩，女子不能做沙皇。皇太后娜达丽亚虽然已死，仍有大批不少将军拥戴小沙皇彼得，坚决不肯废了他。这时城中乱事已经平定，苏菲亚虽得火枪营拥戴，但众大臣已然有备，调了大队哥萨克骑兵驻在莫斯科城外，随时可应召入城。苏菲亚再要号召火枪营作乱，已大为不易。

连日来克里姆林宫中会议，王公大臣分为两派，一派拥戴苏菲亚，一派拥戴彼得，争持不决。拥戴沙皇彼得的，都是手握实权的将军大臣，生怕女沙皇登位，另行任用新人当权；而拥戴苏菲亚的，则是一批不得意的贵族和商人，只盼新主上台，自己有油水好捞。苏菲亚幸得火枪营拥戴，有兵权在手，保皇派还不敢怎样，但保皇派能指挥哥萨克骑兵，实力殊不可侮。两派如果开火，胜败倒也难说。

韦小宝心想："这种国家大事，我是弄不懂的，有甚么屁计策想得出？不如溜之大吉，滚他妈的咸鸭蛋，免得他们两派混战起来，把韦小宝轰成了罗刹鱼子酱。"眼珠子一转，说道："那容易得很，法子自然有的。不过我有……我要敲竹杠。"

他本想说“我有条款”，但罗刹话说不上来，索性说了扬州话“敲竹杠”。

苏菲亚问道：“甚么‘敲猪缸’？”韦小宝道：“敲竹杠就是……这个……我的法子，不能够，送给你。你给我东西，很多，很多，我再给你，法子。”苏菲亚大喜，忙道：“很好，很好，敲猪缸，我们大家敲猪缸！你要甚么，我都答应。你是不是想做我的男皇后？”

韦小宝一惊：“这可不敢领教。要娶老婆，阿珂可比你好得多了。就是双儿这小丫头，也大大胜过你全身是毛的罗刹女人。”笑道：“做你的男皇后，当然很好，不过这样一来，你可做不成女沙皇了。”

苏菲亚忙问原因。韦小宝道：“因为……这个那个辣块妈妈不开花！”他一时之间想不出理由充份的说辞，便随口讲些扬州土话，甚么“乖乖龙的东，猪油炒大葱”，苏菲亚那里懂得？问道：“是不是中国人做男皇后，罗刹人要不高兴？”韦小宝忙道：“是呀！罗刹男人，自己，说自己美貌，做不成男皇后，恨你，打你。”苏菲亚心想不错，罗刹男人确要吃醋，说道：“你不做我男皇后，别的要甚么，我都答应。”

韦小宝道：“第一，我要做罗刹大官。”苏菲亚道：“这个容易，我做成了女沙皇后，便封你为伯爵，去管东方的鞑靼人。你黄面孔，低鼻子；鞑靼人，也是黄面孔，低鼻子。他们服你。”韦小宝道：“第二件，你和中国皇帝，不可打仗。你写信，我送去北京，罗刹女沙皇和中国皇帝，做好朋友，亲亲嘴，抱抱。中国兵很厉害，个个会魔法，手指一点，罗刹兵不会动了。打仗，罗刹人死了。我爱你，你死了，我哭了！”

苏菲亚一听之下，登时大为感动。双儿出手点穴，火枪营的副队长和六名正副小队长立时不会动弹，苏菲亚是亲眼所见。她不知这是中国的上乘武功，甚是难学，即令韦小宝也是不会，还道中国人当真个个会此魔法，心想若和中国皇帝打仗，自是有输无赢，难得这中国小孩对自己一片真情，当即伸臂将他抱住，在他嘴上深深一吻，说道：“中国小孩，我也爱你。很好，罗刹兵打不过中国兵，大家不打，做好朋友。”

啧的一声，又吻了他一下，问道：“还有甚么敲猪缸？再敲，再敲好啦！”韦小宝想了一想，道：“没有了。”

苏菲亚道：“好，你快教我，怎样做女沙皇。”韦小宝心想这件事可不容易，只得东拉西扯，询问朝廷中的事情，想不出计策，便假装听不懂她话。苏菲亚渐渐觉察他在使奸，脸色便难看起来，说道：“你如骗我，我把你杀了。”

韦小宝大急，忙道：“不骗，不骗！”苏菲亚道：“那么我要做女沙皇，甚么法子？”韦小宝道：“这个……这个……”苏菲亚怒道：“甚么这个、这个？朝里一派拥护我，一派反对我，两派要打仗。我这派如果输了，那怎么办？”

韦小宝忽然想起，曾听小皇帝说过，满洲太祖皇帝当年立了四个贝勒。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韦小宝当然记不清四个贝勒的名字。）四个贝勒当时都有大权，颇有纷争，后来四贝勒皇太极得大贝勒代善支持，才压倒了对方，接承大位。因此代善一系，颇有权势，康亲王杰书就是代善的后人。

他想到此事，便道：“不要打，慢慢来。你和彼得，都做沙皇。将来，反对你的大臣、将军，一个一个，慢慢杀了。你再杀彼得，再做女沙皇。”

苏菲亚觉得此计倒也甚妙，不过众大臣一直说女子不能做沙皇，可真气人，于是将这情形说了。

韦小宝心想清朝开国之初，顺治皇爷还是个小皇帝，大权都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便道：“你不能做女沙皇，就先做摄政王。”苏菲亚问：“甚么是摄政王？”韦小宝道：“摄政王，不是沙皇，但是可以下命令杀人，打人屁股，可以赏钱，升他们的官。沙皇，假的，没有力气。摄政王，真的，有力气，能杀人，打人屁股，能给人升官，能赏钱，人人都怕，都听摄政王的话，不听沙皇的话。”

苏菲亚大喜，大叫：“赫拉笑！赫拉笑！”

拥戴苏菲亚的王公将军人数较少，苏菲亚将其中为首的召进宫来，将韦小宝所献的计策和众人商议。苏菲亚掌握了莫斯科的兵权，但不能登基为女沙皇，主因在于无此先例。众大臣听到设立“摄政王”的计谋，都觉极妙，只须大权在手，做不做沙皇也没多大分别。众人商酌良久，又想了一条法子出来，立苏菲亚的同胞弟弟伊凡为大沙皇，让彼得仍做沙皇，乃是小沙皇。大小沙皇并立，免得拥彼得一派的人反对。苏菲亚公主则是“摄政女王”，处理一切朝政。

众人计议已定，苏菲亚立即聚集火枪营，再召集全体王公大臣，将这新法子宣示出来。她又向众大臣担保，决不任意罢免各人的职司，凡是拥护这办法的，一律升赏。众王公大臣见自己权位利益并无所损，又不坏了前朝的规矩，当下均无异议。

“拥苏派”中有人首先引导，向苏菲亚女摄政王躬身行礼，余人尽皆跟随。

苏菲亚大喜，命人去请弟弟伊凡到来，又将小沙皇彼得从酒窖中放了出来，两人并为大小沙皇。她自己坐在两个弟弟的下首，百官奏事，升赏黜陟，都由女摄政王裁决。其时伊凡十六岁，彼得十岁，年幼识浅，一切全听姊姊的主张。

苏菲亚大权在握，心想此事那中国小孩大官厥功甚伟，若不是他接连想了几个巧妙主意出来，自己此刻还是被关在猎宫之中，再过得几个月，皇太后娜达丽亚多半会逼迫自己落发为尼，在尼姑庵中幽闭一世。想到这悲惨命运，温暖的夏天立时变成严冬，当下把韦小宝传来，大大称赞。

韦小宝心想我那些法子，在中国人看来半点也不希奇，我在中国是个臭皮匠，到了罗刹国却变成了诸葛亮，真正好笑。

他正想吹几句牛皮，忽然一想不妙，这个罗刹公主倘若从此要我做“罗刹诸葛亮”，把我留在身边，从此不放我回去，那可乖乖不得了，便道：“女摄政王娘娘，你做了摄政王，将来再做女沙皇，那就容易得很了。只须遵守一件事，人人就都服你。”

苏菲亚问道：“甚么事？快快说给我听。”

韦小宝道：“一言既出，三头马车难追。”原来罗刹人的马车，以三匹马拖拉，不同中国人之四马拖拉，因此中国的“驷马难追”，在罗刹国成了“三头马车难追”。

苏菲亚不懂，问道：“甚么三头马车难追？”韦小宝道：“说过了的话，一定要算数。我们中国皇帝说的话，叫做皇帝的金口，那是决计反悔不得的。”苏菲亚恍然大悟，笑道：“我答应过你的事，你怕我反悔，是不是？亲爱的中国小孩，罗刹女摄政王的说话，是宝石口，比你们中国皇帝的金口还要贵重。”

当下她以大小沙皇之名颁下谕旨，封韦小宝为管领东方鞑靼地方的伯爵，又命大臣写了一通国书，致送中国皇帝，由韦小宝送去，再派一名俄国使臣，带领两队哥萨克骑兵护送，金银财物，赏赐了不少。韦小宝贿赂她的那十几万两银票，也都捡出来还他。此外并有许多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均是貂皮、宝石等罗刹国的贵重特产。

这时苏菲亚已选了好几名罗刹国的俊男相陪，再也不来同韦小宝亲热。但韦小宝辞别那一天，苏菲亚想起这几个月来的恩情，又感激他建策首义的大功，甚是恋恋不舍。

据俄罗斯正史所载，火枪手作乱，是在五月十五至十七的三日之中。五有廿九日，火枪营在苏菲亚指使之下，上书请伊凡和彼得并为沙皇，请苏菲亚公主摄政，裁决军国大事。

乱事大定，已在六月中旬。

其时天气和暖，韦小宝跨下骏马，于两队哥萨克骑兵拥卫之下，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向东疾驰，和风拂面，蹄声盈耳，左顾俏丫头双儿雪肤樱唇，右盼罗刹国使臣碧眼黄须，貂皮财物，满载相随，当真意气风发之至，心想：“这次死里逃生，不但保了小命，还帮罗刹公主立了一场大功，全靠老子平日听得书多，看得戏多。”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希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从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

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尔成为事实，关涉到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按：俄罗斯火枪手作乱，伊凡、彼得大小沙皇并立，苏菲亚为女摄政王等事，确为史实。但韦小宝其人参与此事，则俄人以此事不雅，有辱国体，史书中并无记载。其时中国史官以未曾目睹，且蛮方异域之怪事，耳食传闻，不宜录之于中华正史，以致此事湮没。）



第三十七回　辕门谁上平蛮策 朝议先颁谕蜀文

韦小宝带回罗刹国使臣，不一日来到北京。康亲王、索额图等王公大臣见他归来，无不又惊又喜。那日他带同水师出海，从此不知所踪，朝廷数次派人去查，都说大海茫茫，不见踪迹，竟无一艘兵船、一名士兵回来。康熙只知他这一队人在大洋中遭遇飓风，已经全军覆没，每当念及，常自郁郁。

消息报进宫中，康熙立时传见。

韦小宝见康熙满脸笑容，叩拜之后，略述别来经过。康熙这次派他出海，主旨是剿灭神龙教、擒拿假太后，现下听说神龙岛已经攻破，假太后虽未擒到，却和罗刹国结成了朋友。康熙自从盘问了蒙古派赴昆明的使臣罕帖摩后，得悉吴三桂勾结罗刹国、蒙古、西藏三处强援，深以为忧，至于尚耿二藩及台变郑氏反较次要。他见韦小宝无恙归来，已是喜欢得紧，得悉有罗刹国使臣到来修好，更是大悦，忙细问详情。

韦小宝从头至尾的说了，说到如何教唆苏菲亚怂恿火枪营作乱、如何教她立两个小沙皇而自为摄政王时，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他妈的，你学了我大清的乖，却去教会了罗刹女鬼。"

次日康熙上朝，传见罗刹使臣。朝中懂得罗刹话的，只有韦小宝一人。其实罗刹话十分难学，他在短短几个月中，所学会的殊属有限，罗刹使臣的一番颂词，十句中倒有九句半不明白，他欺众人不懂，当即编造一番，竟将当日陆高轩所作的碑文背了出来，甚么"千载之下，爰有大清"，甚么"威灵下济，不赫威能"说了几句。他一面说，一面偷看康熙脸色，但见他笑眯眯的，料知这篇碑文倒也用得上，便朗声念道："降妖伏魔，如日之昇。羽冀辅佐，吐故纳新。万寿百祥，罔不丰登。仙福永亨，并世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须臾，天现……"一背到"天现"两字，当即住口，心想再背下去可要露出狐狸尾巴来了，说道："罗刹国小沙皇，摄政女王，敬问中国大皇帝万岁爷圣躬安康。"

这些句子，本是陆高轩作来颂扬洪教主的，此时韦小宝念将出来，虽然微感不伦不类，但"并世崇敬"、"文武能圣"等语，却也是善祷善颂。众大臣听得都不住点头。

康熙知道韦小宝肚中全无货色，这些文辞古雅的句子，决不能随口译出，必是预先请了枪手做好，然后在殿上背诵出来，却万万想不到竟是称颂邪教教主的文辞，给他移花接木、顺手牵羊的用上了。

那罗刹使臣随即献上礼物。罗刹国比辽东气候更冷，所产玄狐水貂之属，毛皮比之辽东的更为华美丰厚。满洲大臣都是识货之人，一见之下，无不称赏。康熙当即吩咐韦小宝妥为接待使臣，回赐中华礼品。

退朝之后，康熙召了汤若望和南怀仁二人来，命他们去见罗刹使臣。南怀仁是比利时国人，言语和法兰西相同，那罗刹使臣会说法兰西话，两人言语相通。南怀仁称颂康熙英明仁惠，古往今来帝王少有其比，说得那使臣大为折服。

次日，康熙命汤若望、南怀仁二人在南苑操炮，由韦小宝陪了罗刹使臣观操。那使臣见炮火犀利，射击准确，暗暗钦服，请南怀仁转告皇帝，罗刹国女摄政王决意和中国修好，永为兄弟之邦。

罗刹使臣辞别归国后，康熙想起韦小宝这次出征，一举而翦除了吴三桂两个强援，功劳着实不小，于是降旨封他为一等忠勇伯。王公大臣自有一番庆贺。

韦小宝想起施琅、黄总兵等人，何以竟无一人还报，想必是因主帅在海上失踪，他是皇上跟前的第一大红人，皇上震怒，必定会以"失误军机、临阵退缩、陷主帅于死地"等等罪名相加，大家生怕杀头，就此流落在通吃岛附近海岛，再也不敢回来了。满洲兴兵之初，军法极严，

接战时如一队之长阵亡而部众退却奔逃，往往全队处死，至康雍年间，当年遗法犹存，是以旗兵精甚，所向无敌。韦小宝于是派了两名使者，指点了通吃岛和神龙岛的途径，去召施琅等人回京。

这日康熙召韦小宝到上书房，指着桌上三通奏章，说道："小桂子，这三道奏章，是分从三个地方来的，你倒猜猜，是谁的奏章？"韦小宝伸长了头颈，向三道奏章看了几眼，全无头绪可寻，说道："皇上得给一点儿因头，奴才这才好猜。"

康熙微微一笑，提起右掌虚劈，连做了三下杀头的姿势。

韦小宝笑道："啊，是了，是大……大奸臣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个家伙的奏章。"康熙笑道："你聪明得很。你再猜猜，这三道奏章中说的是甚么？"韦小宝搔头道："这个可难猜得很了。三道奏章是一齐来的么？"康熙道："有先有后，日子相差也不很远。"韦小宝道："三个大奸臣都不怀好意，想的是一般心思。奴才猜想他们说的话都差不多。"

康熙伸掌在桌上轻轻一拍，说道："正是。第一道奏章是尚可喜这老家伙呈上的，他说他年纪大了，想归老辽东，留他儿子尚之信镇守广东。我就批示说，尚可喜要回辽东，也不必留儿子在广东了。吴三桂和耿精忠听到了消息，便先后上了奏章。"拿起一道奏章，说道："这是吴三桂这老小子的，他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报，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览，准撤全藩。仰持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哼，他是试我来着，瞧我敢不敢撤他的藩？他不是独个儿干，而是联络了尚可喜、耿精忠三个一起来吓唬我！"

康熙又拿起另一道奏章，道："这是耿精忠的，他说：

'臣袭爵二载，心恋帝阙，只以海氛叵测，未敢遽议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前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载，仰恳皇仁，撤回安插。'一个在云南，一个在福建，相隔万里，为甚么两道折子上所说的话都差不多？一面说不能罢兵，一面又说恳求撤回。这几个家伙，还把我放在眼里吗？"说着气忿忿的将奏章往桌上一掷。

韦小宝道："是啊，这三道奏章，大逆不道之至，其实就是造反的战书。皇上，咱们这就发兵，把三个反贼都捉到京师里来，满门……哼，全家男的杀了，女的赏给功臣为奴。"

他本想说"满门抄斩"，忽然想起阿珂和陈圆圆，于是中途改口。

康熙道："咱们如先发兵，倒给天下百姓说我杀戮功臣，说甚么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不如先行撤藩，瞧着三人的动静。若是遵旨撤藩，恭顺天命，那就罢了；否则的话，再发兵讨伐，这就师出有名。"

韦小宝道："皇上料事如神，奴才拜服之至。好比唱戏：

皇上问道：'下面跪的是谁啊？'吴三桂道：'臣吴三桂见驾。'皇上喝道：'好大胆的吴三桂，你怎不抬起头来？'吴三桂道：'臣有罪不敢抬头。'皇上唱道：'你犯了何罪？'吴三桂道："奴才不肯撤藩，想要造反。'皇上喝道：'呔，大胆的东西！

韦小宝！'我就一个箭步，上前跪倒，应道：'小将在！'皇上叫道：'令箭在此！派你带领十万大兵，讨伐反贼吴三桂去者！'奴才接过令箭，叫声：'得令！'飞起一腿，往吴三桂屁股上踢去，登时将他踢得屁滚尿流，呜呼哀哉！"

康熙哈哈大笑，问道："你想带兵去打吴三桂？"

韦小宝见他眼光中有嘲弄之色，知道小皇帝是跟自己开玩笑，说道："奴才年纪这么点儿，又没甚么本事，怎能统带大军？最好皇上亲自做大元帅，我给你做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浩浩荡荡，杀奔云南而去。"

康熙给他说得心中跃跃欲动，觉得御驾亲征吴三桂，这件事倒好玩得紧，说道："待我仔细想想。"

次日清晨，康熙召集众王公大臣，在太和殿上商议军国大事。韦小宝虽然连升了数级，在朝廷中还是官小职微，本无资格上太和殿参与议政。康熙下了特旨，说他曾奉使云南，知悉吴藩内情，钦命陪驾议政。小皇帝居中坐于龙椅，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大学士、尚书等大臣分班站立，韦小宝站在诸人之末。

康熙将尚可喜、吴三桂、耿精忠三道奏章，交给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巴泰，说道："三藩上奏，恳求撤藩，该当如何，大家分别奏来。"

诸王公大臣传阅奏章后，康亲王杰书说道："回皇上：依奴才愚见，三藩恳求撤藩，均非出于本心，似乎是在试探朝廷。"康熙道："何以见得？你且说来。"杰书道："三道奏章之中，都说当地军务繁重，不敢擅离。既说军务繁忙，却又求撤藩，显见是自相矛盾。"康熙点了点头。

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白发白须，年纪甚老，说道："以臣愚见，朝廷该当温旨慰勉，说三藩功勋卓著，皇上甚为倚重，须当用心办事，为王室屏藩。撤藩之事，应毋庸议。"康熙道："照你看，三藩不撤的为是？"卫周祚道："圣上明鉴：老子言道：'佳兵不祥'，就算是好兵，也是不祥的。又有人考据，那'佳'字乃'惟'字之误，'惟兵不祥'，那更加说得明白了。

老子又有言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韦小宝暗暗纳罕："这老家伙好大的胆子，在皇上跟前，居然老子长、老子短的。皇上却也不生气。"他可不知这老子是古时的圣人李耳，却不是市井之徒的自称。

康熙点了点头，说道："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一有征伐之事，不免生灵涂炭。你们说朕如下温旨慰勉，不许撤藩，这事就可了结么？"

文华殿大学士对喀纳道："皇上明鉴：吴三桂自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宁，蛮夷不扰，本朝南方迄无边患，倘若将他迁往辽东，云贵一带或有他患。朝廷如不许撤藩，吴三桂感激图报，耿尚二藩以及广西孔军，也必仰戴天恩，从此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康熙道："你深恐撤藩之后，西南少了重镇，说不定会有边患？"对喀纳道："是。吴三桂兵甲精良，素具威望，蛮夷慑服。一加调动，是福是祸，难以逆料。以臣愚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户部尚书米思翰道："自古圣王治国，推重黄老之术。西汉天下大治，便因萧规曹随，为政在求清净无为。皇上圣明，德迈三皇，汉唐盛世也是少有其比。皇上冲年接位，秉政以来，与民休息，协和四夷，天下俱感恩德。以臣浅见，三藩的事，只是依老规矩办理，不必另有更张，自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圣天子垂拱而治，也不必多操甚么心。"

康熙问大学士杜立德："你以为如何？"杜立德道："三藩之设，本为酬功。今三藩并无大过，倘若骤然撤去，恐有无知之徒，议论朝廷未能优容先朝功臣，或有碍圣朝政声。"

众王公大臣说来说去，都是主张不可撤藩。

韦小宝听了众人的言语，话中大掉书袋，虽然不大懂，也知均是主张不撤藩，心中焦急起来，忙向索额图使个眼色，微微摇头，要他出言反对众人的主张。

索额图见他摇头，误会其意，以为是叫自己也反对撤藩，心想他明白皇上真正心意，又见康熙对众人的议论不置可否，料想小皇帝必定不敢跟吴三桂打仗，说道："吴、尚、耿三人都善于用兵，倘若朝廷撤藩，三藩竟然抗命，云南、贵州、广东、福建、广西五省同时发兵，说不定还有其他反叛出兵响应，倒也不易应付。照奴才看来，吴三桂和尚可喜年纪都老得很了，已不久人世，不妨等上几年，让二人寿终正寝。三藩身经百战的老兵宿将也死上一大批，到那时候再来撤藩，就有把握得多了。"康熙微微一笑，说道："你这是老成持重的打算。"索额图还道是皇上夸奖，忙磕头谢恩，道："奴才为国家计议大事，不敢不尽忠竭虑，以策万全。

康熙问大学士图海道："你文武全才，深通三韬六略，善于用兵，以为此事如何。"图海道："奴才才智平庸，全蒙皇上加恩提拔。皇上明见万里，朝廷兵马精良，三藩若有不轨之心，谅来也不成大事。只是若将三藩所部数十万人一齐开赴辽东，却也颇有可虑之处。"康熙问道："甚么事可虑？"图海道："辽东是我大清根本之地，列祖列宗的陵寝所在，三藩倘若真有不臣之意，数十万人在辽东作起乱来，倒也不

易防范。”康熙点了点头。图海又道：“三藩的军队撤离原地，朝廷须另调兵马，前赴云南、广东、福建驻防。数十万大军北上，又有数十万大军南下，一来一往，耗费不小，也势必滋扰地方。三藩驻军和当地百姓相处颇为融洽，不闻有何冲突。

广东和福建的言语十分古怪奇特，调了新军过去，大家言语不通，习俗不同，说不定会激起民变，有伤皇上爱民如子的圣意。”

韦小宝越听越急，他知道小皇帝决意撤藩，王公大臣却个个胆小怕事，自己官小职卑，年纪又小，在朝廷之上又不能胡说八道，这可为难得紧了。

康熙问兵部尚书明珠：“明珠，此事是兵部该管，你以为如何？”

明珠道：“圣上天纵聪明，高瞻远瞩，见事比臣子们高上百倍。奴才想来想去，撤藩有撤的好处，不撤也有不撤的好处，心中好生委决不下，接连几天睡不着觉。后来忽然想到一件事，登时放心，昨晚就睡得着了。原来奴才心想，皇上思虑周详，算无遗策，满朝奴才们所想到的事情，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料中。奴才们想到的计策，再高也高不过皇上的指点。奴才只须听皇上的吩咐办事，皇上怎么说，奴才们就死心塌地、勇往直前的去办，最后定然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韦小宝一听，佩服之极，暗想：“满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谁也及不上这个家伙。此人马屁功夫十分到家，老子得拜他为师才是。这家伙日后飞黄腾达，功名富贵不可限量。”

康熙微微一笑，说道：“我是叫你想主意，可不是来听你说歌功颂德的言语。”

明珠磕头道：“圣上明鉴：奴才这不是歌功颂德，的的确确是实情。自从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稳的讯息，奴才日夜担心，思索如何应付，万一要用兵，又如何调兵遣将，方有必胜之道，总是要让主子不操半点心才是。可是想来想去，实在主子太圣明，而奴才们太脓包，我们苦思焦虑而得的方策，万万不及皇上随随便便的出个主意。圣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自然不是奴才这种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因此奴才心想，只要皇上吩咐下来，就必定是好的。就算奴才们一时不明白，只要用心干去，到后来终于会恍然大悟的。”

众大臣听了，心中都暗暗骂他无耻，当众谄谀，无所不用其极，但也只得随声附和。

康熙道：“韦小宝，你到过云南，你倒说说看：这件事该当如何？”

韦小宝道：“皇上明鉴：奴才对国家大事是不懂的，只不过吴三桂对奴才说过一句话，他说：‘韦都统，以后有甚么变故，你不用发愁，你的都统职位，只有上升，不会下降。’奴才就不懂了，问他：‘以后有甚么变故啊？’吴三桂笑道：‘时候到了，你自然知道。’皇上，吴三桂是想造反。这件事千真万确，这会儿只怕龙袍也已做好了。他把自己比作是猛虎，却把皇上比作是黄莺。”

康熙眉头微蹙，问道：“甚么猛虎、黄莺的？”韦小宝磕了几个头，说道：“吴三桂这厮说了好些大逆不道的言语，奴才说甚么也不敢转述。”康熙道：“你说好了，又不是你自己说的。”韦小宝道：“是。吴三桂有三件宝贝，他说这三件宝贝虽好，可惜有点儿美中不足。第一件宝贝，是一块鸽蛋那么大的红宝石，当真鸡血一般红，他镶在帽上，说道：‘宝石很大，可惜帽子太小。’”康熙哼了一声。

众大臣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想：“宝石很大，可惜帽子太小。”这句话言下之意，显是头上想戴顶皇冠了。

韦小宝道：“他第二件宝贝，是一张白底黑纹的白老虎皮。

奴才曾在宫里服侍皇上，可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白老虎皮。吴三桂说，这种白老虎几百年难得见一次，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打到过，朱元璋打到过，曹操和刘备也都打到过的。他把白老虎皮垫在椅上，说道：‘白老虎皮难得，可惜椅子太也寻常。’”康熙又点点头，心中暗暗好笑，知道韦小宝信口开河诬陷吴三桂；又知他毫无学问，以为曹操也做过皇帝。

韦小宝道：“这第三件宝贝，是一块大理石屏风，天然生成的风景，图画中有只小黄莺儿站在树上，树底下有一头大老虎。吴三桂言道：‘屏风倒也珍贵，就可惜猛虎是在树下，小黄莺儿却站在高枝之上。’”

康熙道：“他这三句话，都不过是比喻，未必是有心造反。”

韦小宝道：“皇上宽洪大量，爱惜奴才。吴三桂倘若有三分良心，知道感恩图报，那就好了。只可惜他就会向朝中的王公大臣送礼，这位黄金一千两，那位白银两万两，出手阔绰得不得了。那三件宝贝，却又不向皇上进贡。”康熙笑道：“我可不贪图他甚么东西。”

韦小宝道：“是啊，吴三桂老是向朝廷要饷银，请犒赏，银子拿到手，倒有一大半留在北京，送给了文武百官。奴才对他说：‘王爷，你送金子银子给当朝那些大官，出手实在太阔气了，我都代你肉痛。’吴三桂笑道：‘小兄弟，这些金子银子，也不过暂且寄在他们家里，让他们个个帮我说好话，过得几年，他们会乖乖的加上利钱，连本带利的还我。’奴才这可不明白了，问道：‘王爷，财物到了人家手里，怎样还会还你？这是你心甘情愿送给他们的，又不是人家向你借的，怎么还会有利钱？’吴三桂哈哈大笑，拍拍我肩膀，拿了一只锦缎袋子给我，说着：‘小兄弟，这是小王送给你的一点小意思，盼你在皇上跟前，多给我说几句好话。皇上若要撤藩，你务必要说，这藩是千万撤不得的。哈哈，你放心好了，这些东西，我将来不会向你讨还。’”

韦小宝一面说，一面从怀里摸出一只锦缎袋子，提在手中，高高举起，人人见到袋上绣着“平西王府”四个红字。他俯下身来，打开袋口，倒了转来，只听得玎玎当当一阵响，珍珠、宝石、翡翠、美玉，数十件珍品散在殿上，珠光宝气，耀眼生花。这些珠宝有些固是吴三桂所赠，有些却是韦小宝从别处纳来的贿赂，一时之间，旁人又怎能分辨？

康熙微笑道：“你到云南走这一遭，倒是大有所获了。”韦小宝道：“这些珍珠宝贝，奴才是不敢要的，请皇上赏了别人罢。”康熙笑嘻嘻的道：“是吴三桂送你的，我怎能拿来赏给别人？”韦小宝道：“吴三桂送给奴才，要我在皇上面前撒谎，帮他说好话，说万万不能撤藩，奴才对皇上忠心耿耿，不能贪图一些金银财宝，把反贼说成是忠臣。但这么一来，收了吴三桂的东西，有点儿对不起他。反正普天下的金银财宝，都是皇上的物事。皇上赏给谁，是皇上的恩德，用不着吴三桂拿来做好人，收买人心。”

康熙哈哈一笑，说道：“你倒对朕挺忠心，那么这些珍珠宝贝，算是我重行赏给你的好了。”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只西洋弹簧金表来，说道：“另外赏你一件西洋宝贝。”

韦小宝忙跪下磕头，走上几步，双手将金表接了过来。

他君臣二人这么一番做作，众大臣均是善观气色之人，哪里还不明白康熙的心意？众大臣都收受过吴三桂的贿赂，最近这一批还是韦小宝转交的，心想自己倘若再不识相，韦小宝把“滇敬”多少，当朝抖了出来，皇上一震怒，以“交通外藩，图谋不轨”的罪名论处，不杀头也得充军。韦小宝诬陷吴三桂的言语，甚是幼稚可笑，吴三桂就算真有造反之心，也决计不会在皇上派去的钦差面前透露；又说甚么送了朝中大臣的金银，将来要连本带利收回，暗示日后造反成功，做了皇帝，要向各大臣讨还金银。这明明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子想法，吴三桂这等老谋深算之人，岂会斤斤计较于送了多少金银？但明知韦小宝的言语不堪一驳，他有皇上撑腰，又有谁敢自讨苦吃，出口辩驳？

明珠脑筋最快，立即说道：“韦都统少年英才，见世明白，对皇上赤胆忠心，深入吴三桂的虎穴，探到了事实真相，当真令人好生佩服。若不是皇上洞烛机先，派遣韦都统亲去探察，我们在京里办事的，又哪知道吴三桂这老家伙深蒙国恩，竟会心存反侧？”他这几句话既捧了康熙和韦小宝，又为自己和满朝同僚轻轻开脱，跟着再坐实了吴三桂的罪名。太和殿上，人人均觉这几句话甚为中听，诸大臣本来都惴惴不安，这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康亲王和索额图原跟韦小宝交好，这时自然会意，当即落井下石，大说吴三桂的不是。众大臣你一句、我一句，都说该当撤藩，有的还痛责自己胡涂，幸蒙皇上开导指点，这才如拨开云雾见青天。有的更贡献方略，说得如何撤藩，如何将吴三桂锁拿来京，如何去抄他的家。吴三桂富可敌国，一说到抄他的家，人人均觉是个大大的优差，但转念一想，又觉这件事可不好办，吴三桂一翻脸，你还没抄到他的家，他先砍了你的脑袋。

康熙待众人都说过了，说道：“吴三桂虽有不轨之心，但反状未露，今日此间的说话，谁也不许漏了一句出去。须得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众大臣齐颂扬皇恩浩荡，宽仁慈厚。康熙从怀中取出一张黄纸，说道：“这一道上谕，你们瞧瞧有甚么不妥的。”

巴泰躬身接过，双手捧定，大声念了起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振旅班师，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世，宠固河山，甚盛典也！”

他念到这里，顿了一顿。众大臣一齐发出嗡嗡、啧啧之声，赞扬皇上的御制宏文。

巴泰轻轻咳嗽一声，把脑袋转了两个圈子，便如是欣赏韩柳欧苏的绝妙文章一般，然后拉长调子，又念了起来：

“王夙笃忠贞，克摅猷略，宣劳戮力，镇守岩疆，释朕南顾之忧，厥功懋焉！”

他念到这里，顿了一顿，轻轻叹道：“真是好文章！”索额图道：“皇上天恩，吴三桂只要稍有人性，拜读了这道上谕，只怕登时就惭愧死了。”巴泰又念道：“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兹特请某某、某某，前往宣谕朕意。王其率所属官兵，趣装北上，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觐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至一应安插事宜，已饬所司饬庀周详。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钦此。”

巴泰音调铿锵，将这道上谕念得抑扬顿挫。念毕，众臣无不大赞。明珠道：“‘旦夕觐止，君臣偕乐’这八个字，真叫人感激不能自胜。奴才们听了，心窝儿里也是一阵子暖烘烘的。”图海道：“皇上心虑周到，预先跟他说一到北京，就有地方住，免得他推三阻四，说要派人来京起楼建屋，推搪耽搁，又拖他三年五年。”

康熙道：“最好吴三桂能奉命归朝，百姓免了一场刀兵之灾，须得派两个能说会道之人云南宣谕朕意。”

众大臣听皇帝这么说，眼光都向韦小宝瞧去。韦小宝给众人瞧得心慌，心想：“乖乖弄的东，这件事可不是玩的。上次送新媳妇去，还险些送了性命，这次去撤藩，吴三桂岂有不杀钦差大臣之理？”念及到了云南可以见到阿珂，心头不禁一热，但终究还是性命要紧。

明珠见韦小宝面如土色，知他不敢去，便道：“皇上明鉴：

以能说会道而言，本来都统韦小宝极是能干。不过韦都统为人嫉恶如仇，得知吴三桂对皇上不敬，恨他入骨，多一半见面就要申斥吴三桂，只怕要坏事。奴才愚见，不如派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达尔礼二人前去云南，宣示上谕。这两人文质彬彬，颇具雅望，或能感化顽恶，亦未可知。”

康熙一听，甚合心意，当即口谕折尔肯、达尔礼二人前往宣旨。

众大臣见皇帝撤藩之意早决，连上谕也都写定了带在身边，都深悔先前给吴三桂说了好话。这时人人口风大改，说了许多吴三桂无中生有的罪状，当真是大奸大恶，罪不可赦。

康熙点点头，说道：“吴三桂虽坏，也不至于如此。大家实事求是，小心办事罢。”站起身来，向韦小宝招招手，带着他走到后殿。

韦小宝跟在皇帝身后，来到御花园中。康熙笑道：“小桂子，真有你的。若不是你拿了那袋珍珠宝贝出来，抖在地下，他妈的那些老家伙，还在给吴三桂说好话呢。”韦小宝道：“其实皇上只须说一声‘还是撤藩的好’，大家还不是个个都说‘果然是撤藩的好’。只不过要他们自己说出口来，比较有趣些。”

康熙点点头，说道：“老家伙们做事力求稳当，所想的也不能说全都错了。不过这样一来，吴三桂想几时动手，就几时干，一切全由他来拿主意，于咱们可大大不利。咱们先撤他的藩，就可打乱了他的脚步。”韦小宝道：“是啊，好比赌牌九，那有老是让吴三桂做庄之理？皇上也得掷几把骰子啊。”

康熙道：“这个比喻对了，不能老是让他做庄。小桂子，咱们这把骰子是掷下去了，可是吴三桂这家伙当真挺不好斗呀。他部下的大将士卒，都是身经百战的厉害脚色。他一起兵造反，倘若普天下的汉人都响应他，那可糟了！”

韦小宝近年在各地行走，听到汉人咒骂鞑子的语言果是不少，汉人人数众多，每有一百个汉人，未必就有一个满洲人，倘若天下汉人都造起反来，满洲人无论如何抵挡不住，然而咒骂鞑子的人虽多，痛恨吴三桂的更多。他想到此节，说道：“皇上望安，普天下的汉人，没一个喜欢吴三桂这家伙。

他要造反，除了自己的亲信之外，不会有甚么人捧他的场。”

康熙点点头，道：“我也想到了此节。前明桂王逃到缅甸，是吴三桂去捉了来杀的。吴三桂要造反，只能说兴汉反满，却不能说反清复明。”说到这里，顿了一顿，问道：“前明崇祯皇帝，是哪一天死的？”韦小宝搔了搔头，嗫嚅道：“这个……

奴才那时候还没出世，倒不……不大清楚。”康熙哈哈大笑，说道：“我这可问道于盲了。那时候我也没出世。是了，到他忌辰那天，我派几名亲王贝勒，去崇祯陵上拜祭一番，好教天下百姓都感激我，心中痛恨吴三桂。”韦小宝道：“皇上神机妙算。但如崇祯皇帝的忌辰相隔时候还远，吴三桂却先造反起来呢？”

康熙踱了几步，微笑道：“这些时候来，你奉旨办事，苦头着实吃了不少。五台山、云南、神龙岛、辽东，最后连罗刹国也去了。我这次派你去个好地方，调剂，调剂。”

韦小宝道：“天下最好的地方，就是在皇上身边。只要听到皇上说一句话，见到皇上一眼，我就浑身有劲，心里说不出的舒服。皇上，这话千真万确，可不是拍马屁。”

康熙点头道：“这是实情。我和你君臣投机，那也是缘份。

我跟你是从小打架打出来的交情，与众不同。我见到你，心里也总很高兴。小桂子，那半年中得不到你的消息，只道你在大海中淹死了，我一直好生后悔，不该派你去冒险，着实伤心难过。”

韦小宝心下激动，道：“但……但愿我能一辈子服侍你。”

说着语音已有些哽咽。

康熙道：“好啊，我做六十年皇帝，你就做六十年大官，咱君臣两个有恩有义，有始有终。”皇帝对臣子说到这样的话，那是难得之极了，一来康熙年少，说话爽直，二来他和韦小宝是总角之交，互相真诚。

韦小宝道：“你做一百年皇帝，我就跟你当一百年差，做不做大官倒不在乎。”

康熙笑道：“做六十年皇帝还不够么？一个人也不可太不知足了。”顿了一顿，说道：“小桂子，这次我派你去扬州，让你衣锦还乡。”

韦小宝听得“去扬州”三字，心中突的一跳，问道：“甚么叫衣锦还乡哪？”康熙道：“你在京里做了大官，回到故乡去见见亲戚朋友，出出风头，让大家羡慕你，那不挺美吗？你叫手下人帮你写一道奏章，你的父亲、母亲，朝廷都可给他们诰命，风光，风光。”韦小宝道：“是，是，多谢皇上的恩典。”康熙见他神色有些尴尬，问道：“咦，你不喜欢？”韦小宝摇头道：“我喜欢得紧，只不过……只不过我不知自己亲生的爹爹是谁。”

康熙一怔，想到自己父亲在五台山出家，跟他倒有些同病相怜，拍拍他肩膀，温言道：“你到了扬州，不妨慢慢寻访，上天或许垂怜，能让你父子团圆。小桂子，你去扬州，这趟差使可易办得紧了。我派你去造一座忠烈祠。”

韦小宝搔了搔头，说道：“种栗子？皇上，你要吃栗子，我这就给你到街上去买，糖炒良乡桂花栗子，又香又糯，不用到扬州去种。”康熙哈哈大笑，道：“他妈的，小桂子就是没学问。我是说忠烈祠，你却缠夹不清，搞成了种栗子。忠烈祠是一座祠堂，供奉忠臣烈士的。”韦小宝笑道：“奴才这可笨得紧了，原来是去起一座关帝庙甚么的。”康熙道：“这就对了。清兵进关之后，在扬州、嘉定杀戮很惨，以致有甚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话。想到这些事，我心中总是不安。”

韦小宝道：“当时的确杀得很惨啊。扬州城里到处都是死尸，隔了十多年，井里河里还常见到死人骷髅头。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出世，您也

没出世，可怪不到咱们头上。”康熙道：“话是这么说，不过是我祖宗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当时有个史可法，你听说过吗？”韦小宝道：“史阁部史大人死守扬州，那是一位大大的忠臣。我们扬州的老人家说起他来，都是要流眼泪的。我们院子里供了一个牌位，写的是‘九纹龙史进之灵位’，初一月半，大伙儿都要向这牌位磕头。我听人说，其实就是史阁部，不过瞒着官府就是了。”

康熙点了点头道：“忠臣烈士，遗爱自在人心。原来百姓们供奉了九纹龙史进的灵位，焚香跪拜，其实是纪念史可法。

小桂子，你家那个是甚么院子啊？”韦小宝脸上一红，道：“皇上，这件事说起来又不大好听了。我们家里开了一家堂子，叫作丽春堂，在扬州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妓院。”康熙微微一笑，心道：“你满口市井胡言，早知道你决非出身于书香世家。你这小子对我倒很忠心，连这等丑事也不瞒我。”其实开妓院甚么，韦小宝已是在大吹牛皮了，他母亲只不过是个妓女而已，哪里是甚么妓院老板了。

康熙道：“你奉了我的上谕，到扬州去宣读。我褒扬史可法尽忠报国，忠君爱民，是个大大的忠臣，大大的好汉。我们大清敬重忠臣义士，瞧不起反叛逆贼。我给史可法好好的起一座祠堂，把扬州当时守城殉难的忠臣将勇，都在祠堂里供奉。再拿三十万两银子去，抚恤救济扬州、嘉定两城的百姓。我再下旨，免这两个地方三年钱粮。”

韦小宝长长吁了口气，说道：“皇上，你这番恩典可真太大了。我得向你真心诚意的磕几个头才行。”说着爬下地来，冬冬冬的磕了三个响头。

康熙笑问：“你以前向我磕头，不是真心诚意的么？”韦小宝微笑道：“有时是真心诚意，有时不过敷衍了事。”康熙哈哈一笑，也不以为忤，心想：“向我磕头的那些人，一百个中，倒有九十九个是敷衍了事的，也只有小桂子才说出口来。”

韦小宝道：“皇上，你这个计策，当真是一箭射下两只鸟儿。”康熙笑道：“甚么一箭射下两只鸟儿？这叫做一箭双雕。你倒说说看，是两只甚么鸟儿？”韦小宝道：“这座忠烈祠一起，天下汉人都知道皇上待百姓很好。以前鞑……以前清兵在扬州、嘉定乱杀汉人，皇上心中过意不去，想法子补报。如果吴三桂造反，又或是尚可喜、耿精忠造反，要恢复明朝甚么的，老百姓就会说，满清有甚么不好？皇帝好得很哪。”

康熙点点头，说道：“你这话是不错，不过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到昔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确是心中恻然，发银抚恤，减免钱粮，也不是全然为了收买人心。那第二只鸟儿又是甚么？”韦小宝道：“皇上起这祠堂，大家知道做忠臣义士是好的，做反叛贼子是不好的。吴三桂要造反，那是反贼，老百姓就瞧他不起了。”

康熙伸手在他肩头重重一拍，笑道：“对！咱们须得大肆宣扬，忠心报主才是好人。天下的百姓哪一个肯做坏人？吴三桂不起兵便罢，若是起兵，也没人跟从他。”

韦小宝道：“我听说书先生说故事，自来最了不起的忠臣义士，一位是岳飞岳爷爷，一位是关帝关王爷。皇上，咱们这次去扬州修忠烈祠，不如把岳爷爷、关王爷的庙也都修上一修。”康熙笑道：“你心眼儿挺灵，就可惜不读书，没学问。

修关帝庙，那是很好，关羽忠心报主，大有义气，我来赐他一个封号。那岳飞打的是金兵。咱们大清，本来叫做后金，金就是清，金兵就是清兵。这岳王庙，就不用理会了。”韦小宝道：“是，是，原来如此。”心中想：“原来你们鞑子是金兀术、哈迷蚩的后代。你们祖宗可差劲得很。”

康熙道：“河南省王屋山，好像有吴三桂伏下的一支兵马，是不是？”韦小宝一怔，应道：“是啊。”心想：“这件事你若不提，我倒忘了。”康熙道：“当时你查到吴三桂的逆谋，派人前来奉知，我反而将你申斥一顿，你可知是甚么原因？”韦小宝道：“想来咱们对付吴三桂的兵马还没调派好，因此皇上假装不信，免得打草惊蛇。”康熙笑道：“对了！打草惊蛇，这成语用得对了。朝廷之中，吴三桂一定伏有不少心腹，我们一举一动，这老贼无不知道得清清楚楚。王屋山司徒伯雷的事，当时我如一加查究，吴三桂立刻便知道了。他心里一惊，说不定马上就起兵造反。那时朝廷的虚实他甚么都知道，他的兵力部署甚么的，我可一点儿也不知，打起仗来，我们非输不可。一定要知己知彼，才可百战百胜。”

韦小宝道：“皇上当时派人来大骂我一顿，满营军官都知道了。吴三桂若有奸细在我兵营里，必定去报告给老家伙知道。老家伙心里，说不定还在暗笑皇上胡涂呢。”

康熙道：“你这次去扬州，随带五千兵马，去到河南济源，突然出其不意，便将王屋山上的匪窟给剿了。吴三桂这一支伏兵离京师太近，是个心腹之患。”

韦小宝喜道：“那妙得紧。皇上，不如你御驾亲征，杀吴三桂一个下马威。”

康熙微笑道：“王屋山上只一二千土匪，其中一大半倒是老弱妇孺，那个姓元的张大其辞，说甚么有三万多人，全是假的。我早已派人上山去查得清清楚楚。一千多名土匪，要我御驾亲征，未免叫人笑话罢！哈哈，哈哈。”韦小宝跟着干笑几声，心想小皇帝精明之极，虚报大数可不成。康熙道：“怎么剿灭王屋山土匪，你下去想想，过一两天来回奏。”

韦小宝答应了退下，寻思：“这行军打仗，老子可不大在行。当日水战靠施琅，陆战靠谁才是？有了，我去调广东提督吴六奇来做副手，一切全听他的。这人打仗是把好手。”转念又想：“皇上叫我想好方略，一两天回奏，到广东去请吴六奇，来回最快也得一个月，那可来不及。北京城里，可有甚么打仗的好手？”

盘算半晌，北京城里出名的武将倒是不少，但大都是满洲大官，不是已经封公封侯的，就是将军提督，自己小小一个都统，指挥他们不动。他爵位已封到伯爵，在满清职官制度，子爵已是一品，伯爵以上，列入超品，比之大学士、尚书的品秩还高。但那是虚衔，虽然尊贵，却无实权。他小小年纪，想要名臣勇将听命于己，可就不易了。

他在房中踱来踱去寻思，瞧着案上施琅所赠的那只玉碗，心想：“施琅在北京城里不得意，这才来求我。北京城里，不得意的武官该当还有不少哪。但又要不得意，又要有本事，一时之间，未必凑得齐在一起。没本事而飞黄腾达之人，北京城里倒也不少，像我韦小宝，就是一位了，哈哈！”

走过去将玉碗捧在手里，心想：“‘加官晋爵’，这四字的口采倒灵，他送我这只玉碗时，我是子爵，现下可升到伯爵啦。我凭了甚么本事加官进爵？最大的本事便是拍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实在他妈的平常得紧。看来凡事有本事之人，不肯拍马屁，喜欢拍马屁的，便是跟老子差不多。”

仰起了头思索，相识的武官之中，有那个是不肯拍马屁的？天地会的英雄豪杰当然不会随便拍人马屁，只是除了师父陈近南和吴六奇之外，大家只会内功外功，不会带兵打仗。

师父的部将林兴珠是会打仗的，可惜回去了台湾。

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件事：那日他带同施琅等人前赴天津，转去塘沽出海，水师总兵黄甫对自己奉承周到，天津卫有一个大胡子武官，却对自己皱眉扁嘴，一副瞧不起的模样，一句马屁也不肯拍。这家伙是谁哪？他当时没记住这军官的名字，这时候自然更加想不起来，心中只想：“拍马屁的，就没本事。这大胡子不肯拍马屁，一定有本事。”

当下有了主意，即到兵部尚书衙门去找尚书明珠，请他尽快将天津卫将一名大胡子车官调来北京，这大胡子的军阶不高也不低，不是副将，就是参将。

明珠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这大胡子无名无姓，如何调法？但韦小宝眼前是皇帝最得宠之人，莫说只不过去天津调一个武官，就是再难十倍的题目出下来，也得想法子交差，当即含笑答应，亲笔写了一道六百里加急文书给天津卫总兵，命他将麾下所有的大胡子军官，一齐调来北京，赴部进见。

次日中午时分，韦小宝刚吃完中饭，亲兵来报，兵部尚书大人求见。

韦小宝迎出大门，只见明珠身后跟着二十来个大胡子军官，有的黑胡子，有的白胡子，有的花白胡子，个个尘沙被面，大汗淋漓。明珠笑

道："韦爵爷，你吩咐调的人，兄弟给你找来了一批，请你挑选，不知哪一个合式。"

韦小宝忽然间见到这么一大群大胡子军官，一怔之下，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尚书大人，我只请你找一个大胡子，你办事可真周到，一找就找了二十来个，哈哈，哈哈。"

明珠笑道："就怕传错了人，不中韦爵爷的意啊。"

韦小宝又是哈哈大笑，说道："天津卫总兵麾下，原来有这么许多个大胡子……"话未说完，人丛中突然有人暴雷也似的喝道："大胡子便怎样？你没的拿人来开玩笑！"

韦小宝和明珠都吃了一惊，齐向那人瞧去，只见他身材魁梧，站在众军官之中，比旁人都高了半个头，满脸怒色，一丛大胡子似乎一根根都翘了起来。

韦小宝一怔，随即喜道："对了，对了，正是老兄，我便是要找你。"

那大胡子怒道："上次你来到天津，我言语中冲撞了你，早知你定要报复出气。哼，我没犯罪，要硬加我甚么罪名，只怕也不容易。"

明珠斥道："你叫甚么名字？怎地在上官面前如此无礼？"

那大胡子适才到兵部衙门、已参见过明珠，他是该管的大上司，可也不敢胡乱顶撞，便躬身道："回大人：卑职天津副将赵良栋。"明珠道："这位韦都统官高爵尊，为人宽仁，是本部的好朋友，你怎地得罪他了？快快上前陪罪。"

赵良栋心头一口气难下，悻悻然斜睨韦小宝，心想："你这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子，我为甚么向你陪罪？"

韦小宝笑道："赵大哥莫怪，是兄弟得罪了你，该当兄弟向你陪罪。"转过头来，向着众军官说："兄弟有一件要事，要跟赵副将商议，一时记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以致兵部大人邀了各位一齐到北京来，累得各位连夜赶路，实在对不起得很。"

说着连连拱手。

众军官忙即还礼。赵良栋见他言语谦和，倒是大出意料之外，心头火气，也登时消了，便即向韦小宝说道："小将得罪。"躬身行礼。

韦小宝拱拱手，笑道："不用客气。"转身向明珠道："大人光临，请到里面坐，兄弟敬酒道谢。天津卫的朋友们，也都请进去。"明珠有心要和他结纳，欣然入内。

韦小宝大张筵席，请明珠坐了首席，请赵良栋坐次席，自己在主位相陪，其余的天津武将另行坐了三桌。伯爵府的酒席自是十分丰盛，酒过三巡，做戏的在筵前演唱起来。这次进京的天津众武将，有的只不过是个小小把总，只因天生了一把大胡子，居然在伯爵府中与兵部尚书、伯爵大人一起喝酒听戏，当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意外奇逢。

赵良栋脾气虽然倔强，为人却也精细，见韦小宝在席上不提商议何事，也不出言相询，只是听着韦小宝说些罗刹国的奇风异俗，心想："小孩子胡说八道，那有男人女人在大庭广众之间搂抱了跳啊跳的，天下怎会有如此不识羞耻之事？"

明珠喝了几杯酒，听了一出戏，便起身告辞。韦小宝送出大门，回进大厅，陪着众军官看完了戏，吃饱了酒饭，这才请赵良栋到内书房详谈。

赵良栋见书架上摆满了一套套书籍，不禁肃然起敬："这小孩儿年纪虽小，学问倒是好的，这可比我们粗胚高明了。"

韦小宝见他眼望书籍，笑道："赵大哥，不瞒你说，这些书本子都是拿来摆样子的。兄弟识得的字，加起来凑不满十个。我自己的名字'韦小宝'三字，连在一起总算是识得的，分了开来，就靠不大住。除此之外，就只好对书本子他妈的干瞪眼了。"

赵良栋哈哈大笑，心头又是一松，觉得这小都统性子倒很直爽，不搭架子，说道："韦大人，卑职先前言语冒犯，你别见怪，"韦小宝笑道："见甚么怪啊。你我不妨兄弟相称，你年纪大，我叫你赵大哥，你就叫我韦兄弟。"赵良栋忙站起来请安，说道："都统大人可别说这等话，那太也折杀小人了。"

韦小宝笑道："请坐，请坐。我不过运气好，碰巧做了几件让皇上称心满意的事，你还道我真有甚么狗屁本事么？我做这个官，实在惭愧得紧，那及得上赵大哥一刀一枪，功劳苦劳，完全是凭真本事干起来的。"

赵良栋听得心头大悦，说道："韦大人，我是粗人，你有甚么事，尽管吩咐下来，只要小将做得到的，一定拚命给你去干。就算当真做不到，我也给你拚命去干。"

韦小宝大喜，说道："我也没甚么事，只是上次在天津卫见到赵大哥，见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我是钦差大臣，人人都来拍我马屁，偏生赵大哥就不卖帐。"赵良栋神色有些尴尬，说道："小将是粗鲁武人，不善奉承上司，倒不是有意对钦差大臣无礼。"韦小宝道："我没见怪，否则的话，也不会找你来了。我心中有个道理，凡是没本事的，只好靠拍马屁去升官发财；不肯拍马屁的，一定是有本事之人。"

赵良栋喜道："韦大人这几句话说得真爽快极了。小将本事是没有，可是听到人家吹牛拍马，心中就是有气。得罪了上司，跟同僚吵架，升不了官，都是为了这个牛脾气。"

韦小宝道："你不肯拍马屁，一定是有本事的。"

赵良栋裂开了大嘴，不知说甚么话才好，真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韦大人"也。

韦小宝吩咐在书房中开了酒席，两人对酌闲谈。赵良栋说起自己身世，是陕西省人氏，行伍出身，打仗时勇往直前，积功而升到副将，韦小宝听说他善于打仗，心头甚喜，暗想：

"我果然没看错了人。"当下问起带兵进攻一座山头的法子。

赵良栋不读兵书，但久经战阵，经历极富，听韦小宝问起，只道是考较自己本事。当下滔滔不绝的说了起来：说得兴起，将书架上的四书五经一部部搬将下来，布成山峰、山谷、河流、道路之形，打仗时何处埋伏、何处佯攻、何处拦截、何处冲击，一一细加解释。他说的是双方兵力相等的战法。

韦小宝问道："如果敌人只有一千人，咱们却有五千兵马，要怎么进攻，便能必胜？"赵良栋道："打仗必胜，那是没有的。不过我们兵力多了敌人几倍，如果是由小将来带，倘若再打输了，那还算是人么？总要将敌人尽数生擒活捉，一个也不漏网才好。"

韦小宝命家丁去取了几千文铜钱来，当作兵马。赵良栋便布起阵来。

韦小宝将他的话记在心中，当晚留他在府中歇宿。次日去见康熙，依样葫芦，便在上书房中布起阵来。韦小宝不敢胡乱搬动皇帝的书籍，大致粗具规模，也就是了。

康熙沉思半晌，问道："这法子是谁教你的？"韦小宝也不隐瞒，将赵良栋之事说了。康熙听说明珠连夜召了二十几名大胡子军官，从天津赶来，供他挑选，不由得哈哈大笑，问道："你又怎知赵良栋有本事？"

韦小宝可不敢说由于这大胡子不拍马屁，自己是马屁大王，这秘诀决不能让皇帝知道，便道："上次皇上派奴才去天津，我见这大胡子带的兵操得很好，心想总有一日要对吴三桂用兵，这大胡子倒是个人才。"

康熙点点头道："你念念不忘对付吴三桂，那就好得很。

朝里那些老头子啊，哼，念念不忘就是怎样讨好吴三桂，向他索取贿赂。那赵良栋现今是副将，是不是？你回头答应他，一力保荐他升官，我特旨升他为总兵，让他承你的情，以后尽心帮你办事。"

韦小宝喜道："皇上体贴臣下，当真无微不至。"

他回到伯爵府，跟赵良栋说了。过得数日，兵部果然发下凭状，升赵良栋为总兵，听由都统韦小宝调遣。赵良栋自是感激不尽，心想跟着

这位少年上司，不用拍马屁而升官甚快，实是人生第一大乐事。

这些日子，朝中大臣等待三藩是奉旨撤藩、还是起兵造反的讯息，心下都惶惶不安。

这日韦小宝正和赵良栋在府中谈论，有人求见，却是额驸吴应熊请去府中小酌。那请客的亲随说道："额驸很久没见韦大人，很是牵挂，务请韦大人赏光。额驸说，谢媒酒还没请您老人家喝过呢。"

韦小宝心想："这驸马爷有名无实，谢甚么媒？不过说到这个'谢'字，你们姓吴的总不能请我喝一杯酒就此了事，不妨过去瞧瞧，顺手发财，有何不可。"当下带了赵良栋和骁骑营亲兵，来到额驸府中。

吴应熊与建宁公主成婚后，在北京已有赐第，与先前暂居时的局面又自不同，吴应熊带着几名军官，出大门迎接，说道："韦大人，咱们是自己兄弟，今日大家叙叙，也没外客。刚从云南来了几位朋友，正好请他们陪赵总兵喝酒。"

几名军官通名引进，一个留着长须、形貌威重的是云南提督张勇；另外两个都是副将，神情悍勇的名叫王进宝，温和恭敬的名叫孙思克。

韦小宝拉着王进宝的手，说道："王大哥，你是宝，我也是宝，不过你是大宝，我是小宝。咱哥儿俩'宝一对'，有杀没赔。"云南三将都哈哈大笑起来，见韦小宝性子随和，均感欣喜。韦小宝对张勇道："张大哥，上次兄弟到云南，怎么没见到你们三位啊？"张勇道："那时候王爷恰好派小将三人出去巡边，没能在昆明侍候韦大人。"韦小宝道："唉，甚么大人、小将的，大家爽爽快快，我叫你张大哥，你叫我韦兄弟，咱们这叫做'哥俩好，喜相逢'！"张勇笑道："韦大人这般说，我们可怎么敢当？"

几个人说笑着走进厅去，刚坐定，家人献上茶来，另一名家丁过来向吴应熊道："公主请额驸陪着韦大人进去见见。"

韦小宝心中怦的一跳，心想："这位公主可不大好见。"想到昔日和她同去云南，一路上风光旖旎，有如新婚夫妇一般，不由得热血上涌，脸上红了起来。吴应熊笑道："公主常说，咱们的姻缘是韦大人撮成的，非好好敬一杯谢媒酒不可。"说着站起身来，向张勇等笑道："各位宽坐。"陪着韦小宝走进内堂。

经过两处厅堂，来到一间厢房，吴应熊反手带上了房门，脸色郑重，说道："韦大人，这一件事，非请你帮个大忙不可。"

韦小宝脸上又是一红，心想："你给公主阉了，做不来丈夫，要我帮这大忙吗？"嗫嗫嚅嚅的道："这个……这个……有些不大好意思罢。"吴应熊一愕，说道："若不是韦大人仗义援手，解这急难，别人谁也没此能耐。"韦小宝神色更是扭怩，心想："定是公主逼他来求我的，否则为甚么非要我帮手不可，别人就不行？"

吴应熊见韦小宝神色有异，只道他不肯援手，说道："这件事情，我也明白十分难办，事成之后，父王和兄弟一定不会忘了韦大人给我们的好处。"韦小宝心想："为甚么连吴三桂也要感激我？啊，是了，吴三桂定是没孙子，要我帮他生一个。是不是能生孙子，那可拿不准啊。"说道："驸马爷，这件事是没把握的。王爷跟你谢在前头，要是办不成，岂不是对不起人？"吴应熊道："不打紧，不打紧。韦大人只要尽了力，我父子一样承情，就是公主，也是感激不尽。"韦小宝笑道："你要我卖力，那是一定的。"随即正色道："不论成与不成，我一定守口如瓶，王爷与额驸倒可放一百二十个心。"

吴应熊道："这个自然，谁还敢泄漏了风声？总得请韦大人鼎力，越快办成越好。"

韦小宝微笑道："也不争在这一时三刻罢？"突然想起：

"啊哟，不对！我帮他生个儿子倒不打紧，他父子俩要造反，不免满门抄斩。那时岂不是连我的儿子也一刀斩了？"随即又想："小皇帝不会连建宁公主也杀了，公主的儿子，自然也网开这么两面三面。"

吴应熊见他脸色阴晴不定，走近一步，低声道："削藩的事，消息还没传到云南，张提督他们是不知道的。韦大人若能赶着在皇上跟前进言，收回削藩的成命，六百里加急文书赶去云南，准能将削藩的上谕截回来。"韦小宝一愕，问道："你……你说的是削藩的事？"吴应熊道："是啊，眼前大事，还有大得过削藩的？皇上对韦大人，可说得是言听计从，只有韦大人出马，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韦小宝心想："原来我全然会错了意，真是好笑。"忍不住哈哈大笑。

吴应熊愕然道："韦大人为甚么发笑，是我的话说错了么？"韦小宝忙道："不是，不是。对不住，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好笑。"吴应熊脸上微有愠色，暗暗切齿："眼前且由得你猖狂，等父王举起义旗，一路势如破竹的打到北京，拿住了你这小子，瞧我不把你千刀万剐才怪。"

韦小宝道："驸马爷，明儿一早，我便去叩见皇上，说道吴额驸是皇上的妹夫，平西王是皇上的尊亲，就算不再加官晋爵，总不能削了尊亲的爵位，这可对不起公主哪。"

吴应熊喜道："是，是。韦大人脑筋动得快，一时三刻之间，就想了大条道理出来，一切拜托。咱们这就见公主去。"

他带领韦小宝，来到公主房外求见。公主房中出来一位宫女，吩咐韦小宝在房侧的花厅中等候。

过不多时，公主便来到厅中，大声喝道："小桂子，你隔了这么多时候也不来见我，你想死了？快给我滚过来！"韦小宝笑着请了个安，笑道："公主万福金安。小桂子天天记挂着公主，只是皇上派我出差，一直去到罗刹国，还是这几天刚回来的。"公主眼圈儿一红，道："你天天记着我？见你的鬼了，我……我……"说着泪水便扑簌簌的掉了下来。

韦小宝见公主玉容清减，神色憔悴，料想她与吴应熊婚后，定是郁郁寡欢，心想："吴应熊这小子是个太监，嫁给太监做老婆，自然没甚么快活。"眼见公主这般情况，想起昔日之情，不由得心生怜惜，说道："公主记挂皇上，皇上也很记挂公主，说道过得几天，要接公主进宫，叙叙兄妹之情。"这是他假传圣旨，康熙可没说过这话。

建宁公主这几个月来住在额驸府中，气闷无比，听了韦小宝这句话，登时大喜，问道："甚么时候？你跟皇帝哥哥说，明天我就去瞧他。"韦小宝道："好啊！额驸有一件事，吩咐我明天面奏皇上，我便奏请皇上接公主进宫便是。"吴应熊也很喜欢，说道："有公主帮着说话，皇上是更加不会驳回的了。"

公主小嘴一撇，说道："哼，我只跟皇帝哥哥说家常话，可不帮你说甚么国家大事。"吴应熊陪笑道："好罢，你爱说甚么，就说甚么。"

公主慢慢站起来，笑道："小桂子，这么久没见你，你可长高了。听说你在罗刹国有个鬼姑娘相好，是不是啊？"韦小宝笑道："哪有这回事？"突然之间，拍的一声响，脸上已热辣辣的吃了公主一记耳光。韦小宝叫道："啊哟！"跳了起来。

公主笑道："你说话不尽不实，跟我也胆敢撒谎？"提起手来，又是一掌。韦小宝侧头避过，这一掌没打着。

公主对吴应熊道："我有事要审问小桂子，你不必在这里听着了。"

吴应熊微笑道："好，我陪外面的武官们喝酒去。"心想眼睁睁的瞧着韦小宝挨打，他面子上可不大好看，当下退出花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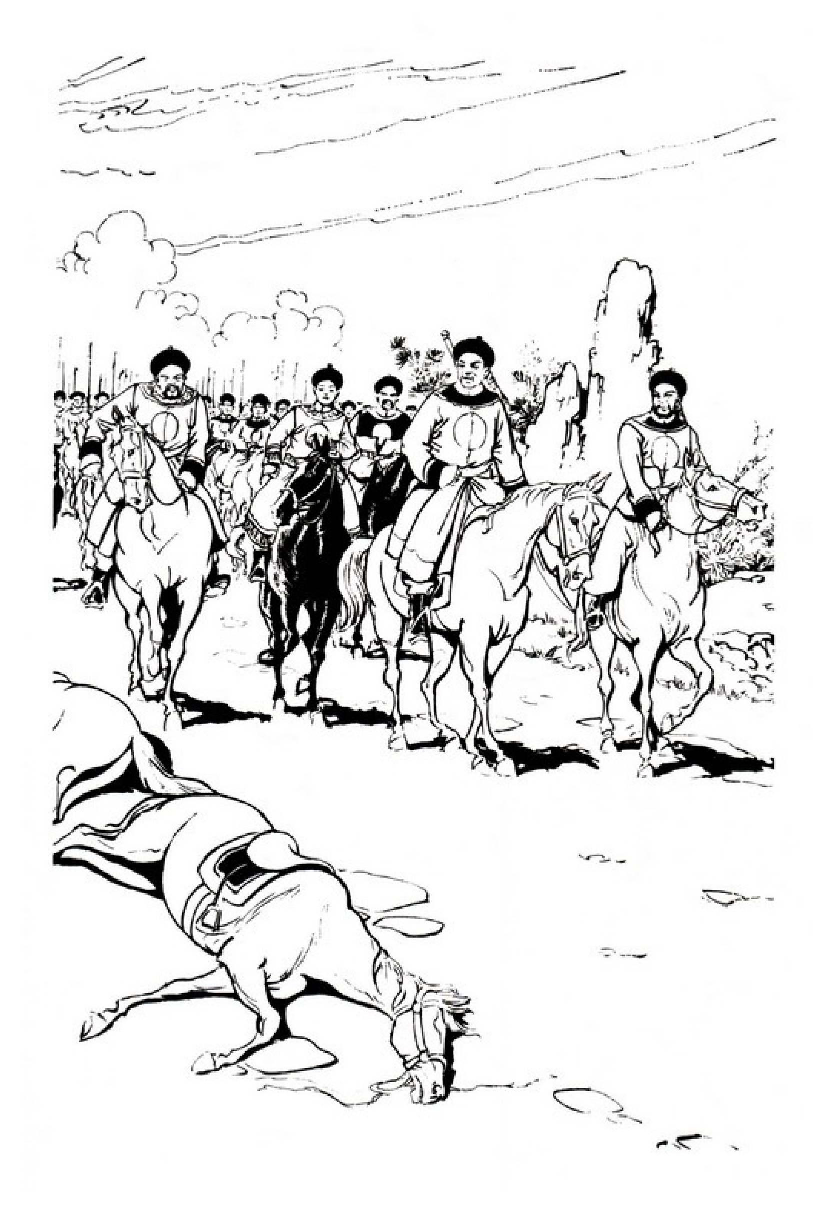
公主一伸手，扭住韦小宝的耳朵，喝道："死小鬼，你忘了我啦。"说着重重一扭。韦小宝痛得大叫，忙道："没有，没有！我这可不是瞧你来了吗？"公主飞腿在他小腹上踢了一脚，骂道："没良心的，瞧我不剐了你？若不是我叫你来，你再过三年也不会来瞧我。"

韦小宝见厅上无人，伸手搂住了她，低声道："别动手动脚的，明儿我跟你在皇宫里叙叙。"公主脸上一红，道："叙甚么？叙你这小鬼头！"伸手在他额头卜的一下，打了个爆栗。

韦小宝抱着她的双手紧了一紧，说道："我使一招'双龙抢珠'！"公主啐了他一口，挣扎了开去。韦小宝道："咱们如在这里亲热，只怕驸马爷起疑，明儿在宫里见。"

公主双颊红晕，说道："他疑心甚么？"媚眼如丝，横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道："小鬼头儿，快滚你的罢！"

注：晋时平蛮郡在今云南曲靖一带。《谕蜀文》的典故，是汉武帝通西南夷时，派司马相如先赴巴蜀宣谕，要西南各地官民遵从朝旨。



第三十八回　纵横野马群飞路 跋扈风筝一线天

韦小宝笑眯眯的回到大厅，只见吴应熊陪着四名武将闲谈。赵良栋和王进宝不知在争辩甚么，两人都是面红耳赤，声音极大。两人见韦小宝出来，便住了口。

韦小宝笑问：“两位争甚么啊？说给我听听成不成？”张勇道：“我们在谈论马匹。王副将相马眼光独到，凭他挑过的马，必是良驹。刚才大家说起了牲口，王副将称赞云南的马好。赵总兵不信，说道川马、滇马腿短，跑不快。王副将却说川马滇马有长力，十里路内及不上别的马，跑到二三十里之后，就越奔越有精神。”

韦小宝道：“是吗？兄弟有几匹坐骑，请王副将相相。”吩咐亲兵回府，将马厩中的好马牵来。

吴应熊道：“韦都统的坐骑，是康亲王所赠，有名的大宛良驹，叫做玉花骢。我们的滇马又怎及得上？”王进宝道：“韦大人的马，自然是好的。大宛出好马，卑职也听到过。卑职在甘肃、陕西时，曾骑过不少大宛名驹，短途冲刺是极快的，甚么马也比不上。

赵良栋道：“那么赛长途呢？难道大宛马还及不上滇马？”

王进宝道：“云南马本来并不好，只不过胜在刻苦耐劳，有长力。这些年来卑职在滇北养马，将川马、滇马交配，这新种倒是很不错。”赵良栋道：“老兄，你这就外行了。马匹向来讲纯种，种越纯越好，没听说杂种马反而更好的。”王进宝胀红了脸，说道：“赵总兵，我不是说杂种马一切都好。马匹用途不同，有的用以冲锋陷阵，有的用以负载辎重，就算是军马，也大有分别啊。有的是百里马，有的是千里马，长途短途，全然不同。”

赵良栋道：“哼，居然有人说还是杂种好。”王进宝大怒，霍地站起，喝道：“你骂谁是杂种？这般不干不净的乱说！”赵良栋冷笑道：“我是说马，又不是说人。谁的种不纯，作贼心虚，何必乱发脾气。”王进宝更加怒了，说道：“这是额驸公的府上，不然的话，哼哼！”赵良栋道：“哼哼怎样？你还想跟我动手打架不成？”

张勇劝道：“两位初次相识，何必为了牲口的事生这闲气？来来来，我陪两位喝一杯，大家别争了。”他是提督，官阶比赵良栋、王进宝都高，两人不敢不卖他面子，只得都喝了酒。

两人你瞪着眼瞧我，我瞪着眼瞧你，若不是上官在座，两个火爆霹雳的人当场就要打将起来了。

过不多时，韦小宝府中的亲兵、马伕牵了坐骑到来，众人同到后面马厩中去看马。王进宝倒也真的懂马，一眼之下，便说出每匹马的长处缺点，甚至连性情脾气也猜中了七八成。

韦府的马伕都十分佩服，大赞王副将好眼力。

最后看到韦小宝的坐骑玉花骢。这马腿长膘肥，形貌神骏，全身雪白的毛上尽是胭脂斑点，毛色油光亮滑，漂亮之极，人人喝采不迭。王进宝却不置可否，看了良久，说道：“这匹马本质是极好的，只可惜养坏了。”韦小宝道：“怎地养坏了？倒要请教。”王进宝道：“韦大人这匹马，说得上是天下少有的良驹。这等好马，每天要骑了快跑十几里，慢跑几十里，越磨练越好。可是韦大人过于爱惜，不舍得多骑。这牲口过的日子太也舒服，吃的是上好精料，一年难得跑上一两趟，唉，可惜，可惜，好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给宠坏了。”

吴应熊听了，脸色微变，轻轻哼了一声。韦小宝瞧在眼里，知道王进宝最后这几句话已得罪了吴应熊，心想：“我不妨乘机挑拨离间，让他们云南将帅不和。”便道：“王副将的话，恐怕只说对了一半，富贵人家子弟，也有本事极大的。好比额驸爷，他是你们王爷的世子，自幼儿便捧了金碗吃饭，端着玉碗喝汤，可半点没给宠坏啊。”

王进宝胀红了脸，忙道：“是，是。王爷世子，自然不同。卑职决不是说额驸爷。”

赵良栋冷冷的道：“在你心里，只怕以为也没甚么不同罢。”王进宝怒道：“赵总兵，你为甚么老是跟兄弟过不去？兄弟并没得罪你啊。”韦小宝笑道：“好了，别为小事伤了和气。

做武官的，往往瞧不起朝里年轻大臣，也是有的。”王进宝道：“回都统大人；卑职不敢瞧你不起。”赵良栋道：“你瞧不起额驸爷。”王进宝大声道：“没有。”

韦小宝道：“王副将，可惜你养的好马，都留在云南，否则倒可让我们见识见识。”王进宝道：“我养的马……是，是，不敢当。”韦小宝心觉奇怪：“甚么叫做‘是，是，不敢当！’？”

赵良栋道：“反正王副将的好马都在云南，死无对证。韦都统，小将在关外养了几百匹好马，匹匹日行三千里，夜行二千里。就可惜隔得远了，不能让都统大人瞧瞧。”

众人哈哈大笑，都知他是故意讥刺王进宝。

王进宝气得脸色铁青，指着左首的马厩，大声道：“那边的几十匹马，就是这次我从云南带来的。赵总兵，你挑十匹马，跟我这里随便那十匹赛赛脚力，瞧是谁输谁赢。”

赵良栋见那些滇马又瘦又小，毛秃皮干，一共有五六十匹，心想：“你这些叫化马有甚么了不起？”说道：“马倒挺多，只不过有点儿五痨七伤。就是韦都统府里随便牵来的这几匹牲口，也担保胜过了王副将你亲手调养的心肝宝贝儿。”韦小宝笑道：“大家空争无用。额驸爷，咱们各挑十匹，就来赛一赛马，双方赌个采头。”

吴应熊道：“韦都统的大宛良马，我们的云南小马那里比得上？不用赛了，当然是我们输。”韦小宝见王进宝气鼓鼓地、一脸不服气的神情，道：“额驸爷肯服输，王副将却不服输。

这样罢，我拿一万两银子出来，额驸爷也拿一万两银子出来，待会儿咱们就去城外跑跑马，哪一个赢了六场，以后的就不用比了。你说好不好呢？”吴应熊还待再推，突然心念一动：

“这小子年少好胜，我就故意输一万两银子给他，让他高兴高兴。”笑道：“好，就是这么办。韦大人，你如输了，可不许生气。”

韦小宝笑道：“赢要漂亮，输要光棍，那有输了生气之理？”

一瞥眼间，见王进宝眼中闪烁着喜色，心道：“啊哟，瞧这王副将的神情，倒似乎挺有把握，莫非他这些痨病马当真很有长力？不行，不行，非作弊搞鬼不可。”他生平赌钱，专爱作弊，眼见这场赛马未必准赢，登时动了坏主意，心想今日赛马，已来不及做手脚，说道：“既要赌赛，我得去好好挑选十匹马。明天再赛怎样？”

吴应熊决心拉马，不尽全力，十场比赛中输八九场给他，今天比明日比也没分别，当即点头答应。

韦小宝在额驸府中饮酒听戏，不再提赛马之事。到得傍晚，邀请吴应熊带同张勇、王进宝、孙思克三人到自己府中喝酒。吴应熊欣然应邀，一行人便到韦小宝的伯爵府来。

坐定献上茶，韦小宝说声：“少陪，兄弟去安排安排。”吴应熊笑道：“大家自己人，不用客气。”韦小宝道：“贵客驾临，可不能太寒伧了。”

来到后堂，吩咐总管预备酒席戏班，跟着叫了府里的马伕头儿来，交给他三百两银子，说道：“我的玉花骢和别的马儿，还在额驸府中，你这就去牵回来，顺便请额驸府里的一班马伕去喝酒，喝得他妈的个个稀巴烂。”那马伕头儿应了。

韦小宝道：“给马儿吃些甚么，那就身疲脚软，没力气跑路？

可又不能毒死了。”马伕头儿道：“不知爵爷要怎么样，小人尽力去办就是。”韦小宝笑道：“跟你说了也不打紧，额驸有一批马，刚从云南运来的，夸口说长力极好，明儿要跟咱们的马比赛。咱们可不能输了丢人，是不是？”那马伕头儿登时明白，笑道：“爵爷要小人弄点甚么给额驸的马儿吃了，明儿比赛，咱们就能准赢？”

韦小宝笑道：“对了，你聪明得很。明儿赛马，是有采头的，赢了再分赏金给你。你悄悄去办这件事，可千万不能给额驸府里的马伕知道了。这三百两银子拿去请客，喝酒赌钱嫖堂子，他妈的甚么都干，搅得他们昏天黑地，这才下药。”

那马伕头儿道：“爵爷望安，错不了。小人去买几十斤巴豆，混在豆料之中，喂吴府的马儿吃了，叫一匹匹马儿全拉一夜稀屎，明日比赛起来，乌龟也跑赢它们了。”

韦小宝随即出去陪伴吴应熊等人饮酒。他生怕吴应熊等回去后，王进宝又去看马，瞧出了破绽，是以殷勤接待，不住劝酒。赵良栋酒量极宏，一直跟王进宝斗酒，喝到深夜，除了韦小宝与吴应熊外，四员武将都醉倒了。

次日早朝后，韦小宝进宫去侍候皇帝。康熙笑容满面，心情极好，说道：“小桂子，有个好消息跟你说，尚可喜和耿精忠都奉诏撤藩，日内就动身来京了。”

韦小宝道：“恭喜皇上，尚耿二藩奉诏，吴三桂老家伙一只手掌拍不来手……”康熙笑道：“孤掌难鸣。”韦小宝道：“对，孤掌难鸣，咱们这就打他个落花流水。”康熙笑道：“倘若他也奉诏撤藩呢？”韦小宝一怔，说道：“那也好得很啊。他来到北京，皇上要搓他圆，他不敢扁，皇上要搓他扁，他说甚么也圆不起来。”

康熙微笑道：“你倒也明白这个道理。”韦小宝道：“那时候，他好比，似蛟龙，困在沙滩，这叫做虎落平阳……”说到这里，伸伸舌头，在自己额头卜的一下，打了一记。康熙哈哈大笑，说道：“这叫做虎落平阳被你欺，那时候哪，别说他不敢得罪我，连你也不敢得罪啊。”韦小宝道：“是，是，那也好玩得紧。”

康熙道：“敕建扬州忠烈祠的文章，我已经做好了，教翰林学士写了，你带去扬州刻在碑上。挑个好日子，这就动身罢。”韦小宝道：“是。如果三藩都奉诏撤藩，这忠烈祠还是要建么？”康熙道：“也不知吴三桂是不是奉诏。再说，褒扬忠烈，本是好事，就算吴三桂不造反，也是要办的。”韦小宝答应了，闲谈之际，说起建宁公主请求觐见。康熙点点头，吩咐身后太监，即刻宣建宁公主入见。

康熙兴致极好，详细问他罗刹国的风土人物，当时火枪手如何造反，苏菲亚公主如何平乱，大小沙皇如何并立，说了一回，公主来到了上书房。

一见之下，公主便伏在康熙脚边，抱住了他腿，放声大哭，说道：“皇帝哥哥，我今后在宫里陪着你，再也不回去了。”

康熙抚着她头发，问道：“怎么啦？额驸欺侮你么？”公主哭道：“谅他也不敢，他……他……”说着又哭了起来。康熙心道：“你阉割了他，使他做不了你丈夫，这可是你自作自受。”

安慰了她几句，说道：“好啦，好啦，不用哭啦，你陪我吃饭。”

皇帝吃饭，并无定时，一凭心之所喜，随时随刻就开饭。

当下御膳房太监开上御膳，韦小宝在一旁侍候。他虽极得皇帝宠爱，却也不能陪伴饮食。康熙赏了他十几碗大菜，命太监送到他府中，回家后再吃。

公主喝得几杯酒，红晕上脸，眼睛水汪汪地，向着韦小宝一瞟一瞟。在皇帝跟前，韦小宝可不敢有丝毫无礼，眼光始终不和公主相接，一颗心怦怦乱跳，暗想：“公主酒后倘若漏了口风，给皇帝瞧了出来，我这颗脑袋可不大稳当了。”他奉旨护送公主去云南完婚，路上却监守自盗，和公主私通，罪名着实不小，心下懊悔，实不该向皇帝提起公主要求觐见。

公主忽道：“小桂子，给我装饭。”说着将空饭碗伸到他面前。康熙笑道：“你饭量倒好。”公主道：“见到皇帝哥哥，我饭也吃得下

了。”韦小宝装了饭，双手恭恭敬敬捧着，放在公主面前桌上，公主左手垂了下去，重重在他大腿上扭了一把。韦小宝吃痛，却不敢声张，连脸上的笑容也不敢少了半分，只是未免笑得尴尬，却是无可如何了，心中骂道：“死婊子，几时瞧我不重重的扭还你。”心中骂声未歇，脑袋不由得向后一仰，却是公主伸手到他背后，拉住了他辫子用力一扯。

这一下却给康熙瞧见了，微笑道：“公主嫁了人，还是这样的顽皮。”公主指着韦小宝笑道：“是他，是他……”韦小宝心中大急，不知她会说出甚么话来，幸喜公主只格格的笑了几声，说道：“皇帝哥哥，你名声越来越好。我在宫里本来不知道，这次去云南，一路来回，听得百姓们都说，你做皇帝，普天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真好。就是这小子哪，”说着向韦小宝白了一眼，道：“官儿也越做越大。只有你的小妹子，却越来越倒霉。”

康熙本来心情甚好，建宁公主这几句恭维又恰到好处，笑道：“你是妻凭夫贵，吴应熊他父子俩要是好好地听话撤藩，天下太平，我答应你升他的官便是。”公主小嘴一撇，说道：“你升不升吴应熊这小子的官，不关我事，我要你升我的官。”

康熙笑道：“你做甚么官哪？”公主道：“小桂子说，罗刹国的公主做甚么摄政女王。你就封我做大元帅，派我去打番邦罢。”

康熙哈哈大笑，道：“女子怎能做大元帅？”公主道：“从前樊梨花、佘太君、穆桂英，哪一个不是抓印把子做大元帅？为甚么她们能做，我就不能？你说我武艺不行，咱们就来比划比划。”说着笑嘻嘻的站起身来。

康熙笑道：“你不肯读书，跟小桂子一般的没学问，就净知道戏文里的故事。前朝女子做元帅，倒真是有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子平阳公主，帮助唐太宗打平天下。她做元帅，统率的一支军队，叫做娘子军，她驻兵的关口，叫做娘子关，那就厉害得很了。”

公主拍手道：“这就是了。皇帝哥哥，你做皇帝胜过李世民。我就学学平阳公主。小桂子，你学甚么啊？学高力士呢？

还是魏忠贤？”

康熙哈哈大笑，连连摇头，说道：“又来胡说八道了。小桂子这太监是假的。再说，高力士、魏忠贤都是昏君手下的太监，你这可不是骂我吗？”

公主笑道：“对不起，皇帝哥哥，你别见怪，我是不懂的。”

想着“小桂子这太监是假的”这句话，瞟了韦小宝一眼，心中不由得春意荡漾，说道：“我该去叩见太后了。”

康熙一怔，心想：“假太后已换了真太后，你的母亲逃出宫去了。”他一直疼爱这个妹子，不忍令她难堪，说道：“太后这几天身子很不舒服，不用去烦她老人家了，到慈宁宫外磕头请安就是了。”

公主答应了，道：“皇帝哥哥，我去慈宁宫，回头再跟你说话。小桂子，你陪我去。”

韦小宝不敢答应。康熙向他使个眼色，命他设法阻拦公主，别让他见到太后。韦小宝会意，点头领旨，当下陪着公主，往慈宁宫去。

韦小宝嘱咐小太监先赶去慈宁宫通报。果然太后吩咐下来，身子不适，不用叩见了。

公主不见母亲很久，心中记挂，说道：“太后身子不舒服，我更要瞧瞧。”说着拔足便往太后寝殿中闯了进去。一众太监、宫女哪敢阻拦？韦小宝急道：“殿下，殿下，太后她老人家着了凉，吹不得风。”

公主道：“我慢慢进门，一点儿风也不带进去。”推开寝殿门，掀起门帷，只见罗帐低垂，太后睡在床上，四名宫女站在床前。

公主低声道：“太后，女儿跟你磕头来啦。”说着跪了下来，轻轻磕了几个头。只听得太后在帐中唔了几声。公主走到床边，伸手要揭帐子，一名宫女道：“殿下，太后吩咐，谁也别惊动了太后。”公主点点头，揭开了帐子一条缝，向内张去，只见太后面向里床，似乎睡得很沉。公主低唤：“太后，太后。”太后一声不答。

公主无奈，只得放下帐子，悄悄退出来，心中一阵酸苦，忍不住哭了出来。

韦小宝见她没瞧破真相，心头一块大石落地，劝道：“公主住在京里，时时好进宫来请安。待太后大好之后，再来慈宁宫罢。”公主觉得有理，当即擦干了眼泪，道：“我从前的住处不知怎样了，这就去瞧瞧。”说着便向自己的寝宫走去，韦小宝跟随在后。

公主以前所住的建宁宫便在慈宁宫之侧，片刻间就到了。

公主嫁后，建宁宫由太监、宫女洒扫看守，一如其旧。

公主来到寝殿门口，见韦小宝笑嘻嘻站在门外，不肯进来，红着脸道：“死太监，你怎不进来？”韦小宝笑道：“我这太监是假的，公主的寝殿进来不得。”公主一伸手，扭住了他耳朵，喝道：“你不进来，我把你这狗耳朵扭了下来。”用力一拉，将他扯进寝殿，随手关上殿门，上了门闩。韦小宝吓得一颗心突突乱跳，低声道：“公主，在宫里可不能乱来，我……我……这可是要杀头的哪！”

公主一双眼水汪汪地如要滴出水来，昵声道：“韦爵爷，我是你奴才，我来服侍你。”双臂一伸，紧紧将他抱住了。韦小宝笑道：“不，不可以！”公主道：“好，我去跟皇帝哥哥说，你在路上引诱我，叫我阉了吴应熊那小子，现下又不睬我了。”

伸手在他腿上重重扭了一把。

过了良久良久，两人才从寝宫中出来。公主满脸眉花眼笑，说道：“皇上吩咐你说罗刹国公主的事给我听，怎么还没说完，就要走了？”韦小宝道：“奴才筋疲力尽，再也没力气说了。”公主笑道：“下次你再来跟我说去辽东捉狐狸精的事。”

韦小宝斜眼相睨，低声道：“奴才再也说不动了。”公主格格一笑，一反手，拍的一声，打了他一记巴掌。

建宁宫的太监宫女都是旧人，素知公主又娇又蛮的脾气，见她出手打人，均想：“公主嫁了人，老脾气可一点没改。韦伯爵是皇上最宠爱的大臣，她居然也是伸手便打。”

两人回到上书房去向康熙告辞。天已傍晚，见康熙对着案上的一张大地图，正在凝神思索。公主道：“皇帝哥哥，太后身子不适，没能见着，过几天我再来磕头请安。”康熙点头道：“下次等她传见，你再来罢。”右手指着地图，问韦小宝道：“你们从贵州进云南，却从广西出来，哪一条路容易走些？”

原来他是在参详云南的地形。

韦小宝道：“云南的山可高得很哪，不论从贵州去，还是从广西去，都难走得紧。多数的出路不能行军，公主坐轿，奴才就骑马。”康熙点点头，忽然想起一事，吩咐太监：“传兵部车驾司郎中。”转头对公主道：“你这就回府去罢，出来了一整天，额驸在等你了。”

公主小嘴一撇，道：“他才不等我呢。”她有心想等齐了韦小宝一同出宫，在路上多说几句话儿也是好的，但听皇帝传见臣工，有国事咨询，说道：“皇帝哥哥，天这么晚了，你还要操心国家大事，从前父皇可没你这么勤劳政务。”

康熙心中一酸，想起父皇孤零零的在五台山出家，说道：“父皇聪明睿智，他办一个时辰的事，我三个时辰也办不完。”

公主微笑道：“我听大家都说，皇帝哥哥天纵英明，旷古少有，大家不敢说你强过了父皇，却说是中国几千年来少有的好皇帝。”

康熙微微一笑，说道：“中国历来的好皇帝可就多了。别说尧舜禹汤文武，三代以下，汉文帝、汉光武、唐太宗这些明主，那也令人欣慕得很。”

公主见康熙说话之时，仍是目不转瞬的瞧着地图，不敢多说，向韦小宝飞了一眼，手臂仍是垂着，手指向他指指，回过来向自己指指，意思说要他时时来瞧自己。韦小宝会意，微微颔首。当下公主向康熙行礼，辞了出去。

过了一会，康熙抬起头来，说道：“那么咱们所造的大炮只怕太重太大，山道上不易拖拉。”韦小宝一怔，随即明白康熙是要运大炮去云南打吴三桂，说道：“是，是。奴才胡里胡涂，没想到这一节。最好是多造小炮，两匹马拉得动的，进云南就方便得多。”康熙道：“山地会战，不能千军万马的一齐冲杀，步兵比马兵更加要紧。”

过不多时，兵部车驾驶三名满郎中、一名汉郎中一齐到来，磕见毕，康熙问道："马匹预备得怎样了？"兵部车驾驶管的是驿递和马政之事，当即详细奏报，已从西域和蒙古买了多少马匹，从关外又运到了多少马匹，眼前已共有八万五千余匹良马，正在继续购置饲养。康熙甚喜，嘉奖了几句。四名郎中磕头谢恩。

韦小宝忽道："皇上，听说四川、云南的马匹和口外西域的马不同，身躯虽小，却有长力，善于行走山道，也不知是不是。"康熙问四名郎中道："这话可真？"那汉人郎中道："回皇上：川马、滇马耐劳负重，很有长力，行走山道果然是好的。但平地上冲锋陷阵，远远及不上口马跟西域马。因此军中是不用川马、滇马的。"康熙向韦小宝望了一眼，问那郎中："咱们有多少川马、滇马？"那郎中道："回皇上：四川和云南驻防军中，川马、滇马不少，别地方就很少了。湖南驻防军中有五百多匹。"康熙点了点头，道："出去罢。"

他不欲向臣下泄露布置攻滇的用意，待四名郎中退出后，向韦小宝道："亏得你提醒。明日就得下旨，要四川总督急速采办川马。这件事可须做得十分隐秘才好。"

韦小宝忽然嘻嘻一笑，神色甚是得意。康熙问道："怎么啦？"韦小宝笑道："吴额驸有一批滇马，刚从云南运来的，他夸口说这些马长力极好。奴才不信，约好了要跟他赛上一赛。

滇马是不是真的有长力，待会儿赛过就知道了。"

康熙微笑道："那你得跟他好好赛一赛，怎生赛法。"韦小宝道："我们说好了一共赛十场，胜了六场的就算赢。康熙道："只赛十场，未必真能知道滇马的好处。你知道他有多少滇马运来？"韦小宝道："我看他马厩之中，总有五六十匹，都是新运到的。"康熙道："那你就跟他赛五六十场好了，要斗长路，最好是去西山，跑山路。"见韦小宝脸色有点古怪，便道："他妈的，没出息，倘若输了，采金我给你出好了。"

韦小宝不便直告皇帝，已在吴应熊马厩中做下了手脚，这场比赛自己已赢了九成九，但一赛下来，皇帝如以为滇马不中用，将来行军打仗，只怕误了大事，微笑道："那倒不是为了采金……"

康熙忽然"咦"的一声，说道："滇马有长力，吴应熊这小子，运这一大批滇马到北京来干甚么？"韦小宝笑道："他定是想出风头，夸他云南的马好。"康熙皱起了眉头，说道："不对！这……这小子想逃跑。"韦小宝尚未明白，奇道："逃跑？"

康熙道："是了！"大声叫道："来人哪！"吩咐太监："立即传旨，闭紧九门，谁也不许出城，再传额驸吴应熊入宫见朕。"几名太监答应了出去传旨。

韦小宝脸上微微变色，道："皇上，你说吴应熊这小子如此大胆，竟要逃跑？"康熙摇了摇头，道："但愿我所料不确，否则的话，立刻就得对吴三桂用兵，这时候咱们可还没布置好。"韦小宝道："咱们没布置好，吴三桂也未必便布置好了。"

康熙脸上深有忧色，道："不是的。吴三桂还没到云南，就已在招兵买马，起心造反了。他已搞了十几年，我却是这一两年才着手大举部署。"

韦小宝只有出言安慰："不过皇上英明智慧，部署一年，抵得吴三桂部署二十年。"

康熙提起脚来，向他虚踢一脚，笑道："我踢你一脚，抵得吴三桂那老小子踢上你二十脚。他妈的，小桂子，你可别看轻了吴三桂，这老小子很会用兵打仗，李自成这么厉害，都叫他打垮了。朝廷之中，没一个将军是他对手。"韦小宝道："咱们以多为胜，皇上派十个将军出去，十个打他妈的一个。"

康熙道："那也得有个能干的大元帅才成。我手下要是有个徐达、常遇春，或者是个沐英，就不用担忧了。"韦小宝道："皇上御驾亲征，胜过了徐达、常遇春、沐英。当年明太祖打陈友谅，他也是御驾亲征。"

康熙道："你拍马屁容易，说甚么鸟生鱼汤，英明智慧。

真的英明，第一就得有自知之明。行军打仗，非同小可。我从来没打过仗，怎能是吴三桂的对手？几十万兵马，一个指挥失当，不免一败涂地。前明土木堡之变，皇帝信了太监王振的话，御驾亲征，几十万大军，都叫这太监给胡里胡涂的搞得全军覆没，连皇帝也给敌人捉了去。"

韦小宝吓了一跳，忙道："皇上，奴才这太监可是假的。"

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你不用害怕，就算你这太监是真的，我又不是前明英宗那样的昏君，会让你胡来？"韦小宝道："对，对！皇上神机妙算，非同小可，戏文中是说得有的，叫做……叫做甚么甚么之中，甚么千里之外。"康熙笑道："这句句子太难，不教你了。"

说了一会话，太监来报，九门提督已奉旨闭城。康熙正稍觉放心，另一名太监接着来奏："额驸出城打猎未归，城门已闭，不能出城宣召。"

康熙在桌上一拍，站起身来，叫道："果然走了。"问道："建宁公主呢？"那太监道："回皇上：公主殿下还在宫里。"康熙恨恨的道："这小子，竟没半点夫妻情份。"

韦小宝道："皇上，奴才这就去追那小子回来。他说好今儿要跟奴才赛马，忽然出城打猎，的确路道不对。"康熙问那太监："额驸几时出城去的？"那太监："回皇上，奴才去额驸府宣旨，额驸府的总管说道，今儿一清早，额驸就出城打猎去了。"康熙哼了一声，道："这小子定是今早得到尚可喜、耿精忠奉旨撤藩的讯息，料知他老子立时要造反，便赶快开溜。"

转头对韦小宝道："他已走了六七个时辰，追不上啦。他从云南运来几十匹滇马，就是要一路换马，逃回昆明。"

韦小宝心想："皇上当真料事如神，一听到他运来大批滇马，就料到他要逃走。"眼见康熙脸色不佳，不敢乱拍马屁，忽然想起一事，说道："皇上望安，奴才或许有法子抓这小子回来。"康熙道："你有甚么法子？胡说八道！倘若滇马真有长力，他离北京一远，乔装改扮，再也追不上了。"

韦小宝不知马伕头儿是否已给吴应熊那批滇马吃了巴豆，不敢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奴才这就去追追看，真的追不上，那也没法子。"

康熙点头道："好！"提笔迅速写了一道上谕，盖上玉玺，命九门提督开城门放韦小宝出去，说道："你多带骁骑营军士，吴应熊倘若拒捕，就动手打好了。"将调兵的金符交了给他。

韦小宝道："得令！"接了上谕，便向宫外飞奔出去。

公主正在宫门相候，见他快步奔出，叫道："小桂子，你干甚么？"韦小宝叫道："乖乖不得了，你老公逃了。"竟不停留，反而奔得更快。公主骂道："死太监，没规没矩的，快给我站住。"韦小宝叫道："我给公主捉老公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披星戴月，马不停蹄……"胡言乱语，早就去得远了。

韦小宝来到宫外，跨上了马，疾驰回府，只见赵良栋陪着张勇等三将在花厅喝酒，立即转身，召来几十名亲兵，喝令将张勇等三将拿下。众亲兵当下将三将绑了。

张勇凛然道："请问都统大人，小将等犯了甚么罪？"

韦小宝道："有上谕在此，没空跟你多说话。"说着将手中上谕一扬，一连串的下令："调骁骑营军士一千人，御前侍卫五十人，立即来府前听令。预备马匹。"亲兵接令去了。

韦小宝对赵良栋道："赵总兵，吴应熊那小子逃走了。吴三桂要起兵造反。咱们赶快出城去追。"赵良栋叫道："这小子好大胆，卑职听由差遣。"张勇、王进宝、孙思克三人大吃一惊，面面相觑。韦小宝对亲兵道："好好看守这三人。赵总兵，咱们走。"

张勇叫道："韦都统，我们是西凉人，做的是大清的官，从来不是平西王的嫡系。我们三个以前在甘肃当武官，后来调到云南当差，一直受吴三桂排挤。他调卑职三人离开云南，就是明知我们三人不肯附逆，怕坏了他的大事。"韦小宝道："我怎知你这话是真是假？"孙思克道："吴三桂去年要杀我的头，全凭张提督力保，卑职才保住了脑袋。我心中恨这老混蛋入骨。"张勇道："卑职三人如跟吴应熊同谋，怎不一起逃走？"

韦小宝心想这句话倒也不错，沉吟道："好，你们是不是跟吴三桂一路，回头再细细审问。赵总兵，追人要紧，咱们走罢。"张勇道："都统大人，王副将善于察看马迹，滇马的蹄形，他一看便知。"韦小宝点头道："这本事挺有用处。不过带了你们去，路上倘若捣起蛋来，老子可上了你们大当。"

孙思克朗声道："都统大人，你把小将绑在这里，带了张提督和王副将去追。他二人倘若有甚异动，你回来一刀把小将杀了便是。"

韦小宝道："好，你倒挺有义气。这件事我有些拿不定主意。来来来，张提督，我跟你掷三把骰子，要是你赢，就听你的，倘若我赢，只好借三位的脑袋使使。"也不等张勇有何言语，当即大声叫道："来人哪，拿骰子来！"

王进宝道："小将身边有骰子，你松了我绑，小将跟你赌便是。"

韦小宝大奇，吩咐亲兵松了他绑缚。王进宝伸手入袋，果然摸了三枚骰子出来，刷喇喇一把掷在桌上，手法甚是熟练。

韦小宝问："你身边怎地带着骰子？"王进宝道："小将生平最爱赌博，骰子是随身带的。要是没人对赌，左手便同右手赌。"

韦小宝更是兴味盎然，问道："自己的左手跟右手赌，输赢怎生算法？"王进宝道："左手输了，右手便打左臂一拳；右手输了，左手打右臂一拳。"韦小宝哈哈大笑，连说："有趣，有趣。"又道："老兄跟我志同道合，定是好人。来，把这两位将军也都放了。王副将，我跟你掷三把，不论是输是赢，你们都跟我去追吴应熊。若是我赢，刚才得罪了三位这件事，就此抵过。如果是你赢，我向三位磕头陪罪。"张勇等三人哈哈大笑，都说："这个可不敢当。"

韦小宝拿起骰子，正待要掷，亲兵进来禀报，骁骑营军士和御前侍卫都已聚集，在府外候令。韦小宝收起骰子，道："事不宜迟，咱们追人要紧。四位将军，这就去罢！"带了张勇、赵良栋等四人，点齐骁骑营军士和御前侍卫，向南出城追赶。

王进宝在前带路，追了数里，下马瞧了瞧路上马蹄印，说道："都统大人，奇怪得很，这一行折而向东去了。"韦小宝道："这倒怪了，他逃回云南，该当向南去才是。好，大伙儿向东。"赵良栋心下起疑："向东逃去，太没道理。莫非王进宝这小子故意引我们走上错路，好让吴应熊逃走。"说道："都统大人，可否由小将另带一路人马向南追赶？"

韦小宝向王进宝瞧了眼，见他脸有怒色，便道："不用了，大伙儿由王副将带路好了。滇马是他养的，他不会认错。"吩咐亲兵，取兵刃由张勇等三人挑选。

张勇拿了一杆大刀，说道："都统大人年纪虽轻，这胸怀可是了不起。我们是从云南来的军官，吴三桂造反，都统大人居然对我们推心置腹，毫不起疑。"

韦小宝笑道："你不用夸奖。我这是押宝，所有银子，都押在一门。赢就大赢，既抓到吴应熊，又交了你们三位好朋友。输就大输，至不济给你老兄一刀砍了。"

张勇大喜，说道："我们西凉的好男儿，最爱结交英雄好汉。承蒙韦都统瞧得起，姓张的这一辈子给你卖命。"说着投刀于地，向韦小宝拜了下去。王进宝和孙思克跟着拜倒。

韦小宝跳下马来，在大路上跪倒还礼。

四人跪拜了站起身来，相对哈哈大笑。韦小宝道："赵总兵，你也请过来，大伙儿拜上一拜，今后就如结成了兄弟一般，有福共享，有难共当。"赵良栋道："我可信不过这个王副将，等他抓到了吴应熊，我再跟他拜把子。"王进宝怒道："我官阶虽低，却也是条好汉子，希罕跟你拜把子吗？"说着一跃上马，疾驰向前，追踪而去。

向东驰出十余里，王进宝跳下马来，察看路上蹄印和马粪，皱眉道："奇怪，奇怪。"张勇忙问："怎么啦？"王进宝道："马粪是稀烂的，不知是甚么缘故，这不像是咱们滇马的马粪。"韦小宝一听大喜，哈哈大笑，说道："这就是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的的确确是吴应熊的马队。"王进宝沉吟道："蹄印是不错的，就是马粪太过奇怪。"韦小宝道："不奇怪，不奇怪！滇马到了北京，水土不服，一定要拉烂屎，总得拉上七八天才好。只要马粪是稀烂的，那定是滇马。"

王进宝向他瞧了一眼，见他脸色诡异，似笑非笑，不由得将信将疑，继续向前追踪。

又奔了一阵，见马迹折向东南。张勇道："都统大人，吴应熊要逃到天津卫，从塘沽出海。他在海边定是预备了船只，从海道去广西，再转云南，以免路上给官军截拦了。"韦小宝点头道："对！从北京到昆明，十万八千里路程，随时随刻会给官兵拦住，还是从海道去平安得多。"张勇道："咱们可得更加快追。"韦小宝问道："为甚么？"张勇道："从京城到海边，只不过几百里路，他不必体恤马力，尽可拚命快跑。"韦小宝道："是，是。张大哥料事如神，果然是大将之才。"张勇听他改口称呼自己为"大哥"，心下更喜。

韦小宝回头传令，命一队骁骑营加急奔驰，去塘沽口水师传令，封锁海口，所有船只不许出海。一名佐领接了将令，领兵去了。

过不多时，只见道旁倒毙了两匹马匹，正是滇马。张勇喜道："都统大人，王副将追的路径果然不错。"王进宝却愁眉苦脸，神色甚是烦恼。韦小宝道："王三哥，你为甚么不开心？"王进宝心想："我又不是行三，怎么叫我三哥？"说道："小将养的这些滇马，每一匹都是千中挑一的良驹，怎地又拉稀屎，又倒毙在路？就算吴应熊拚命催赶，马匹也不会如此不济！唉！真可惜，真可惜！"

韦小宝知他爱马，更不敢提偷喂巴豆之事，说道："吴应熊这小子只管逃命，累死了好马，枉费了王三哥一片心血，他妈的，这小子不是人养的。"王进宝道："都统大人怎地叫小将王三哥，这可不敢当。"韦小宝笑道："张大哥、赵二哥、王三哥、孙四哥，我瞧那一位的胡子花白些，便算他年纪大些。"

王进宝道："原来如此。吴三桂一家人，没一个是好种。当兵的不爱马，总是没好下场。"说着唉声叹气。

行不数里，又见三匹马倒毙道旁，越走死马越多。张勇忽道："都统大人，吴应熊的马吃坏了东西，跑不动了。可是防他下马逃入乡村躲避。"韦小宝道："张大哥甚么事都料早了一着，兄弟佩服之极。"当即传令骁骑营，分开了包抄上去。

果然追不数里，北边一队骁骑营大声欢叫："抓住了吴应熊啦！"

韦小宝等大喜，循声赶去，远远望见大路旁的麦田之中，数百名骁骑营军士围成一圈。这一带昨天刚下了雨，麦田中一片泥泞。韦小宝等纵马驰近，众军士已押着满身泥污的几人过来。当先一人正是吴应熊，只是身穿市井之徒服色，那还像是雍容华贵的金马玉堂人物？

韦小宝跳下马来，向他请了个安，笑道："额驸爷，你扮戏文玩儿吗？皇上忽然心血来潮，要想听戏，吩咐小的来传。

你这就去演给皇上看，那可挺合式。哈哈，你扮的是个叫化儿，这可不是《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么？"

吴应熊早已惊得全身发抖，听着韦小宝调侃，一句话也答不出来。

韦小宝兴高采烈，押着吴应熊回京，来到皇宫时已是次日午间。康熙已先得到御前侍卫飞马报知，立即传见。韦小宝泥尘满脸，故意不加抹拭。

康熙一见，自然觉得此人忠心办事，劳苦功高之极，伸手拍他肩头，笑问："他妈的，小桂子，你到底有甚么本事，居然将吴应熊抓了回来？"

韦小宝不再隐瞒，说了毒马的诡计，笑道："奴才本来只盼赢他一万两银子，教他不敢夸口，同时奴才有钱花用，给皇上差去办事的时候，也不用贪污了。那知道皇上洪福齐天，奴才胡闹一番，居然也令吴三桂的奸计不能得逞。可见这老小子如要造反，准败无疑。"

康熙哈哈大笑，也觉这件事冥冥中似有天意，自己福气着实不小，笑道：“我是有福的天子，你是福将，这就下去休息罢。”韦小宝道：“吴应熊这小子已交御前侍卫看管，听由圣意处分。”康熙沉吟道：“咱们暂且不动声色，仍然放他回额驸府去，且看吴三桂有何动静。最好他得知儿子给抓了回来，我又不杀他，就此感恩，不再造反。”韦小宝道：“是，是。

皇上宽宏大量，鸟生鱼汤。”

康熙道：“你派一队骁骑营，前后把守额驸府门，有人出入，仔细盘查。他府里的骡马都拉了出来，一匹不留。”他说一句，韦小宝答应一句。康熙道：“这次的有功人员，你开单奏上，各有升赏，连那放巴豆的马伕头儿，也赏他个小官儿做做，哈哈。”

韦小宝跪下谢恩，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四人的名字说了，又道：“张勇等三将是云南的将领，但也明白效忠皇上，出力去抓吴应熊，可见吴三桂如想造反，他军下将官必定纷纷投降。”康熙道：“张勇和那两员副将不肯附逆，那好得很。张勇本来是甘肃的提督，另外两员副将多半也不是吴三桂的旧部。”韦小宝道：“皇上圣明。”

韦小宝出得宫来，亲将吴应熊押回额驸府，说道：“驸马爷，我在皇上面前替你说了不少好话，才保住了你这颗脑袋。

你下次再逃，可连我的脑袋也不保了。”吴应熊连声称谢，心中不住咒骂，只是数十匹好马如何在道上接连倒毙，以致功败垂成，这道理却始终不懂。

数日后朝旨下来，对韦小宝、张勇等奖勉一番，各升了一级。康熙不欲张扬其事，以致激得吴三桂生变，因此上谕中含糊其事，只说各人办事得力。

吴应熊这么一逃，康熙料知吴三桂造反已迫在眉睫，总算将吴应熊抓了回来，使他心有所忌，或能将造反之事缓得一缓。康熙这些日子来调兵遣将，造炮买马，十分忙碌，只是库房中银两颇有不足，倘若三藩齐反，再加上台湾、蒙古、西蒙三地，同时要对付六处兵马，那时军费花用如流水一般，支付着实不易，只要能缓得一日，便多了一天来筹饷备粮。

康熙心想多亏韦小宝破了神龙岛，又笼络了罗刹国，神龙岛那也罢了，罗刹国却实是大敌，此人不学无术，却是一员福将，于是下了上谕，着他前赴扬州建造忠烈祠，暗中嘱咐，南下时绕道河南，剿灭王屋山司徒伯雷的匪帮，除了近在肘腋的心腹之患。韦小宝奏请张勇等四将拨归麾下，康熙自即准奏。

这日韦小宝带同张勇等四将正要起行，忽然施琅、黄甫以及天地会的徐天川、风际中等一齐来到。相见之下，尽皆欢喜。原来韦小宝中了洪教主的美人计被擒，施琅等倒不是不敢回来，却是每日里乘坐舰只，在各处海岛寻觅，盼能相救。徐天川等更分赴辽东、直隶、山东三省沿海陆上寻访，直到接到韦小宝从京里发出的讯息，这才回京相会。

韦小宝自然不说遭擒的丑事，胡言乱语的掩饰一番。施琅等心中不信，却也不敢多问。韦小宝又去奏明皇帝，说了施琅等人的功绩，各人俱有封赏。徐天川等天地会兄弟不受清廷官禄，韦小宝自也不提。众人在北京大宴一日，次日一齐起程。

不一日来到王屋山下，韦小宝悄悄对天地会兄弟说知，要去剿灭司徒伯雷。众人都吃了一惊。李力世道：“韦香主，这件事却干不得。司徒伯雷志在兴复明室，是一位大大的英雄好汉。咱们如去把王屋山挑了，那可是为鞑子出力。”韦小宝道：“原来如此，我瞧司徒老儿那些徒儿，果然很有英雄气概。

可是我奉了圣旨来剿王屋山，这件事倒为难了。”

玄贞道人道：“韦香主在朝廷的官越做越大，只怕有些不妥。依我说，咱们跟司徒伯雷联手，这就反了罢。”祁清彪摇头道：“咱们第一步是借鞑子之手，对付吴三桂这大汉奸。韦香主如在这时候造反，说不定鞑子皇帝又去跟吴三桂联成一气，那可功亏一篑了。”韦小宝原不想对康熙造反，一听这话，忙道：“对，对！咱们须得干掉吴三桂再说，那是第一等大事。

司徒伯雷只不过几百人聚在王屋山，小事一件，不可因小失大。”

徐天川道：“眼前之事，是如何向鞑子皇帝搪塞交代。再说，鞑子皇帝有心在扬州为史阁部建忠烈祠，这件事，咱们也不能把他弄糟了。”史可法赤胆忠心，为国殉难，天下英雄豪杰无不钦佩。天地会群雄听徐天川一说，都点头称是。至于如何向皇帝交代敷衍，谁也及不上韦小宝的本事了，众人都眼望他，听由他自己出主意。

韦小宝笑道：“既然王屋山打不得，咱们就送个信给司徒老兄，请他老哥避开了罢。”众人沉吟半晌，均觉还是这条计策可行。韦小宝想起那日掷骰子赌命，王屋派那小姑娘曾柔瓜子脸儿、大大的眼睛，甚是秀美可爱，心想：“我跟司徒老儿又没交情，要送人情，还不如送了给曾姑娘。”

正在此时，张勇和赵良栋分别遣人来报，已将王屋山团团围住，四下通路俱已堵死。原来韦小宝一入河南省境，便将围剿王屋山的上谕悄悄跟张勇、赵良栋等四将说了。四将不动声色，分别带领人马，把守了王屋山下各处通道要地，只待接令攻山。

四将跟随韦小宝后，只凭擒拿吴应熊这样轻而易举的一件差事，便各升官，都很感激，只盼这次出力立功，在各处通道上遍掘陷坑，布满绊马索。弓箭手、钩镰枪手守住了四面八方，要将山上人众个个擒拿活捉，不让走脱了一个。四将均想：“五千多名官兵，攻打山上千来名土匪，胜了有甚么希奇？只有不让一人漏网，才算有点儿小小功劳。”

韦小宝心想：“将司徒伯雷他们一古脑儿捉了，也不是甚么大功，天地会众兄弟又极不赞成。江湖上好汉，义气为重，可不能得罪了朋友。”正自寻思如何向曾柔送信、放走王屋派众师徒，忽听得东面鼓声响动，众军士喊声大作。跟着哨探来报，山上有人冲杀下来。

韦小宝心想：“三军之前，可不能下令放人，只有捉住了再说，慢慢设法释放便是。”传令：“个个要捉活的，一人都不许杀伤。”亲兵传令出去。韦小宝又加以一句：“尤其是女的，更加不可伤了。”一瞥眼见到徐天川、钱老本等人的神色，不禁脸上微微一红，心道：“你们放心，这次不会再像神龙岛那样，中美人计被擒了。”

他带了天地会群雄，走向东首山道边观战，只见半山里百余人众疾冲而下。官兵得了主帅将令，不敢放箭，只涌上阻拦，但听得吆喝之声此伏彼起，冲下来的人一个个落入陷坑，被钩镰枪手钩起捉了。韦小宝想看曾柔是不是也拿住了，但隔得远了，瞧不清楚。

忽见一人纵跃如飞，从一株大树跃向另一株大树，窜下山来。官兵上前拦阻，那人矫捷之极，竟然阻他不住。玄贞道人赞叹：“好身手！”

这人渐奔渐近，眼见再冲得数十丈便到山脚。钱老本道：“这人武功如此了得，莫非就是司徒伯雷么？”徐天川道：“除了司徒老英雄，只怕旁人也无这等……”一言未毕，孙思克突然叫道：“这人好像是吴三桂的卫士。”说话之间，那人又已窜近了数丈。

韦小宝叫道：“先抓住他再说！”天地会群雄纷向那人围了上去。

那人手舞钢刀，每一挥动，便砍翻了一名军士。孙思克挺着长枪迎上，看清楚了面貌，叫道：“巴朗星，你在这里干甚么？”这人正是吴三桂身边的亲信卫士巴朗星。他大声叫道：“我奉平西亲王将令，为朝廷除害，杀了反贼司徒伯雷。你们为甚么阻我？”

徐天川等一听，都大吃一惊，只见他腰间悬着一颗血肉模糊的头颅，也不知是不是司徒伯雷。众人一拥而上，团团围住。

孙思克道：“韦都统在此，放下兵刃，上去参见，听由都统大人发落。”

巴朗星道：“好！”将刀插入刀鞘，快步向韦小宝走去，大声道：“参见都统大人。”韦小宝道：“你在这里……”巴朗星突然一跃而起，双手分抓韦小宝的面门胸口。

韦小宝大叫：“啊哟！我的妈！”转身便逃。巴朗星武功精强，嗤的一声，左手已扯下了他背上一片衣衫，右手往他头顶抓落，突觉右侧一足踢到，来势极快。巴朗星侧身避开，那人跟着迎面一掌，正是风际中。巴朗星举掌挡格，身子一晃，突觉后腰一紧，已被徐天川抱住。钱老本伸指戳在他胸口，巴朗星哼了一声。风际中左腿横扫，巴朗星站立不定，倒了下去。钱老本将他牢牢按住，亲兵过来绑了，推到韦小宝跟前。

巴朗星大声道：“平西王大兵日内就到，那时叫你们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识时务的，这就快快投降。”韦小宝笑道：“平西王起兵了吗？我倒不知道啊。他老人家身体好罢？”巴朗星见他神态和善，一时不明他用意，说道：“钦差大臣，你到过昆明，平西王也很看重你。你是聪明人，干么做鞑子的奴才？还是早早归顺平西王罢。”徐天川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喝道：“吴三桂这大汉奸卑鄙无耻，你做他的奴才，更加无耻。”

巴朗星大怒，转头一口唾沫，向徐天川吐去。徐天川侧身避过，这口唾沫吐中一名亲兵的脸。韦小宝道：“巴老兄，有话好说，不必生气。你要我归降平西王，也不是不好商量。

你到王屋山来贵干啊？”巴朗星道：“跟你说了也不打紧，反正司徒伯雷我已杀了。”说着向挂在腰间的首级瞧了一眼。韦小宝道：“平西王为甚么要杀他？”巴朗星道：“你跟我去见平西王，他老人家自然会跟你说。”

徐天川等人大怒，拔拳要打。韦小宝使眼色制住，命亲兵将巴朗星推入营中盘问。岂知这人十分倔强，对吴三桂又极忠心，只是劝韦小宝投降，此外不肯吐露半句。一搜他身边，搜出一封盖了朱红大印的文书来。韦小宝命人一读，原来是吴三桂所写的伪诏，封司徒伯雷为“开国将军”，问他这文书的来历，巴朗星瞪目不答。韦小宝眼见问不出甚么，吩咐押了下去，将擒来的余人拷打喝问，终于有人吃打不过，说了出来。

原来吴三桂部署日内起兵造反，派了亲信巴朗星带了一小队手下，去见旧部司徒伯雷，要他响应，嘱咐巴朗星，司徒伯雷倘若奉令，再好不过，否则就将他杀了，以防走漏密谋。司徒伯雷听说要起兵反清，十分喜欢，立即答应共襄义举，可是一问详情，才知吴三桂不是要兴复明室，而是自己要做皇帝，这“开国将军”的封号，更说得再也明白不过。司徒伯雷不肯接奉伪诏，要巴朗星回去告知吴三桂，倘若拥戴明帝后代，他决为前驱，万死不辞。但吴三桂当年杀害桂王，现下自己再想做皇帝，天下忠于明朝的志士决计不肯归附。

巴朗星劝了几句，司徒伯雷拍案大骂，说吴三桂断送汉家江山，万恶不赦，倘若改过自新，尚可将功赎罪，否则定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巴朗星便不再说，当晚乘着司徒伯雷不备，突然将他刺死，割了他首级，率领同党逃下山来。王屋派众弟子出乎不意，追赶不及。不料官兵正在这时围山，吴三桂的部属一网遭擒。巴朗星突向韦小宝袭击，用意是要擒住主帅，作为要挟，以便脱逃。

韦小宝问明详情，召集天地会群雄密议。李力世道：“韦香主，司徒老英雄忠肝义胆，不幸丧命奸人之手，咱们可得好好给他收殓才是。”韦小宝道：“我倒有个主意在此。”于是将心中的计议说了。众人一齐鼓掌称善，当下分头预备。

这日官兵并不攻山。王屋派人众亦因首领被戕，乱成一团，只严守山口。

次日一早，韦小宝率领了天地会群雄及一队骁骑营官兵，带备各物，来到半山，命官兵驻扎待命，自行与徐天川等及亲兵上山。

行出里许，只见十余名王屋派弟子手执兵刃，拦在当路。

徐天川单身上前，双手呈上一张素帖，帖上写的是：“晚生韦小宝，率同李力世、祁清彪、玄贞道人、风际中、樊纲、钱老本、马彦超等，谨来司徒老英雄灵前致祭。”王屋派弟子见来人似无敌意，后面有人抬了一具棺材，又有香烛、纸钱等物，不禁大为奇怪，说道：“各位稍待，在下上去禀报。”当下一人飞奔上山，余人仍严密守住山路。韦小宝等退开数十步，坐在山石上休息。

过不多时，山上走下数十人来，当先一人正是昔日会过的司徒鹤。他是司徒伯雷之子，山上首领逝世，王屋派就由他当家作主了。韦小宝一双眼骨溜溜只是瞧他身后，只见一个姑娘身形苗条，头戴白花，正是曾柔，不由得心中一阵欢喜。

司徒鹤朗声道：“各位来到敝处，有甚么用意？”说着手按腰间剑柄。钱老本上前抱拳说道：“敝上韦君，得悉司徒老英雄不幸为奸人所害，甚是痛悼，率领在下等人，前来到老英雄灵前致祭。”司徒鹤远远向韦小宝瞧了一眼，说道：“他是鞑子朝廷的官员，率领官兵围山，定然不怀好意。你们想使奸计，我们可不上你这个当。”

钱老本道：“请问杀害司徒老英雄的凶手是谁？”司徒鹤咬牙切齿的道：“是吴三桂的卫士巴朗星，还有他手下的一批恶贼。”钱老本点头道：“司徒少侠不信敝上的好意，这也难怪。我们先把祭品呈上。”回头叫道：“带上来！”

两名亲兵推着一人缓缓上来。这人手上脚上都锁了铁链，头上用一块黑布罩住。王屋派众弟子都大为奇怪，不知对方捣甚么鬼。那人走到钱老本身后，亲兵便拉住了铁链，不让他再走。钱老本道：“司徒少侠请看！”一伸手，拉开那人头上罩着的黑布，只见那人横眉怒目，正是巴朗星。

王屋派众弟子一见，纷纷怒喝：“是这奸贼！快把他杀了！”

呛啷啷声响，各人挺起兵刃，便要将巴朗星乱剑分尸。

司徒鹤双手一拦，阻住各人，说道：“且慢！”抱拳向钱老本问道：“阁下拿得奸人，不知要如何处置？”钱老本道：“敝上对司徒老英雄素来敬仰，那日和司徒少侠又有一面之缘，今日拿到这行凶奸人，连同他所带的一众恶贼，尽数要在司徒老英雄灵前千刀万剐，以慰老英雄在天之灵。”司徒鹤一怔，暗想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侧头瞧着巴朗星，心中将信将疑，寻思：“鞑子狡狯，定有奸计。”

巴朗星突然破口大骂：“操你奶奶，你看老子个鸟，你那老家伙都给老子杀了…”

钱老本右手一掌击在他后心，左足飞起，踢在他臀上。巴朗星手足被缚，难以避让，身子向前直跌，摔在司徒鹤身边，再也爬不起来。

钱老本道：“这是敝上的一件小小礼物，这奸人全凭阁下处置。”回头叫道：“都带上来。”一队亲兵押着百余名身系镣铐的犯人过来，每人头上都罩着黑布。黑布揭去，露出面目，尽是巴朗星的部属。钱老本道：“请司徒少侠一并带去罢。”

到此地步，司徒鹤更无怀疑，向着韦小宝遥遥一躬到地，说道：“尊驾盛情，敝派感激莫名。”寻思：“他放给我们这样一个大交情，不知想要我们干甚么，难道要我们投降鞑子吗？

这可万万不能。”

韦小宝快步上前还礼，说道：“那天跟司徒兄、曾姑娘赌了一把骰子，一直记在心里，只想哪一天再来玩一手。”指着身后那具棺木，说道：“司徒老英雄的遗体，便在这棺木之中，便请抬上山去，缝在身躯之上安葬罢。”

司徒伯雷身首异处，首级给巴朗星带了下山，王屋派众弟子无不悲愤已极。司徒鹤仍恐有诈，走近棺木，见棺盖并未上榫，揭开一看，果见父亲的首级赫然在内，不由得大恸，拜伏在地，放声大哭。其余弟子见他如此，一齐跪倒哀哭。

司徒鹤站起身来，叫过四名师弟，抬了棺木上山，对韦小宝道：“便请尊驾赴先父灵前上一炷香。”韦小宝道：“自当去向老英雄灵前磕头。”命众亲兵在山口等候，只带了双儿和天地会兄弟，随着司徒鹤上山。

韦小宝走到曾柔身边，低声道：“曾姑娘，你好！”曾柔脸上泪痕未干，一双眼哭得红红地，更显得楚楚可怜，抬起头来，抽抽噎噎的道：“你……你是花差……花差将军？”韦小宝大喜，道：“你记得我名字？”曾柔低头嗯了一声，脸上微微一红。

她脸上这么一红，韦小宝心中登时一荡：“她为甚么见了我要脸红？男人笑眯眯，不是好东西，女人面孔红，心里想老公。莫非她想我做她老公？不知我给她的骰子还在不在？”

低声问道：“曾姑娘，上次我给你的东西，你还收着吗？”曾柔脸上又是一红，转开了头，问道：“甚么东西？我忘啦？”韦小宝好生失望，叹了口气。曾柔回过头来，轻轻一笑，低声道：“别十！”韦小宝大喜，不由得心痒难搔，低声道：“我是别十，你是至尊！”曾柔不再理他，快步向前，走到司徒鹤身畔。

那王屋山四面如削，形若王者车盖，以此得名，绝顶处称为天坛，东有日精峰，西有月华峰。一行人随着司徒鹤来到天坛以北的王母洞。一路上苍松翠柏，山景清幽。王屋山于道书中称“清虚小有洞天”，天下三十六洞天中名列第一，相传为黄帝会王母之处。王屋派人众聚居于王母洞及附近各洞之中，冬暖夏凉，胜于屋宇。

司徒伯雷的灵位设在王母洞中。弟子将首级和身子缝上入殓。

韦小宝率领天地会众兄弟在灵前上香致祭，跪下磕头，心想：“要讨好曾姑娘，须得越悲哀越好。”装假哭原是他的拿手好戏，想起在宫中数次给老婊子殴击的惨酷、为洪教主所擒后的惊险、一再被方怡欺骗的倒霉、阿珂只爱郑克爽的无可奈何，不由得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初哭时尚颇勉强，这一哭开头，便即顺理成章，越哭越是悲切，大声道：“司徒老英雄，晚辈久闻你是一位忠臣义士，大大的英雄好汉。当年见到你公子的剑法，更知你武功了得，只盼能拜在你的门下，做个徒子徒孙，学几招武功，也好在江湖上扬眉吐气。哪知道你老人家为奸人所害，呜呜……呜呜……真叫人伤心之极了。”

司徒鹤、曾柔等本已伤心欲绝，听他这么一哭，登时王母洞中哭声震天，哀号动地。徐天川、钱老本等本来不想哭的，也不禁为众人悲戚所感，洒了几滴眼泪。

韦小宝捶胸顿足，大哭不休，反是王屋派弟子不住劝慰，这才收泪。他将巴朗星拉了过来，取过一柄钢刀，交在司徒鹤手里，说道：“司徒少侠，你杀了这奸贼，为令尊报仇。”

司徒鹤一刀割下巴朗星的首级，放在供桌上。王屋派弟子齐向韦小宝拜谢大恩。

本来韦小宝小小年纪，原也想不出这个收买人心的计策，那是他从《卧龙吊孝》这出戏中学来的。周瑜给诸葛亮气死后，诸葛亮亲往柴桑口致祭，哭拜尽哀，引得东吴诸将人人感怀。幸好戏中诸葛亮所念的祭文太长，辞句又太古雅，韦小宝一句也记不得，否则在王屋山上依样葫芦的念了出来，可就立时露出狐狸尾巴了。

这么一来，王屋派诸人自然对他感恩戴德，何况当日韦小宝将司徒鹤等擒住之后，赠银释放，卖过一番大大的交情。

但他是清廷贵官，何以如此，众人始终不解。钱老本将司徒鹤叫在一旁，说明自己一伙人乃天地会青木堂兄弟。但韦小宝在朝廷为官，他的身份却不能吐露，只怕一有泄漏，坏了大事，只含糊其辞，说他为人极有义气，“身在曹营心在汉”，众兄弟都当他是好朋友。司徒鹤一听之下，恍然大悟，更连连称谢，其时语出至诚，比之适才心中疑虑未释，又是不同了。

跟着谈起王屋派今后出处，司徒鹤说派中新遭大丧，又逢官兵围山，也没想过这回事。钱老本微露招揽之意。天地会在江湖上威名极盛，隐为当世反清复明的领袖，王屋派向来敬慕，又是志同道合。司徒鹤一听大喜，便与派中耆宿及诸师兄弟商议，人人赞同。他当即向钱老本请求加盟。钱老本这时才对他明言，韦小宝实是青木堂的香主。

当日下午，天地会青木堂在王母洞中大开香堂，接纳王屋派诸人入会。众人拜过香主，便都是韦小宝的部属了。他心中欢喜，饮过结盟酒后，便想开赌，和新旧兄弟大赌一场。

李力世、钱老本等连忙劝阻，说道兴高采烈的赌钱，未免对刚逝世的司徒伯雷不敬。

韦小宝赌不成钱，有些扫兴，问起王屋派的善后事宜。李力世道：“王屋山在山西、河南两省交界，不属咱们青木堂管辖。按照本会规矩，越界收兄弟入会，是不妨的，但各堂兄弟不能越界办事，最好司徒兄弟各位移去直隶省居住。”钱老本道：“鞑子皇帝差韦香主来攻打王屋山，司徒兄弟各位今后不在王屋山了，韦香主就易于上报。”司徒鹤道：“正是，小弟谨遵各位大哥吩咐。”韦小宝道：“司徒大哥，现下我们要去扬州，给史阁部起一座忠烈祠。这祠堂起好，大伙儿就去打吴三桂了。”

司徒鹤站起身来，大声道：“韦香主去打吴三桂，属下愿为前锋，率同师兄弟姊妹，跟吴三桂这恶贼拚个死活，为先父报仇雪恨。”

韦小宝喜道：“那再好也没有了，各位这就随我去扬州罢。

只不过须得扮作鞑子官兵，委屈了一些。”司徒鹤道：“为了打吴三桂，再大的委屈也是甘心。韦香主做得鞑子官，我们自也做得鞑子兵。何况李大哥、徐大哥各位，不也都扮作了鞑子兵吗？”

当晚众人替司徒伯雷安葬后，收拾下山。会武功的男子随着韦小宝前赴扬州。老弱妇孺则到保定府择地安居，该处有天地会青木堂的分舵，自有人妥为照应。

韦小宝对张勇等言道，王屋山匪徒眼见大军围住，知道难以脱逃，经一番开导，大家一起归降。他已予以招安，收编为官兵。张勇等齐向他庆贺，说道都统兵不血刃，平定了王屋山的悍匪，立下大功。韦小宝道：“这是四位将军之功，若不是你们团团围住，众匪插翅难飞，他们也决计不肯投降。

待兄弟申报朝廷，各有升赏。”四将大喜，知道兵部尚书明珠对他竭力奉承，只要是韦都统奏报的功劳，兵部一定从优叙议。

韦小宝初时担心曾柔跟随王屋派妇孺，前赴保定府安居，如指定要她同去扬州，可有些说不出口。待见她换上男装，与司徒鹤等同行，心中说不出的欢喜。一路之上，他总想寻个机会，跟她亲热一番。可是曾柔和众位师兄寸步不离，见到了他，只腼腼腆腆的微笑不语。韦小宝想要和她说句亲热话儿，始终不得其便，不由得心痒难搔。倘若他只是清军主帅，早就假公济私，调这小亲兵入营侍候，但身为天地会香主，调戏会中妇女乃是厉禁，众兄弟面上也不好看，只有干咽馋涎，等候机会了。



第三十九回　先生乐事行如栉 小子浮踪寄若萍

沿途官员迎送，贿赂从丰。韦小宝自然来者不拒，迤逦南下，行李日重。跟天地会兄弟们说起，说道我们败坏鞑子的吏治，贿赂收得越多，百姓越是抱怨，各地官员名声不好，将来起兵造反，越易成功。徐天川等深以为然。

不一日来到扬州。两江总督麻勒吉、江宁巡抚马佑以下，布政使、按察使、学政、淮扬道、粮道、河工道、扬州府知府、江都县知县以及各级武官，早已得讯，迎出数里之外。

钦差行辕设在淮扬道道台衙门，韦小宝觉得太过拘束，只住得一晚，便对道台说要另搬地方。他想行辕所在，最妙不过便是在旧居丽春院中，钦赐衣锦荣归，自是以回去故居最为风光。但钦差大臣将行辕设在妓院，毕竟说不过去，寻思当日在扬州之时，所怀抱的雄心大志，除了开几家大妓院之外，便是将禅智寺前芍药圃中的芍药花尽数连根拔起。

扬州芍药，擅名天下，禅智寺前的芍药圃尤其宏伟，名种千百，花大如碗。韦小宝在十岁那一年上，曾和一群顽童前去游玩，见芍药开得美丽，折了两朵拿在手中玩耍，给庙中和尚见到了，夺下花朵，还打了他两个耳括子。韦小宝又踢又咬，跟那和尚打闹起来，给那胖大和尚推在地下，踢了几脚。众顽童一哄而前，乱拔芍药。那和尚叫嚷起来，寺里涌出一群和尚与火工，手执棍棒，将众顽童赶开。韦小宝因是祸首，身上着实吃了不少棍棒，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块，回到丽春院，又给母亲罚一餐没饭吃。虽然他终于到厨房中偷吃了一个饱，但对“禅智寺采花受辱”这一役却引以奇耻。次日来到寺前，隔得远远的破口大骂，从如来佛的妈妈直骂到和尚的女儿，宣称：“终有一日，老子要拔光这庙前的芍药，把你这座臭庙踏为平地，掘成粪坑”，直骂到庙中和尚追将出来、他拔足飞奔为止。

过得数年，这件事早就忘了，这日回到扬州，要觅地作为行辕，这才想起禅智寺来，当下跟淮扬道道台说了，有心去作践一番。那道台寻思：“禅智寺是佛门胜地，千年古刹。

钦差住了进去，只怕搅得一塌胡涂。”说道：“回大人：那禅智寺风景当真极佳，大人高见，卑职钦佩之至。不过在庙里动用荤酒，恐怕不甚方便。”韦小宝道：“有甚么不便？把庙里的菩萨搬了出去，也就是了。”那道台听说要搬菩萨，更吓了一跳，心想这可要闯出祸来，扬州城里众百姓如动了公愤，那可难以处理，当下陪笑请了个安，低声道：“回大人：扬州烟花，那是天下有名的。大人一路上劳苦功高，来到敝处，卑职自当尽心服侍，已挑了不少善于弹琴唱曲的美貌妞儿，供大人赏鉴。和尚庙里硬床硬板凳，只怕煞风景得很。”

韦小宝心想倒也有理，笑道：“依你说，那行辕设在何处才是？”那道台道：“扬州盐商有个姓何的，他家的何园，称为扬州名园第一。他有心巴结钦差大人，早就预备得妥妥帖帖，盼望大人光临。只是他功名太小，不敢出口。大人若不嫌弃，不妨移驾过去瞧瞧。”

这姓何的盐商家财豪富，韦小宝幼时常在他家高墙外走过，听到墙里传出丝竹之声，十分羡慕，只是从无机缘进去望上一眼，当下便道：“好啊，这就去住上几天，倘若住得不适意，咱们再搬便是。扬州盐商多，咱们挨班儿住过去，吃过去，也吃不穷了他们。”

那何园栋宇连云，泉石幽曲，亭舍雅致，建构精美，一看便知每一尺土地上都花了不少黄金白银。韦小宝大为称意，吩咐亲兵随从都住入园中。张勇等四将率领官兵，分驻附近官舍民房。

其时扬州繁华，甲于天下。唐时便已有“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之说。到得清初，淮盐集散于斯，更是兴旺。据史籍所载，明末扬州府属共三十七万五千余丁（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明清之际，扬州惨遭清兵屠戮，顺治三年只剩九千三百二十丁，但到康熙六年，又增至三十九万七千九百余丁，不但元气已完全恢复，且更胜于昔日。

次日清晨，扬州城中大小官员排班到钦差行辕来参见。韦小宝接见后，宣读圣旨。他不识康熙上谕上的字，早叫师爷教了念熟，这时一个

字一个字背将出来，总算记心甚好，倒也没有背错，匆忙中将上谕倒拿了，旁人也没发觉。

众官员听得皇帝下旨豁免扬州府所属各县三年钱粮，还要抚恤开国时兵灾灾户的孤寡，兴建忠烈祠祭祀史可法等忠臣，无不大呼万岁，叩谢皇恩浩荡。

韦小宝宣旨已毕，说道："众位大人，兄弟出京之时，皇上吩咐，江苏一省出产殷富，可是近年来吏治松弛，兵备也不整饬，命兄弟好好查察整顿。皇上对扬州百姓这么爱惜，咱们居官的，该当尽心竭力，报答圣恩才是。"文武百官齐声称是，不由得都暗暗发愁。其实这几句话是索额图教他的。韦小宝知道想贿赂收得多，第一是要对方有所求，第二是要对方有所忌，因此对江苏文武官员恐吓一番，势不可免，只不过这番话要说得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又要文绉绉的官腔十足，却非请教索额图不可了。

官样文章做过，自有当地官员去择地兴建忠烈祠，编造应恤灾户名册，差人前赴四乡，宣谕皇上豁免钱粮的德音。这些事情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妥，这段时候，便是让他在扬州这销金窝里享福了。此后数日之中，总督、巡抚设宴，布政司、按察司设宴，诸道设宴，自是陈列方丈，罗列珍馐，极尽豪奢，不在话下。

每日里韦小宝都想去丽春院探望母亲，只是酬酢无虚，始终不得其便。钦差大人的母亲在扬州做妓女，这件事可万万揭穿不得。丢脸出丑事小，失了朝廷体统事大，何况韦小宝做大官已久，一直不接母亲赴京享福，任由她沦落风尘，实是大大的不孝，给御史参上一本，连皇帝也难以祐护。心想只好等定了下来，悄悄换了打扮，去丽春院瞧瞧，然后命亲兵把母亲送回北京安居，务须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才是。以前他一直打的是足底抹油的主意，一见风声不对，立刻快马加鞭，逃之夭夭，不料官儿越做越大，越做越开心，这时竟想到要接母回京，那是有意把这官儿长做下去了。

过得数日，这一日是扬州府知府吴之荣设宴，为钦差洗尘。吴之荣从道台那里听到，钦差曾有以禅智寺为行辕之意，心想禅智寺的精华，不过是寺前一个芍药圃，钦差大人属意该寺，必是喜欢赏花。他善于逢迎，早于数日之前，便在芍药圃畔搭了一个花棚，是命高手匠人以不去皮的松树搭成，树上枝叶一仍如旧，棚内桌椅皆用天然树石，棚内种满花木青草，再以竹节引水，流转棚周，淙淙有声，端的是极见巧思，饮宴其间，便如是置身山野一般，比之富贵人家雕梁玉砌的华堂，又是别有一般风味。

哪知韦小宝是个庸俗不堪之人，周身没半根雅骨，来到花棚，第一句便问："怎么有个凉棚？啊，是了，定是庙里和尚搭来做法事的，放了焰口，便在这里施饭给饿鬼吃。"

吴之荣一番心血，全然白用了，不由得脸色十分尴尬，还道钦差大臣有意讽刺，只得陪笑道："卑职见识浅陋，这里布置不当大人的意，实在该死。"

韦小宝见众宾客早就肃立恭候，招呼了便即就座。那两江总督与韦小宝应酬了几日，已回江宁治所。江苏省巡抚、布政司等的治所在苏州，这时都留在扬州，陪伴钦差大臣。其余宾客不是名士，便是有功名顶戴的盐商。

扬州的筵席十分考究繁富，单是酒席之前的茶果细点，便有数十种之多，韦小宝虽是本地土生，却也不能尽识。

喝了一会茶，日影渐渐西斜。日光照在花棚外数千株芍药之上，璀灿华美，真如织锦一般。韦小宝却越看越生气，想起当年被寺中僧人殴辱之恨，登时便想将所有芍药尽数拔起来烧了，只是须得想个藉口，才好下手。正寻思间，巡抚马佑笑道："韦大人，听大人口音，似乎也在淮扬一带住过的。

淮扬水土厚，因此既出人才，也产好花。"众官只知钦差是正黄旗满洲人，那巡抚这几日听他说话，颇有扬州乡音，于是乘机捧他一捧。

韦小宝正在想着禅智寺的僧人可恶，脱口而出："扬州就是和尚不好。"

巡抚一怔，不明他真意何指。布政司慕天颜是个乖觉而有学识之人，接口道："韦大人所见甚是，扬州的和尚势利，奉承官府，欺辱穷人，那是自古已然。"韦小宝大喜，笑道："是啊，慕大人是读书人，知道书上写得有的。"慕天颜道："唐朝王播碧纱笼的故事，不就是出在扬州的吗？"韦小宝最爱听故事，忙问："甚么'黄布比沙龙'的故事。"

慕天颜道："这故事就出在扬州石塔寺。唐朝乾元年间，那石塔寺叫作木兰院，诗人王播年轻时家中贫穷……"韦小宝心想："原来这人名叫王播，不是一块黄布。"听他续道："……在木兰院寄居。庙里和尚吃饭时撞钟为号，王播听到钟声，也就去饭堂吃饭。和尚们讨厌他，有一次大家先吃饭，吃完了饭再撞钟。王播听到钟声，走进饭堂，只见僧众早已散去，饭菜已吃得干干净净……"

韦小宝在桌上一拍，怒道："他妈的和尚可恶。"慕天颜道："是啊，吃一餐饭，费得几何？当时王播心中惭愧，在壁上题诗道：'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韦小宝问道："'阇黎'是甚么家伙？"众官和他相处多日，知道这位钦差大人不是读书人，旗下的功名富贵多不从读书而来，也不以为奇。慕天颜道："阇黎就是和尚了。"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就是贼秃。后来怎样？"

慕天颜道："后来王播做了大官，朝廷派他镇守扬州，他又到木兰院去。那些和尚自然对他大为奉承。他去瞧瞧当年墙上所题的诗还在不在，只见墙上粘了一块名贵的碧纱，将他题的两句诗笼了起来，以免损坏。王播很是感慨，在后面又续了两句诗道：'三十年前尘土面，如今始得碧纱笼。'"韦小宝道："他定是把那些贼秃捉来大打板子了？"慕天颜道："王播是风雅之士，想来题两句诗稍示讥讽，也就算了。"韦小宝心道："倘若是我，哪有这么容易罢手的？不过要我题诗，可也没有这本事。老子只会拉屎，不会题诗。"

说了一会故事，撤茶斟酒。韦小宝四下张望，隔座见王进宝一口一杯，喝得甚是爽快，心念一动，说道："王将军，你曾说战马吃了芍药，那就特别雄壮，是不是？"一面说，一面大做眼色。王进宝不明其意，说道："这个……"韦小宝道："皇上选用名种好马，甚么蒙古马、西域马、川马、滇马，皇上都吩咐咱们要小心饲养，是不是？"康熙着意于蓄马，王进宝是知道的，便道："大人说得是。"韦小宝道："你熟知马性，在北京之时，你说如给战马吃了芍药，奔跑起来便快上一倍。

皇上这般爱马，咱们做奴才的，自该上仰圣意。如把这里的芍药花掘起来送去京师，交给兵部车驾司喂马，皇上得知，必定龙颜大悦。"

众人一听，个个神色十分古怪，芍药花能壮马，倒是第一次听见，瞧王进宝唯唯否否的模样，显是不以为然，只是不敢公然驳回而已。但韦小宝开口皇上，闭口皇上，抬出皇帝这顶大帽子来，又有谁敢稍示异议？眼见这千余株名种芍药要尽毁于他手，扬州从此少了一个名胜，却不知这位韦大人何以如此痛恨这些芍药？人人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知府吴之荣道："韦大人学识渊博，真是教人敬佩。这芍药根叫做赤芍，《本草纲目》中是有的，说道功能去瘀活血。

芍药的名称中有个'药'字，可见古人就知它是良药。马匹吃了芍药，血脉畅通，自然奔驰如飞。大人回京之时，卑职派人将这里的芍药花都掘了，请大人带回京城。"众官一听，心中都暗骂吴之荣卑鄙无耻，为了迎逢上官，竟要毁去扬州的美景。韦小宝拍手笑道："吴大人办事干练，好得很，好得很。"吴之荣大感荣幸，忙下座请安，说道："谢大人夸奖。"

布政司慕天颜走出花棚，来到芍药丛中，摘了一朵碗口大的芍药花，回入座中，双手呈给韦小宝，笑道："请大人将这朵花插在帽上，卑职有个故事说给大人听。"

韦小宝一听又有故事，便接过花来，只见那朵芍药瓣作深红，每一瓣花瓣拦腰有一条黄线，甚是娇艳，便插在帽上。

慕天颜道："恭喜大人，这芍药有个名称，叫作'金带围'，乃是十分罕见的名种。古书上记载得有，见到这'金带围'的，日后会做宰相。"

韦小宝笑道："哪有这么准？"慕天颜道："这故事出于北宋年间。那时韩魏公韩琦镇守扬州，就在这禅智寺前的芍药圃中，忽有一株芍药开了四朵大花，花瓣深红，腰有金线，便是这金带围了。这种芍药从所未有，极是珍异。下属禀报上去，韩魏公驾临观赏，十分喜欢，见花有四朵，便想再请三位客人，一同赏花。"韦小宝从帽上将花取下再看，果觉红黄相映，分外灿烂。那一条金色横纹，更是百花所无。

慕天颜道："那时在扬州有两名出名人物，一是王珪，一是王安石，都是大有才学见识之人。韩魏公心想，花有四朵，人只三个，未免美

中不足，另外请一个人罢，名望却又配不上。正在踌躇，忽有一人来拜，却是陈升之，那也是一位大名士。韩魏公大喜，次日在这芍药圃前大宴，将四朵金带围摘了下来，每人头上簪了一朵。这故事叫做《四相簪花宴》，这四人后来都做了宰相。”

韦小宝笑道：“这倒有趣，这四位仁兄，都是有名的读书人，会做诗做文章，兄弟可比不上了。”慕天颜道：“那也不然。北宋年间，讲究读书人做宰相。我大清以马上得天下，皇上最看重的，却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韦小宝听到“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这九字评语，不由得大为欢喜，连连点头。

慕天颜道：“韩魏公封为魏国公，那不用说了。王安石封荆国公，王珪封岐国公，陈升之封秀国公。四位名臣不但都做宰相，而且都封国公，个个既富贵，又寿考。韦大人少年早达，眼下已封了伯爵，再升一级，便是侯爵，再升上去，就是公爵了。就算封王、封亲王，那也是指日间的事。”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但愿如慕大人金口，这里每一位也都升官发财。”众官一齐站起，端起酒杯，说道：“恭贺韦大人加官晋爵，公侯万代。”

韦小宝站起身来，和众官干了一杯，心想：“这官儿既有学问，又有口才，会说故事，讨人喜欢。要是叫他到北京办事，时时听他说说故事，不强似说书先生吗？这人天生是马屁大王，取个名儿叫慕天颜，摆明了想朝见皇上。”

慕天颜又道：“韩魏公后来带兵，镇守西疆。西夏人见了他怕得要死，不敢兴兵犯界。西夏人当时怕了宋朝两位大臣，一位就是韩魏公韩琦，另一位是范文正公范仲淹。当时有两句话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将来韦大人带兵镇守西疆，那是‘军中有一韦，西贼见之忙下跪’！”

韦小宝大乐，说道：“‘西贼’两字妙得很，平西王这西……”忽然心想：“吴三桂还没起兵造反，可不能叫他‘西贼’，”忙改口道：“平西王镇守西疆，倒也太平无事，很有功劳。”吴之荣道：“平西王智勇双全，劳苦功高，爵封亲王，世子做了额驸。将来韦大人大富大贵，寿比南山，定然也跟平西王一般无异。”韦小宝心中大骂：“辣块妈妈，你要我跟吴三桂这大汉奸一般无异。这老乌龟指日就要脑袋搬家，你叫我跟他一样！”

慕天颜平日用心揣摩朝廷动向，日前见到邸报，皇上下了撤藩的意旨，便料到吴三桂要倒大霉，这时见韦小宝脸色略变，更是心中雪亮，说道：“韦大人是皇上亲手提拔的大臣，乃是圣上心腹之寄，朝廷柱石，国家栋梁。平西王目前虽然官爵高，终究是不能跟韦大人比的。吴府尊这个比喻，有点不大对。韦大人祖上，唐朝的忠武王韦臬，曾大破吐番兵四十八万，威震西陲。当年朱泚造反，派人邀韦忠武王一同起兵。忠武王对皇帝忠心不贰，哪肯做这等大逆不道之事？立刻将反贼的使者斩了，还发兵助朝廷打平反贼，立下大功。韦大人相貌堂堂，福气之大，无与伦比，想必是韦忠武王传下来的福泽。”

韦小宝微笑点头。其实他连自己姓甚么也不知道，只因母亲叫作韦春芳，就跟了娘姓，想不到姓韦的还有这样一位大有来头人物，这布政司硬说是自己的祖先，那是硬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听他言中之意，居然揣摩到吴三桂要造反，这人的才智，也很了不起了。

吴之荣给慕天颜这么一驳，心中不忿，但不敢公然和上司顶撞，说道：“听说韦大人是正黄旗人。”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他是满洲人，又怎能跟唐朝的韦臬拉得上干系？”慕天颜笑道：“吴府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方今圣天子在位，对天下万民，一视同仁，满汉一家，又何必有畛域之见？”这几句话实在有些强辞夺理，吴之荣却不敢再辩，心想再多说得几句，说不定更会得罪钦差，当下连声称是。

慕天颜道：“平西王是咱们扬州府高邮人，吴府尊跟平西王可是一家吗？”吴之荣并非扬州高邮人，本来跟吴三桂没甚么干系，但其时吴三桂权势熏天，他趋焰附势，颇以姓吴为荣，说道：“照族谱的排行，卑职比平西王矮了一辈，该称王爷为族叔。”

慕天颜点了点头，不再理他，向韦小宝道：“韦大人，这金带围芍药，虽然已不如宋时少见，如此盛开，却也异常难得。今日恰好在韦大人到来赏花时开放，这不是巧合，定是有天意的。卑职有一点小小意见，请大人定夺。”韦小宝道：“请老兄指教。”

慕天颜道：“指教二字，如何敢当？那芍药花根，药材行中是有的，大人要用来饲马，想药材铺中制炼过的更有效力。

卑职吩咐大量采购，运去师京备用。至于这里的芍药花，念着他们对大人报喜有功，是否可暂且留下？他日韦大人挂帅破贼，拜相封王，就如韩魏公、韦忠武王一般，再到这里来赏花，那时金带围必又盛开，迎接贵人，岂不是一桩美事？据卑职想来，将来一定是戏文都有得做的。”

韦小宝兴高采烈，道：“你说戏子扮了我唱戏？”慕天颜道：“是啊，那自然要一个俊雅漂亮的小生来扮韦大人了，还有些白胡子、黑胡子、大花脸、白鼻子小丑，就扮我们这些官儿。”众官都哈哈大笑。韦小宝笑道：“这出戏叫做甚么？”

慕天颜向巡抚马佑道：“那得请抚台大人题个戏名。”他见巡抚一直不说话，心想不能冷落了他。

马佑笑道：“韦大人将来要封王，这出戏文就叫做《韦王簪花》罢？”众官一齐赞赏。

韦小宝心中一乐，也就不再计较当年的旧怨了，心想：

“老子做宰相是做不来的，大破西贼，弄个王爷玩玩，倒也干得过，倘若拔了这些芍药，只怕兆头不好。”一眼望出去，见花圃中的金带围少说也还有几十朵，心想：“哪里便有这许多宰相了，难道你们个个都做宰相不成？抚台、藩台还有些儿指望，这吴之荣贼头狗脑，说甚么也不像，将来戏文里的白鼻子小丑定是扮他。”明知布政司转弯抹角、大费心机的一番说话，意在保全这禅智寺前的数千株芍药，做官的诀窍首在大家过得去，这叫做“花花轿子人抬人”，你既然捧了我，我就不能一意孤行，叫扬州通城的官儿脸上都下不来，当下不再提芍药之事，笑道：“将来就算真有这一出戏，咱们也都看不着了，不如眼前先听听曲子罢！”

众官齐声称是。吴之荣早有准备，吩咐下去。只听得花棚外环珮叮珰，跟着传来一阵香风。韦小宝精神一振，心道：“有美人看了。”果见一个女子娉娉婷婷的走进花棚，向韦小宝行下礼去，娇滴滴的说道：“钦差大人和众位大人万福金安，小女子侍候唱曲。”

只见这女子三十来岁年纪，打扮华丽，姿色却是平平。笛师吹起笛子，她便唱了起来，唱的是杜牧的两首扬州诗：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笛声悠扬，歌声宛转，甚是动听。韦小宝瞧着这个歌妓，心中却有些不耐烦起来。

那女子唱罢，又进来一名歌妓。这女子三十四五岁年纪，举止娴雅，歌喉更是熟练，纵是最细微曲折之处，也唱得抑扬顿挫，变化多端。唱的是秦观一首《望海潮》词：

“星分牛斗，疆连淮海，扬州万井提封。花发路香，莺啼人起，朱帘十里春风。豪杰气如虹。曳照春金紫，飞盖相从。巷入垂杨，画桥南北翠烟中。”

这首词确是唱得极尽佳妙，但韦小宝听得十分气闷，忍不住大声打了个呵欠。

那《望海潮》一词这时还只唱了半阕，吴之荣甚是乖觉，见钦差大人无甚兴致，挥了挥手，那歌妓便停住不唱，行礼退下。吴之荣陪笑道：“韦大人，这两个歌妓，都是扬州最出名的，唱的是扬州繁华之事，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哪知韦小宝听曲，第一要唱曲的年轻美貌，第二要唱的是风流小调，第三要唱得浪荡风骚。当日陈圆圆以倾国倾城之貌，再加说连带唱，一路解释，才令他听完一曲《圆圆曲》。眼前这两个歌妓姿色平庸，神情呆板，所唱的又不知是甚么东西，他打了个呵欠，已可算是客气之极了，听得吴之荣问起，便道：“还好，还好，就是太老了一点。这种陈年宿货，兄弟没甚么胃口。”

吴之荣道：“是，是。杜牧之是唐人，秦少游是宋人，的确是太陈旧了。有一首新诗，是眼下一个新进诗人所作，此人叫作查慎行，成名不久，写的是扬州田家女的风韵，新鲜得很，新鲜得很。”作个手势，侍役传出话去，又进来一名歌妓。

韦小宝说“陈年宿货”，指的是歌妓，吴之荣却以为是说诗词太过陈旧。韦小宝对他所说的甚么杜牧之、秦少游，自是不知所云，只懂了“扬州田家女的风韵，新鲜得很，新鲜得很”这句话。心想：“既是新鲜得很的扬州田家女，倒也不妨瞧瞧。”

那歌妓走进花棚，韦小宝不看倒也罢了，一看之下，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登时便要发作。原来这歌妓五十尚不足，四十颇有余，鬓边已见白发，额头大有皱纹，眼应大而偏细，嘴须小而反巨。见这歌妓手抱琵琶，韦小宝怒火更盛，心想：“凭你也来学陈圆圆！”却听弦索一动，宛如玉响珠跃，鹂啭燕语，倒也好听。只听她唱道：“淮山浮远翠，淮水漾深渌。倒影入楼台，满栏花扑扑。

谁知　　外，依旧有芦屋。时见淡妆人，青裙曳长幅。”

歌声清雅，每一句都配了琵琶的韵节，时而如流水淙淙，时而如银铃玎玎，最后“青裙曳长幅”那一句，琵琶声若有若无，缓缓流动，众官无不听得心旷神怡，有的凝神闭目，有的摇头晃脑。琵琶声一歇，众官齐声喝采。慕天颜道：“诗好，曲子好，琵琶也好。当真是荆钗布裙，不掩天香国色。不论做诗唱曲，从淡雅中见天然，那是第一等的功夫了。”

韦小宝哼了一声，问那歌妓：“你会唱《十八摸》罢？唱一曲来听听。”

众官一听，尽皆失色。那歌妓更是脸色大变，突然间泪水涔涔而下，转身奔出，拍的一声，琵琶掉在地下。那歌妓也不拾起，径自奔出。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你不会唱，我又不会罚你，何必吓成这个样子？”

那《十八摸》是极淫秽的小调，连摸女子身上十八处所在，每一摸有一样比喻形容。众官虽然人人都曾听过，但在这盛宴雅集的所在，怎能公然提到？那岂不是大玷官箴？那歌妓的琵琶和歌喉，在扬州久负盛名，不但善于唱诗，而且自己也会做诗，名动公卿，扬州的富商巨贾等闲要见她一面也不可得。韦小宝问这一句，于她自是极大的羞辱。

慕天颜低声道：“韦大人爱听小曲，几时咱们找个会唱的来，好好听一听。”韦小宝道：“连《十八摸》也不会唱，这老婊子也差劲得很了。几时我请你去鸣玉坊丽春院去，那边的婊子会唱的小调多得很。”此言一出口，立觉不妥，心想：

“丽春院是无论如何不能请他去的。好在扬州妓院子甚多，九大名院、九小名院，随便那一家都好玩。”举起酒杯，笑道：“喝酒，喝酒。”

众文官听他出语粗俗，都有些尴尬，借着喝酒，人人都装作没听见。一干武将却脸有欢容，均觉和钦差大人颇为志同道合。

便在此时，只见一名差役低着头走出花棚，韦小宝见了他的背影，心中一动：“这人的背影好熟，那是谁啊？”但后来这差役没再进来，过得片刻，也就淡忘了。

又喝得几杯酒，韦小宝只觉跟这些文官应酬索然无味，既不做戏，又不开赌，实在无聊之极，心里只是在唱那《十八摸》：“一呀摸，二呀摸，摸到姐姐的头发边……”再也忍耐不住，站起身来，说道：“兄弟酒已够了，告辞。”向巡抚、布政司、按察司等几位大员拱拱手，便走了出去。众官齐出花棚，送他上了大轿。

韦小宝回到行辕，吩咐亲兵说要休息，不论甚么客来，一概挡驾不见，入房换上了一套破烂衣衫。那是数日前要双儿去市上买来的一套旧衣，买来后扯破数处，在地下践踏一过，又倒上许多灯油，早已弄得污秽油腻不堪。帽子鞋袜，连结辫子的头绳，也都换了破旧的劣货。从炭炉里抓了一把炉灰，用水调开了，在脸上、手上乱涂一气，在镜子里一照，果然回复了当年丽春院里当小厮的模样。

双儿服侍他更换衣衫，笑道：“相公，戏文里钦差大臣包龙图改扮私访，就是这个样子吗？”韦小宝道：“差不多了，不过包龙图生来是黑炭脸，不用再搽黑灰。”双儿道：“我跟你去好不好？你独个儿的，要是遇上了甚么事，没个帮手。”韦小宝笑道：“我去的那地方，美貌的小姐儿是去不得的。”说着便哼了起来：“一呀摸，二呀摸，摸到我好双儿的脸蛋边……”伸手去摸她脸。双儿红着脸嘻嘻一笑，避了开去。

韦小宝将一大叠银票塞在怀里，又拿了一包碎银子，捉住双儿，在她脸上轻轻一吻，从后门溜了出去。守卫后门的亲兵喝问：“干甚么的？”韦小宝道：“我是何家奶妈的儿子的表哥的妹夫，你管得着吗？”那亲兵一怔，心中还没算清这亲戚关系，韦小宝早已出门。

扬州的大街小巷他无不烂熟，几乎闭了眼睛也不会走错，不多时便来到瘦西湖畔的鸣玉坊，隐隐只听得各处门户中传出箫鼓丝竹，夹着猜拳唱曲、呼吆喝六。这些声音一入耳，当真比钧天仙乐还好听十倍，心中说不出的舒服受用。走到丽春院外，但见门庭依旧，跟当年离去时并无分别。他悄悄走到院侧，推开边门，溜了进去。

他蹑手蹑脚的走到母亲房外，一张之下，见房里无人，知道母亲是在陪客，心道：“辣块妈妈，不知是那个瘟生这当儿在嫖我妈妈，做我的干爹。”走进房中，见床上被褥还是从前那套，只是已破旧得多，心想：“妈妈的生意不大好，我干爹不多。”侧过头来，见自己那张小床还是摆在一旁，床前放着自己的一对旧鞋，床上被褥倒浆洗得干干净净。走过去坐在床上，见自己的一件青竹布长衫摺好了放在床角，心头微有歉意：“妈是在等我回来。他妈的，老子在北京快活，没差人送钱给妈，实在记心不好。”横卧在床，等母亲回来。

妓院中规矩，嫖客留宿，另有铺陈精洁的大房。众妓女自住的小房，却颇为简陋。年轻貌美的红妓住房较佳，像韦小宝之母韦春芳年纪已经不小，生意冷落，老鸨待她自然也马虎得很，所住的是一间薄板房。

韦小宝躺了一会，忽听得隔房有人厉声喝骂，正是老鸨的声音：“老娘白花花的银子买了你来，你推三阻四，总是不肯接客，哼，买了你来当观世音菩萨，在院子里供着好看么？打，给我狠狠的打！”跟着鞭子着肉声、呼痛声、哭叫声、喝骂声，响成一片。

这种声音韦小宝从小就听惯了，知道是老鸨买来了年轻姑娘，逼迫她接客，打一顿鞭子实是稀松平常。小姑娘倘若一定不肯，甚么针刺指甲、铁烙皮肉，种种酷刑都会逐一使了出来。这种声音在妓院中必不可免，他阔别已久，这时又再听到，倒有些重温旧梦之感，也不觉得那小姑娘有甚么可怜。

那小姑娘哭叫：“你打死我好了，我死也不接客，一头撞死给你看！”老鸨吩咐龟奴狠打。又打了二三十鞭，小姑娘仍哭叫不屈。龟奴道：“今天不能打了，明天再说罢。”老鸨道：“拖这小贱货出去。”龟奴将小姑娘扶了出去，一会儿又回进房来。老鸨道：“这贱货用硬的不行，咱们用软的，给她喝迷春酒。”龟奴道：“她就是不肯喝酒。”老鸨道：“蠢才！把迷春酒放在肉里，不就成了。”龟奴道：“是，是。七姐，真有你的。”

韦小宝凑眼到板壁缝去张望，见老鸨打开柜子，取出一瓶酒来，倒了一杯，递给龟奴。只听她说道：“叫了春芳陪酒的那两个公子，身边钱钞着实不少。他们说在院子里借宿，等朋友。这种年轻雏儿，不会看中春芳的，待会我去跟他们说，要他们梳笼这贱货，运气好的话，赚他三四百两银子也不希奇。”龟奴笑道：“恭喜七姐招财进宝，我也好托你的福，还一笔赌债。”老鸨骂道：“路倒尸的贱胚，辛辛苦苦赚来几两银子，都去送在三十二张骨牌里。这件事办得不好，小心我割了你的乌龟尾巴。”

韦小宝知道“迷春酒”是一种药酒，喝了之后就人事不知，各处妓院中用来迷倒不肯接客的雏妓，从前听着只觉十分神奇，此时却知不过是在酒中混了些蒙汗药，可说寻常得紧，心想：“今日我的干爹是两个少年公子？是甚么家伙，倒要去瞧瞧。”

他悄悄溜到接待富商豪客的“甘露厅”外，站在向来站惯了的那个圆石墩上，凑眼向内张望。以往每逢有豪客到来，他必定站在这圆石墩窥探，此处窗缝特大，向厅内望去，一目了然，客人侧坐，却见不到窗外的人影。他过去已窥探了不知几百次，从来没碰过钉子。

只觉厅内红烛高烧，母亲脂粉满脸，穿着粉红缎衫，头上戴了一朵红花，正在陪笑给两个客人斟酒。韦小宝细细瞧着母亲，心想：“原来妈这么老了，这门生意做不长啦，也只有这两个瞎了眼的瘟生，才会叫她来陪酒。妈的小调唱得又不好听，倘若是我来逛院子，倘若她不是我妈，倒贴我一千两银子也不会叫她。”只听他母亲笑道：“两位公子爷喝了这杯，我来唱个《相思五更调》给两位下酒。”

韦小宝暗暗叹了口气，心道：“妈的小调唱来唱去只是这几只，不是《相思五更调》，就是‘一根紫竹直苗苗’，再不然就是‘一把扇子七寸长，一人搧风二人凉’，总不肯多学几只。她做婊子也不用心。”转念一想，险些笑了出来：“我学功夫也不肯用心，原来我的懒性儿，倒是妈那里传下来的。”

忽听得一个娇嫩的声音说道："不用了！"这三字一入耳，韦小宝全身登时一震，险些从石墩上滑了下来，慢慢斜眼过去，只见一只纤纤玉手挡住了酒杯，从那只纤手顺着衣袖瞧上去，见到一张俏丽脸庞的侧面，却不是阿珂是谁？韦小宝心中大跳，惊喜之心难以抑制："阿珂怎么到了扬州？为甚么到丽春院来，叫我妈陪酒？她女扮男装来到这里，不叫别人，单叫我妈，定是冲着我来了。原来她终究还有良心，记得我是跟她拜了天地的老公。啊哈，妙极，妙之极矣！你我夫妻团圆，今日洞房花烛，我将你双手抱在怀里……"

突然听得一个男子声音说道："吴贤弟暂且不喝，待得那几位蒙古朋友到来……"韦小宝耳中嗡的一声，立知大事不妙，眼前天旋地转，一时目不见物，闭目定得一定神，睁眼看去，坐在阿珂身侧的那个少年公子，却不是台湾的二公子郑克塽是谁？

韦小宝的母亲韦春芳笑道："小相公既然不喝，大相公就多喝一杯。"给郑克塽斟了一杯酒，一屁股坐在他怀里。阿珂道："喂，你放尊重些。"韦春芳笑道："啊哟，小相公脸皮嫩，看不惯这调调儿。你以后天天到这里来玩儿，只怕还嫌人家不够风情呢。小相公，我叫个小姑娘来陪你，好不好？"阿珂忙道："不，不，不要！你好好坐在一旁！"韦春芳笑道："啊，你喝醋了，怪我陪大相公，不陪你。"站起身来，往阿珂怀中坐下去。

韦小宝只看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奇事，我的老婆来嫖我的妈妈。"只见阿珂伸手一推，韦春芳站立不定，一交坐倒。韦小宝大怒，心道："小婊子，你推你婆婆，这般没上没下！"

韦春芳却不生气，笑嘻嘻站起身来，说道："小相公就是怕丑，你过来坐在我的怀里好不好？"阿珂怒道："不好！"对郑克塽道："我要去了！甚么地方不好跟人会面，为甚么定要在这里？"郑克塽道："大家约好了在这里的，不见不散。我也不知原来是这等肮脏地方。喂，你给我规规矩矩的坐着。"

最后这句话是对韦春芳说的。

韦小宝越想越怒，心道："那日在广西柳江边上，你哀求老子饶你狗命，罚下重誓，决不再跟我老婆说一句话，今日竟然一同来嫖我妈妈。嫖我妈妈，倒也罢了，你跟我老婆却不知已说了几千句、几万句话。那日没割下你的舌头，实是老子大大的失策。"

韦春芳打起精神，伸手去搂郑克塽的头颈，郑克塽将她手臂一把推开，说道："你到外面去罢，咱兄弟俩有几句话说。

等我叫你再进来。"韦春芳无奈，只得出厅。郑克塽低声道："珂妹，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成就大事，咱们只好忍耐着点儿。"

阿珂道："那葛尔丹王子不是好人，他为甚么约你到这里来会面？"

韦小宝听到"葛尔丹王子"五字，寻思："这蒙古混蛋也来了，好极，好极，他们多半是在商量造反。老子调兵遣将，把他们一网打尽。"

只听郑克塽道："这几日扬州城里盘查很紧，旅店客栈中的客人，只要不是熟客，衙役捕快就来问个不休，倘若露了行迹，那就不妙了。这妓院中却没公差前来罗唣。咱们住在这里，稳妥得多。我跟你倒也罢了，葛尔丹王子一行人那副蒙古模样，可惹眼得很。再说，你这么天仙般的相貌，倘若住了客店，通扬州的人都要来瞧你，迟早定会出事。"阿珂浅浅一笑，道："不用你油嘴滑舌的讨好。"郑克塽伸臂搂住她肩头，在她嘴角边轻轻一吻，笑道："我怎么油嘴滑舌了？要是天仙有你这么美貌，甚么吕纯阳、铁拐李，也不肯下凡了，每个神仙都留在天上，目不转睛的瞧着我的小宝贝儿。"阿珂嗤的一笑，低下头去。

韦小宝怒火冲天，不可抑制，伸手一摸匕首，便要冲进去火併一场，随即转念："这小子武功比我强，阿珂又帮着他。

我一冲进去，奸夫淫妇定要谋杀亲夫。天下甚么人都好做，就是武大郎做不得。"当下强忍怒火，对他二人的亲热之态只好闭目不看。

只听阿珂道："哥哥，到底……"这"哥哥"两字一叫，韦小宝更是酸气满腹，心道："他妈的好不要脸，连'哥哥'也叫起来了。"她下面几句说话，就没听入耳中。只听郑克塽道："他在明里，咱们在暗里。葛尔丹手下的武士着实厉害，包在我身上，这一次非在他身上刺几个透明窟窿不可。"阿珂道："这家伙实在欺人太甚，此仇不报，我这一生总是不会快活。你知道，我本来是不肯认爹爹的，只因他答应为我报仇，派了八名武功好手陪我来一同行事，我才认了他。"韦小宝心道："是谁得罪了你？你要报仇，跟你老公说好了，没甚么办不到的事，又何必认了吴三桂这大汉奸做爹爹。"

郑克塽道："要刺死他也不是甚么难事，只不过鞑子官兵戒备严密，得手之后要全身而退，就不大容易。咱们总得想个万全之策，才好下手。"阿珂道："爹爹答应我派人来杀了这人，也不是全为了我。他要起兵打鞑子，这人是个大大的阻碍。他吩咐我千万别跟妈说，我就料到他另有私心。"郑克塽道："你跟你妈说了没有？"阿珂摇摇头，说道："没有。这种事情越隐秘越好，说不定妈要出言阻止，我如不听妈的话，那也不好，还不如不说。"韦小宝心想："她要行刺甚么人？这人为甚么是吴三桂起兵的阻碍？"

只听郑克塽道："这几日我察看他出入的情形，防护着实周密，要走近他身前，就为难得很。我想来想去，这家伙是好色之徒，倘若有人扮作歌妓甚么的，便可挨近他身旁了。"

韦小宝心道："好色之徒？他说的是抚台？还是藩台？"

阿珂道："除非是我跟师姊俩假扮，不过这种女子的下贱模样，我扮不来。"郑克塽道："不如设法买通厨子，在他酒里放毒药。"阿珂恨恨的道："毒死了他，我这口气不出。我要砍掉他一双手，割掉他尽向我胡说八道的舌头！这小鬼，我……我好恨！"

"这小鬼"三字一入耳，韦小宝脑中一阵晕眩，随即恍然，心中不住说："原来是要谋杀亲夫。"他虽知道阿珂一心一意的向着郑克塽，可万万想不到对自己竟这般切齿痛恨，心想：

"我又有甚么对不住你了？"这个疑窦顷刻间便即解破，只听郑克塽道："珂妹，这小子是迷上你啦，对你是从来不敢得罪半分的。我知道你要杀他，其实是为了给我出气。你这番情意，我……我真不知如何报答才是。"

阿珂柔声道："他欺辱你一分，比欺辱我十分还令我痛恨。

他如打我骂我，我瞧在师父面上，这口气也还咽得下，可是他对你……对你一次又一次的这般无礼，叫人一想起，恨不得立即将他千刀万剐。"郑克塽道："珂妹，我现在就报答你好不好。"右臂也伸将过去，抱住了她身子。阿珂满脸娇羞，将头钻入他怀里。

韦小宝心中又酸又怒又苦，突然间头顶一紧，辫子已给人抓住。他大吃一惊，跟着耳朵又被人扭住，待要呼叫，听到耳边一个熟悉的声音低喝："小王八蛋，跟我来！"这句"小王八蛋"，平生不知已给这人骂过几千百次，当下更不思索，乖乖的跟了便走。

抓他辫子、扭他耳朵之人，手法熟练已极，那也是平生不知已抓过他、扭过他几千百次了，正是他母亲韦春芳。

两人来到房中，韦春芳反脚踢上房门，松手放开他辫子和耳朵。韦小宝叫道："妈！我回来了！"韦春芳向他凝视良久，突然一把将他抱住，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韦小宝笑道："我不是回来见你了吗？你怎么哭了？"韦春芳抽抽噎噎的道："你死到哪里去了？我在扬州城里城外找遍了你，求神拜佛，也不知许了多少愿心，磕了多少头。乖小宝，你终于回到娘身边了。"韦小宝笑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到外面逛逛，你不用担心。"

韦春芳泪眼模糊，见儿子长得高了，人也粗壮了，心下一阵欢喜，又哭了起来，骂道："你这小王八蛋，到外面逛，也不给娘说一声，去了这么久，这一次不狠狠给你吃一顿笋炒肉，小王八蛋不知道老娘的厉害。"

所谓"笋炒肉"，乃是以毛竹板打屁股，韦小宝不吃已久，听了忍不住好笑。韦春芳也笑了起来，摸出手帕，给他擦去脸上泥污；擦得几擦，一低头，见到自己一件缎子新衫的前襟上又是眼泪，又是鼻涕，还染上儿子脸上的许多炭灰，不由得肉痛起来，拍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我就是这一件新衣，还是大前年过年缝的，也没穿过几次。小王八蛋，你一回来也不干好事，就弄脏了老娘的新衣，叫我怎么去陪客人？"

韦小宝见母亲爱惜新衣，闹得红了脸，怒气勃发，笑道："妈，你不用可惜。明儿我给你去缝一百套新衣，比这件好过十倍的。"韦春芳怒道："小王八蛋就会吹牛，你有个屁本事？

瞧你这副德性，在外边还能发了财回来么？”韦小宝道：“财是没发到，不过赌钱手气好，赢了些银子。”

韦春芳对儿子赌钱作弊的本事倒有三分信心，摊开手掌，说道：“拿来！你身边存不了钱，过不了半个时辰，又去花个干净。”韦小宝笑道：“这一次我赢得太多，说甚么也花不了。”

韦春芳提起手掌，又是一个耳光打过去。

韦小宝一低头，让了开去，心道：“一见到我伸手就打的，北有公主，南有老娘。”伸手入怀，正要去取银子，外边龟奴叫道：“春芳，客人叫你，快去！”

韦春芳道：“来了！”到桌上镜箱竖起的镜子前一照，匆匆补了些脂粉，说道：“你给我躺在这里，老娘回来要好好审你，你……你可别走！”韦小宝见母亲眼光中充满担优的神色，生怕自己又走得不知去向，笑道：“我不走，你放心！”韦春芳骂了声“小王八蛋”，脸有喜色，掸掸衣衫，走了出去。

韦小宝在床上躺下，拉过被来盖上，只躺得片刻，韦春芳便走进房来，手里拿着一把酒壶，她见儿子躺在床上，便放了心，转身便要走出。韦小宝知道是郑克塽要她去添酒，突然心念一动，道：“妈，你给客人添酒去吗？”韦春芳道：“是了，你给我乖乖躺着，妈回头弄些好东西给你吃。”韦小宝道：“你添了酒来，给我喝几口。”韦春芳骂道：“馋嘴鬼，小孩儿家喝甚么酒？”拿着酒壶走了。

韦小宝忙向板壁缝中一张，见隔房仍是无人，当即一个箭步冲出房来，走进隔房，打开柜子，取了老鸨的那瓶“迷春酒”，回入自己房中，藏在被窝里，拔开了瓶塞，心道：“郑克抆你这小杂种，要在我酒里放毒药，老子今日给你来个先下手为强！”

过不多时，韦春芳提着一把装得满满的酒壶，走进房来，说道：“快喝两口。”韦小宝躺在床上，接过了酒壶，坐起身来，喝了一口。韦春芳瞧着儿子偷嫖客的酒喝，脸上不自禁的流露爱怜横溢之色。韦小宝道：“妈，你脸上有好大一块煤灰。”韦春芳忙到镜子前去察看。韦小宝提起酒壶往被中便倒，跟着将“迷春酒”倒了大半瓶入壶。

韦春芳见脸上干干净净，哪里有甚么煤灰了，登时省起儿子又在捣鬼，要支使开自己，以便大口偷酒喝，当即转身，抢过了酒壶，骂道：“小王八蛋是老娘肚里钻出来的，我还不知你的鬼计？哼，从前不会喝酒，外面去浪荡了这些日子，甚么坏事都学会了。”

韦小宝道：“妈，那个小相公脾气不好，你说甚么得灌他多喝几杯。他醉了不作声，再骗那大相公的银子就容易了。”

韦春芳道：“老娘做了一辈子生意，这玩意儿还用你教吗？”心中却颇以儿子的主意为然，又想：“小王八蛋回家，真是天大的喜事，今晚最好那瘟生不叫我陪过夜，老娘要陪儿子。”拿了酒壶，匆匆出去。

韦小宝躺在床上，一会儿气愤，一会儿得意，寻思：“老子真是福将，这姓郑的臭贼甚么人不好嫖，偏偏来讨我便宜，想做老子的干爹。今日还不嗤的一剑，再撒上些化尸粉？”想到在郑克塽的伤口中撒上化尸粉后，过不多久，便化成一滩黄水，阿珂醉转来，她的“哥哥”从此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她就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到是怎么一回事，“他妈的，你叫哥哥啊，多叫几声哪，就快没得叫了。”

他想得高兴，爬起身来，又到甘露厅外向内张望，只见郑克塽刚喝干了一杯酒，阿珂举杯就口，浅浅喝了一口。韦小宝大喜，只见母亲又给郑克塽斟酒。郑克塽挥手道：“出去，出去，不用你侍候。”韦春芳答应了一声，放下酒壶时衣袖遮住了一碟火腿片。

韦小宝微微一笑，心道：“我就有火腿吃了。”忙回入房中。

过不多时，韦春芳拿了那碟火腿片进来，笑道：“小王八蛋，你死在外面，有这好东西吃吗？”笑眯眯的坐在床沿，瞧着儿子吃得津津有味，比自己吃还要喜欢。

韦小宝道：“妈，你没喝酒？”韦春芳道：“我已喝了好几杯，再喝就怕醉了，你又溜走。”韦小宝心想：“不把妈妈迷倒，干不了事。”说道：“我不走就是。妈，我好久没陪你睡了，你今晚别去陪那两个瘟生，在这里陪我。”

韦春芳大喜，儿子对自己如此依恋，那还是他七八岁之前的事，想不到出外吃了一番苦头，终究想起娘的好处来，不由得眉花眼笑，道：“好，今晚娘陪乖小宝睡。”

韦小宝道：“妈，我虽在外边，可天天想着你。来，我给你解衣服。”他的马屁功夫用之于皇帝、教主、公主、师父，无不极灵，此刻用在亲娘身上，居然也立收奇效。韦春芳应酬得嫖客多了，男人的手摸上身来，便当他是木头，但儿子的手伸过来替自己解衣扣，不由得全身酸软，吃吃笑了起来。

韦小宝替母亲解去了外衣，便去给她解裤带。韦春芳呸的一声，在他手上轻轻一拍，笑道：“我自己解。”忽然有些害羞，钻入被中，脱下裤子，从被窝里拿出来放在被上。韦小宝摸了两锭银子，共有三十几两，塞在母亲手里，道：“妈，这是我给你的。”韦春芳一阵喜欢，忽然流下泪来，道：“我……我给你收着，过得……过得几年，给你娶媳妇。”

韦小宝心道：“我这就娶媳妇去了。”吹熄了油灯，道：“妈，你快睡，我等你睡着了再睡。”韦春芳笑骂：“小王八蛋，花样真多。”便闭上了眼。她累了一日，又喝了好几杯酒，见到儿子回来，更喜悦不胜，一定下来，不多时便迷迷糊糊的睡去了。韦小宝听到她鼾声，蹑手蹑脚的轻步走到门边，心中一动，又回来将母亲的裤子抛在帐子顶上，心道：“待会你如醒转，没了裤子，就不能来捉我。”

走到甘露厅外一张，见郑克塽仰在椅中，阿珂伏在桌上，都已一动不动，韦小宝大喜，待了片刻，见两人仍是不动，当即走进厅去，反手待要带门，随即转念：“不忙关门，倘若这小子是假醉，关上了门可逃不走啦。”拔了匕首在手，走近身去，伸右手推推郑克塽，他全不动弹，果已昏迷，又推推阿珂。她唔唔两声，却不坐起。韦小宝心想：“她喝酒太少，只怕不久就醒了，那可危险。”将匕首插入靴中，扶了她坐直。

阿珂双目紧闭，含含糊糊的道：“哥哥，我……我不能喝了。”韦小宝低声道：“好妹子，再喝一杯。”斟满一杯酒，左手挖开她小嘴，将酒灌了下去。

眼见阿珂迷迷糊糊将这杯迷春药酒吞了肚中，心道：“老子跟你明媒正娶的拜了天地，你不肯跟老公洞房花烛，却到丽春院来做小婊子，要老公做瘟生来梳笼你，真正犯贱。”

阿珂本就秀丽无俦，这时酒醉之后，红烛之下更加显得千娇百媚。韦小宝色心大动，再也不理会郑克塽死活醉醒，将阿珂打横抱起，走进甘露厅侧的大房。

这间大房是接待豪客留宿的，一张大床足有六尺来阔，锦褥绣被，陈设华丽。韦小宝将阿珂轻轻放在床上，回出来拿了烛台，放在床头桌上，只见阿珂脸上红艳艳地，不由得一颗心扑通、扑通的乱跳，俯身给她脱去长袍，露出贴身穿着的淡绿亵衣。

他伸手去解她亵衣的扣子，突然听得背后脚步声响，一人冲了进来，正要回头，辫子一紧，耳朵一痛，又已给韦春芳抓住了。韦小宝低声道：“妈，快放手！”

韦春芳骂道：“小王八蛋，咱们人虽穷，院子里的规矩可坏不得。扬州九大名院，那有偷客人钱的。快出去！”韦小宝急道：“我不是偷人钱啊。”

韦春芳用力拉他辫子，拚命扯了他回到自己房中，骂道：“你不偷客人钱，解人家衣服干甚么？这几十两银子，定是做小贼偷来的。辛辛苦苦的养大你，想不到你竟会去做贼。”一阵气苦，流下泪来，拿起床头的两锭银子，摔在地下。

韦小宝难以解释，若说这客人女扮男装，其实是自己老婆，一则说来话长，二则母亲说甚么也不会相信，只道：“我为甚么要偷人家钱？你瞧，我身边还有许多银子。”从怀中掏出一大叠银票，说道：“妈，这些银子我都要给你的，怕一时吓坏了你，慢慢再给你。”

韦春芳见几百两的银票共有数十张之多，只吓得睁大了眼，道：“这……这……小贼，你……你……你还不是从那两个相公身上摸来的？你转世投胎，再做十世小王八蛋，也挣不到这许多银子，快去还了人家。咱们在院子里做生意，有本事就骗人家十万八万，却是要瘟生心甘情

愿，双手奉送。只要偷了人家一个子儿，二郎神决不饶你，来世还是干这营生。

小宝，娘是为你好！”说到后来，语气转柔，又道：“人家明日醒来，不见了这许多银子，那有不吵起来的？衙门里公差老爷来一查，捉了你去，还不打得皮开肉烂的吗？乖小宝，咱们不能要人家这许多银子。”说来说去，总是要儿子去还钱。

韦小宝心想：“妈缠七夹八，这件事一时说不明白了，闹到老鸨、乌龟知道了，大家来一乱，这件事全坏啦。”心念一动，已有了主意，便道：“好，好，妈，就依你的。”携了母亲的手来到甘露厅，将一叠银票都塞在郑克塽怀里，拉出自己两个衣袋底，拍拍身上，道：“我一两银子也没了，你放心罢？”韦春芳叹了口气，道：“好，要这样才好。”

韦小宝回到自己房里，见母亲下身穿着一条旧裤，不由得嗤的一笑。韦春芳弯起手指，在他额头卜的一记，骂道：“我起身解手，摸不到裤子，就知你不干好事去了。”说着不禁笑了起来。韦小宝道：“啊哟，不好，要拉屎。”抱住肚子，匆匆走出。韦春芳怕他又去甘露厅，见他走向后院茅房，这才放心，心道：“你再要去花厅，总逃不过老娘的眼去。”

韦小宝走出边门，飞奔回到何园。守门亲兵伸手拦住，喝道：“干甚么？”韦小宝道：“我是钦差大人，你不认得了吗？”

那亲兵一惊，仔细一看，果是钦差大人，忙道：“是，是大人……”韦小宝那等他说完，快步回到房中，说道：“好双儿，快快，帮我变回钦差大人。”一面说，一面力扯身上长衫。

双儿服侍他洗脸更衣，笑道：“钦差大人私行察访，查到了真相吗？”韦小宝道：“查到了，咱们这就去拿人。你快穿亲兵衣服，再叫八名亲兵随我去。”双儿道：“要不要叫徐老爷子们？”韦小宝心想：“郑克塽和阿珂已经迷倒，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徐天川他们要是跟了去，又不许我杀姓郑的那臭小子了。叫了亲兵同去，是摆架子吓我娘、吓老鸨龟儿的。”便道：“不用了。”

双儿穿起亲兵服色，道：“咱们叫曾姑娘同去，好不好？”

亲兵队中只有她跟曾柔两个是女扮男装，两个少女这些日子相处下来，已然十分亲密。韦小宝心想：“要抱阿珂到这里来，她一个不行，须得两个人抬才是。钦差大人不能当着下人动手，又不能让亲兵的臭手碰到我老婆的香身？”说道：“很好，你叫她一起去，可别叫王屋派那些人。”

曾柔本就穿着亲兵装束，片刻便即就绪。韦小宝带着二女和八名亲兵，又到丽春院来。两个亲兵上去打门，喝道：“参将大人到，快开门迎接。”众亲兵得了嘱咐，只说韦小宝是参将，要吓吓老鸨、龟儿，一名参将已绰绰有余。

打了半天，大门才呀的一声开了，一名龟奴迎了出来，叫道：“有客！”这两个字叫得没精打采。韦小宝怕他认得自己，不敢向他瞧去。一名亲兵喝道：“参将老爷驾到，叫老鸨好好侍候。”

韦小宝来到厅上，老鸨出来迎接，对韦小宝瞧也不瞧，便道：“请老爷去花厅吃茶。”韦小宝心想：“你不瞧我最好，免得认了我出来，也不用见我妈了，吩咐他们抬了阿珂和郑克塽走便是。”只是这老鸨平素接待客人十分周到，对官面上的更是恭敬客气，今日却这等冷淡，话声也很古怪，不觉微感诧异。

他走进甘露厅，只见酒席未收，郑克塽仍是仰坐在椅中，正待下令，只见一个衣着华丽之人走了过来，说道：“韦大人，你好！”

韦小宝一惊，心道：“你怎认得我？”向他瞧去，这一惊非同小可，弯腰伸手，便去摸靴中匕首。突觉手上一紧，身后有人抓住了他手腕，冷冷的道：“好好坐下罢，别动粗！”左手抓住他后领，提起他身子，往椅中一送。韦小宝暗暗叫苦，但听得双儿一呼娇叱，已跟那人动上了手。曾柔上前夹击，旁边一个锦衣公子发掌向她劈去，两人斗了起来。

韦小宝凝目一看，这锦衣公子原来也是女扮男装，是阿珂的师姊阿琪。跟双儿相斗之人身材高瘦，却是西藏喇嘛桑结，这时身穿便装，头上戴帽，拖了个假辮。第一个衣着华丽之人则是蒙古王子葛尔丹。韦小宝心道：“我忒也胡涂，明明听得郑克塽塽说约了葛尔丹在此相会，怎不防到这一着？我一见阿珂，心里就迷迷糊糊的，连老子姓甚么也忘了。他妈的，我老子姓甚么，本来就不知道，倒也难怪。”

只听得双儿“啊哟”一声，腰里已被桑结点了穴道，摔倒在地。这时曾柔还在和阿琪狠斗，阿琪招式虽精，苦于出手无力，几次打中了曾柔，却伤她不得。桑结走近身去，两招之间就把曾柔点倒。八名亲兵或被桑结点倒，或被葛尔丹打死，摔在厅外天井中。

桑结嘿嘿一笑，坐了下来，说道：“韦大人，你师父呢？”

说着伸出双手，直伸到他面前。只见他十根手指都少了一截，本来手指各有三节，现下只剩下两节，极为诡异可怖，韦小宝暗暗叫苦：“那日他翻阅经书，手指沾上了我所下的毒，这人居然狠得起心，将十根手指都斩了下来。今日老子落在他手中，一报还一报，把我十根手指也都斩下一截，那倒还不打紧，怕的是把我脑袋斩下一截。”

桑结见他吓得呆了，甚是得意，说道：“韦大人，当日我见你小小孩童，不知你是朝中大大的贵人，多有得罪。”韦小宝道：“不敢当。当日我只道你是一个寻常喇嘛，不知你是一位大大的英雄，多有得罪。”桑结哼了一声，问道：“你怎知我是英雄了？”韦小宝道：“有人在经书上下了剧毒，想害我师父，给我师父识破了，不敢伸手去碰。你定要瞧这部经书，我师父无可奈何，只好给你。大喇嘛，你手指中毒之后，当机立断，立刻就把毒手指斩去，真正了不起！自己抹脖子自杀容易，自己斩去十根手指，古往今来，从来没哪一位大英雄干过。想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不皱一皱眉头，那也是旁人给他刮骨，要他自己斩手指，那就万万不能。你比关云长还厉害，这不是自古以来天下第一位大英雄么？”

桑结明知他大拍马屁，不过想自己对他手下留情，比之哀求饶命，相差也是无几，不过这些言语听在耳里，倒也舒服受用。当日自己狠砍下十根手指，这才保得性命，虽然双手残废，许多武功大打折扣，但想到彼时生死悬于一线，自己竟有这般刚勇，心下也常自引以为傲。他带同十二名师弟，前来中原劫夺《四十二章经》，结果十二人尽皆丧命，自己还闹得双手残废，如此倒霉之事，自然对人绝口不提，也从来无人敢问他为何会斩去十根手指，因此韦小宝这番话，还是第一次听见。

大喇嘛阴沉沉的脸上，不自禁多了几丝笑意，说道：“韦大人，我们得知你驾临扬州，大家便约齐了来跟你相会。你专门跟平西王捣蛋，坏了他老人家不少大事。额驸想回云南探亲，也是给你阻住的，是不是？”韦小宝道：“各位消息倒灵通，当真了得！这次我出京，皇上吩咐了甚么话，各位知不知道？”桑结道：“倒要请教。”

韦小宝道：“好说，好说。皇上说道：‘韦小宝，你去扬州办事，只怕吴三桂要派人行刺，朕有些放心不下。好在他儿子在朕手里，要是你有甚么三长两短，朕把吴应熊这小子一模一样的两短三长便了。吴三桂派人割了你一根小指头儿，吴应熊这小子也不免少一根小指头儿。吴三桂这老小子派人杀你，等于杀他自己儿子。’我说：‘皇上，别人的儿子我都可以做，吴三桂的儿子却一定不做。’皇上哈哈大笑。就这么着，我到扬州来啦。”

桑结和葛尔丹对望一眼，两人脸色微变。桑结道：“我和王子殿下这次到扬州来找你，初时心想皇帝派出来的钦差，定是甚么了不起的人物，哪知道我二人远远望了一望，却原来是老相识，连这位阿琪姑娘，也识得你的。”韦小宝笑道：“咱们是老相好了。”

阿琪拿起桌上的一只筷子，在他额头一戳，啐道：“谁跟你是老相好？”

桑结道：“我们约了台湾郑二公子在这里相会，原是要商量怎么对你下手，想不到你竟会自己送上门来，可省了我们不少力气。”

韦小宝道：“正是。皇上向王子手下那大胡子罕帖摩盘问了三天，甚么都知道了。”

桑结和葛尔丹听到罕帖摩的名字，都大吃一惊，同时站起，问道：“甚么？”

韦小宝道：“那也没甚么。皇上跟罕帖摩说的是蒙古话，叽哩咕噜的，我一句也不懂。后来皇上赏了他好多银子，派他去兵部尚书明珠大人手下办事，过不了三天，就派我去催他快些画地图。这些行军打仗的事，我也不懂。我对皇上说：

‘皇上，蒙古、西藏，地方太冷，你要派兵去打仗，奴才跟你告个假，到扬州花花世界去逛逛罢。’”

葛尔丹满脸忧色，问道：“你说小皇帝要派兵去打蒙古、西藏？”韦小宝摇头道：“这种事情，我不大清楚了。皇上说：

‘咱们最好只对付一个老家伙。蒙古、西藏要是帮咱们，咱们就当他们是朋友；他们要是帮老家伙，咱们没法子，只好先发制人。’”

桑结和葛尔丹对望了一眼，心中略宽，都坐了下来。葛尔丹问起罕帖摩的情形，韦小宝于他形貌举止，描绘得活龙活现，不由葛尔丹和桑结不信。

韦小宝见他二人都眉头微蹙，料想他二人得知罕帖摩降清，蒙古、西藏和吴三桂勾结之事已瞒不过小皇帝，生怕康熙先下手为强；眼见双儿和曾柔都给点了穴道，躺在地下，那八名亲兵多半均已呜呼哀哉，他这次悄悄来到丽春院，生恐给人发见自己身世秘密，因此徐天川、张勇、赵齐贤等无一得知，看来等到自己给人剁成肉酱，做成了扬州出名的狮子头，不论红烧也罢，清蒸也罢，甚至再加蟹粉，还是无人来救；既无计脱身，只有信口开河，聊胜于坐以待毙，说道：“皇上听说葛尔丹王子武功高强，英雄无敌，倒也是十分佩服的。”

葛尔丹微笑问道：“皇帝也练武功么？怎知道我有武功？”

韦小宝道：“皇上自然会武的，还挺不错呢。殿下那日在少林寺大显身手，只打得少林寺方丈甘拜下风，达摩堂、罗汉堂、般若堂三堂首座望风披靡。兄弟都向皇上细细说了。”那日葛尔丹在少林铩羽而去，此刻听韦小宝为他大吹法螺，在桑结之前大有面子，不禁脸现得意之色。

韦小宝道：“少林寺方丈晦聪大师的武功，在武林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可是王子殿下衣袖只这么一拂，晦聪方丈便站立不定，一交坐倒，幸亏他坐下去时，屁股底下恰好有个蒲团，才不摔坏了那几根老头骨……”其实那天葛尔丹是给晦聪袍袖一拂，一交坐在椅上，再也站不起来，韦小宝却把话倒转来说了，心道：“晦聪师兄待我不错，但今日做师弟的身遇血光之灾，眼看就要圆寂坐化，前往西天，只好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师兄胜即是败，败即是胜。”嘴里胡言乱语，心中胡思乱想，一双眼睛东张西望，一瞥眼间，只见阿琪似笑非笑，一双妙目盯在葛尔丹脸上，眼光中充满着情意。

韦小宝心念一动：“这恶姑娘想做蒙古王妃。”便道：“皇上说道：‘葛尔丹王子武功既高，相貌又漂亮，他要娶王妃，该当娶一个年轻美貌、也有武功的姑娘才是……’”偷眼向阿琪瞧去，果见她脸上一红，神色间十分关注，接着道：“……那陈圆圆虽然号称天下第一美人，可是现下年纪大了，葛尔丹又何必定要娶她呢？”

阿琪忍不住道：“谁说他要娶陈圆圆了？又来瞎说！”葛尔丹摇头道：“哪有此事？”

韦小宝道：“是啊。我说：‘启禀皇上：葛尔丹王子殿下有个相好的姑娘，叫做阿琪姑娘……’”阿琪啐了一口，脸上神色却十分欢喜。葛尔丹向她笑吟吟的望了一眼。韦小宝续道：“‘……这位阿琪姑娘武功天下第三，只不及桑结大喇嘛、葛尔丹王子殿下，比之皇上，嘻嘻，似乎还强着一点儿，奴才说的是老实话，皇上可别见怪……’”

桑结本来听得有些气闷，但听他居然对皇帝说自己是武功天下第一，明知这小鬼的说话十成中信不了半成，但也不自禁怡然自得，鼻中却哼了一声，示意不信。

韦小宝续道：“皇上说：‘我不信。这小姑娘武功再好，难道还强得过她师父吗？’我说：‘皇上有所不知。这小姑娘的师父，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尼姑，武功本来是很高的，算得上天下第三。可是有一次跟桑结大喇嘛比武，给桑结大喇嘛一掌劈过去，那师太抵挡不住，全身内功散得无影无踪。因此武功天下第三的名号，就给她徒儿抢去了。’”

阿琪听他说穿自己师承的来历，心下惊疑不定：“他怎会知道我师父？”

桑结虽未和九难动过手，但十二名师弟尽数在她师徒手下死于非命，实是生平的奇耻大辱，此刻听韦小宝宣称九难被自己一掌劈得内功消散，实是往自己脸上大大贴金。他和葛尔丹先前最担心的，都是怕韦小宝揭露自己的丑史，因此均想尽快杀了此人灭口，待听他将自己的大败说成大胜，倒也不忙杀他了。桑结向阿琪凝视片刻，心想：“我此刻才知，原来你是那白衣小尼姑的徒儿。这中间只怕有点儿古怪。”

阿琪问道：“你说陈圆圆甚么的，又怎样了？”

韦小宝道：“那陈圆圆，我在昆明是亲眼见过的。不瞒姑娘说，她比我大了好几岁，不过‘天下第一美人’这六个字，的确名不虚传。我一见之下，登时灵魂儿出窍，手脚冰冷，全身发抖，心中只说‘世上哪有这样美貌的人儿？’阿琪姑娘，你的师妹阿珂，算得是很美了，但比之这个陈圆圆，容貌体态，那可差得太多。”

阿琪自然知道阿珂容颜绝美，远胜于己，又知韦小宝对阿珂神魂颠倒，连他都这般说，只怕这话倒也不假，但嘴上兀自不肯服气，说道：“你这小孩儿是个小色迷，见到人家三分姿色，就说成十分。陈圆圆今年至少也四十几岁了，就算从前美貌，现今也不美了。”

韦小宝连连摇头道：“不对，不对。像你阿琪姑娘，今年不过十八九岁，当然美得不得了。再过三十年，一定仍然美丽之极，你要是不信，我跟你打个赌。如果三十年后你相貌不美了，我割脑袋给你。”

阿琪嘻的一笑，任何女人听人称自己美貌，自然开心，而当着自己情郎之面称赞，更加心花怒放，何况她对自己容色本就颇有自信，想来三十年后，自己也不会难看多少。

韦小宝只盼她答应打这赌，那么葛尔丹说不定会看在意中人面上，便让自己再活三十年，到那时再决输赢，也还不迟。不料桑结哼了一声，冷冷的道：“就可惜你活不过今晚了。

阿琪姑娘三十年后的芳容，你没福气见到啦。”

韦小宝嘻嘻一笑，说道：“那也不打紧。只盼大喇嘛和王子殿下记得我这句话，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就知韦小宝有先见之明了。”桑结、葛尔丹、阿琪三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

韦小宝道：“我到昆明，还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我是送建宁公主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你们三位都知道的了。本来这是大大的喜事，可是一进昆明城里，只见每条街上都有人在号啕大哭，隔不了几家，就是一口棺材，许多女人和小孩披麻戴孝，哭得昏天黑地。”

葛尔丹和阿琪齐问：“那为了甚么？”

韦小宝道：“我也奇怪得很哪。一问云南的官儿，大家支支吾吾的都不肯说。后来我派亲兵出去打听，才知道了，原来这天早晨，陈圆圆听说公主驾到，亲自出来迎接。她从轿子里一出来，昆明十几万男人就都发了疯，个个拥过去看她，都说天上仙女下凡，你推我拥，踹死了好几千人。平西王帐下的武官兵丁起初拚命弹压，后来见到了陈圆圆，大家刀枪也都掉了下来，个个张大了口，口水直流，只是瞧着陈圆圆。”

桑结、葛尔丹、阿琪三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想：

“这小孩说话定然加油添酱，不过陈圆圆恐怕当真美貌非凡，能见上一见就好了。”

韦小宝见三人渐渐相信，又道：“王子殿下，平西王麾下有个总兵，叫做马宝，你听过他名字么？”葛尔丹和阿琪都点了点头。他二人和马宝曾同去少林寺，怎不认得？葛尔丹道：“那天在少林寺中，你也见过他的。”韦小宝道：“是他么？我倒忘了。当日我只留神王子殿下大显神功，打倒少林寺的高僧，没空再瞧旁人，就算稍有一点儿空闲，也只顾到向阿琪姑娘的花容月貌偷偷多看上几眼。”阿琪啐了他一口，心中却甚喜欢。

葛尔丹问道：“马总兵又怎么了？”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马总兵也就是这天出的事。他奉平西王将令保护陈圆圆，那知道他看得陈圆圆几眼，竟也胡里胡涂了，居然过去摸了摸她那又白又嫩的小手。后来平西王知道了，打了他四十军棍。马总兵悄悄对人说：‘我摸的是陈圆圆的左手，本来以为王爷要割了我一只手。早知道只打四十军棍，那么连她右手也摸一摸了。八十下军棍，未必就打得死我。’平西王驾下共有十大总兵，其余九名总兵都羡慕得不得了。这句话传到平西王耳里，他就传下将令，今后谁摸陈圆圆的手，非砍下双手不可。平西王的女婿复国相，也是十大总兵之一，他就叫高手匠人先做下一双假手。他说自己有时会见到这个天仙似的岳母，万一忍不住要上去摸手，不如自己先做下假手，以免临时来不及定做，这叫做有甚么无患。”

葛尔丹只听得张大了口，呆呆出神。桑结不住摇头，连说：“荒唐，荒唐！”也不知是说十大总兵荒唐，还是说韦小宝荒唐。阿琪

道："你见过陈圆圆，怎不去摸她的手？"

韦小宝道："那是有缘故的。我去见陈圆圆之前，吴应熊先来瞧我，说我千里迢迢的送公主去给他做老婆，他很是感激。他从怀里掏出一副东西，金光闪闪，镶满了翡翠、美玉、红宝石、猫儿眼，原来是一副黄金手铐。"

阿琪问道："甚么手铐，这般珍贵？"

韦小宝道："是啊，当时我便问他是甚么玩意儿，总以为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哪知他喀喇一声，把我双手铐住了。我大吃一惊，叫道：'额驸，你干么拿我？我犯了甚么罪？'吴应熊道：'钦差大人，你不可会错了意，兄弟是一番好意。你要去见我陈姨娘，这副手铐是非戴不可的，免得你忍耐不住，伸手摸她。倘若单是摸摸她的手，父王冲着你钦差大人的面子，也不会怎样。就只怕你一呀摸，二呀摸，三呀摸的摸起来，父王不免要犯杀害钦差大人的大罪。大人固然不妥，我吴家可也糟了。'我吓了一跳，就戴了手铐去见陈圆圆。"

阿琪越听越好笑，道："我可真是不信。"韦小宝道："下次你到北京，向吴应熊要这副金手铐来瞧瞧，就不由你不信了。他是随身携带的，以便一见陈圆圆，立刻取出戴上，只要慢得一步，那就乖乖不得了。"桑结哼了一声道："陈圆圆是他庶母，难道他也敢有非礼的举动？"韦小宝道："他当然不敢，因此随身携带这副金手铐啊。"阿琪道："他到了北京，又何必再随身携带？"

韦小宝一怔，心道："糟糕！牛皮吹破了。"但他脑筋转得甚快，立即说道："吴应熊本来想立刻回昆明的，又没想在北京长住。留在北京，那是不得已。"桑结瞪了他一眼，道："那是你恩将仇报了。人家借手铐给你，很够交情，你却阻拦了他，不让他回云南。"

韦小宝摇头道："吴应熊于我有甚么恩？他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桑结奇道："他得罪你甚么了？"韦小宝道："还不得罪？借手铐给我，那比杀了我老子还恶毒。当时我若不是戴着这副手铐，陈圆圆的脸蛋也摸过了。唉。大喇嘛，王子殿下，只要我摸过陈圆圆那张比花瓣儿还美上一万倍的脸蛋，吴三桂砍下我这一双手又有甚么相干？就算他再砍下我一双腿，做成云南宣威火腿，又算得甚么？"

三人神驰天南，想像陈圆圆的绝世容光，听了他这几句话竟然不笑。

韦小宝压低嗓子，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模样，悄声道："有个天大的秘密，三位听了可不能泄漏。本来是不能说的，不过难得跟三位谈得投机，不妨跟知己说说。"葛尔丹忙问：

"甚么机密？"韦小宝低声道："皇上调兵遣将，要打吴三桂。"

桑结等三人相视一笑，都想："那是甚么机密了？皇上不打吴三桂，吴三桂也要起兵打皇上。"韦小宝道："你们可知皇上为甚么要对云南用兵？那就难猜些了。"

阿琪道："难道也是为了陈圆圆？"韦小宝一拍桌子，显得惊异万分，说道："咦！你怎么知道？"阿琪道："我是随便猜猜。"

韦小宝大为赞叹，说道："姑娘真是女诸葛，料事如神。

皇上做了皇帝，甚么都有了，就只少了这个'天下第一美人'。上次皇上为甚么派我这小孩子去云南，却不派甚么德高望重、劳苦功高的大臣？就是要我亲眼瞧瞧，到底这女子是不是当真美得要命，再要我探探吴三桂的口风，肯不肯把陈圆圆献进宫去。派白胡子大臣去办这件事，总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哪知我只提得一句，吴三桂就拍案大怒，说道：'你送一个公主来，就想掉换我的活观音？哼哼，就是一百个公主，我也不换。'"

桑结和葛尔丹对望一眼，隐隐觉得上了吴三桂的大当，原来其中还有这等美色的纠葛。吴三桂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正是为了陈圆圆，断送了大明三百年的江山，此事天下皆知。小皇帝年少风流，这种事倒也是在情理之中。

韦小宝心道："小玄子，你是鸟生鱼汤，决不贪图老乌龟的老婆。我小桂子大难临头，只好说你几句坏话，千万不好当真。"见桑结和葛尔丹都神色严重，又道："我见吴三桂一发怒，就不敢再说。那时我在云南，虽带得几千兵马，怎敌得过吴三桂手下的千军万马？只好闷声大发财了，是不是啊？"

葛尔丹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一天晚上，那大胡子罕帖摩来见我，他说是王子殿下派他去昆明跟吴三桂联络的。他在昆明却发觉情势不对，说蒙古人是成甚么汗的子孙，都是英雄好汉，干么为了吴三桂的一个美貌女子去打仗送死。他求我偷偷带他去北京见皇帝，要亲自对皇帝说，陈圆圆甚么的，跟蒙古王子、西藏喇嘛都不相干。蒙古葛尔丹王子早有了一位阿琪姑娘，不会再要陈圆圆的了。西藏大喇嘛也有了……有了很多美貌的西藏姑娘……"

桑结大喝："胡说！我们黄教喇嘛严守清规戒律，决不贪花好色。"韦小宝忙道："那是罕帖摩说的，可不关我事。大喇嘛，罕帖摩为了讨好皇帝，叫他放心，不用担心你会抢陈圆圆，只怕是有的。"桑结哼了一声，道："下次见到罕帖摩，须得好好问他一问，到底是他说谎，还是你说谎，如此败坏我的清誉。"

韦小宝心中一喜："他要去质问罕帖摩，看来一时就不会杀我了。"忙道："是，是。下次你叫我跟罕帖摩当面对证好了。你们帮吴三桂造反，实在没甚么好处。就算造反成功，你们两位身边若不带备一副手铐，总还是心惊肉跳……"忽见桑结脸有怒色，忙道："大喇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见了陈圆圆当然不会动心。不过，不过……唉！"

桑结问道："不过甚么？"韦小宝道："上次我到昆明，陈圆圆出来迎接公主，不是挤死了好几千人么？这些死人的家里做法事，和尚道士忽然请不到了。"阿琪问道："那为甚么？"

韦小宝道："许许多多和尚见到了陈圆圆，凡心大动，一天之中，昆明有几千名和尚还俗，不出家了。你想，突然间少了几千和尚，大做法事自然不够人手了。"

葛尔丹等三人都将信将疑，觉他说得未免太玄，但于陈圆圆的美艳，却已决无怀疑。

阿琪向葛尔丹晃了一眼，轻轻的道："昆明地方这等古怪，我是不去的了。你要帮吴三桂，你自己去罢。"葛尔丹忙道："谁说要去昆明了？我又不想见陈圆圆。我看我们的阿琪姑娘，也不见得会输了给陈圆圆。"阿琪脸色沉了下来，说道："你说我不见得会输了给陈圆圆，明明说我不及她。你就是想去见她。"说着站起身来，道："我走啦！"

葛尔丹大窘，忙道："不，不！我对天发誓，这一生一世，决不看陈圆圆一眼。"阿琪回嗔作喜，坐了下来。韦小宝道："你决不看陈圆圆一眼，这话是对的。不论是谁，一见到她，只看一眼怎么够？一百眼、一千眼也看不够啊。"葛尔丹骂道："你这小鬼，就是会瞎说。我立誓永远不见陈圆圆的面就是。

若是见了，教我两只眼睛立刻瞎了。"阿琪大喜，含情脉脉的凝视着他。

韦小宝道："我听小皇帝说，真不明白你们两位帮吴三桂是为了甚么。倘若是要得陈圆圆，那没有法子，天下只一个陈圆圆，连小皇帝也没有。除了这美女之外，吴三桂有甚么，小皇帝比他多十倍还不止。你们两位只要帮皇帝，金银财宝，要多少有多少。"

桑结冷冷的道："西藏和蒙古虽穷，却也不贪图金银财宝。"韦小宝心想："他二人不要金银财宝，也不要美女，最想要的是甚么？"念头一转，心道："是了，小丈夫一日不可无钱，大丈夫一日不可无权。我韦小宝是小丈夫，他两个是大丈夫。"便道："小皇帝说，葛尔丹只是个王子，还不够大，倘若帮我打吴三桂，我就封他为蒙古国王。"

葛尔丹双目射出喜悦的光芒，颤声问道："皇……皇帝当真说过这句话？"韦小宝道："当然！我为甚么骗你？"桑结道："天下也没蒙古国王这衔头。皇帝如能帮着殿下做了准喀尔汗，殿下也就心满意足了。"韦小宝道："可以，可以！这'整个儿好'，皇帝一定肯封。"心想："'整个儿好'是他妈的甚么玩意儿？难道还有'一半儿好'的？"

桑结见他脸上神色，料想他不懂，说道："蒙古分为几部，准喀尔是其中最大的一部。蒙古的王不叫国王，叫做汗。王子殿下还没做到汗。"韦小宝道："原来如此。王子殿下只要帮皇上，做个把整个儿汗那还不容易？皇帝下一道圣旨，派几万兵马去，别的蒙古人还会反抗

吗？”葛尔丹一听大喜，道：“皇帝如肯如此，那自然易办。”

韦小宝一拍胸膛，说道：“你不用担心，包在我身上办到就是。皇上只恨吴三桂一人。阿琪姑娘虽然美貌，只要不给皇上瞧见，他包管不会来抢你的。至于桑结大喇嘛呢，你帮了皇上的忙，皇上自会封你做管治全西藏的大官。”他不知这大官叫做甚么，不敢乱说。

桑结道：“全西藏是达赖活佛管的，可不能由皇上随便来封。”韦小宝道：“别人做得活佛，你为甚么不能做？西藏一共有几个活佛？”桑结道：“还有一个班禅活佛，一共是两位。”

韦小宝道：“是啊，一日不过三，甚么都要有三个才是道理。

咱们请皇上再封一位桑结活佛，桑结大活佛专管达甚么、班甚么的两个小活佛。”桑结心中一动：“这小家伙瞎说一气，倒也有些道理。”想到此处，一张瘦削的脸上登时现出了笑容。

韦小宝此时只求活命脱身，对方不论有甚么要求，都是一口答应，何况封准噶尔汗、西藏大活佛，又不用他费一两银子本钱，说道：“我不是吹牛，兄弟献的计策，皇帝有九成九言听计从。再说，两位肯帮着打吴三桂，皇帝不但要封赏两位，兄弟也是立了大功，非升官发财不可。常言道得好：

‘朝里有人好做官。’兄弟在朝里做大官，两位分别在蒙古、西藏做大官。我说哪，咱三个不如拜把子做了结义兄弟，此后咱们三人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天下除了小皇帝，就是咱三个大了，那岂不是美得很么？”心想：“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句话是很要紧的。他二人只要一点了头，就不能再杀我了。再要杀我，等于自杀。”

桑结和葛尔丹来到扬州之前，早已访查清楚，知道这少年钦差是小皇帝驾前的第一大红人，飞黄腾达，升官极快，只万万想不到原来便是那个早就认识的少年。葛尔丹原和他并无仇怨，桑结却给他害死了十二名师弟，斩去了十根手指，本来恨之切骨，但听了他这番言语后，心想众师弟人死不能复生，指头斩后不能重长，倘若将此人一掌打死，也不过出了一口恶气，徒然帮了吴三桂一个大忙，于自己却无甚利益，但如跟他结拜，倒十分实惠，好处甚多。两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缓缓点头。

韦小宝大喜过望，想不到一番言辞，居然打动了两个恶人之心，生怕二人反悔，忙道：“大哥、二哥、二嫂，咱们就结拜起来。二嫂拜不拜都成，你跟二哥拜了天地，那都是一家人了。”阿琪红着脸啐了一口，只觉这小孩说话着实讨人欢喜。

桑结突然一伸手，拍了一声，将桌子角儿拍了下来。韦小宝吃了一惊，心道：“又干甚么了？”只听桑结厉声道：“韦大人，你今天这番话，我暂且信了你的。可是日后你如反复无常，食言而肥，这桌子角儿便是你的榜样。”

韦小宝笑道：“大哥说哪里话来，我兄弟三人一起干事，大家都有好处。兄弟假如欺骗了你们，你们在蒙古、西藏发兵跟皇帝过不去，皇帝一怒之下，定要砍了我脑袋。两位哥哥请想，兄弟敢不敢对你们不住？”桑结点点头，道：“那也说得是。”

当下三人便在厅上摆起红烛，向外跪拜，结拜兄弟，桑结居长，葛尔丹为次，韦小宝做了三弟。他向大哥、二哥拜过，又向阿琪磕头，满口“二嫂”，叫得好不亲热，心想：你做了我二嫂，以后见到我调戏我自己的老婆阿珂，总不好意思再来干涉了罢？

阿琪提起酒壶，斟了四杯酒，笑道：“今日你们哥儿三个结义，但愿此后有始有终，做出好大的事业来。小妹敬你们三位一杯。”桑结笑道：“这杯酒自然是要喝的。”说着拿起了酒杯。

韦小宝忙道：“大哥，且慢！这是残酒，不大干净。咱们叫人换过。”大声叫道：“来人哪！快取酒来。”微觉奇怪：

“丽春院里怎么搞的？这许久也不见有人来侍候。”又想：“是了。老鸨、龟奴见到打架，又杀死了官兵，都逃得干干净净了。”

正想到此处，却见走进一名龟奴，低垂着头，含含糊糊的道：“甚么事？”韦小宝心道：“丽春院里的龟奴，我哪一个不识得？这家伙是新来的，哪有对客人这般没规矩的？定是吓得傻了。”喝道：“快去取两壶酒来。”那龟奴道：“是了！”

转身走出。

韦小宝见到那龟奴的背影，心念一动：“咦！这人是谁？

白天在禅智寺外赏芍药，就见过他，怎么他到这里来做龟奴？

其中定有古怪。”凝神一想，不由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啊”的一声，跳了起来。

桑结、葛尔丹、阿琪三人齐问：“怎么？”韦小宝低声道：“这人是吴三桂手下高手武士假扮的，咱们刚才的说话，定然都教他听去啦。”桑结和葛尔丹吃了一惊，齐道：“那可留他不得。”韦小宝道：“二位哥哥且……且不忙动手。咱们假装不知，且看他一共来了多少人，有……有甚么鬼计。”他说这几句话时，声音也颤了。这龟奴倘若真是吴三桂的卫士所扮，他倒也不会这般惊惶，原来此人却是神龙教的陆高轩。

这人自神龙岛随着他同赴北京，相处日久，此时化装极为巧妙，面目已全然不识，但见到他的背影，却感眼熟。日间在禅智寺外仍未省起，此刻在丽春院中再度相见，便知其中必有蹊跷，仔细一想，这才恍然。单是陆高轩一人，倒也不惧，但他既在禅智寺外听到自己无意中漏出的口风，说要到丽春院来听曲，便即来此化装成为龟奴，那么多半胖头陀和瘦头陀也来了，说不定洪教主也亲自驾临，要再说得洪教主跟自己也拜上把子，发誓同年同月同日死，那可千难万难。

他越想越怕，额头上汗珠一颗颗的渗将出来。

只见陆高轩手托木盘，端了两壶酒进来，低下头，将酒壶放在桌上。韦小宝寻思：“他低下了头，生怕我瞧出破绽，哼，不知还来了甚么人？”说道：“你们院子里怎么只有你一个？快多叫些人进来侍候。”陆高轩“嗯”的一声，忙转身退出。

韦小宝低声道：“大哥、二哥、二嫂，待会你们瞧我眼色行事。我如眼睛翻白，抬头上望，你们立刻出手，将进来的人杀了。这些人武功高强，非同小可。”桑结等都点头答应，心中却想：“吴三桂手下的卫士，武功再高，也没甚么了不起，何必这样大惊小怪？”

过了一会，陆高轩带了四名妓女进来，分别坐在四人身畔。韦小宝一看，四名妓女都不相识，并不是丽春院中原来的姑娘。四妓相貌都极丑陋，有的吊眼，有的歪嘴，皮肤或黄或黑，或凹凸浮肿，或满脸疮疤。韦小宝笑道：“丽春院的姑娘，相貌可漂亮得紧哪。”只见那坐在桑结身边、满脸疮疤的姑娘向他眨了眨眼，随即又使个眼色。

韦小宝见她眼珠灵活，眼神甚美，心想：“这四人是神龙教的，故意扮成了这般模样，她却向我连使眼色，那是甚么意思？”端起原来那壶迷春酒，给四名妓女都斟了一杯，说道：“大家都喝一杯罢！”

妓院之中，原无客人向妓女斟酒之理，客人一伸手去拿酒壶，妓女早就抢过去斟了。但四名妓女只垂首而坐，韦小宝给她们斟酒，四人竟一句话不说。韦小宝心道：“这四个女人假扮婊子，功夫差极。”说道：“你们来服侍客人，怎么不懂规矩，自己不先喝一杯？”说着又斟了一杯，对陆高轩道：“你是新来的罢？连乌龟也不会做。你们不敬客人的酒，客人一生气，还肯花钱么？”

陆高轩和四女以为妓院中的规矩确是如此，都答应了一声：“是！”各人将酒喝了。

韦小宝笑道：“这才是了。院子里还有乌龟婊子没有？通统给我叫过来。偌大一家丽春院，怎么只你们五个人？只怕有点儿古怪。”那脸孔黄肿的妓女向陆高轩使个眼色。陆高轩转身而去，带了两名龟奴进来，沙哑着嗓子道：“婊子没有了，乌龟倒还有两只。”

韦小宝暗暗好笑，心道：“婊子、乌龟，那是别人在背后叫的，你自己做龟奴，怎能口称‘婊子、乌龟’？就算是嫖院的客人，也不会这样不客气。院子里只说‘姑娘、伴当’。我试你一试，立刻就露出了马脚。哼哼，洪教主神机妙算，可是做梦也想不到，我韦小宝就是在这丽春院中长大的。”

只见那两名龟奴都高大肥胖，一个是胖头陀假扮，一瞧就瞧出来了，另一个依稀是瘦头陀，可是怎么身材如此之高？

微一转念，已知他脚底踩了高墩，若非心中先已有数，可真万万瞧不出来。他又斟了两杯酒，说道：“客人叫你们乌龟喝酒，你们两只乌

龟快喝！”

胖头陀一声不响的举杯喝酒，瘦头陀脾气暴躁，忍耐不住，骂道：“你这小杂种才是乌龟！”陆高轩忙一扯他袖子，喝道：“快喝酒！你怎敢得罪客人？”瘦头陀这次假扮龟奴，曾受过教主的严诫，心中一惊，忙将酒喝了。

韦小宝问道：“都来齐了吗？没别的人了？”陆高轩道：“没有了！”

韦小宝道：“洪教主没扮乌龟么？”说了这句话，双眼一翻，抬头上望。

陆高轩等七人一听此言，都大吃一惊，四名妓女一齐站起。桑结早在运气戒备，双手齐出，登时点中了瘦头陀和陆高轩二人的腰间。

这两指点出，陆高轩应手而倒，瘦头陀却只哼了一声，跟着挥掌向桑结当头劈落。桑结吃了一惊，心想自己的“两指禅”功夫左右齐发，算得天下无双，自从十根手指中毒截去之后，手指短了一段，出手已不如先前灵活，但正因短了一段，若是点中在敌人身上，力道可又比昔日强了三分。此时明明点中这大胖子腰间穴道，何以此人竟会若无其事？难道他也如韦小宝一般，已练成了“金刚护体神功”？

其实这两人谁也没有“金刚护体神功”。韦小宝所以刀枪不入，只是穿了护身宝衣，而瘦头陀却是脚下踩了高止，凭空高了一尺。桑结以为他身材真是如此魁梧，伸指点他腰间，中指处却是他大腿外侧。瘦头陀只一阵剧痛，穴道并未封闭。

这时胖头陀已和葛尔丹斗在一起。满脸疮疤的妓女在和阿琪相斗，另外一名妓女却向韦小宝扑来。韦小宝笑道：“你发花癫么？这般恶形恶状干甚么？”眼见那妓女十指如钩，来势凶狠，心中一惊，一低头便钻到了桌子底下，伸手在那妓女的腿上一推。那妓女喝了迷春酒后，药力发作，头脑中本已迷迷糊糊，给他一推，站立不定，身子晃了几晃，一交坐倒，再也站不起来。跟着其余三名假妓女也都先后晕倒。

瘦头陀和桑结拆得几招，嫌足底高　不便，双脚运劲，拍拍两声，将高　踹断了。桑结骂道：“原来是个矮子。”瘦头陀怒道：“老子从前可比你高得多，我喜欢做矮子，跟你甚么相干？”桑结哈哈大笑，两人口中说话，手上丝毫不停。两个都是武功好手，数招之后，互相暗暗佩服。桑结心道：“吴三桂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武功了得的矮胖卫士。”瘦头陀心道：“你武功虽高，却给韦小宝这小鬼做走狗，也不是甚么好脚色。”

那边厢葛尔丹数招间就敌不过胖头陀了。只是胖头陀喝了一杯迷春酒，手脚不甚灵便，才一时没将他打倒。阿琪见跟自己相斗的妓女招式灵活，可是使不了几招，便即晕倒，暗暗奇怪，转头见葛尔丹不住倒退，忙向前相助。胖头陀眼前一黑，身子晃了几下，只感敌人在自己胸口拍了一掌，力道却不厉害。他闭着眼睛，两手一分，格开对方手臂，双手食指点到了敌人腋下。阿琪登时全身酸软，慢慢倒下，压在陆高轩背上，正自惊惶，只见胖头陀突然俯冲摔倒。

葛尔丹叫道：“阿琪，阿琪，你怎么了？”蓦地里胖头陀跃起身来，当胸一拳，将他打得摔出丈许，重重撞在墙上。胖瘦二头陀内力甚深，虽然喝了迷春药，但这不过是妓院中所调制的寻常迷药，并不如何厉害，两人虽感昏晕，还在勉力支撑。

这时瘦头陀双眼瞧出来白蒙蒙的一团，只见桑结一个人影模模糊糊的晃来晃去，他伸手去打，都给桑结轻易避过，自己左肩和右颊却接连重重的吃了两拳。桑结的拳力何等沉重，饶是瘦头陀皮粗肉厚，却也抵受不起，不禁连声吼叫，转身夺门而逃。陆高轩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上身穴道未解，胡里胡涂的跟着奔了出去。

葛尔丹给胖头陀打得撞上墙壁，背脊如欲断裂，正自心怯，却见敌人左手扶住了桌子，闭着眼睛，右掌在面前胸口不住摇晃，似是怕人袭击。葛尔丹瞧出便宜，跃将过去，猛力一脚，踢中他后臀。胖头陀大叫一声，左手反转，抓住了葛尔丹胸口，将他身子提了起来。桑结抢上相救。胖头陀睁开眼睛，抓着葛尔丹抢出甘露厅，飞身上墙。

桑结喝道：“放下人来！”追了出去，跟着上屋。但听两人呼喝之声渐渐远去。

韦小宝从桌底下钻出来，只见地下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大堆人。双儿和曾柔躺在厅角落里；四名假妓女晕倒在地：郑克爽本来伏在桌上，打斗中椅子给人推倒，已滚到了桌子底下；阿琪下身搁在一张翻倒的椅上，上身躺在地下。一干人个个毫不动弹，有的是被点中了穴道，有的是为迷春酒所迷，均如死了一般。

他最关心双儿，忙将她扶起，见她双目转动，呼吸如常，便感放心，只是他不会解穴，只好将双儿，曾柔、阿琪三人扶入椅中坐好。

心中又记挂母亲，奔到母亲房中，只见韦春芳倒在床边，韦小宝大惊，忙抢上扶起，见她身子软软的，呼吸和心跳却一如其常，料想是给神龙教的人点了穴道，丽春院中的婊子、乌龟，定然个个不免，穴道被点，过得几个时辰自会解开，倒也不必担心。

回到甘露厅中，侧耳倾听，没半点胖瘦二头陀或桑结、葛尔丹回转的声音，心想：“这满脸疮疤的假婊子向我大使眼色，似乎是叫我留心，这人良心倒好，不知是谁？”走过去俯身伸手，在那女子脸上抹了几抹，一层灰泥应手而落，露出一张娇嫩白腻的脸蛋。韦小宝一声欢呼，原来竟是小郡主沐剑屏。

他低下头来，在她脸上轻轻一吻，说道：“究竟你对我有良心，你定是给他们逼着来骗我的。”

突然心中一跳：“还有那三个假婊子是谁？方姑娘不知在不在内？这小婊子专门想法子害我，这次若不在内，倒奇怪得紧了。”想到了方怡，既感甜蜜，又感难过，眼见那脸蛋黄肿的女子身材苗条，看来多半是方怡，便伸手去抹她脸上化妆。

泥粉落下，露出一张姿媚娇艳的脸蛋，年纪比方怡大了五六岁，容貌却比她更美，原来是洪教主夫人。她酒醉之后，双颊艳如桃花，肌肤中犹似要渗出水来。韦小宝过去虽觉洪夫人美貌动人，却从来不敢以半分轻薄的眼色相觑，这时她烂醉如泥，却是机会来了，伸出右手，在她脸颊上捏了一把，见她双目紧闭，并无知觉，他一颗心怦怦乱跳，又在她另一边脸颊上捏了一把。

转身过来看另外两个女子，见两人都身材臃肿，决非方怡，其中一人曾恶狠狠的向自己扑击。韦小宝提起酒壶，在她脸上淋了些酒水，然后拉起她衣襟在脸上一抹，现出真容，赫然竟是假太后。韦小宝大喜，心道：“这场功劳当真大得很了。皇上和太后要我捉拿这老婊子报仇，千方百计的捉不到，哪知道她自己竟会到丽春院来做老婊子。可见我一直叫她老婊子，那是神机妙算，早有先见之明。”

再去抹掉第四个假婊子的化妆，露出容貌来却是方怡。韦小宝大吃一惊：“她为甚么腰身这样粗，难道跟人私通，怀了孩儿？天灵灵，地灵灵，老婊子真的做了老婊子，韦小乌龟真的做了小乌龟？”伸手到她内衣一摸，触手之处不是肌肤，拉出来却是个枕头。

韦小宝哈哈大笑，笑道：“你的良心，可比小郡主坏得太多。她唯恐我遭了你们毒手，不住向我使眼色。你却唯恐我瞧出来，连大肚婆娘也敢装。哈哈，你这小婊子在丽春院里大了肚皮，我给你打胎。早打胎，晚打胎，打下一个枕头来。”

走到厅外一瞧，只见数名亲兵死在地下，院中乌灯黑火，声息全无，心想：“胖瘦二头陀都喝了药酒，终究打不过我那两个结义哥哥，但如洪教主他们在外接应，结果就难说得很了。两位哥哥，倘若你们今天归位，小弟恕不同年同月同日死，对不住之至！”

回进厅来，但见洪夫人、方怡、沐剑屏、双儿、曾柔、阿琪六个美人儿有的昏迷不醒，有的难以动弹，各有各的美貌，各有各的娇媚，心中大动，心道：“里边床上还有一个美貌小姑娘，比这六个人还美得多。那是我已经拜过天地、却未洞房花烛的元配老婆。今晚你巴巴的来寻我，你老公要是不来睬你，未免太过无情无义，太对你不住了罢？”

正要迈步入内，只见曾柔的一双俏眼瞧向自己，脸上晕红，神色娇羞，心想：“从王屋山来到扬州，一路之上，你这小妞儿老是避我，要跟你多说一句话也不成。今晚可也不能跟你客气了。”将她抱起，搬入内房，放在阿珂之旁。

只见阿珂兀自沉睡，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口唇边微露笑意，她昏迷之中，多半兀自在大做好梦，正跟郑克爽亲热。

韦小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把你们这批老婊子、假婊子、好姑娘、坏女人，一古脑儿都搬了进来。这里是丽春院，女人来到妓院，还能有甚么好事？这是你们自己来的，醒转之后可不能怪我。”他从小就胸怀大志，要在扬州大开妓院，更要到丽春院来大摆花酒，叫全妓院妓女相陪，此刻情景虽与昔日雄图颇有不符，却也是非同小可的壮举。

当下将双儿、阿琪、洪夫人、方怡、沐剑屏一一抱了入内，最后连假太后也抱了进去，八个女子并列床上。忽然想到：“朋友妻，不可欺。二嫂，你是我嫂子，咱们英雄好汉，可得讲义气。”将阿琪又抱到厅上，放在椅中坐好，只见她目光中颇有嘉许之意。

韦小宝见她容颜娇好，喘气甚急，胸脯起伏不已，忽觉后悔：“我跟大喇嘛和蒙古王子拜把子，又不是情投意合，只不过是想个计策，骗得他们不来杀我。甚么大哥、二哥，都是随口瞎说的。这阿琪姑娘如此美貌，叫她二嫂，太过可惜，不如也做了我老婆罢。说书的说《三笑姻缘九美图》，唐伯虎有九个老婆。我就把阿琪算在其内，也不过是八美，还差了一美。呸，呸，呸！老婊子又老又凶，怎么也能算一美？”

与唐伯虎相比，少他一美，还可将就，连少两美，实在太也差劲，当下又抱起阿琪，走向室内。走了几步，忽想：

“关云长千里送皇嫂，可没将刘大嫂变成关二嫂。韦小宝七步送二嫂，总不能太不讲义气，少两美就少两美罢，还怕将来凑不齐？”于是立即转身，又将阿琪放在椅中。

阿琪不知他心中反复交战，见他将自己抱着走来走去，不知捣甚么鬼，只微感诧异。

韦小宝走进内室，说道：“方姑娘、小郡主、洪夫人，你们三个是自己到丽春院来做婊子的。双儿、曾姑娘，你们两个是自愿跟我到丽春院来的。这是甚么地方，你们来时虽不知道，不过小妞儿们既然来到这种地方，不陪我是不行的。阿珂，你是我老婆，到这里来嫖我妈妈，也就是嫖你的婆婆，你老公要嫖还你了。”伸手将假太后远远推在床角，抖开大被，将余下六个女子盖住，踢下鞋子，大叫一声，从被子底下钻了进去。

胡天胡地，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桌上蜡烛点到尽头，房中黑漆一团。

又过良久，韦小宝低声哼起“十八摸”小调：“一百零七摸，摸到姊姊妹妹七只手……一百零八摸，摸到姊姊妹妹八只脚……”正在七手八脚之际，忽听得一个娇柔的声音低声道：“不……不要……郑……郑公子……是你么？”正是阿珂的声音。她饮迷春酒最早，昏睡良久，药性渐退，慢慢醒转。

韦小宝大怒，心想：“你做梦也梦到郑公子，只道是他爬上了你床，好快活么？”压低了声音，说道：“是我。”

阿珂道：“不，不！你不要……”挣扎了几下。

忽听得郑克爽在厅中叫道：“阿珂，阿珂，你在哪里？”喀喇声，呛啷啷一片响亮，撞翻了一张椅子，桌上杯碟掉到地下。阿珂听到他在厅上，那么抱住自己的自然不是他了，一惊之下，又清醒了几分，颤声道：“你……你是谁？怎么……我……我……”韦小宝笑道：“是你的亲老公，你也听不出？”

阿珂这一惊非同小可，使力挣扎，想脱出他怀抱，却全身酸软无力，惊叫：“郑公子，郑公子！”

郑克爽跌跌撞撞的冲进房来，房中没半点光亮，砰的一声，额头在门框上一撞，叫道：“阿珂，你在哪里？”阿珂道：“我在这里！放开手！小鬼，你干……干甚么？” 郑克爽道：“甚么？”他不知阿珂最后这两句话是对韦小宝说的。

韦小宝意气风发，如何肯放？阿珂央求道：“好师弟，求求你，快放开我。”韦小宝道：“我说过不放，就是不放！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马难追。”

郑克爽又惊又怒，喝道：“韦小宝，你在哪里？”韦小宝得意洋洋的道：“我在床上，抱着我老婆。我在洞房花烛，你来干甚么？要闹新房么？”郑克爽大怒，骂道：“闹你妈的新房！”韦小宝笑道：“你要闹我妈的新房，今天可不成，因为她没客人，除非你自己去做新郎。”

郑克爽怒道：“胡说八道。”循声扑向床上，来揪韦小宝，黑暗中抓到一人的手臂，问道：“阿珂，是你的手么？”阿珂道：“不是。”

郑克爽只道这手臂既然不是阿珂的，那么定然是韦小宝的，当下狠狠用力一扯，不料所扯的却是假太后毛东珠。她饮了迷春酒后昏昏沉沉，但觉得有人扯她手臂，左手反过去拍一掌，正好击在郑克塽顶门。她功力已去了十之八九，这一掌无甚力道。郑克爽却大吃一惊，一交坐倒，脑袋在床脚上一撞，又晕了过去。阿珂惊呼：“郑公子，你怎么了？”却不听见答应。韦小宝道：“他来闹新房，钻到床底下去了。”阿珂哭道：“不是的。快放开我！”韦小宝道：“别动，别动！”阿珂手肘一挺，撞在他喉头。韦小宝吃痛，向后一仰。阿珂脱却束缚，忙要下床，身子一转，压在毛东珠胸口。毛东珠吃痛，一声大叫，伸手牢牢抱住了她。阿珂在黑暗之中也不知抱住自己的是谁，极度惊恐之下，更是没丝毫力道，忽觉右足又给人压住了，只吓得全身冷汗直冒：“床上有这许多男人！”

韦小宝在黑暗中找不到阿珂，说道：“阿珂，快出声，你在哪里？”阿珂心道：“你就杀了我头，我也不作声。”韦小宝道：“好，你不说，我一呀摸，二呀摸，一个个的摸将过来，总要摸到你为止。”忽然唱起小调来：“一呀摸，二呀摸，摸到一个美人儿。美人脸蛋像瓜子，莫非你是老婊子？”口唱小调，双手乱摸。

忽听得院子外人声喧哗，有人传呼号令，大队兵马将几家妓院一起围住了，跟着脚步声响，有人走进丽春院来。韦小宝知道来人若不是自己部下，便是扬州的官员，心中一喜，正要从被窝里钻出来，不料来人走动好快，火光亮处，已到了甘露厅中，只听得玄贞道人叫道：“韦大人，你在那里吗？”

语音甚是焦急。韦小宝脱口答道：“我在这里！”

天地会群雄发觉不见了韦小宝，生怕他遇险，出来找寻，知他是带了亲兵向鸣玉坊这一带而来，一查便查到丽春院中有人打架。进得院子，见几名亲兵死在地下，众人大吃一惊，直听到他亲口答应，这才放心。

韦小宝耳听得众人大声招呼，都向这边涌来，忙站起来放下帐子，至于两只脚踏在谁的身上，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帐子刚放下，玄贞等已来到房间，各人手持火把，一眼见到郑克爽晕倒在床前，都感诧异。又有人叫：“韦大人，韦大人！”韦小宝叫道：“我在这里，你们不可揭开帐子。”

众人听到他声音，都欢呼起来。各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上都含笑容，均想：“大家担足了心事，你却在这里风流快活。”

韦小宝借着火光，穿好衣衫，找到帽子戴上，从床上爬了下来，穿上鞋子，说道：“我用计擒住了好几名钦犯，都在床上，大伙儿这场功劳不小。”

众人大为奇怪，素知他行事神出鬼没，其时也不便多问。

韦小宝吩咐将郑克爽绑起，用轿子将阿琪送去行辕，随即将帐子角牢牢塞入被底，传进十余名亲兵，下令将大床抬回钦差行辕。亲兵队长道：“回大人：门口太小，抬不出去。”

韦小宝骂道：“笨东西，不会拆了墙壁吗？”那队长立时领悟，连声称是，吆喝传令。众亲兵一齐动手，将丽春院墙壁拆开了三堵。十余人拿了六七条轿杠，横在大床之底，将大床平平稳稳的抬了出去。

其时天已大明，大床在扬州大街上招摇过市。众亲兵提了“肃静”、“回避”的硬牌，鸣锣喝道，前呼后拥。扬州百姓见了，无不啧啧称奇。

大床来到何园，门口仍是太小。这时亲兵队长学乖了，不等钦差大人吩咐，立时下令拆墙，将大床抬入花厅，放在厅心。韦小宝传下将令，床中擒有钦犯，非同小可，命数十名将领督率兵卒，弓上弦，刀出鞘，在花厅四周团团围住，又命徐天川等人到屋外把守，以防瘦头陀等前来劫夺。

花厅四周守御之人虽众，厅中却只有一张大床，剩下他孤身一人。韦小宝心想：“刚才在丽春院中，如此良机，七个美女却似乎抱不到一半，而且黑暗之中，也不知抱过了谁，还有谁没抱。咱们从头来过，还是打从一呀摸开始。”口中低哼：

“一呀摸，二呀摸，摸到妹妹……”拉开帐子，扑上床去。

突觉辫子一紧，喉头一痛，被人拉住辫子，提了起来，那人左手扠在他颈中，正是洪夫人。隔了这些时候，迷春药酒力早过，洪夫人、毛东珠、方怡、沐剑屏四女都已醒转。双儿和曾柔身上被封的穴道也已渐渐解开。只是大床在扬州街上抬过，床周兵多将广，床中七女谁也不敢动弹，不敢出声。

此刻韦小宝又想享温柔艳福，一上床就被洪夫人抓住。

洪夫人脸色似笑非笑，低声喝道："小鬼，你好大胆，连我也敢戏耍！"韦小宝吓得魂飞天外，陪笑道："夫人，我……我不是戏耍，这个……那个……"洪夫人道："你唱的是甚么小调？"韦小宝笑道："这是妓院里胡乱听来的，当不得真。"

洪夫人低声道："你要死还是要活？"韦小宝笑道："属下白龙使，恭祝夫人和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夫人号令，属下遵奉不误。"

洪夫人见他说这几句话时嬉皮笑脸，殊少恭谨之意，啐了一口，说道："你先撤了厅周的兵将。"韦小宝道："好，那还不容易？你放开手，我去发号施令。"洪夫人道："你在这里传令好了。"韦小宝无奈，只得大声叫道："厅外当差的总督、巡抚、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们大家听着，所有的兵将通统退开，不许在这里停留。"

洪夫人一扯他辫子，喝道："甚么兵部尚书、户部尚书，胡说八道。"说着又是用力一扯。韦小宝大叫："哎唷，痛死啦！"

外面统兵官听得他说甚么总督、尚书，已然大为起疑，待听他大声呼痛，登时便有数十人手执刀枪，奔进厅来，齐问：

"钦差大人，有甚么事？"韦小宝叫道："没……没甚么！哎唷，我的妈啊！"众将官面面相觑，手足无措。

洪夫人心下气恼，提起手来，拍的一声，重重打了韦小宝一个耳光。韦小宝又叫："我的妈啊，别打儿子！"洪夫人虽不知他叫人为娘，就是骂人婊子，但见他如此惫懒，提掌又待再打，突然肩后"天宗"和"神堂"两穴上一阵酸麻，右臂软软垂下。

洪夫人一惊，回头看是谁点了她穴道，见背后跟自己挨得最近的是方怡，冷笑道："方姑娘，你武功不错哪！"左手疾向方怡眼中点去。方怡叫道："不是我！"侧头让开。洪夫人待要再攻，忽然身后两只手伸过来抱住了她左臂，正是沐剑屏。她叫道："夫人，不是我师姊点你的！"她见到点洪夫人穴道的乃是双儿。

毛东珠提起手来，打了沐剑屏一掌，幸好她已无内力，沐剑屏并未受伤。毛东珠第二掌又即打来，方怡伸手格开。

阿珂见四个女子打成一团，翻身便要下床，右脚刚从被中伸出，"啊"的一声，立即缩回。韦小宝拉住她左脚，说道："别走！"阿珂用力一挣，叫道："放开我！"韦小宝笑道："你倒猜猜看，我肯不肯放？"阿珂急了，转身便是一拳。韦小宝一让，砰的一声，打中在曾柔左颊。曾柔叫道："你怎么打我？"

阿珂道："对……对不起……哎唷！"却是给方怡一掌打中了。

霎时之间，床上乱成一团，七个女子乱打乱扭。

韦小宝大喜，心道："这叫做天下大乱，群雄……不，群雌混战！"正要混水摸鱼，突然间喀喇喇一声响，大床倒塌下来。八人你压住我手，我压住你腿。七个女子齐声尖叫。

众将官见到这等情景，无不目瞪口呆。

韦小宝哈哈大笑，想从人堆中爬出来，只是一条左腿不知给谁扭住了，叫："大家放开手！众将官，把我大小老婆们一齐抓了起来！"众将官站成一个圈子，却不敢动手。

韦小宝指着毛东珠道："这老婊子乃是钦犯，千万不可让她逃走了。"众将官都感奇怪："怎么这些女子都是你的大小老婆，其中一个是钦犯，两个却又扮作了亲兵？"当下有人以刀枪指住毛东珠，另外有人拉她起来，喀喀两声，给她戴上了手铐。

韦小宝指着洪夫人道："这位夫人，是我的上司，不过咱们也给她戴上副手铐罢。"众将更奇，也给洪夫人上了手铐。

洪夫人空有一身武艺，却给双儿点了两处穴道，半身酸麻，难以反抗。

这时双儿和曾柔才从人堆里爬了出来，想起昨晚的经历，又是脸红，又是好笑。

韦小宝指着方怡道："她是我大小老婆！"指着沐剑屏道："她是小小老婆，大小老婆要上了手铐，小小老婆不必。"众将给方怡上了手铐。钦差大人的奇言怪语，层出不穷，众将听得多了，这时也已不以为异了。

这时坐在地下的只剩下了阿珂一人，只见她头发散乱，衣衫不整，穿的是男子打扮，却是明艳绝伦，双手紧紧抓住长袍的下摆，遮住裸露的双腿，低下了头，双颊晕红。

众兵将均想："钦差大人这几个大小老婆，以这个老婆最美。"只听韦小宝道："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元配夫人，待我扶她起来。"走上两步，说道："娘子请起！"伸手去扶。

忽听得拍的一响，声音清脆，钦差大人脸上已重重吃了一记耳光。阿珂垂头哭道："你就是会欺侮我，你杀了我好啦。我……我……我死也不嫁给你。"

众将官面面相觑，无不愕然。钦差大人当众被殴，众将官保护不力，人人有亏职守。只是殴辱钦差的乃是他的元配夫人，上前阻止固是不行，吆喝几声似乎也不合体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韦小宝抚着被打的半边面颊，笑道："我怎舍得杀你？娘子不用生气，下官立时杀了郑公子便是。"大声问道："丽春院里抓来的那男子在哪里？"一名佐领道："回都统：这小子上了足镣手铐，好好的看守着。"韦小宝道："很好。他如想逃走，先斩了他左腿，然后再斩他右腿……"阿珂吓得急叫：

"别……别……斩他脚……他……他不会逃走的。"韦小宝道："你如逃走，我就斩郑公子的双手。"向方怡、沐剑屏等扫了一眼，道："我这些大小老婆、小小老婆倘若逃走了，就割郑公子的耳朵鼻子。"

阿珂急道："你……你……这些女人，跟郑公子有甚么相干？为甚么要怪在他头上？"韦小宝道："自然相干。我这些女人个个花容月貌，郑公子是色鬼，一见之下，定然会不怀好意。"阿珂心想："那还是拉不上干系啊。"但这人不讲道理，甚么也说不明白，一急之下，又哭了出来。

韦小宝道："戴手铐的女人都押了下去，好好的看守，再上了脚镣。吩咐厨房，摆上酒筵，不戴手铐的好姑娘们，在这里陪我喝酒。"众亲兵轰然答应。

阿珂哭道："我……我不陪你喝酒，你给我戴上手铐好啦。"

曾柔一言不发，低头出去。韦小宝道："咦，你到哪里去？"

曾柔转头说道："你……你好不要脸！我再也不要见你！"韦小宝一怔，问道："为甚么？"曾柔道："你……你还问为甚么？

人家不肯嫁你，你强逼人家，你做了大官，就可以这样欺侮百姓吗？我先前还当你是个……是个英雄，哪知道……"韦小宝道："哪知道怎样？"曾柔忽然哭了出来，掩面道："我不知道？你……你是坏人，不是好人。"说着便向厅外走去。

两名军官挺刀拦住，喝道："你侮慢钦差，不许走，听候钦差大人发落。"

韦小宝给曾柔这番斥责，本来满腔高兴，登时化为乌有，觉得她的话倒也颇有道理，自己做了鞑子大官，仗势欺人，倒如是说书先生口中的奸臣恶霸一般，心想："英雄做不成，那也罢了。做奸臣总不成话。"长长叹了口气，说道："曾姑娘，你回来，我有话说。"

曾柔回过头来，昂然道："我得罪了你，你杀我的头好了。"

双儿跟她交好，忙劝道："曾姊姊，你别生气，相公不会杀你的。"

韦小宝黯然道："你说得对，我如强要她们做我老婆，那是大花脸奸臣强抢民女，好比《三笑姻缘》中的王老虎抢亲。"

手指阿珂，对带领亲兵的佐领道："你带这位姑娘出去。再把那姓郑的男子放了，让他们做夫妻去罢。"说这几句话时，委实心痛万分。又指着方怡道："开了手铐，也放她去罢，让她去找她的亲亲刘师哥去。唉，我的元配夫人轧姘头，我的大小老婆也轧姘头。他妈的，我是甚

么钦差大人、都统大人？我是双料乌龟大人。”

那佐领见他大发脾气，吓得低下了头，不敢作声。韦小宝道：“快快带这两个女人出去。”那佐领应了，带了阿珂和方怡出去。韦小宝瞧着二女的背影，心中实是恋恋不舍。只见方怡和阿珂头也不回的出去，既无一句话道谢，也无一个感激的眼色。

曾柔走上两步，低声道：“你是好人！你……你罚我好了。”

温柔的神色中大有歉意。

韦小宝登时精神为之一振，当即眉花眼笑，说道：“对，对！我确要罚你。双儿、小郡主、曾姑娘，你们三个是好姑娘，来，咱们到里边说话。”

他正想带了三女到内堂亲热一番，厅口走进一名军官，说道：“启禀都统大人：外面有一个人，说是奉了洪教主之命，求见大人。”韦小宝吓了一跳，忙道：“甚么红教主、绿教主，不见，不见，快快轰了出去。”那军官躬身道：“是！”退了一步，又道：“那人说，他们手里有两个男人，要跟都统大人换两个女人。”

韦小宝道：“换两个女人？”眼光在洪夫人和毛东珠脸上扫过，摇头道：“他倒开胃！这样好的货色，我怎么肯换？”那军官道：“是。卑职去把他轰走。”韦小宝问道：“他用甚么男人来换？他妈的，男人有甚么好？男人来换女人，倒亏他想得出。”那军官道：“那人胡说八道，说甚么一个是喇嘛，一个是王子，都是都统大人的把兄弟。”

韦小宝“啊”的一声，心想：“原来桑结喇嘛和葛尔丹王子给洪教主拿住了。”说道：“又是喇嘛，又是王子，我要来干甚么？你去跟那家伙说，这两个女人，就是用两百万个男人来换，我也不换。”那军官连声称是，便要退出。

韦小宝向曾柔望了一眼，心想：“她先前说我是坏人，不是好人。我把自己老婆放了，让她们去轧姘头，她才算我是好人。哼！要做好人，本钱着实不小。桑结和葛尔丹二人，总算是跟我拜了把子的，我不掉他们回来，定要给洪教主杀了。

我扣着洪夫人有甚么用？她虽然美貌之极，又不会肯跟我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他妈的重色轻友，不是英雄好汉！”喝道：“且慢！”那军官应了声：“是！”躬身听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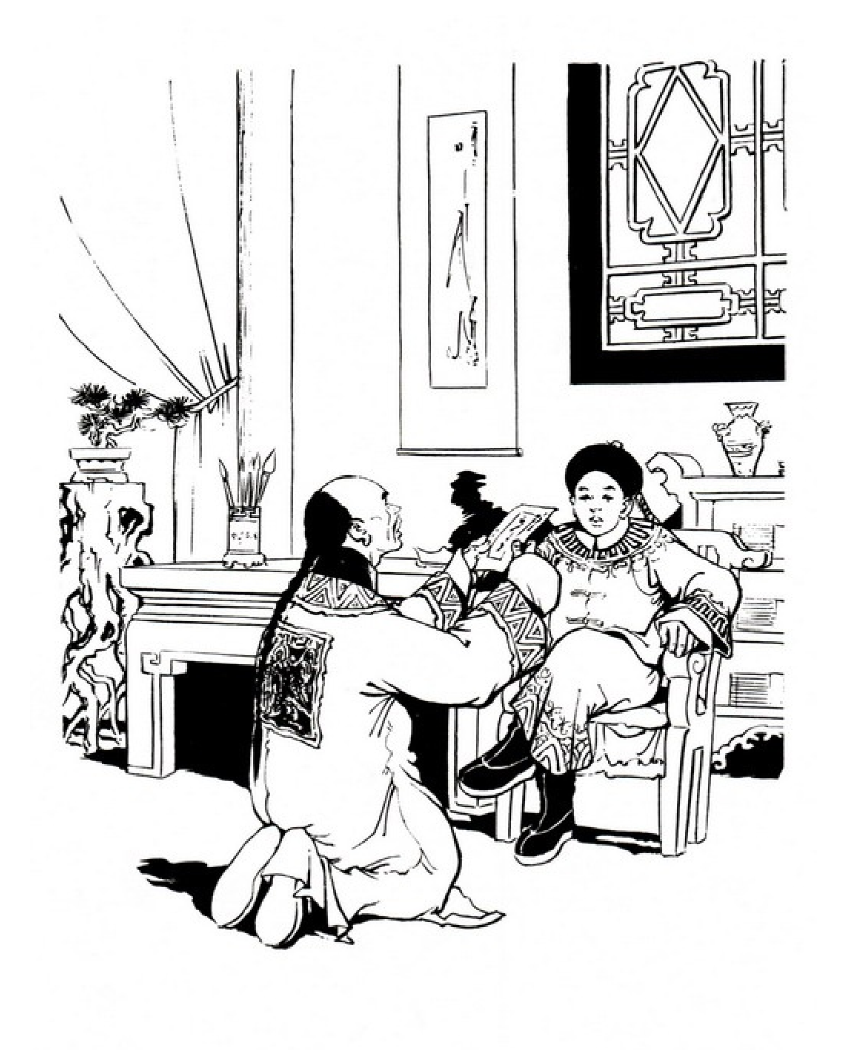
韦小宝道：“你去对他说，叫洪教主把那两人放回来，我就送还洪夫人给他。这位夫人花容月貌，赛过了西施、杨贵妃，是世上的无价之宝，本来杀了我头也是不肯放的，掉他两个男人，他是大大便宜了。另外这女人虽然差劲，却是不能放的。”那军官答应了出去。

洪夫人一直扳起了脸，到这时才有笑容，说道：“钦差大人好会夸奖人哪。”韦小宝说道：“夫人，你美得不得了，又何必客气？咱们好人做到底，蚀本也蚀到底。先送货，后收钱。来人哪，快把我上司的手铐开了。”接过钥匙，亲自打开洪夫人手铐，陪着她出去。

来到大厅，只见那军官正在跟陆高轩说话。韦小宝道：“陆先生，你这就好好伺候夫人回去。夫人，属下恭送你老人家得胜回朝，祝你与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洪夫人格格娇笑，说道：“祝钦差大人升官发财，寿比南山，娇妻美妾，公侯万代。”

韦小宝叹了口气，摇头道：“升官发财容易，娇妻美妾，那就难了。”大声吩咐：“奏乐，送客，备轿。”鼓乐声中，亲自送到大门口，瞧着洪夫人上了轿子。



第四十回　待兔只疑株可守 求鱼方悔木难缘

洪夫人所乘轿子刚抬走，韦小宝正要转身入内，门口来了一顶大轿，扬州府知府来拜。韦小宝眼见到手的美人一个个离去，心情奇劣，没好气的问道：“你来干甚么？”

知府吴之荣请安行礼，说道：“卑职有机密军情禀告大人。”韦小宝听到“机密军情”四字，这才让他入内，心道：“倘若不是机密大事，我打你的屁股。”

来到内书房，韦小宝自行坐下，也不让座，便问：“甚么机密军情？”吴之荣道：“请大人屏退左右。”韦小宝挥手命亲兵出去。吴之荣走到他身前，低声道：“钦差大人，这件事非同小可，大人奏了上去，是件了不起的大功。卑职也叨光大人的福荫。因此卑职心想，还是别先禀告抚台、藩台两位大人为是。”韦小宝皱眉道：“甚么大事，这样要紧？”

吴之荣道：“回大人：皇上福气大，大人福气大，才教卑职打听到了这个大消息。”韦小宝哼了一声，道：“你吴大人福气也大。”吴之荣道：“不敢，不敢。卑职受皇上恩典，钦差大人的提拔，日日夜夜只在想如何报答大恩。昨日在禅智寺外陪着大人赏过芍药之后，想到大人的谈论风采，心中佩服仰慕得了不得，只盼能天天跟着大人当差，时时刻刻得到大人的指教。”韦小宝道：“那很好啊。你这知府也不用做了。

我瞧你聪明伶俐，不如……不如……嗯……”吴之荣大喜，忙请个安，道：“谢大人栽培。”

韦小宝微笑道：“不如来给我做看门的门房，要不然就给我抬轿子。我天天出门，你就可见到我了，哈哈，哈哈！”吴之荣大怒，脸色微变，随即陪笑道：“那好极了。给大人做门房，自然是胜于在扬州做知府。卑职平时派了不少闲人，到处打探消息，倘若有人心怀叛逆，诽谤皇上，诬蔑大臣，卑职立刻就知道了。这等妖言惑众、扰乱听闻的大罪，卑职向来是严加惩处的。”韦小宝“唔”了一声，心想这人话风一转，轻轻就把门房、轿伕的事一句带过，深通做官之道，很了不起。

吴之荣又道：“倘若是贩夫走卒，市井小人，胡言乱语几句也无大害，最须提防的是读书人。这种人做诗写文章，往往拿些古时候的事来讥刺朝政，平常人看了，往往想不到他们借古讽今的恶毒用意。”韦小宝道：“别人看了不懂，就没甚么害处啊。”

吴之荣道：“是，是。虽然如此，终究其心可诛，这等大逆不道的诗文，是万万不能让其流毒天下的。”从袖中取出一个手抄本，双手呈上，说道：“大人请看，这是卑职昨天得到的一部诗集。”倘若他袖中取出来的是一叠银票，韦小宝立刻会改颜相向，见到是一本册子，已颇为失望，待听得是诗集，登时便长长打了个呵欠，也不伸手去接，抬起了头，毫不理睬。

吴之荣颇为尴尬，双手捧着诗集，慢慢缩回，说道：“昨天酒席之间，有个女子唱了首新诗，是描写扬州乡下女子的，大人听了很不乐意。卑职便去调了这人的诗集来查察，发觉其中果然有不少大逆犯忌的句子。”韦小宝懒洋洋的道：“是吗？”吴之荣翻开册子，指着一首诗道：“大人请看，这首诗题目叫做《洪武铜炮歌》。这查慎行所写的，是前朝朱元璋用过的一尊铜炮。”韦小宝一听，倒有了些兴致，问道：“朱元璋也开过大炮吗？”

吴之荣道：“是，是。眼下我大清圣天子在位，这姓查的却去做诗歌颂朱元璋的铜炮，不是教大家怀念前朝吗？这诗夸大朱元璋的威风，已是不该，最后四句说道：‘我来见汝荆棘中，并与江山作凭吊。金狄摩挲总泪流，有情争忍长登眺？’这人心怀异志，那是再也明白不过了。我大清奉天承运，驱除朱明，众百姓欢欣鼓舞还来不及，这人却为何见了朱元璋的一尊大炮，就要凭吊江山？要流眼泪？”（按：查慎行早期诗作，颇有怀念前明者，后来为康熙文学侍从之臣，诗风有变。）

韦小宝道："这铜炮在哪里？我倒想去瞧瞧。还能放么？

皇上是最喜欢大炮的。"吴之荣道："据诗中说，这铜炮是在荆州。"韦小宝脸一板，说道："既不在扬州，你来罗唆甚么？

你做的是扬州知府，又不是荆州知府，几时等你做了荆州知县，再去查考这铜炮罢。"吴之荣大吃一惊，心想去做荆州知县，那是降级贬官了，此事不可再提。当即将诗集收入袖中，另行取出两部书来，说道："钦差大人，这查慎行的诗只略有不妥之处，大人恩典，不加查究。这两部书，却万万不能置之不理了。"韦小宝皱眉道："那又是甚么家伙了？"

吴之荣道："一部是查伊璜所作的《国寿录》，其中文字全都是赞扬反清叛逆的。一部是顾炎武的诗集，更是无君无上、无法无天之至。"

韦小宝暗吃一惊："顾炎武先生和我师父都是杀乌龟同盟的总军师。他的书怎会落在这官儿手中？不知其中有没提到我们天地会？"问道："书里写了甚么？你详细说来。"

吴之荣见韦小宝突感关注，登时精神大振，翻开《国寿录》来，说道："回大人：这部书把反清的叛逆都说成是忠臣义士。这篇《兵部主事赠监察御史查子传》，写的是他堂兄弟查美继抗拒我大清的逆事，说他如何勾结叛徒，和王师为敌。"

右手食指指着文字，读道："'会四月十七日，清兵攻袁花集，退经通袁。美继监凌、扬、周、王诸义师，船五百号，众五千余人，皆白裹其头，午余竞发，追及之，斩前百余级，称大捷，敌畏，登岸走。'大人你瞧，他把叛徒称为'义师'，却称我大清王师为'敌'，岂非该死之至吗？"

韦小宝问道："顾炎武的书里又写甚么了？"吴之荣放下《国寿录》，拿起顾炎武的诗集，摇头道："这人作的诗，没一首不是谋反叛逆的言语。这一首题目就叫做《羌胡》，那明明是诽谤我大清。"他手指诗句，读了下去：

"我国金瓯本无缺，乱之初生自夷孽。征兵以建州，加饷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忧，妖民一唱山东愁，以至神州半流贼，谁其嚆矢由夷酋。四入郊圻躏齐鲁，破邑屠城不可数。刳腹绝肠，折颈折颐，以泽量尸。幸而得囚，去乃为夷，夷口呀呀，凿齿锯牙。建蚩旗，乘莽车。视千城之流血，拥艳女兮如花。呜呼，夷德之残如此，而谓天欲与之国家……"

韦小宝摇手道："不用念了，咦咦呀呀，不知说些甚么东西。"吴之荣道："回大人：这首诗，说咱们满洲人是蛮夷，说明朝为了跟建州的满洲人打仗，这才征兵加饷，弄得天下大乱。又说咱们满洲人屠城杀人，剖肚子，斩肠子，强抢美女。"

韦小宝道："原来如此。强抢美女，那好得很啊。清兵打破扬州，不是杀了很多百姓吗？若不是为了这件事，皇上怎会豁免扬州三年钱粮？嗯，这个顾炎武，做的诗倒也老实。"

吴之荣大吃一惊，暗想："你小小年纪，太也不知轻重。

这些话幸好是你说的，倘若出于旁人之口，我奏告了上去，你头上这顶纱帽还戴得牢么？"但他知韦小宝深得皇帝宠幸，怎有胆子去跟钦差大人作对？连说了几个"是"字，陪笑道："大人果然高见，卑职茅塞顿开。这一首《井中心史歌》，还得请大人指点。这首诗头上有一篇长序，真是狂悖之至。"捧起册子，摇头晃脑的读了起来：

"崇祯十一年冬，苏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铁函经》，锢之再重。（大人，那是说井里找到了一只铁盒子。韦小宝道："铁盒子？里面有金银宝贝吗？"）

中有书一卷，名曰《心史》，称'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思肖，号所南，宋之遗民，有闻于志乘者。其藏书之日为德祐九年。宋已亡矣，而犹日夜望陈丞相、张少保统海外之兵，以复大宋三百年之土宇（大人，文章中说的是宋朝，其实是影射大清，顾炎武盼望台湾郑逆统率海外叛兵，来恢复明朝的土宇。）而驱胡元于漠北，至于痛哭流涕，而祷之天地，盟之大神，谓气化转移，必有一日变夷为夏者。（大人，他骂我们满清人是鞑子，要驱逐我们出去。韦小宝道："你是满洲人么？"

这个……这个……卑职做大清皇上的奴才，做满洲大人的属下，那是一心一意为满洲打算的了。）

"于是郡中之人见者无不稽首惊诧，而巡抚都院张公国维刻之以传，又为所南立祠堂，藏其函祠中。未几而遭国难，一如德祐末年之事。呜呼，悲矣！（大人，大清兵进关，吊民伐罪，这顾炎武却说是国难，又说呜呼悲矣，这人的用心，还堪问吗？）

"其书传至北方者少，而变故之后，又多讳而不出，不见此书者三十余年，而今复睹之于富平朱氏。昔此书初出，太仓守钱君肃赋诗二章，昆山归生庄和之八章。及浙东之陷，张公走归东阳。赴池中死。钱君遁之海外，卒于琅琦山。归生更名祚明，为人尤慷慨激烈，亦终穷饿以没。（大人，这三个反逆，都是不臣服我大清的乱民，幸亏死得早，否则一个个都非满门抄斩不可。）

"独余不才，浮沉于世，悲年远之日往，值禁网之愈密，（大人，他说朝廷查禁逆乱文字，越来越厉害，可是这家伙偏偏胆上生毛，竟然不怕）而见贤思齐，独立不惧，将发挥其事，以示为人臣处变之则焉，故作此歌。"

韦小宝听得呵欠连连，只是要知道顾炎武的书中写些甚么，耐着性子听了下去，终于听他读完了一段长序，问道："完了吗？"吴之荣道："下面是诗了。"韦小宝道："若是没甚么要紧的，就不用读了。"吴之荣道："要紧得很，要紧得很。"

读道："有宋遗臣郑思肖，痛哭胡元移九庙，独力难将汉鼎扶，孤忠欲向湘累吊。著书一卷称《心史》，万古此心心此理。千寻幽井置铁函，百拜丹心今未死，胡虏从来无百年，得逢圣祖再开天……（大人，这句'胡虏从来无百年'，真是大大该死。他咒诅我大清享国不会过一百年，说汉人会出一个甚么圣祖，再来开天。甚么开天？那就是推翻我大清了！）"

韦小宝道："我听皇上说过，大清只要善待百姓，那就坐稳了江山，否则空口说甚么千年万年，也是枉然。有一个外国人叫作汤若望，他做钦天监监正，你知道么？"吴之荣道："是，卑职听见过。"韦小宝道："这人做了一部历书，推算了二百年。有人告他一状，说大清天下万万年，为甚么只算二百年。当时鳌拜当国，胡涂得紧，居然要杀他的头。幸亏皇上圣明，将鳌拜痛骂了一顿，又将告状的人砍了脑袋，满门抄斩。皇上最不喜欢人家冤枉好人，拿甚么大清一百年天下、二百年天下的鬼话来害人。皇上说，真正的好官，一定爱惜百姓，好好给朝廷当差办事。至于诬告旁人，老是在诗啊文章啊里面挑岔子，这叫做鸡蛋里寻骨头，那就是大花脸奸臣，吩咐我见到这种家伙，立刻绑起来砍他妈的。"

韦小宝一意回护顾炎武，生怕吴之荣在自己这里告不通，又去向别的官儿出首，闹出事来，越说越是声色俱厉，要吓得吴之荣从此不敢再提此事。他可不知吴之荣所以做到知府，全是为了举告浙江湖州庄廷鑨所修的《明史》中使用明朝正朔，又有对清朝不敬的词句。挑起文字狱以干求功名富贵，原是此人的拿手好戏。

这次吴之荣找到顾炎武、查伊璜等人诗文中的把柄，喜不自胜，以为天赐福禄，又可连升三级，那知钦差大人竟会说出这番话来。他霎时之间，全身冷汗直淋，心想："我那桩《明史》案子，是鳌拜大人亲手经办的。鳌拜大人给皇上革职重处，看来皇上的性子确是和鳌拜大人完全不同，这一次可真糟糕之极了。"康熙如何擒拿鳌拜，说来不大光彩，众大臣揣摩上意，官场中极少有人谈及，吴之荣官卑职小，又在外地州县居官，不知他生平唯一的知音鳌拜大人，便是死于眼前这位韦大人之手，否则的话，更加要魂飞魄散了。

韦小宝见他面如土色，簌簌发抖，心中暗喜，问道："读完了吗？"吴之荣道："这首诗，还……还……还有一半。"韦小宝道："下面怎么说？"吴之荣战战兢兢的读道："黄河已清人不待，沉沉水府留光彩。忽见奇书出世间，又惊胡骑满江山。天知世道将反复，故出此书示臣鹄。三十余年再见之，同心同调复同时。陆公已向厓门死，信国捐躯赴燕市。昔日吟诗吊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呜呼，蒲黄之辈何其多！所南见此当如何？"

他读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敢插言解说了，好容易读完，书页上已滴满了汗水。

韦小宝笑道："这诗也没有甚么，讲的是甚么山鬼，甚么黄脸婆，倒也有趣。"吴之荣道："回大人：诗中的'蒲黄'两字，是指宋朝投降元朝做大官的蒲寿庚和黄万石，那是讥刺汉人做大清官吏的。"韦小宝脸一沉，厉声道："我说黄脸婆，就是黄脸婆。你老婆的脸很黄么？为甚么有人做诗取笑黄脸婆，要你看不过？"

吴之荣退了一步，双手发抖，拍的一声，诗集落地，说道：“是，是。卑职该死。”

韦小宝乘机发作，喝道：“好大的胆子！我恭诵皇上圣谕，开导于你。你小小的官儿，竟敢对我摔东西，发脾气！你瞧不起皇上圣谕，那不是造反么？”

咕咚一声，吴之荣双膝跪地，连连磕头，说道：“大……大人饶命，饶……饶了小人的胡涂。”韦小宝冷笑道：“你向我摔东西，发脾气，那也罢了，最多不过是个侮慢钦差的罪名，重则杀头，轻则充军，那倒是小事……”吴之荣一听比充军杀头还有更厉害的，越加磕头如捣蒜，说道：“大人宽宏大量，小……小……小的知罪了。”韦小宝喝道：“你瞧不起皇上的圣谕，那还了得？你家中老婆、小姨、儿子、女儿、丈母、姑母、丫头、姘头，一古脑儿都拉出去砍了。”吴之荣全身筛糠般发抖，牙齿相击，格格作声，再也说不出话来。

韦小宝见吓得他够了，喝问：“那顾炎武在甚么地方？”吴之荣颤声道：“回……回大人……他……他……他是在……”

牙齿咬破了舌头，话也说不清楚了，过了好一会，才战战兢兢的道：“卑职大胆，将顾炎武和那姓查的，还……还有一个姓吕的，都……都扣押在府衙门里。”韦小宝道：“你拷问过没有？他们说了些甚么？”

吴荣之道：“卑职只是随便问几句口供，他三人甚么也不肯招。”韦小宝道：“他们当真甚么也没说？”吴之荣道：“没……没有。只不过……只不过在那姓查的身边，搜出了一封书信，却是干系很大。大人请看。”从身边摸出一个布包，打了开来，里面是一封信，双手呈上。韦小宝不接，问道：“又是些甚么诗、甚么文章了？”

吴之荣道：“不，不是。这是广东提督吴……吴六奇写的。”

注：顾炎武之诗，原刻本有许多隐语，以诗韵韵目作为代字，如以“虞”代“胡”，以“支”代“夷”等，以免犯忌，后人不易索解。潘重规先生著《亭林诗考索》，详加解明。本文所引系据潘著考订。

韦小宝听到“广东提督吴六奇”七个字，吃了一惊，忙问：“吴六奇？他也会做诗？”吴之荣道：“不是。吴六奇密谋造反，这封信是铁证如山，他再也抵赖不了。卑职刚才说的机密军情，大功一件，就是这件事。”韦小宝唔了一声，心下暗叫：“糟糕！”

吴之荣又道：“回大人：读书人做诗写文章，有些叛逆的言语，大人英断，说是不打紧的，卑职十分佩服。常言道得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料想也不成大患。不过这吴六奇总结一省兵符，他要起兵作乱，朝廷如不先发制人，那……那可不得了。”说到吴六奇造反之事，口齿登时伶俐起来，他一直跪在地下，眼见得韦小宝脸上阴晴不定，显见对此事十分关注，于是慢慢站起身来。韦小宝哼的一声，瞪了他一眼。

吴之荣一惊，又即跪倒。

韦小宝道：“信里写了些甚么？”吴之荣道：“回大人：信里的文字是十分隐晦的，他说西南即有大事，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秋。他邀请这姓查的前赴广东，指点机宜。信中说：

‘欲图中山、开平之伟举，非青田先生运筹不为功’。那的的确确是封反信。”韦小宝道：“你又来胡说八道了。西南即有大事，你可知是甚么大事？你小小官儿，哪知道皇上和朝廷的机密决策？”吴之荣道：“是，是。不过他信中明明说要造反，实在轻忽不得。”

韦小宝接过信来，抽出信笺，但见笺上写满了核桃大的字，只知道墨磨得很浓，笔划很粗，却一字不识，说道：“信上没说要造反啊。”

吴之荣道：“回大人：造反的话，当然是不会公然写出来的。这吴六奇要做中山王、开平王，请那姓查的做青田先生，这就是造反了。”

韦小宝摇头道：“胡说！做官的人，哪一个不想封王封公？

难道你不想么？这吴军门功劳很大，他想再为朝廷立一件大功，盼皇上封他一个王爷，那是忠心得很哪。”

吴之荣脸色极是尴尬，心想：“跟你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当真甚么也说不清楚。今日我已得罪了你，如不从这件事上立功，我这前程是再也保不住了。”于是耐着性子，陪笑道：“回大人，明朝有两个大将军，一个叫徐达，一个叫常遇春。”

韦小宝从小听说书先生说《大明英烈传》，明朝开国的故事听得滚瓜烂熟，一听他提起徐常二位大将，登时精神一振，全不似听他诵念诗文那般昏昏欲睡，笑道：“这两个大将军八面威风，那是厉害得很的。你可知徐达用甚么兵器？常遇春又用甚么兵器？”

这一下可考倒了吴之荣，他因《明史》一案飞黄腾达，于明朝史事甚是熟稔，但徐达、常遇春用甚么兵器，却说不上来，陪笑道：“卑职才疏学浅，委实不知。请大人指点。”

韦小宝十分得意，微笑道：“你们只会读死书，这种事情就不知道了。我跟你说，徐大将军是宋朝岳飞岳爷爷转世，使一杆浑铁点钢枪，腰间带一十八枝狼牙箭，百步穿杨，箭无虚发。常将军是三国时燕人张翼德转世，使一根丈八蛇矛，有万夫不当之勇。”跟着说起徐常二将大破元兵的事迹。这些故事都是从说书先生口中听来，自是荒唐的多，真实的少。

吴之荣跪在地下听他说故事，膝盖越来越是酸痛，为了讨他欢喜，只得装作听得津津有味，连声赞叹，好容易听他说了个段落，才道：“大人博闻强记，卑职好生佩服。那徐达、常遇春二人功劳很大，死了之后，朱元璋封他二人为王，一个是中山王，一个是开平王。朱元璋有个军师……”韦小宝道：“对了。那军师是刘伯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三千年，后知一千年。”跟着滔滔不绝的述说，刘伯温如何有通天彻地之能，鬼神莫测之机，打仗时及如何甚么甚么之中，甚么千里之外。

吴之荣双腿麻木，再也忍耐不住，一交坐倒，陪笑道：“大人说故事实在好听，卑职听得出了神。大人恩典，卑职想站起来听，不知可否？”韦小宝一笑，道：“好，起来罢。”

吴之荣扶着椅子，慢慢站起，说道：“回大人：吴六奇信里的青田先生，就是刘基刘伯温了，那刘伯温是浙江青田人。

吴六奇自己想做徐达、常遇春，要那姓查的做刘伯温。”

韦小宝道：“想做徐达、常遇春，那好得很啊。那姓查的想做刘伯温，哼，他未必有这般本事。你道刘伯温很容易做吗？刘伯温的《烧饼歌》说：‘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嘿，厉害，厉害！”

吴之荣道：“大人真是聪明绝顶，一语中的。那徐达、常遇春、刘伯温三人，都是打元兵的，帮着朱元璋赶走了胡人。

吴六奇信中这句话，明明是说要起兵造反，想杀满洲人。”

韦小宝吃了一惊，心道：“吴大哥的用意，我难道不知道？用得着你说？这封信果然是极大的把柄，天幸撞在我的手里。”

于是连连点头，伸手拍拍他肩膀，说道：“好！运气真好！这件事倘若你不是来跟我说，那就大事不妙了。皇上说我是福将，果然是圣上的金口，再也不错的。”

吴之荣肩头给他拍了这几下，登时全身骨头也酥了，只觉自出娘胎以来，从未有过如此荣耀，不由得感激涕零，呜咽道：“大人如此眷爱，此恩此德，卑职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大人是福将，卑职跟着你，做个福兵福卒，做只福犬福马，那也是光宗耀祖的事。”

韦小宝哈哈大笑，提起手来，摸摸他脑袋，笑道：“很好，很好！”吴之荣身材高，见他伸手摸自己的头不大方便，忙低下头来，让他摸到自己头顶。先前韦小宝大发脾气，吴之荣跪下磕头，已除下了帽子，韦小宝手掌按在他剃得光滑的头皮上，慢慢向后抚去，便如是抚摸一头摇尾乞怜的狗子一般，手掌摸到他的后脑，心道：“我也不要你粉身碎骨，只须在这里砍上他妈的一刀。”问道：“这件事情，除你之外，还有旁人得知么？”

吴之荣道：“没有，没有。卑职知道事关重大，决不敢泄露半点风声，倘若给吴六奇这反贼知道逆谋已经败露，立即起事，大人和卑职就半点功劳也没有了。”韦小宝道：“对，你想得挺周到。咱们可要小心，千万别让抚台、藩台他们得知，抢先呈报朝廷，夺了你的大功。”吴之荣心花怒放，接连请安，说道：“是，是。全仗大人维持栽培。”

韦小宝把顾炎武那封信揣入怀里，说道：“这些诗集子，且都留在这里。你悄悄去把顾炎武那几人都带来，我盘问明白之后，就点了兵马，派你押解，送去北京。我亲自拜折，启奏皇上。这一场大功劳，你是第一，我叨光也得个第二。”吴之荣喜不自胜，忙道：“不，不。大

人第一，卑职第二。”韦小宝笑道：“你见到皇上之后，说甚么话，待会我再细细教你。只要皇上一喜欢，你做个巡抚、藩台，包在我身上就是。”

吴之荣喜欢得几欲晕去，双手将诗集文集放在桌上，咚咚咚的连磕响头，这才辞出。

韦小宝生怕中途有变，点了一队骁骑营军士，命一名佐领带了，随同吴之荣去提犯人。

他回到内堂，差人去传李力世等前来商议。只见双儿走到跟前，突然跪在他面前，呜咽道：“相公，我求你一件事。”

韦小宝大为奇怪，忙握住她手，拉了起来，却不放手，柔声道：“好双儿，你是我的命根子，有甚么事，我一定给你办到。”见她脸颊上泪水不断流下，提起左手，用衣袖给她抹眼泪。双儿道：“相公，这件事为难得很，可是我……我不能不求你。”韦小宝左臂搂住她腰，道：“越是为难的事，我给你办到，越显得我宠爱我的好双儿。甚么事，快说。”

双儿苍白的脸上微现红晕，低声道：“相公，我……我要杀了刚才那个官儿，你可别生我的气。”韦小宝心想：“这件事咱俩志同道合，你来求我，那是妙之极矣。”问道：“这官儿甚么地方得罪你了？”双儿抽抽噎噎的道：“他没得罪我。这个吴之荣，是我家的大仇人，庄家的老爷、少爷，全是给他害死的。”

韦小宝登时省悟，那晚在庄家所见，个个是女子寡妇，屋中又设了许多灵位，原来罪魁祸首便是此人，问道：“你没认错人吗？”

双儿泪水又是扑簌簌的流下，呜咽道：“不……不会认错的。那日他……他带了公差衙役来庄家捉人，我年纪还小，不过他那凶恶的模样，我说甚么也不会忘记。”

韦小宝心想：“我须当显得十分为难，她才会大大见我的情。”皱起眉头，沉思半晌，踌躇道：“他是朝廷命官，扬州府的知府，皇帝刚好派我到扬州来办事，你如杀了他，只怕我的官也做不成了。刚才他又来跟我说一件大事，你要杀他，恐怕……恐怕……”

双儿十分着急，流泪道：“我……我原知道要教相公为难。

可是，庄家的老太太，三少奶奶她们……每天在灵位之前磕头，发誓要杀了这姓吴的恶官报仇雪恨。”

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好！是我的好双儿求我，就是你要我杀了皇帝，要我自杀，我都依你的，何况一个小小知府？可是你得给我亲个嘴儿。”

双儿满脸飞红，又喜又羞，转过了头，低声道：“相公待我这样好，我……我这个人早就是你的了。你……你……”说着低下了头去。韦小宝见她婉娈柔顺，心肠一软，倒不忍就此对她轻薄，笑道：“好，等咱们大功告成，我要亲嘴，你可不许逃走。”双儿红着脸，缓缓点了点头。韦小宝道：“倘若你此刻杀他，这仇报得还是不够痛快。我让你带他去庄家，教他跪在庄家众位老爷、少爷的灵位之前，让三少奶奶她们亲手杀了这狗头，你说可好？”

双儿觉得此事实在太好，只怕未必是真，睁着圆圆的眼睛望着韦小宝，不敢相信，说道：“相公，你不是骗我么？”韦小宝道：“我为甚么骗你？这狗官既是你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了。他要送我一场大富贵，我也毫不希罕。只要小双儿真心对我好，那比世上甚么都强！”双儿心中感激，靠在他的身上，忍不住又哭了出来。

韦小宝搂着她柔软的纤腰，心中大乐，寻思：“这等现成人情，每天要做他十个八个，也不嫌多。吴之荣这狗官怎不把阿珂的爹爹也害死了？阿珂倘若也来求我报仇，让我搂搂抱抱，岂不是好？”随即转念：阿珂的爹爹不是李自成，就是吴三桂，怎能让吴之荣害死？

只听得室外脚步声响，知是李力世等人到来，韦小宝道：“这件事放心好了。现下我有要事跟人商量，你到门外守着，别让人进来，可也别偷听我们说话。”双儿应道：“是。我从来不偷听你说话。”突然拉起韦小宝的右手，俯嘴亲了一下，闪身出门。

李力世等天地会群雄来到室中，分别坐下。韦小宝道：“众位哥哥，昨晚我听到一个大消息，事情紧急，来不及跟众位商量，急忙赶到丽春院去。总算运气不坏，虽然闹得一塌胡涂，终于救了顾炎武先生和吴六奇大哥的性命。”

群雄大为诧异，韦香主昨晚之事确实太过荒唐。宿娼嫖院，那也罢了，却从妓院里抬了一张大床出来，搬了七个女子招摇过市，乱七八糟，无以复加，原来竟是为了相救顾炎武和吴六奇，那当真想破头也想不到了，当下齐问端详。

韦小宝笑道：“咱们在昆明之时，众位哥哥假扮吴三桂的卫士，去妓院喝酒打架。兄弟觉得这计策不错，昨晚依样葫芦，又来一次。”群雄点头，均想：“原来如此。”韦小宝心想若再多说，不免露出马脚，便道：“这中间的详情，也不用细说了。”伸手入怀，摸了吴六奇那封书信出来。

钱老本接了过来，摊在桌上，与众同阅，只见信端写的是“伊璜仁兄先生道鉴”，信末署名是“雪中铁丐”四字。大家知道“雪中铁丐”是吴六奇的外号，但“伊璜先生”是谁却都不知。群雄肚里墨水都颇为有限，猜到信中所云“西南将有大事”是指吴三桂将要造反，但甚么“欲图中山、开平之伟业”，甚么“非青田先生运筹不为功”这些典故隐语，却全然不懂，各人面面相觑，静候韦小宝解说。

韦小宝笑道：“兄弟肚里胀满了扬州汤包和长鱼面，墨水是半点也没有的。众位哥哥肚里，想必也是老酒多过墨水。顾炎武先生不久就要到来，咱们请他老先生解说便是。”

说话之间，亲兵报道有客来访，一个是大喇嘛，一个是蒙古王子。韦小宝请天地会群雄以亲兵身份伴随接见，生怕这两个“结义兄长”翻脸无情，一面又去请阿琪出来。

相见之下，桑结和葛尔丹却十分亲热，大赞韦小宝义气深重。待得阿琪欢欢喜喜的出来相见，葛尔丹更是心花怒放，这时阿琪手铐早已除去，重施脂粉，打扮齐整。

韦小宝笑道：“幸好两位哥哥武功盖世，杀退了妖人，否则的话，兄弟小命不保。这批妖人武艺不弱，人数又多。两位哥哥以少胜多，打得他们屁滚尿流，落荒而逃，兄弟佩服之至。咱们来摆庆功宴，庆贺两位哥哥威震天下，大胜而归。”

桑结和葛尔丹明明为神龙教所擒，幸得韦小宝释放洪夫人，将他二人换了回来，但在韦小宝说来，倒似是他二人将敌人打得大败亏输一般。桑结脸有惭色，心中暗暗感激。葛尔丹却眉飞色舞，在心上人之前得意洋洋。

钦差说一声摆酒，大堂中立即盛设酒筵。韦小宝起身和两位义兄把盏，谀词潮涌，说到后来，连桑结也忘了被擒之辱。只是韦小宝再赞他武功天下第一，桑结却连连摇手，自知比之洪教主，实是远为不及。

喝了一会酒，桑结和葛尔丹起身告辞。韦小宝道：“两位哥哥，最好请你们两位各写一道奏章，由兄弟呈上皇帝。将来大哥要做西藏活佛，二哥要做‘整个儿好’，兄弟在皇帝跟前一定大打边鼓。”说到这里，放低了声音，道：“日后吴三桂这老小子起兵造反，两位哥哥帮着皇帝打这老小子，咱们的事，哪有不成功之理？”两人大喜，齐说有理。

韦小宝领着二人来到书房。葛尔丹道：“愚兄文墨上不大来得，这道奏章，还是兄弟代写了罢。”韦小宝笑道：“兄弟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小’字，写来担保是不会错的，那个‘韦’字就靠不住了。这个‘宝’字，写来写去总有些儿不对头。咱们叫师爷来代写。”桑结道：“这事十分机密，不能让人知道。愚兄文笔也不通顺，对付着写了便是。好在咱们不是考状元，皇上也不来理会文笔好不好，只消意思不错就是了。”他每根手指虽斩去了一节，倒还能写字，于是写了自己的奏章，又代葛尔丹写了，由葛尔丹打了手印，画上花押。

三人重申前盟，将来富贵与共，患难相扶，决不负了结义之情。韦小宝命人托出三盘金子，分赠二位义兄和阿琪，备马备轿，恭送出门。

回进厅来，亲兵报道吴知府已押解犯人到来。韦小宝吩咐吴之荣在东厅等候，将顾炎武等三人带到内堂，开了手铐，屏退亲兵，只留下天地会群雄，关上了门，躬身行礼，说道：“天地会青木堂香主韦小宝，率同众兄弟参见顾军师和查先生、吕先生。”

那日查伊璜接到吴六奇密函，大喜之下，约了吕留良同到扬州，来寻顾炎武商议，不料吴之荣刚好查到顾炎武的诗集，带了差衙捕快去拿人，将查吕二人一起擒了去。一加抄检，竟在查伊璜身上将吴六奇这通密函抄了出来。三人愧恨欲死，均想自己送了性命倒不打紧，吴六奇这密谋一泄漏，可坏了大事。哪知道奇峰突起，钦差大臣竟然自称是天地会的香主，不由得惊喜交集，如在梦中。

当日河间府开杀龟大会，韦小宝并未露面，但李力世，徐天川、玄贞道人、钱老本等人均和顾炎武相识。顾、查、吕三人当年在运河舟中遇险，曾蒙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相救，待知眼前这个少年钦差便是陈近南的徒弟，当下更无怀疑，欢然叙话。查伊璜说了吴六奇信中“中山、开平、青田先生”的典故，天地会群雄这才恍然，连说好险。

吕留良叹道：“当年我们三人，还有一位黄梨洲黄兄，得蒙尊师相救，今日不慎惹祸，又得韦兄弟解难。唉，当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贤师徒大恩大德，更是无以为报了。”

韦小宝道：“大家是自己人，吕先生又何必客气？”

查伊璜道：“扬州府衙门的公差突然破门而入，真如迅雷不及掩耳，我一见情势不对，忙想拿起吴兄这封信来撕毁，却已给公差抓住了手臂，反到背后。只道这场大祸闯得不小，兄弟已打定主意，刑审之时，招供这写信的‘雪中铁丐’就是吴三桂。反正兄弟这条老命是不能保了，好歹要保得吴六奇吴兄的周全。”

众人哈哈大笑，都说这计策真妙。查伊璜道：“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下策。‘雪中铁丐’名扬天下，只怕拉不到吴三桂的头上。问官倘若调来吴兄的笔迹，一加查对，那是非揭露真相不可。”顾炎武道：“我们两次泄露了吴兄的秘密，两次得救，可见冥冥中自有天意，鞑子气运不长，吴兄大功必成。可是自今以后，这件事再也不能出口，总不成第三次又有这般运气。”众人齐声称是。顾炎武问韦小宝：“韦香主，你看此事如何善后？”

韦小宝道：“难得和三位先生相见，便请三位在这里盘桓几日，大家一起喝酒。再把吴之荣这狗官叫来，让他站在旁边瞧着，就此吓死了他。如果狗官胆子大，吓他不死，一刀砍了他狗头便是。”顾炎武笑道：“这法儿虽是出了胸中恶气，只怕泄露风声。这狗官是朝廷命官，韦香主要杀他，总也得有个罪名才是。”

韦小宝沉吟片刻，说道：“有了。就请查先生假造一封信，算是吴三桂写给这狗官的。这狗官吹牛，说道依照排行算起来，吴三桂是他族叔甚么的，要是假造书信嫌麻烦，就将吴六奇大哥这封信抄一遍就是了。只消换了上下的名字。不论是谁跟吴三桂勾结，我砍了他的脑袋，小皇帝一定赞成。”

众人一齐称善。顾炎武笑道：“韦香主才思敏捷，这移花接木之计，可说是一箭双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伊璜兄，就请你大笔一挥罢。”查伊璜笑道：“想不到今日要给吴三桂这老贼做一次记室。”

韦小宝以己度人，只道假造一封书信甚难，因此提议原信照抄。但顾、查、吕三人乃当世名士，提笔写信，便如韦小宝掷骰子、赌牌九一般，直是家常便饭，何足道哉？查伊璜提起了笔，正待要写，问道：“不知吴之荣的别字叫作甚么？

吴三桂写信给他，如果用他别字，更加显得熟络些。”韦小宝道：“高大哥，请你去问问这狗官。”

高彦超出去询问，回来笑道：“这狗官字‘显扬’。他问为甚么问他别字。我说钦差大臣要写信给京里吏部、刑部两位尚书，详细称赞他的功劳，呈报他的官名别字。这狗官笑得嘴也合不拢来，赏了我十两银子。”说着将一锭银子在手中一抛一抛。众人又都大笑。

查伊璜一挥而就，交给顾炎武，道：“亭林兄你瞧使得吗？”

顾炎武接过，吕留良就着他手中一起看了，都道：“好极，好极。”吕留良笑道：“这句‘岂知我太祖高皇帝首称吴国，竟应三百年后我叔侄之姓氏’，将这个‘吴’字可扣得极死，再也推搪不了。”顾炎武笑道：“这两句‘欲斩白蛇而赋大风，愿吾侄纳圯下之履；思奋濠上而都应天，期吾侄取诚意之爵。’那是从六奇兄这句‘欲图中平、开平之伟业，非青田先生运筹不为功’之中化出来的了。”查伊璜笑道：“依样葫芦，邯郸学步。”

天地会群雄面面相觑，不知他三人说些甚么，只道是甚么帮会暗语，江湖切口。

顾炎武于是向众人解说，明太祖朱元璋初起之时自称“吴国公”，后来又称“吴王”，这刚好和吴三桂、吴之荣的姓氏相同；斩白蛇、赋大风是汉高祖刘邦的事，圯下纳履是张良的故事；朱元璋起于濠上而定都应天，爵封诚意伯的就是刘伯温。

韦小宝鼓掌道：“这封信写得比吴六奇大哥的还要好，这吴三桂原是想做皇帝。只不过将他比做汉高祖、朱元璋，未免太捧他了。”吕留良笑道：“这是吴三桂自己捧自己，可不是查先生捧他啊。”韦小宝笑道：“对，对！我忘了这是吴三桂自己写的。”查伊璜问道：“下面署甚么名好？”顾炎武道：“这一封信，不论是谁一看，都知道是吴三桂写的，署名越是含糊，越像是真的，就署‘叔西手札’四字好了。”对钱老本道：“钱兄，这四个字请你来写，我们的字有书生气，不像带兵的武人。”

钱老本拿起笔来，战战兢兢的写了，歉然道：“这四个字歪歪斜斜的，太不成样子。”顾炎武道：“吴三桂是武人，这信自然是要记室写的。这四个字署名很好，没有章法间架，然而很有力道，像武将的字。”

查伊璜在信封上写了“亲呈扬州府家知府老爷亲拆”十二字，封入信笺，交给韦小宝，微笑道：“伪造书信，未免有损阴德，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不过为了兴复大业，也只好不拘小节了。”韦小宝心想：“对付吴之荣这种狗贼，造一封假信打甚么紧？读书人真酸得可笑。”收起书信，说道：“这件事办好之后，咱们来喝酒，给三位先生接风。”

顾炎武道：“韦兄弟和六奇兄一文一武，定是明室中兴的柱石，邓高密、郭汾阳也不过如是。若能扳倒了吴三桂这老贼，更是如去鞑子之一臂。韦兄弟这杯酒，待得大功告成之时再喝罢。咱们三人这就告辞，以免在此多耽，走漏风声，坏了大事。”

韦小宝心中虽对顾炎武颇为敬重，但这三位名士说话咬文嚼字，每句话都有典故，要听懂一半也不大容易，和他们多谈得一会，便觉周身不自在，听说要走，真是求之不得，心想：“你们三位老先生赌钱是一定不喜欢的，见了妓院里的姑娘只怕要吓得魂不附体。我若是骂一句‘他妈的’，你们非瞪眼珠、吹胡子不可，还是快快的请罢。”

于是取出一叠银票，每人分送三千两，以作盘缠，请徐天川和高彦超从后门护送出城。

顾、查、吕三人一走，韦小宝全身畅快，心想：“朝廷里那些做文官的，个个也都是读书人，偏是那么有趣。江苏省那些大官，好比马抚台、慕藩台，可也比顾先生、查先生他们好玩。若是交朋友哪，吴之荣这狗头也胜于这三位老先生了。”正想到巡抚、布政司，亲兵来报，巡抚和布政司求见。

韦小宝一凛：“难道走漏了风声？”

韦小宝出厅相见，见二人脸上神色肃然，心下不禁惴惴。

宾主行礼坐下。巡抚马佑从衣袖中取出一件公文，站起身来双手呈上，说道：“钦差大人，出了大事啦。”韦小宝接过公文，交给布政司慕天颜，道：“兄弟不识字，请老兄念念。”慕天颜道：“是。”打开了公文，他早已知道内容，说道：“大人，京里兵部六百里紧急来文，吩咐转告大人，吴三桂这逆贼举兵造反。”

韦小宝一听大喜，忍不住跳起身来，叫道：“他妈的，这老小子果然干起来啦。”

马佑和慕天颜面面相觑。钦差大人，一听到吴三桂造反的大消息，竟然大喜若狂，不知是何用意。

韦小宝笑道：“皇上神机妙算，早料到这件事了。两位不必惊慌。皇上的兵马、粮草、大炮、火药、饷银、器械，甚么都预备得妥妥当当的。吴三桂这老小子不动手便罢，他这一造反，咱们非把他的陈圆圆捉来不可。”马佑和慕天颜虽听他言语不伦不类，但听说皇上一切有备，倒也放了不少心。吴三桂善于用兵，麾下兵强马壮，一听得他起兵造反，所有做官的都胆战心惊，只怕头上这顶乌纱帽要保不住。

韦小宝道：“有一件事倒奇怪得很。”二人齐道：“请道其详。”韦小宝道：“这个消息，两位是刚才得知吗？”马佑道：“是。卑职一接到兵部公文，即刻知会藩台大人，赶来大人行辕。”韦小宝道：“当真没泄漏？”两人齐道：“这是军国大事，须请大人定夺，卑职万万不敢泄漏。”韦小宝道：“可是扬州府知府却先知道了，岂不是有点儿古怪吗？”

马佑和慕天颜对望了一眼，均感诧异。马佑道：“请问大人，不知吴知府怎么说。”韦小宝道：“他刚才鬼鬼祟祟的来跟我说，西南将有

大事发生，有人要做朱元璋，他要做刘伯温。劝我识时务，把你们两位扣了起来。我听了不懂，甚么朱元璋、刘伯温，胡说八道，正在骂他，你们两位就来了。”

两人大吃一惊，脸色大变。马佑庸庸碌碌，慕天颜却颇有应变之才，低声道：“那吴某如此说，是在劝大人造反。他不要脑袋了。”韦小宝道：“我可不懂他说甚么，要他说得明白些。他老是抛书袋，甚么先发后发。我说老子年纪轻轻，已做了大官，还不算先发吗？”

马佑和慕天颜均想：“这吴知府说的，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钦差大人没学问，还道是先发达、后发达。”两人老成练达，也不说穿。哪知“先发制人”这句成语，韦小宝从小就听说书先生说过无数遍，这一次却不是没学问，而是装傻。

马佑道：“这吴知府好大的胆子！不知他走了没有？”韦小宝道：“他还在这里候着，说要跟我商议大事。哼，他小小知府，有甚么大计跟我商议？打吴三桂的大计，兄弟也只跟两位商议，不会去听他一个小小知府的罗唆。”马佑道：“是，是。可否请大人把吴知府叫出来，让卑职问他几句话？”韦小宝道：“很好！”转头吩咐亲兵：“请吴知府。”

吴之荣来到大厅，只见巡抚和布政司在座，不由得又喜又忧，喜的是钦差大臣十分重视自己的密报，竟将抚藩都请了来同一商议，忧的是讯息一泄露，巡抚和布政司不免分了自己的大功，当下上前请安参见，垂手站立。

韦小宝笑道：“吴知府请坐。”吴之荣道：“是，是。多谢大人赐座。”屁股沾着一点椅子边儿坐了。韦小宝道：“吴知府，你有一件大事来跟兄弟商议，虽然你再三说道，不可让抚台大人和藩台大人知道，不过这件事十分重大，只好请两位大人一起来谈谈，请你不可见怪。”吴之荣神色十分尴尬，忙起身向韦小宝和抚藩三人请安，陪笑道：“卑职大胆，三位大人明鉴。这个……这个……”要待掩饰几句，但韦小宝已开门见山的说了出来，不论说甚么都是难以掩饰。巡抚和布政司二人的脸色，自然要有多难看便有多难看了。

韦小宝微笑道：“吴知府讯息十分灵通，他说西南有一位手提兵马大权的武将，日内就要起兵造反。他这一起兵，可乖乖不得了，天下震动，皇上的龙廷也坐不稳了，说不定咱们的人头都要落地。是不是？”吴之荣道：“是。不过三位大人洪福齐天，那自然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定是百无禁忌的。”

韦小宝道：“这是托吴大人的福了。吴大人，这位武将，跟你是同宗，也是姓吴？”吴之荣应道：“是。这是敝宗……”韦小宝抢着道：“你拿到了这武将的一封信，是他亲笔所写，这封信不会是假的罢？”吴之荣道：“千真万确，决计不假。”

韦小宝点头道：“这信中虽然没说要起兵造反，不过说到了朱元璋、刘伯温甚么的。兄弟没读过书，不明白信里讲些甚么，吴大人跟兄弟详细解说信里意思，要兄弟立刻动手，甚么先发后发的，说道这是一百年也难遇上的机会，一场大富贵是一定不会脱手的，兄弟可以封王，而吴大人也能封一个伯爵甚么的，是不是？”吴之荣道：“这是卑职的谬见，大人明断，胜于卑职百倍。那封信里写的，的确是这个意思。”

韦小宝从右手袖筒里取出吴六奇那封信来，拿到吴之荣面前，身子一侧，遮住了那信，说道：“就是这封信，是不是？

你瞧清楚了，事关重大，可不能弄错。”吴之荣道：“是，是。

正是这封，那是决计不会错的。”韦小宝道：“很好。”将那信收入右手袖筒，回坐椅上，说道：“吴知府，请你暂且退下，我跟抚台大人、藩台大人两位商议。看来我们三人的功名富贵，要全靠你吴大人了，哈哈。”

吴之荣掩不住脸上的得意之情，又向三人请安，道：“全仗三位大人恩典栽培。”侧身慢慢退了下去。韦小宝待他退到门口，问道：“吴知府，你的别字，叫作甚么？”吴之荣道：“不敢。卑职贱名之荣，草字显扬。”韦小宝点点头，道：“这就是了。”

马佑和慕天颜二人当韦小宝讯问吴之荣之时，心中都已大怒，只是官场规矩，上官正在说话，下属不敢插口。马佑脾气暴躁，待要申斥，韦小宝已命吴之荣退下，不由得额头青筋突起，满脸胀得通红。

韦小宝从左手袖筒中取出查伊璜所写的那封假信，说道：“两位请看看这信。吴之荣这厮说得这信好不厉害，兄弟没读过书，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

马佑接过信来，见封皮上写的是“亲呈扬州府家知府老爷亲拆”，抽出信笺，和慕天颜同观，见上款是“显扬吾侄”。

两人越看越怒。马佑不等看完全信，已拍案大叫：“这狗头如此大胆，我亲手一刀把他杀了。”慕天颜心细，觉得吴之荣胆敢公然劝上官造反，未免太过不合情理，然而刚才韦小宝当面讯问，对方对答一句句亲耳听见，哪里更有怀疑？昨日在禅智寺前赏芍药，吴之荣亲口说过吴三桂是他族叔，看来吴之荣料定吴三桂造反必成，得意忘形，行事便肆无忌惮起来。

韦小宝道：“这封书信，当真是吴三桂写给他的？”马佑道：“这狗头自己说是千真万确。”韦小宝道：“信里长篇大论，到底写些甚么，烦二位解给兄弟听听。”慕天颜于是一句句解释，甚么“斩白蛇而赋大风”、“纳圯下之履”、甚么“奋濠上而都应天”、“取诚意之爵”等典故，一一说明。马佑道：“单是‘我太祖高皇帝首称吴国’这一句，就要叫他灭族。”慕天颜点头道：“吴逆起事，听说正是以甚么朱三太子号召，说要规复明室。”

正议论间，忽报京中御前侍卫到来传宣圣旨。韦小宝和马佑、慕天颜跪下接旨，却是康熙宣召韦小宝急速进京，至于敕建扬州忠烈祠之事，交由江苏省布政司办理。

韦小宝大喜，心想：“小皇帝打吴三桂，如果派我当大元帅，那可威风得紧。”马佑、慕天颜听上谕中颇有奖勉之语，当即道贺，恭喜他加官晋爵。

韦小宝道：“兄弟明日就得回京，叩见皇上之时，自会称赞二位是大大的好官。只不过二位的官做得到底如何好法，说来惭愧，兄弟实在不大明白，只好请二位说来听听。”

抚藩二人大喜，拱手称谢。慕天颜便夸赞巡抚的政绩，他揣摩康熙的性情，尽拣马佑如何勤政爱民、宣教德化的事来说，其中九成倒是假的。只听得马佑笑得嘴也合不拢来。接着慕天颜也说了几件自己得意的政绩，虽然言辞简略，却都是十分实在的功劳。

韦小宝道：“这些兄弟都记下了。咱们还得再加上一件大功劳。吴逆造反，皇上痛恨之极，这吴之荣要作内应，想叫江苏全省文武百官一齐造反，幸亏给咱们三人查了出来。这一奏报上去，封赏是走不去的。兄弟明日就要动身回京，就请二位写一道奏章罢。”抚藩二人齐道：“这是韦大人的大功，卑职不敢掠美。”韦小宝道：“不用客气，算是咱们三人一齐立的功劳好了。”慕天颜又道：“总督麻大人回去了江宁，钦差大臣回奏圣上之时，最好也请给麻大人说几句好话。”韦小宝道：“很好。说好话又不用本钱。”

马佑、慕天颜又再称谢，这才辞出。韦小宝吩咐徐天川等将吴之荣绑了起来，口中塞了麻核，叫他有口难言。吴之荣心中的惊惧和诧异，自是再也无法形容了。

次日一早，扬州城里的文武官员便一个个排着班等在厅中，候钦差大人接见。每个人自均有一份重礼。在扬州做官，那是天下最丰裕的缺份，每个官员也不想升官，只盼钦差大人回到北京说几句好话，自己的职位能多做得几年，那就心满意足了。

总督昨日也已得到讯息，连夜赶到扬州，他和巡抚送的程仪自然更重。扬州一府豁免三年钱粮，经手之人自有回扣，韦小宝虽然来不及亲办，藩台早将他应得回扣备妥奉上。韦小宝随身带来的武将亲随，也都得了丰厚礼金。马佑已写了奏摺，请韦小宝面奏，奏章中将韦小宝如何明查暗访、亲入险地、这才破获吴三桂、吴之荣的密谋等情，大大夸张了一番，而总督、巡抚、布政司三人从旁襄助，也不无功劳。

慕天颜又道：“皇上对吴逆用兵，可惜卑职是文官，没本事上阵杀贼。卑职已秉承总督大人、抚台大人的意思，十天之内，派人押解一批粮饷送去湖南，听由皇上使用。”

韦小宝喜道：“大军未发，粮草先行。三位想得周到，皇上一定十分欢喜。”

众官辞出后，韦小宝派亲兵去丽春院接来母亲，换了便服，和母亲相见。

韦春芳不知儿子做了大官，只道是赌钱作弊，赢了一笔大钱，听他说要接自己去北京享福，当即摇头，说道：“赢来的银子，今天左手来，明天右手去。我到了北京，你却又把钱输了个干净，说不定把老娘卖入窑子。老娘要做生意，还是在扬州的好。北京地方，那些弯舌头的

官话老娘也说不来。”

韦小宝笑道：“妈，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到了北京，你有丫头老妈子服侍，甚么事也不用做。我的银子永远输不完的。”韦春芳不住摇头，道：“甚么事也不做，闷也闷死我了。丫头老妈子服侍，老娘没这个福份，没的三天就翘了辫子。”

韦小宝知道母亲脾气，心想整天坐在大院子里纳闷，确也毫无味道，拿出一叠银票，共五万两银子，说道：“妈，这笔银子给你。你去将丽春院买了来，自己做老板娘罢。我看还可再买三间院子，咱们开丽春院、丽夏院、丽秋院、丽冬院，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发财。”韦春芳却胸无大志，笑道：“我去叫人瞧瞧，也不知银票是真的还是假的，倘若当真兑得银子，老娘小小的弄间院子，也很开心了。要开大院子，等你长大了，自己来做老板罢。”低声问道：“小宝，你这大笔钱，可不是偷来抢来的罢？”

韦小宝从袋里摸出四粒骰子，叫道：“满堂红！”一把掷在桌上，果真四粒骰子都是四点向天。韦春芳大喜，这才放心，笑道：“小王八蛋学会了这手本事，那是输不穷你啦。”